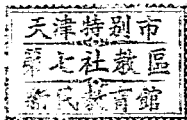


三朝名臣言行錄

一





三朝名臣
言行錄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海鹽張氏涉園藏宗本

三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第一卷

一之一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_琦

第二卷

二之一

丞相韓國富文忠公_鼎

二之二

叅政歐陽文忠公_耕

第三卷

三之一

太師潞國文忠烈公_堯

三之二

叅政趙康靖公_鼎

三之三

叅政吳文肅公_圭

三之四

叅政張文定公_{方平}

第四卷

四之一

樞密胡文恭公_宿

四之二

端明蔡公_襄

四之三

尚書王懿敏公_素

四之四

集賢學士劉公_敞

第五卷

五之一

叅政唐質肅公_介

五之二

叅政趙清獻公_耕

五之三

御史中丞呂公_深

五之四

御史中丞彭公_{思永}

五之五

內翰蜀郡范忠文公_綱

第六卷

六之一

太傅魯國曾宣靖公公亮

六之二

丞相荆國王文公安石

第七卷

七之一

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光輝 諱大文 司馬公 康伯

第八卷

八之一

丞相申國呂正獻公公著 諱諤 呂公希哲 附

第九卷

九之一

中書舍人曾公季

九之二

內翰曾文昭公榮

九之三

內翰蘇文忠公軾

九之四

門下侍郎蘇公轍

第十卷

十之一

丞相康國韓獻肅公絳

十之二

門下侍郎韓公絳

十之三

中書侍郎傅獻簡公光會

十之四

尚書彭公汝礪

第十一卷

十一之一

丞相范忠宣公純仁

十一之二

尚書左丞王公希

十一之三

丞相蘇公頌

第十二卷

十二之一

丞相劉忠肅公摯

十二之二

樞密王公兼史

十二之三

諫議劉公_安

第十三卷

十三之一

內翰范公_{祖禹}

十三之二

侍郎鄒公_浩

十三之三

諫議陳忠肅公_瑋

第十四卷

十四之一

康節邵先生_雍

十四之二

密學陳公_襄

十四之三

祕書丞劉公_安

十四之四

節孝徐先生_積

十四之五

正字陳公_{好道}

三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一之一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

王名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中天聖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政太常丞直集賢院監左藏庫使開封府推官遷度支判官景祐三年除右司諫供職寶元二年擢知制誥知審刑院益利路大飢為體量安撫使康定元年西邊用兵為陝西安撫使尋加樞密直學士充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總管司事降知秦州兼秦隴都總管沿邊招討等使慶曆二年改除秦州觀察使數月復為樞密直學士充陝西四路都總管經略招討等使明年召拜樞密副使除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真定府定州皇祐五年授武康節度使知并州徙相州除樞密使嘉祐三年拜集賢殿大學士平章事六年進昭文相 英宗即位封魏國公 神宗即位除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政

淮南節度使判永興軍復判相州徙大名府熙寧六年復請相八年薨年六十八

贈尚書令配饗 英宗廟庭 上親

製神道碑以賜之題碑額曰兩朝碩命

定策元勳之碑 徽宗朝追封魏王

公自幼而孤鞠於諸兄既長能自立有太志

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所學不用力而過人

性淳一無邪曲孝于其母悌事諸兄皆不

教而能李靖曰探行狀

天聖五年 仁宗初臨軒試進士公年二十

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自

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於殿上傳家

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公獨

滯於筦庫眾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

為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禁中須索金帛

皆內臣直批聖旨下庫無印記可以考驗

公奏曰天禧中嘗專置傳宣合同一司關

防甚嚴官物非得合同憑由不可給後相

習為弊廢而不行願復舊制詔從之舊有

監拜內臣一負綱運至必俟監拜始得受

納內臣往往數日不至寶貨皆暴露廊廡遠方衙校苦於稽留公奏罷之災傷州郡所輸物帛不如度者例猶追剝公請蠲之

傳家

從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晝月汗流浹背府

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

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朝氏傳

以右司諫供職勸上明得失朝廷紀綱

親近忠直放逐邪佞時災異數見公以災

變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累言於上未

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

人邪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郊胥偃眾

以為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

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綏亦人所屬望也章

十上不報公乃抗疏乞出疏示中書敕御

史臺集百官會議上乃罷宰臣王簡陳

堯佐叅知政事韓億石中立等四人者

傳家

仁宗朝王簡陳堯佐為輔相皆老病而不和仲書多

多不決韓億石中立二人索預又願以和意害公公

既論罷之天下望在王沂公品中公杜祁公程希文

而公亦引薦之及宣病口乃疏士進即文章得發集

賢宗非引薦之及宣病口乃疏士進即文章得發集

賢宗非引薦之及宣病口乃疏士進即文章得發集

賢宗非引薦之及宣病口乃疏士進即文章得發集

時災異數見朝廷但齋禱禳謝公既上疏極

論又聞大慶殿建設道場公奏前世祈禱

之法必徹樂減膳脩德理刑下詔求言側

身避殿始可轉禍為福頌法而行之官中

宴飲亦望節減不獨仰奉天戒實可上安

聖躬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陛下非行

大禮被法服則未嘗臨臣下非大慶會則

不能一至于庭豈容僧道凡庸之人雜日

累月喧雜子上非所以正法度而尊威神

也今後設醮望於別所安置上嘉納之

傳家

公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不

可不止王曾蔡齊宋綏當世名臣宜大用

上納其說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

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

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

若此沂公天下正人公得此益自信

民間復作銷金服玩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

之乃下詔申諭未幾有犯者開封以刑名

為知制誥其盡言公曰諫行足矣因

耶吏官非在也人其謂何語聞遂致

未明申請審刑院議止徒三年公奏大中

祥符八年勅犯鎖金者斬請復用之條

詔同詳定阮逸胡瑋等所造鍾律公論曰

祖宗舊法違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

變數朝之定律臣切計之不若窮作樂之

源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

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

得以器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今之所

急國家方憂寧一久弛邊備大戎之性豈

能常保額 陛下與左右弼臣緩茲求樂

之誠移訪安邊之議忌其所忌在理爲長

遂詔將來南郊且用和峴舊樂條

發解開封府舉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彌牒

錄二司開封止有封彌官公請並設牒錄

司以示至公從之條

侍御史袁素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

景祐年凡百用度較其出入省罷不忌詔

公與張若谷任中師同三司詳定公謂景

德以來歲月已深文案必不完具若俟齊

集而議徒成滯久但考見今日實爲浮費

自可裁度 上聞知故將相戚里之家多

占六軍等耗縣官衣糧爲私家僕隸在京

不啻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景祐文書較

計邪詔從之又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

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

請令三司取入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

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

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詔禁中支

費只入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同相

度減省報詳定所其巨僚支賜即許會問

入內侍省施行條

公爲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斂而焚之以効

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

美乃集七十餘章爲三卷曰諫垣存藁自

序於首大略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

之條

知審刑院先是盜殺同黨旣已就捕例不抵

死公曰此但并有其貫或就滅其口非有

自新改過之心無足矜者請更議其法乃

詔盜殺其徒而不首者毋得原條

以盜利路人飢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為傭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撤劔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糶食為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誘納粟後糶錢十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貧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為饘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傳

李元昊初叛兵鋒銳甚中國久不知戰人心頗恐士大夫多避西行公使蜀道潼陝歸奏事便殿上問西兵形勢公具以所聞對上即曰朕比憂乏人按邊知其為朕往授陝西安撫使趣上道公勇欲自効馳至延安則羗已解圍去然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公即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議檄諸郡完城郭如河北始設烽燧以候虜先是大將劉平戰北或誣其叛去遂錮守平妻子

具獄河中府公力辨白釋之錄戰死者賻恤賞贈邊臣皆勸范雍守延州朝廷以為不能欲以趙振代公奏曰振寵勇可使搏戰非謀議守邊才願留雍以觀後効無已則起范仲淹為可臣為國家憂非私仲淹也若涉朋比誤陛下事當族愛人陳叔慶等陳邊防策既而補官東商公奏曰忠義憤懣為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于僻左實羈縻之非所以開示誠意徠人才也又奏罷率馬令以寬民力及裁處它利害甚悉上益知公可辦大事終

康定元年五月天子命夏公竦都護西師而以公副之未幾遣學士晁宗慤內侍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公曰如詔意為便不則元昊聚兵出不意攻我我倉猝赴敵必敗合府爭曰承平久不習戰寇寇暴起公將與兵未訓講其可深入客關乎願謹關塞以歲月平之公所論不得用使持奏還而元昊掠鎮戎軍備將劉繼宗逆戰果不利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日月來上眾復會議

曰軍事雖可擇便宜行之然大計亦不當
 遠乃畫攻守二策求中決公馳驛奏關下
 上許用攻策已而執政以為難公不得已
 獨上章曰元昊竊數州精兵不出四五萬
 餘皆婦女老弱舉族而行我四路之兵不
 為少分戍數十城塞彼聚而來故常我
 散故常寡相遇每不敵是以元昊能數勝
 今不究此失乃待賊太過以二十萬重兵
 惴然坐守界凌不敢與虜補巨實痛之類
 更命近臣觀賊之隙如不可不擊則願不
 疑臣言奏雖不下知兵者以公說為然
 公往來塞下勤苦志寤食期有以報 上出
 按也至涇原聞元昊乞和公諭諸將曰無
 約而降者謀也宜益備不可懈寇遽調兵
 瓦亭兵未集賊果入鈔山外公指圖授諸
 將曰山間狹隘可守過此必有伏或致師
 以怒我為餌以誘我皆無得輒出待其歸
 且墮也逸擊之而裨將任福王仲寶粗小
 勝數違節度公遣府吏取傳就詰責不從
 則又撤福曰違節度有功亦斬福猶進兵

遇伏遂戰死疑公者乞置公大罪後大帥
 使收餘兵得撤福衣帶間封上之安撫使
 王公堯臣亦以實奏朝廷知罪在諸將止
 左遷右司諫知秦州公行
 公在秦增廣州城以保固東西市招輯屬戶
 益市諸羌焉討殺生羌之鈔邊者厲兵以
 待賊訖公去秦賊不敢窺秦塞為盜賊
 慶曆二年陝西四帥皆改觀察使公為秦州
 觀察使曰吾君憂邊臣子何以擇官獨
 不辭行狀云又家傳云公上表謝曰辭之則有可
 權可之便辭者未建用之嫌臣之則有便權之
 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常輕之
 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公奏增土兵
 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龍竿
 城據衝要乞建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
 之道既任事久歲補月卒甲械精整諸城
 皆有備賞罰信于軍中將亦習聞識形勢
 每出輒有功勇氣倍于初時公方建請於
 齊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為一軍軍雖
 別屯而耳目相通為一視虜所不備至出

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困撓其國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隴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與靈宄中免尔章既上又與范公定謀益堅而元昊黠賊知不可敵亦歛兵不敢輒近塞

報行

丞相范公純仁治平中為御史坐言事誦通

判安州嘗言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

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勢已首至卧

內達憲韓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

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其來

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

曰汝勢子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

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

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乃

納之時范兄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

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

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嘆

服曰非琦所及也

公與范公在兵間最久兩公名重一時人心

歸之樂為之用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

為韓范 仁宗知公文勞于外遣使密諭

旨曰卿孤立無人援薦獨朕知之行召卿

矣明年春與范公同召拜樞密副使公自

請捍邊至五表不聽既至又與范公仲前

議同決策 上前期以兵覆元昊會夏國

送款公謀不果用范公每恨齟齬功不就

故作閨古堂詩叙其事傳于世

時邊事雖欲講解元昊簡上書邀朝廷其輕

者欲自建元為父子呼元卒及令我使與

陪臣為列二府遂欲從之公獨謂不可許

數廷議衆尚不從公持之愈堅故學丞相

至變色而起公守所見不易卒殺其禮如

公言

報行

初夏人方議講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

范公俱出按行遂命公宣撫陝西范公宣

撫河東范公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

以兵從公以為不必請兵 上前議未合

退於殿廡中范公猶爭以為非益兵不可

公曰若爾則琦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

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道公語公笑止之

會社祁公富韓公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爲忤也

案韓公又別稱云公嘗爲門人

亦未見有易樹處

公既至關陝屬歲大飢群盜嘯聚商號之郊

張海郭貌山邵興衆數千人巡檢上官珙

與戰失利餘軍潰散藏匿山谷邵興揭榜

招誘商州錢監役兵公遣屬官薛向乘傳

往料簡之其舊係邊兵即令歸隸舊籍餘

並押赴陝府填諸軍闕額又遣人賞勝招

致上官珙下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

揚拙等將沁邊土兵入山捕張海邵興等

皆相繼殲翊關輔按堵是冬大旱河中同

華等十餘州飢民相率東徙出關公即選

官分詣州縣發省倉賑之又蠲賦役察官

吏能否者陞黜之又以兵數雖多而難以

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

萬二千餘人後田况乞選諸路軍不堪戰

者爲廂軍云若謂兵驕又一旦澄汰恐致

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

亂者哉

時 仁宗以天下多事急于求治手詔宰相

杜行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

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又開天章閣賜

坐咨訪絕務公條九事大略備西北選將

帥明按察費財利柳佖倖進有能退不才

去冗食謹入官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

人已側目不安二府或合班奏事公必盡

言事雖屬中書公亦對 上指陳其實異同

列尤不悅獨 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行

○又強至所編遺事云公言 仁廟御批朕用韓琦

當明能仲淹皆公議人陞之 所舉 凡所議事 仰韓琦

家藏一奉 一以與公 今尚存也 正

蘇子美輩爲進奏院事發 仁宗爲護者所

惑夜遣中使散入大皇家捕同飲者公明日

對曰夜來聞遣官官遠京城捕館職甚駭

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遺錄 陛下

即位來不曾做此等事何故今日陞如此

上色悔又之

公云諸人欲以進奏院事傾正黨宰相宜得

蒙晏殊不可否賈島朝泰政陰王之張方

平宋祁王拱辰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

益柔作傲歌罪當誅公時在右府不與此事因兩府同對偶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其情亦可見

上遂釋然

富鄭公安撫河北還至都門命守鄆公奏曰朝廷聞北虜黠兵弼以忠義請行事畢歸

奏去京師咫尺曾中籌策不得一陳於

陛下之前乃責補闕郡四方不聞其罪曾

無一人爲弼言者臣切爲陛下惜之累

上不報

前此陝西帥鄭公議以劉滄董王康城水洛

涇原守將尹洙狄青謂非便詔輟其役會

戡罷兼涇原路二人猶城之青欲斬以徇

不克戡論救于朝廷薄二人罪公曰二

人者實違詔何可無罪列十事辨折後士

廉詣闕訟而柄臣爲之佐佑又屬公與當

時有名大臣改更天下獻事僥倖者憚之

故富公杜公相繼罷去公亦懇求補外

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

三限限中不獲者赦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甚衆公請獲它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天下法至今用之

詳

公自揚徙鄆自鄆徙鎮定所至設條教葺葺廩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悌愛慕之如父母定州又用武將治兵無法度至子驕不可使當明公鑄引諸州兵平甘陵獨定兵邀賞責怨語幾欲譟城下公素聞其事以爲定兵不治將爲亂既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教者梓首斬軍門外士死攻圍賻賞其家涅其孤兒使繼衣廩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貞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爲可用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竊取人衣履或飯說不與人直至定公留不遣曰保州極塞嘗有叛者豈可難以驕兵戍之易素教者數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踰月亦皆稅律不敢復犯法一府裨佐如狄青輩熟聞公平日語見

庶職

潘美爲帥避寇鈔爲已累令民內徙空塞
下不耕號禁地而忻代州寧化火山軍廢
田甚廣歐陽公脩嘗奏乞耕之爲并帥沮
撓久不行公至遣人行視曰此皆我腴田
民居舊迹猶存今不耕適留以資虜後且
皆爲虜人有之矣遂奏募弓箭手居之得
戶四千墾地九千六百頃屬城藏發防秋
兵至河外人病遠餉公曰寇來可預知奚
防秋爲罷不復遣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
公爲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
人遂以焚屍爲恥

除樞密使公以皇朝百餘年

祖宗以征伐

平定中國外臨制四夷機事歸樞密府文
書藏于吏舍朽蠹散云爲可惜奏擇吏整
比紀次之多得 三聖親筆見其神斷及四
方兵要根本爲六百八十卷制祿令驛令
使有成法三司吏不復得弄文移爲稽故
賕賄自絕詭今以爲便請稍出內帑錢糴
粟數百萬實邊備建邨貳王慶民度藏
才三族故地命郭霑復城爲豐州與麟府

相爲羽翼，嚴契丹、夏國相通之道。

與行

漢洞蠻彭仕義納其子師寶之妻師寶與子
投辰州告之，且言特謀叛，轉運使李肅之
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仕義方乞
復通貢奉，却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
相文彦博呼吏擬奏許之，公曰：「二子既還，

則爲魚肉矣。它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
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
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降，仕義乃聽命。納
款荆湖之間，遂無事。

傳家

中書習舊敝，每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
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
不欲行，或匿例不見，公令刪取五房例及
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爲綱目類
次之。封藤謹掌，每用例必自問：「自是人始
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史不得高下于
其間。」又編中書機要如樞密院舉督天下
吏職，嚴京百司察不職者及貴臣被恃放
縱有罪無所貸，以懲廢弛之風。陰消官者
權，又試補宗室外官，興學校，變科舉別考。

五路貢士，雖不行，其後頗如其說。

與行

公推廣上之仁德，使及微細，考尋天禧初
嘗於京門外四禪院買地，以瘞無主骸骨，
官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後因循不復給錢，
而死者暴露於道，見者閔傷，乃舉舊制行
之。

傳家

公自爲宰相，即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
制作，完補天下事，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
忠厚可鎮風俗，列侍從備臺諫，以公議用
之士，莫自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下詔
饗救事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充異教，
遣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差使授官。
立柴氏後爲崇義公，法春秋存亡國繼絕
世之義，擇才巨詣四方，寬恤民力，籍戶絕
田，租爲實惠，君以廣賑恤，募耕唐節廢田，
勸課農作，募方書醫藥物以救疾病，守令
治最者，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勅以省
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人，愚民得無陷
大罪議者，以謂近于三代之仁義多公所
論議施行。

與行

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為憂雖或有
 言者而大臣莫敢為議首數乘間伏奏
 乞選立皇子 上顧曰後宮一二欲就館
 卿其母亟後誕育皆皇女公一日挾孔光
 傳進對曰漢成帝立二十五年無繼嗣已
 議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為皇太子成帝中
 材常主猶能之以 陛下之聖何難于此
 哉 太祖為天下長慮福流至今惟 陛
 下以 太祖心為心則無不可矣 仁宗
 感悟始以 英宗判宗正寺 英宗力辭
 官宦官辛勢未便中外皆為危之公復啓
 曰 陛下屬之以大任而不肯當蓋其沉
 遠詳重識慮有以過人非有它也事猶豫
 不決招議慮生變故且名未正則尚得以
 辭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亦不復
 得搖矣 仁宗欣納曰如此則宜乘明堂
 大禮前亟立為 皇子乃召樞密大臣諭
 其事大臣或愕曰此大事毋遽 上顧曰
 朕意決矣曰誠如此臣敢為天下賀又召
 學士為詔書學士亦請對然後進彙 英

宗既為皇子尚堅卧公又奏曰今既為
 陛下子何所間哉願令官人就諭旨及本
 官族屬教勸 上如其請 先帝始就慶
 寧宮會 仁宗棄天下平旦入預大議
 英宗即 皇帝位宮門徐開追百官班宣
 遺制衛士坐甲諸司幕廡下治喪人情肅
 然日至巳午市肆猶有未知者公性厚重
 未嘗名其功其門人親客或燕坐從容語
 及立皇子定策事必正色曰此 仁宗神
 德聖斷為天下計 皇太后母道內助之
 力朝廷有定議久矣臣子何預焉故一二
 大事天下莫知其詳行狀云又遺事云公自定
 議未立公請置尚書教宗子建儲之意蓋存其中事
 未及行公秉政 仁宗惟勤甚嘗執道不殿置內
 學每進對罷即歸太子天下本不可不預立以繫天
 下心語日益深切前後不可勝數 仁宗終無一言不
 喜亦不怒公患之它日 仁宗忽顧公謂朕亦有憂
 多時時有二宗子 仁宗為言公即辭願以一人便若
 二宗子 陛下亦必自能見其孰親明如否可曷天
 計 仁宗以 英宗為言公即辭願以一人便若
 此屬語更不及 英宗之降聖旨到子孫判宗正司
 後兩府通答辨別 謀異次對見之 擇深源公不可
 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繫社稷 陛下不可不預
 上曰此事與相公經商量決果下 陛下不可不預
 公曰此甚入思慮來不豫了 英宗
 英宗初為皇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

語及即位 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
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是時先獨召允
弼入稱 先帝晏駕皇子即位大王當賀
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謂豈有團
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 先帝
有詔允弼曰焉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
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
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
然禮

英廟即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樞前哀未發而
疾暴作大呼語言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
反走大臣輩駭愕凝立莫知所措公亟投
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公廉曰誰激惱官家
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來遂
擁 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
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唯
其人見其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
處之若無事然歐陽求叔歸以語所親曰
韓公遇事真不可及

英宗初以驚疑得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

居猶若疾者面壁堅卧莫受藥餌公日率
同僚自捧藥以進公俯而舉告則或熟視
公而不言或取藥覆公之衣而不顧公或
跪於榻上者移時或拜於床下者數四
太后每勞公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大王汝
自勸及大王勸之充不顧也然須公強之
而後服藥

英宗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
密者雖大臣亦心感其說公獨屹然不動
昌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
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釐前
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公意不可搖
妄傳語言者遂稍息 慈壽一日送密札
與公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勸中貴俟報
公但曰領聖旨公以山陵有事呈乞晚臨
後上殿諸公不與旣見謂 上曰官家不
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只是不可泄 陛
下今日皆 太后力恩不可報然旣非天
屬之親顧加意承奉便自無辜 上曰謹
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官中密

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它日 光
獻對中書泣訴 英宗疾中語言起居之
狀繼而樞密院對語亦如前富公弼退而
謂公曰適聞得簾下所說否弼則不忍聞
蓋富意以 太后之言爲然而歸咎於
英宗及公力勸 太后徹簾不敢令富公
預聞後中書已得 光獻旨還政密院猶
未知也迨手書出富公愕然因此不悅
英廟既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傾向在
太后公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
言動 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
家內中保護全在 太后若官家失照管
太后亦未安穩 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
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 太后照管則
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既而吳奎
長文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得不如此
公潛察 英廟已安而 曹后未有還政意
乃先建議 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
之人識官家 上然之咨 太后 太后
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

公曰可以出矣 太后曰人主出不可以
不備禮儀方處喪素仗未具公曰此小事
朝廷願旨即辦不數日素仗成 上遂幸
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 太后不久竟還
政錄
曹后初未還政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
后更聰明者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
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
史書一可見 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
人公察其意回矣即連贊成之後數日批
出云某日更不御殿公亟令捲簾徹座乃
往白 上 上曰莫未否公曰已得親詔
矣 上遂釋然
初曹后難於還政公說曰當別與 太后議
儀制古五百人之類 太后既允即以調
上 上曰相公苦崇辨母后是豈好事公
曰臣等亟以此誘之方肯放下 陛下何
惜此耶若以輕重比之與之者止如鷄卵
放下者乃如太山富公云何曹太山遂定

英宗初在藩邸恭儉好學禮下師友甚得名譽嘉祐末仁宗不豫大臣議選立宗室子仁宗勉從衆議立爲皇子然左右近習多不樂者帝憂懼辭避者久之及仁宗晏駕帝即位以憂得心疾大臣議請慈聖垂簾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皇子者陰違廢立之計惟宰相韓琦確然不變叅知政事歐陽脩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慈聖嗚咽流涕具道不遜狀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爾子病母可不容之手慈聖不懌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於舊鴻尋兔兒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脩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脩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脩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

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舉足造事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後數日獨見英宗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父孝乃可稱耳今但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熙寧中歐陽公退居潁上檄往見之聞言及此公曰古所謂社稷臣韓公近之昔上在潁邸方人情疑二公招記室王陶使密說王傾身奉事慈聖王用其言身執家人禮至親奉几案進飲食慈聖由是歸心而大計始定龍川仁宗靈駕欲到永昭葬且有日道路忽傳皇堂棟損有司憂駭不知所出公至鄭始開時諸使見公鈞公指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違葬期修所

費此真猶可當亦無可奈何若苟且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目下何以當責一坐爲之數息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及速既到皇堂棟乃不損體

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英宗即政公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缺落不容補綴僅能識其字皆經國長策大策如取太原下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一日袖進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萬乘事後上僊公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爲別英宗即位有疾請光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諜兩官時司馬溫公知諫院呂諫議爲侍御史九十數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宰相韓魏公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公已簽書矣參政趙公槩難之問歐陽公曰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

魏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團練副使斬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謂少緩則中變矣詳見

公爲宰相十年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疑憚或諫曰公所爲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始非明哲之所尚也公歎曰此何言也凡爲人巨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韞不爲哉聞者愧服其忠勇如此故能光輔三石大濟艱難使中外之人舖啜嬉遊自若曾無驚爲視傾聽竊語之警坐置天下於太寧公之力也通公稱

孫和甫嘉祐治平間在中書編排文字嘗言昭陵未復上英廟未親政朝廷多故中書文字日盈於前公一一從頭看看了即處置了接人更久處事更多精神意思定而

不亂靜而不煩如終日未嘗觸事者殊不似議了一件事讀了一紙文字精神意思終日不來

錄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詒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它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九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

舉伏

通水

漢安懿王以

英宗踐祚例當改封

英宗

尤詳謹不欲遽既踰大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封大國稱皇伯中書擬所生稱皇伯無經摺又封爵渾下誥名之則未得其中方下三省再議英宗復詔罷之而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左指切歐陽公諸公莫不避匿自解公獨謂人曰此中書事

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嘆其平直忠諫不肯推諉以與人

狀

公素知陝西苦屯戍餽餉頗艱當得民兵以爲助因乞籍民爲義勇二府難其事諫官亦爭之曰開輔兵將驚駭去去願以一身救二十萬人死二府以白上上曰河北有義勇乎曰有又曰河東有義勇乎曰有然則陝西奚獨爲不可論遂決至今開輔爲使人皆服上之言簡而盡而亦多公之守也

狀

夏賊叩大順城公言宜留歲賜遣使詰其罪大臣自文丞相悉以爲不然左右或舉寶元康定之喪師以動上意公曰軍事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過昔時且諒祚狂童國人不附其勢何敢望元昊詰之必服大臣或私相語曰渠謂料敵且觀渠所料公卒建遣何次公往詰諒祚逾月而次公還以諒祚表聞竊英宗已卧疾二府同入問起居畢公叩御榻曰諒祚表云何英宗力疾顧曰一如所料一如所料

狀

初英宗臥疾久一日公問起居退 神宗出

寢門憂形於色頽公曰奈何公曰頽大王

早暮在 上左右 神宗曰此乃人子之

職公曰非為此也 神宗感悟而去 英

宗自感疾後不能語允處分事皆書於紙

治平三年十二月 上疾漸革二府問疾

罷公奏曰 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

早建立太子以安衆心 上頽之公請

上親筆指揮 上乃批曰立大王為皇太

子公曰大王乃頽王也頽聖躬更親書之

英宗又批於後大大王頽王某公曰欲乞

只今晚宣學士降麻 上頽之公召御藥

高居簡於前授以御札曰適已得聖旨令

今晚宣學士依此降制是晚鎖院時 神

宗侍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

設置東宮官屬於是國本定矣初 英宗

既許建儲勉分畢頽色悽慘嚔涕下文

路公退而語之曰相公適見 上面色否

人至此雖父子之間亦不能不動公曰國

事至此無可奈何傳錄

英宗初晏駕急召 上未至 英宗復手勅

曾公愕然亟告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

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 上其速

權知變如此神

上既即位王陶由東宮官入御史府為中丞

意有所缺望奏彈宰相不押常朝班朝廷

以宰相日奏事垂拱退詣文德殿押常朝

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臺放班行之已數

十年為故事陶憤不勝乃肆誣詆語涉不

遜諫官陰為協比 上察其姦罷陶言職

公亦遽乞補郡乃遣內侍張茂則賜手札

慰諭起之行狀云又聞見韓云 神宗初即位王

一近時以陶誣示 顯公公委曰目前非韓班為致也 帝位王

州口又家傳云王陶出郭充趙城公 陶出閣知陳

若不是韓琦眼只是 皇親太保耳元陶此語 韓自

一日中書進呈罷 上獨留公訪對久之因

語及 英宗初即位服藥次第 上曰是

時不易勉當日如何公曰是時人情誠憂

懼然內則惟於 太后前主以必不妨外

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屬相繼 陛下自

則欲先收橫山漸取河南地遂為大字機

陳向背福禍勝塞下騰入虜中招橫山之

眾而或者恐其有功力沮壞之

永通事公不遇為周三公曰是時一兵連一

封親札端定矣帝征或著事則相公如何

青板其公曰只乞與公言請何反臣曰公

放當昔云健琦回時與公言請何反臣曰公

論以為與太后無出子不為上幸若在官中

先帝有詔與子其於子不為上幸若在官中

不復出公曰是時豈敢自願退之分未幾

上尚令上即日退位一日退位解位之分未

以欲清不日又立持四方士人見責不

以特飲除兩錢有愛求待選之諸公後進

太遇使目不得安外乞致之召見是時已

北宮門事由此分矣

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陸辭之日上

從容訪問政事公因進言用人當辨邪正

為治之本莫先於此 上曰侍中國之道

鑑朕敢不從 家傳曰又遺事云公自長安入

和盤解日上謂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二

與之地則不問盜按何如公曰為除林學士

誠之公曰下此知非穿扣器口又聞見則云

永與過關 仲宗問曰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

魏公曰仁宗立先帝為皇嗣時安在右某孫

日不同也 帝以魏公之語問則公曰方

宗孫立何地目之論所以與魏公孫也則公

如當魏公請舞其宗孫立皇嗣則公曰少

後宮有欲問者公曰魏公生子所立嗣退

也蓋魏公以起之矣然則也

政判大名府時朝廷行青苗法眾議皆以謂

不便臺諫官九言及者皆以罪斥中外無

復敢言公慨然上疏乞罷其法條例司疏

難頒下及令進奏官指揮本院將中書劄

子頒行天下公再奏曰臣詳制置司疏駁

事件即將目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去唯

舉大槩用備辭曲為阻難及引周禮國服

為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

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巨

不勝痛憤至再拜辨列按周禮泉府掌以

市之征布飲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

者各從其抵鄭眾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

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

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

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示

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九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貫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貫買物唐買公茂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九民之貸與其有司辦之以國服爲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買之國所出爲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圍塵之田而貸萬泉者則蕃出息五百日謂周禮圍塵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蓋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圍塵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茂因而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其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其出息二千日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允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

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十也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亦是欺罔聖聰且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于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俟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利事以誑天下之公言哉上始得公疏意已大悟亟欲寢罷王安石引疾在告唯叅知政事趙抃等對上諭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御史中丞呂公著亦言青苗法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須別坐事令出既而又曰公

著言韓琦近有章疏朝廷亦當聽納自古
 執政與藩臣若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
 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遂曰只此可以逐
 矣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
 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
 貶公著誤也公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
 詞明坐所因公益皇恐遂以疾上章乞知
 徐州章四上 神宗遣內侍李舜舉慰諭
 之乃止家傳云又折欲云物法下口河老弱也
 守也其政不如今又聞見且魏公知蔡州王荆
 公幼及第遂登拜為少卿至魏公知蔡州王荆
 上府多謫則公曰見魏公少年無幾日高是
 日公退而前曰公非壯者魏公後知荆公之賢
 故之門下則公也然相相胡作畫來圖魏公
 公楚州公詩云華府少年今日見龍心能歸
 公少年之語也

公因語華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
 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
 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事
 公曰魏公謫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城
 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恃罵不已知
 縣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
 曰當時柔忿實有之公曰汝為禁兵既差
 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
 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略不變色眾但見
 其投筆方知有異至謫公時復有外鎮解
 一卒如前者謫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
 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
 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
 之妙亦天資之過人爾語玩
 公所歷諸大鎮皆有遺愛人人畫像事之獨
 魏人於生祠為塑像歲時瞻莫比狄梁公
 戎狄尤畏公名允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
 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在其子忠茂使幕北虜
 主問左右孰屢使南朝識韓侍中觀忠茂
 貌類父否或對曰頗類乃即宴坐命畫工

太宗 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
 賈魏公時刻于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于
 班瑞殿既成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公曰
 脩之則已安用進為客亦莫喻公意韓絳
 來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願
 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道之爾類

園之而去館伴楊興功遽以告忠茂北門
為聘使道舊與京尹書皆押字不名及公
留守則名于書其副使成爲錫仍喻來介
曰以侍中在此故特名及公去魏後留守
引前比欲得其名數強之卒不可每南來
涉臨清界即誡其下曰此韓侍中境無多
須索也行狀口又溫水燕請云公舊有德求關中
走有遠來如於道傍者得然相謂曰
吾以謂韓公乃非也於吳相引以去

熙寧八年三月 上遣近璫齎詔書問公曰

兩朝通好垂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
代北舊疆自有定封比亦遣官按行經界
甚明朕曲敦盟好固欲息民虜情無厭勢
未能已今橫使再來意在必得 祖宗舊
地決難順從若事出不測其將奈何卿風
著忠義歷事三朝乃心罔不在王室國有
大政謀及故老今待遇之要備禦之方如
何卿宜密陳朕將親覽公慨然曰事至如
此難為從半塗間理會須講所以致之由
乃可因手書千餘言以對又面語使者曰
橫使雖傲不肯去第勿恤待以常禮使之

三朝名臣言行錄 卷一

久留無害也宜復選使使虜就議則渠自
不安矣比使者歸朝廷已許其地而蕭禧

還矣使蕭禧來言曰此地有使使虜就議則渠自不安矣比使者歸朝廷已許其地而蕭禧還矣
神宗時在者古名限步則見李綱有尺寸侯
命以來在者古名限步則見李綱有尺寸侯
之說不詳謂以秘書丞呂大忠為副使命下
丁家難召起僕未行按亦使回書又遣蕭禧
開天章閣召執政與批大忠問對論難文之
忠乞終喪制 幸遣中使問當韓公韓公文
管學公手則問以許策韓公韓公韓公韓公
我前國優無之之意故遣此慶增慶使以爭
事高麗臣易契丹於結近文結朝貢乃因前
而宋初不相君長未嘗為邊患而誰取其地
一也邊近四山地勢高仰不可為階梁向國
兵備置諸所則制勇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
習亦諸軍思制勇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
破可用之成法得諸教之並名四也河內
註與增置守具檢視器械正也制都作院
十七將大專軍事州縣力先自固解六也
可疑之形也也大夫北為謀寺也為謀寺
然亦其自也也大夫北為謀寺也為謀寺
向朝廷延代北不制與州素以交界為界
者必以延代北不制與州素以交界為界
危言及而應疑不容論列今初始諸國事
則可以觀首四表盡覆者之故禮然則本
則可以觀首四表盡覆者之故禮然則本

二五

叔作相州畫錦堂記曰臨大節決大事垂

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

可謂社稷之臣矣天下傳之以爲知言傳

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與師魯

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

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遂無事不然不靜

矣述

公言在政府時極有難處事蓋天下事無有

盡如意湏索包愬不然不可一日處矣則

公言琦待罪中書時事有不當然者必堅立

不動反覆論列湏正而後退不敢取次便

放過則

慶曆中公與杜衍富弼范仲淹同心輔政更

革弊事援引正人時張方平錢明遠王拱

辰爲兩制皆歷中丞故杜祁公而下爲三

人者排逐指爲朋黨相繼罷去是時二府

許遂廳見賓客拱辰來見因諷勸公奮手

作跳擲勢曰湏是躍出黨中公對琦惟義

之從不知有黨也既而公亦求去位安

少如范富弼尹齊公等皆爲君子不爲小人思德目至

明憲亦起方諸公并丞相公安

公既解相印王丞相遺公書謂過周勃霍光

姚崇宋璟又曰爲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

不敢天下以爲名言歐陽文忠公亦曰進

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誇謔自止過

周公遠矣行

公在宰相作久早喜兩詩上句言雷動風行

雷兩作解之事斷句云湏臾慰滿三農望

却欲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

在北門重陽有詩云不差老圃秋容淡且

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

節難故晚節事尤著力所立特字又作

喜雪詩云危石蓋深蓋虎陷老枝擊重玉

龍寒人謂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

如此公爲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

皆此類也讀

公雖在外然其心常繫社稷至身老而心益

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

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則

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

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故更不往成敗則任它方可成謀如時風忠每

胡仲道相贈寺

公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弊猶惡為

胡廣趙戒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道

公曰昔與希文議邊事唯旋旋小進為得計

亟欲多展必不可保錄別

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西府 上前

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夫嘗

爭也嘗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志

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錄別

公因說康定以來事嘆曰忠義難立直道難

行別錄忠義

公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

迹公每開新執政用一人歎曰放上則易

放下則難錄

九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

厲唯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

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錄

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

封之未嘗使人見錄別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

折之故人多怨公則不然從容喻之以不

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錄

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嘗當以誠待之但知

其小人則濼與之接耳九人至於小人欺

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

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別錄

道事云人有疑公惟君子小人皆以誠待性為小人

所欺奈何公曰不然吾觀其人如何處分數致之耳

公謂小人不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

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

不可按如按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

及已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焉

用計其如何錄

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遠之正使

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錄

公以恩及人無求德心故所及者廣所感亦

深平時非不知人之欺終不別白能受其

欺賤官因事爭於前每及已之誤即受之

事行其直者不主已爲是若稟事嘗許歸
非而却之異日復稟終不以前日芥蒂置
乎邑亦怪是之從

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公公曰勿以
爲美狄而鄙薄之甚善

公在親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
星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
潛卷從容以授之

禁卒有私逃數日而負其母以至者軍中執
之以見公按法當死卒曰母老且病近在
數舍間常恐不復見誠知撞去當誅得一
見死無恨公惻然考按得實即以便宜釋
之軍中感悅有垂涕者

公性至仁其臨事或誅一人或答一人顏色
不覺有異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
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公於其間最年少
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
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
不失和李莫能致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爲

介也

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盃二隻云耕者入壤
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實也公以
百金荅之左爲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
卓覆以錦衣置玉盃其上一日召漕使且
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
盃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
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
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坐客皆歎服公寬厚不已

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
兵它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
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
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
中感服

公姿貌英特美鬚髯骨體清隼眉目春秀圍
繪傳天下人以謂如高山大岳望之氣象
雄傑而包育微細富進雲雨藏匿實格蓋
自然也平時家居雖杯棗盛暑倦劇對僮
使亦攝衣危坐無怠容過事遽倅而意不

以晉國元規平日事變如此若以伯氏奔虜而後見
攻此乃韓厥之舉也若項當當其水不為元規隱以
有韓厥之不容顧公勿疑元規之終不謀曹公
政權也公不害顧公後楚廢公廢公以是聞乃知是日
巧其公也夫河巧不知公也夫河巧不知公也夫河巧
通屬韓厥公夫河巧不知公也夫河巧不知公也夫河巧
知罪也夫河巧不知公也夫河巧不知公也夫河巧不知
知罪也夫河巧不知公也夫河巧不知公也夫河巧不知

有問公郭遠衆人皆謂出公力曰用人等事

非人臣得專須還宅 主上若用人是則

將順非則開陳何謂琦力始 英宗欲奔

質在西北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

地一點卒主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才業

爲中外所仗一旦居此論議卒紛然而去

愛之適所以害之 英宗沉吟久曰曰如

此則用郭遠粗勝質遠然之既阻其一又

阻其次不可王陶遂見誣以引往年之厲

役又曰此事惟趙少師知之是時同議以

謂大職等當近下安排名目遂有同簽書

之號

公元勳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

也

公平日獎進人物極博至心許者不過一二

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短而用之謂太濫

其實曾中不啻黑白

公平日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

器須周可當四面入籠入網乃經綸事業

今皆可當一面才也

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 本朝惟師服

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黜檢者亦有未盡

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 不知摘晉公

何事恨不得聞也或問公威克厥愛允濟

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曰待威而後

濟者亦是也然有不足須以威而能濟者觀

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耶古

人謂鷓鴣百鳥望而畏之鷺鳳百鳥望而

愛之其服則一其品固相遠矣

公嘗言 仁廟議配饗清議皆與沂公不與

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

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嘗盡出

萊公也聞一不善事皆歸之晉公未嘗盡

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脩

身養誠意不可不謹又曰沂公爲相論其

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爲賢

宰相又曰申公以進賢自任思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旻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韋

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

公言富公爲野倅沂公作安撫使一日謂富公曰即日當曾位富不敢當沂公曰然進時易退時難韋

或問君實晦叔天下所屬望它日大用何如公曰才偏規摹小問晦叔平日曰今日延是平日韋

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別公請言公不答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爲河北說得些衆人不取道意思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憚者數日終不能自克韋

吳長文子環素以堅挺有器節稱公亦稱之

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環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環敗皆如其言韋

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爲今日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它事又請云若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韋

李清臣平日多於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清臣頗持兩端公因書問之曰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耶公之善諭人如此韋

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秦州居常快不快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韋

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常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韋

公曰勇可習韋
潞公在西南人有以公進退諷潞公者潞公

曰妾博豈可望韓公韓公地位別方博則
有些鹿村蒙朝廷擢備兩府耳人頗與諮
公自知之明也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它日復
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
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
至今以爲誘歐陽愔今之韓愈也而陛下
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誘必及國不特臣
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
後世也

公言歐曹同在兩府歐性素樸曾則齷齪每

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

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公晚與歐陽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心

服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愔何敢望韓

公公曰永叔相知無它琦以誠而已公知

永叔不以擊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

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

也

石守道編 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

公公指數事爲非其一 太祖歐一官繫

視朝晏群臣有言 太祖悟伺其酣寢刺

殺之公曰此豈可爲萬世法已溺之迺惡

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孽將不勝

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清識

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公與范

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

公曰爲此怪鬼輩壞了也公曰天下事不

可如此如此必壞

公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方

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

無容矣

公嘗謂忠義之心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

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

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

得之未嘗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

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爲

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

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爲不知漢唐調

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

民其弊乃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
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
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
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公嘗謂此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

然則擾太原土風喜射故民間有弓箭社
琦在太原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

寓武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著心處之

下今籍為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人貧素

只用木弓自此有賣卒置弓者人始駭然

矣此蓋出於有心也

公重恩義好樂士大夫獎與後進調人之急

視用財物如瓦礫糠粃不以恩其意既乏

則指已服用玩好或脫取家人簪珥與之

士歸趨之無遠近公不厭踈戚與交舊之

孫子寒窶無所託而依以為生者常十數

家少善尹師嘗師嘗亡割俸界其孤為直

其寬于朝仍委錄其子合宗族百口衣食

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姪比

于己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其終子有

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養奉養瑛

甚厚自五世祖家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

松檟召人守視之貴顯五十年身為將相

累更大賜子及其歿也庫無羨錢室無奇

玩賴 天子賜金帛官出葬資喪事得以

無乏

方強壯及服見錄云尹師嘗以疑死其子升

公天性清簡至於圖書博奕聲伎之娛一無

所好獨觀書史晝夜不倦餘暇則喜書札

素愛顏曾公書而加以道徒自成一家端

重剛勁類其為人

韓行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

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

為莫牟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

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識者以謂過人遠

矣

韓別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

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

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鑄之地宜法造

化為心造化以地虎者害人之物故置地

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於通衢

王巖叟編魏公別錄

公嘗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望

或問伊川皇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仁宗時王隨陳堯佐爲輔相皆老病而不和中書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二叅政又頗以私害公公時爲諫官屢疏不納後物議益喧公復上

胡氏傳

論韓魏公范文正公位是天資不由講學

章乞廷辯

上迫於正論遂罷四人者當時天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祁公范文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日乃張士遜昭文章得象集賢宋庠晁宗慤叅政天下大失望公曰事固不可知如此人意不能必也

李燾續通鑑長編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按王巖叟此錄謬誤宋庠叅政在寶元二年十一月晁宗慤叅政在康定元年九月不與士遜

得象同入中書明甚宗慤此時在翰苑才二年庠實初除翰苑然

上意本用庠偶以讒止更一年餘卒用之或傳聞疑似致此而范仲淹二年前權知開封府坐讒落天章閣待制去冬補外方自饒澗猶未復職驟遷政府恐亦無此例韓琦自言必不差

巖叟聽之不審又不加參考遽筆之于書耳

子閔竊考

國史實元元年三月魏忠獻公以右司諫
 論罷宰執四人遂拜張文懿昭文章文簡
 集賢同日叅大政者乃王志穆李康靖也子閔
 五世祖文莊公時在北門後又知開封府
 康定元年五月魏公為樞密直學士陝西
 經略安撫副使 文莊公以翰林學士兼
 龍圖閣學士使陝右會魏公與夏英公議
 攻守策九月使事還道拜叅知政事與宋
 宣獻並制亦非宋元憲先是康靖以大資
 政罷文懿已去位再相呂申公距實元之
 初僅三歲河內王公別錄所記舛誤李貳
 卿續通鑑論之詳矣淳熙五年五月十二日
 朝奉郎新通判廬州軍州事賜緋魚袋
 晁子閔謹題

二之一

丞相韓國富文忠公

公名弼字彥國河南人舉茂材異等授
 將作監丞召試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出通判鄆州召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
 院為三司鹽鐵判官改右正言知制誥
 慶曆二年假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
 使契丹還除翰林學士不拜三年拜
 樞密副使自請為河北宣撫使道除資
 政殿學士知鄆州移青鄭蔡州河陽除
 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
 平章事六年丁母憂 英宗即位拜樞
 密使同平章事踰年以病求解機務以
 使相判河陽 神宗即位封鄴國公熙
 寧元年移汝州入觀明年復相八月復
 以使相判河南府改亳州奪使相徙汝
 州尋請老拜司空復節度使平章事進
 封韓國公致仕元豐三年官制行政授
 開府儀同三司以至和與議建儲之功
 拜司徒六年薨年八十元祐初詔配享

神宗廟庭

富韓公初遊場屋穆脩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
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
試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陝范文
正公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
還公復還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為此學
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為君關一室
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為相
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女若嫁官人仲淹
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弼者元獻一見
公大愛重之即議婚公遂以賢良方正登

第_{韓見}

郭右廢范仲淹爭之賤知睦州公上言朝廷
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右宜還仲淹以

來忠言_{韓內翰撰}

寶元初趙元昊反公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
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
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且
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
守贖庸人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難之際

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器_{神道}

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
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
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此虜行之為朝廷
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 仁

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
言事公因論日食以為應天變莫若通下

情遂除其禁_{神道}

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延帥范雍鈐轄盧守

勲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

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都

監竄之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

守其家公言平自理慶引兵來援以女數百

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

勲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

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

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養子為

御藥亦奏罷之德和竟坐腰斬_{神道}

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 上召問具得請

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遠郡禁民擅赴關

者公言此非 陛下意宰相惡 上知四

方有敗耳氏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

吳北走契丹矣

神道

夏守贊為陝西都總管又以官者王守忠為

都鈐轄公言用守贊已為天下笑而守忠

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且守忠德和

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

神道

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眾初不省用公

言知制誥本中書蜀官可選二人置蜀中

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

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它人

又引國初故事請使宰相兼領樞密院

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

官然未欲遽廢即詔中書同議樞密院事

宰相辭曰恐樞密院謂臣奪其權公曰此

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會西夏首領二

人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

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 上命

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

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

極論之 上從公言乃以宰相兼樞密使

神道

劉從愿妻遼國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寶元中

出入內廷或云得幸於 上外人無不知

者以此獲罪奪封罷朝諺久之復得入張

公安道為諫官再以疏論列皆留中富鄭

公時知制誥制下復遼國之封鄭公繳還

詞頭封命遂察唐制唯給事中得封還詔

書中書舍人繳詞頭蓋自鄭公始安道見

呂申公申公猶以非舊典不樂二公之不

相喜九皆此類也

龍川

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

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

來寇 真宗用寇準計親征澶淵射殺其

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

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

後穢之虜懼求哀於 上遂詔諸將按兵

縱虜歸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滋邊者三

十有九年及元昊叛兵久不決契丹之臣

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

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巨蕭英劉六符來聘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群臣皆莫敢行宰相以公名聞乃以公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見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見虜主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公曰北朝志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斃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

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數天叛君而求助於北宋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帛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斃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亦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儲蓄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路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虜已

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
 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
 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登
 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
 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
 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
 長公主出降齊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
 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
 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
 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
 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
 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
 同乃馳還都以瞞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
 書而行開見錄太簡公再使以田書與口傳之詞
 不同馳還表曰政府固為此欲更其於死
 臣死不從指素因事何恐仁宗召宰相呂夷簡面詰
 之夷簡從容袖書曰恐是誤當令致定高公坐謂
 益不平仁宗問指書使是誰如何珠曰夷簡泣不
 肯為此真恐誤耳當公怒曰要珠指相書與簡以
 欺陛下當公晏公
 之婚也其意直如此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
 增幣曰南朝遣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
 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擢我矣何惜此二
 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

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
 已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
 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目
 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
 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
 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顏利
 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
 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
 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
 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目既以
 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為也
 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契丹君臣
 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
 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神道碑曰
 力爭獻納二字及還
 而晏公已歸納矣

初公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為僧者事
 覺乃堂吏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
 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
 居此無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
 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

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
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
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
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
曰徒亂人意尋還翰林學士公見 上力
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
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耳神道
富鄭公慶曆中以知制誥使北虜還 仁宗
嘉之一日王拱辰言於 上曰富弼亦何
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數厚夷狄而弊中
國耳 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民
爾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
生民邪 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
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
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緩取也拱辰曰
大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 陛下只有
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 仁宗憫
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亦豈愛一女耶拱
辰言塞且知諧之不行也遽曰臣不知
陛下能屈已愛民如此真堯舜之主也洒

泣再拜而出東軒

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辭愈力
至七月申前命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
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
非獨臣不敢受亦願 陛下思夷狄輕侮
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脩政因以告納
上前而罷逾月復以命公時元昊使辭
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得
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
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
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
脩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
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美之公既以社
稷為任而 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數以
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
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
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
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
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
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

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神道

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可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為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戮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瘁且虞我出鎮定揚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復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

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

神道

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

初石介聖德詩譽公等而詆夏球球怨之會

介以書與公責以伊周之事球遂殺女奴習介書政伊周曰伊霍又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

仁宗雖不信而公懼不自安因保州賊平求出宣撫河北歸

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

之得公私廩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

薪水 涇水也 涇水各同坊村 押音 肅及公官吏私空屋又因山岩為窟室以避寇

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

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佗日得以次

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

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

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
 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 上聞之遣
 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
 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糗
 粥食之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蹈籍死或待
 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
 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
 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 神道碑
開云當公知青州州城隍祠祀大觀東法公
 以為從未往觀多聚之州縣人既供多倉庫不能供
 數以計額數千由此人多餓死死者甚眾公為
 夜起居人亦政廢與時方春野有青草公出掃
 要助令飢民入封藪使當民不得困故濟之利所
 等如此米以待之民重公令米穀大積分遣寄居
 官住生其事聞有使吏糶民中有貧民吏吏吏
 者皆倍給其食令俱簿書給劄守禦之役借民倉以
 貯糧地為墟城溝為法與法民約三日一出給之
 詳一如官府公惟其法於境內之所在手書酒後
 之饋日至人人折數為之盡力比委數人給路糧
 轉使死者無餘作廉家眷之其間強壯者為軍
 其得數千人而利指揮二季委在指無詳軍中
 有與公不相能者持自是天下為公義之公連上章
 懇請且許罪乃得報自是天下為公義之公連上章
 法公野伯溫曰富公使使功甚偉而不自以為功
 至如青州州治飢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選於
 中書今二十四考矣公之所以自任者世焉得而履
 之哉蘇內翰奉詔德公墓道之碑
 首論公使濟之功非公之心也

王則據貝州反齊州禁兵欲屠城以應之或
 謂公告之公以齊非所部恐事泄變生時

三朝名臣言行錄 卷二

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
 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
 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 仁宗嘉之
神道
 至和二年召拜集賢相與文彦博並命宣制
 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 仁宗密規知之
 謂侍臣歐陽脩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
 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
 也哉脩頓首稱賀 神道
 富韓公為相議欲稍由學校進士命侍從儒
 臣講立法制太學諸生經明行備者由右
 學升左學由左學升上舍歲終擇上舍中
 經行充高者比及第人命之以官既登同
 列奏獨翰林歐陽永叔舍人劉原父異論
 曰如是則通經者未升於左學而辭賦者
 已在於高科矣事卒不行 皇氏家
 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
 蓋公與河南進士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
 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為天下之制至
 今行之 神道

四三

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彦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為名乞留宿內殿事皆聞白而後行

禁中肅然神道

公之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郵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神道

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為罷春禘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華瓊禮不可用於平世 仁宗待公而為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神道

神道○又龍川志云富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定後視事者親之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辭公居母憂朝廷盛事起之上等三辭始黃言曰在中書日香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細公數曰吾但以實言之不辨以為怨自此二人相始

仁宗末年富公自相位丁太夫人憂服除

英宗已即位魏公已遷左相故用富公為

樞密相魏公已下皆遷官富公亦遷戶部尚書公辭曰切聞制辭敘述 陛下即位

以臣在憂服無可稱道乃取嘉祐中臣在中書日嘗議建儲以此為効而推今日之恩嘉祐中雖嘗汎議建儲之事 仁宗尚秘其請其於 陛下則如在茫昧香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也細見

英宗即位之初感疾不能視朝大日請 光

獻太后垂簾權同聽政后辭之不獲乃從

英宗才康復 后已下手書復辟魏公奏

臺諫有章疏請 太后早還政 后聞之

遽起魏公急令儀鸞司徹簾 后猶未轉

御榻尚見其衣也時富韓公為樞密相怪

魏公不開報徹簾事有韓魏公欲致弼於

族滅之地之語歐陽公為參政首議追尊

濮安懿王富公曰歐陽公讀書知禮法所

以為此舉者志 仁宗累 主上欺韓公

耳富公因辭執政則還官疏言甚危三日

不報見 英宗面奏曰 仁宗之立 陛下

皇太后之功也 陛下未報 皇太后

后大功先錄日之小勞非 仁宗之意也

方 仁宗之世宗屬與 陛下親相等者
尚多必以 陛下爲子者以 陛下孝德
彰聞也今 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
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目寔痛之
豈 仁宗之所望於 陛下者哉以笏指
御床曰非 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 英
宗俯躬曰不敢富公未去益堅遂出判河
陽自此與魏公歐陽公絕後富公致政居
洛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必遣使致書
幣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無書魏公之禮
終不替至薨乃已天下兩賢之魏公歐陽
公之薨也富公皆不祭弔國史著富公以
不預策立 英宗與魏公絕至此祭弔不
通非也綱目

大過惡可怒者何不斬臣以謝天下 英
宗爲之霽色温言公進說猶久之不已綱目
道富公奏議
英宗初臨御韓魏公爲相富鄭公爲樞密相
一日韓公進擬數官者策立有勞當遷官
富公曰 先帝以神器付 陛下此輩何
功可書韓公有愧色後韓公帥長安爲范
堯夫言其事曰琦使怕它富相公也綱目
踰年懇辭機務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陽復
五上章辭使相且言 眞宗以前不輕以
此授人 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
故開此例終 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
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
非之今 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
從神道

神宗即位以集禧觀使召赴闕公辭不至熙
寧元年移判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
有輿至殿門令公子紹隆扶以入且命無
拜坐語從容至日具又欲以觀使留公公
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侍中昭文館

大學士不拜復以為左僕射平章事公既

至未見有於 上削言災異皆天數非人

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

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

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

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

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

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

以明其決不然者神道

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 上以久旱不許群

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

恐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

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

壽從之即日而兩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

遠姦佞近忠良 上親答詔曰義忠言親

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

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我

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

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且

云願 陛下待群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

以喜怒為用捨神道

熙寧初韓魏公罷政富公再相 神宗首問

邊事公曰 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為首

當推恩惠布德澤二十年未可道者用兵

二字若干戈一與上胎聖憂下竭民力願

勿首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入神共

怒為應敵之計可也 上問所先當如

何公曰阜安宇內為先蓋是時王荆公已

有寵勸 帝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韶

取熙河以窺靈武結高麗以圖大遼又用

章惇取湖北夔峽之蠻又用劉彝沈起窺

交趾二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

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殺守臣蘇

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遼趙萬宣

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遠老將與萬議論不

同為交趾扼富良江兵不得進摩死者十

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

人決黃河水灌吾壘兵將凍溺飢餓

不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

徐禧築末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

下死者十餘萬人報夜至 帝早朝當宁
勸安宰執不敢仰視 帝嘆息曰永樂之
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
臣嘗言之 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
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鼎曾言用兵不是好
事既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
共饗太平然 帝從此齷齪不樂以至大

漸嗚呼痛哉詳見

時王安石奏知政事議改法理財與公意不

合公稱病求去章數十上 上問誰可代

卿公薦文彥博 上默然良久曰王安石

何如公亦默然八月以武寧軍節度使同

平章事判河南府請改亳州

公在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

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

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

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勸公以大臣格新法

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

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詳見

熙寧二年富公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過南

京張安道留守富公來見坐久之富公徐
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
難知者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
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者既來凡
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微以
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僂首有愧色
蓋富公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
姦云詳見

富公熙寧中罷相鎮亳常深憂養疾罕出視

事幕府事瀕稟命者常以狀白公公批數

字於紙尾莫不盡其理或事有難決幕府

憂疑不能措手者相與求見公公以一二

言裁處徐語它事幕府曉然率常失其所

疑者退而歎伏以為不可及公早使強勇

以片言折狂謀尊中國及揔大政視天下

事若不足為者矧退處一郡乎詳見

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

叛詔郭達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

責其必進願詔達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

契丹來爭河東地界 上手詔問公公言

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

許 詳道

故叅知政事王堯臣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

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

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 仁宗許之會瑁

日有瘳故緩其事入無復知者以其父堯

臣所撰詔草上之 上以問彥博彥博言

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自

言下詔以公為司徒神道碑云文德見封文節

平初達戶部尚書星勳今進司徒一辭而拜也公

曰治平初乃歸自對宿今進司徒一辭而拜也公

始於人也蓋公與則公論政事不合

出別於涼七年不召自此恭禮復厚矣

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

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

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

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盡

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

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

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

老家居九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

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

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

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御看

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

毒於善良無所不為采天下不亂不可得

也 詳道

平生所薦其眾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

其弟素余靖張環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

襄王鼎張昞之柱把陳希亮之流皆有聞

於世世以為知人神道

元豐六年富公疾病矣上書言入事大抵論

君子小人為治亂之本 神宗語宰相曰

富弼有章疏來章博曰弼所言何事 帝

曰言朕左右多小人博曰可令分析孰為

小人 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

丞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博責安

禮曰左丞對 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

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巨所及

安得不謂之小人博無以對是年五月大

星殞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

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特終也閏六

月丙申薨司馬溫公范忠宣來吊哭公之子紹庭紹京泣曰先公有自封押章疏一通殆遺表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蘇內翰作公神道碑謂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神宗聞訃震悼出祭文遣中使設祭恩禮甚厚政府方遣一奠而已

聞見錄

富公為人溫良寬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及復熟慮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傍唱相公尊重客踞踏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群公稍劾之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曰凡待人無貴賤賢愚禮見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數若有見有不見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見

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

怨也嘗欲之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

府中徙市於橋側市人喜公之出隨而觀

之至於安門市為之空其得人心也如此

及遠世士大夫無遠近識不識相見則

以言不相見則以書更相吊唁往往垂泣

其得士大夫心又如此嗚呼苟非事君盡

忠愛民盡仁推惻怛至誠之心充於內而

見於外能如是乎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

瓶防意如城

是氏家語

故事宰相以使相致仕者給全俸公以司徒

使相致仕居洛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

皆不受公清心學道獨居還政堂每早作

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

孫不冠帶不見產史云富鄭公治家嚴整子會

也平時謝客文潞公為留守時節往來公

素喜潞公昔同朝更拜其母每勸其早退

云既薨公子紹廷字德先能守家法與公

公無恙時毫髮不敢變鄉里稱之建中靖國初擢為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德先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得罪臣不敢為此官 上益嘉之除祠部員外郎崇寧中卒諱見

富文忠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伊川先生曰受之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為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道長

富公致事家君尊為佛老之學故吏呂大臨與叔奏記於公曰大臨聞之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筴則入于釋疑 聖人為未盡輕禮義為不足學致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紹

蘇內翰軾作公神道碑銘曰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嬉以殺為懷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厭之命我祖宗界爾疆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 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教其後人 帝命是承勿剿則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此戎謂 帝我驕 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筐管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元年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駕降格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營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滌荐飢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 三宗重華協明 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巨軾作頌以配茲高

叅政歐陽文忠公

公名脩字永叔吉州永豐人舉進士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除館閣校勘殿峽州夷陵令復入爲校勘出通判滑州慶曆初擢知諫院俄同脩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出使河東還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都轉運使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徙知揚州潁州復職知應天府以母憂去免喪爲翰林學士知貢舉權知開封府拜禮部侍郎樞密副使未幾叅知政事治平四年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徙青蔡二州以太子少師致仕薨年六十六

公生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董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

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選朝薦之蘇黃門撰神道碑曰又吳丞相行狀云公少時從聖俞讀書學其法未學而巳成矣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開封府忠亮讜直言無回避左右不便因言公離間大臣自結朋黨乃落天章閣待制出知饒州余靖安道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洙師魯上言靖與仲淹交淺臣於仲淹善兼師交當從坐貶監鄆州稅歐陽脩求叔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辨其非辜若訥大怒繳奏其書降授夷陵縣令永叔復與師魯書云五六年來此輩沉默畏師布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時蔡襄君謨爲四賢一不肖詩以歌之聞

公初坐論救范公遠貶三峽後元昊反范起爲環慶師辟公掌牋奏公嘆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

也遂辭不往結

慶曆初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負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脩起居注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皇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靡勸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為害常為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為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

韓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故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揚文公陳文惠公比連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不果也時道時温成后有寵公言前世女寵之戒請加裁抑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字公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請不宣示于外淮南漕臣獻羨餘十萬貫公請拒之以防刻剝狀行

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常援而平時可首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崑崙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為禁地而

虜常盜耕之若某民計口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它日且盡為虜有議下太原帥目以為不便持之久乃從九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神道

保州兵亂以公為龍圖閣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 上命諭無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 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

此諸軍怯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軍富公為宣撫使恐

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

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

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入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賁產 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

誣猶降官知滁州事神道又遺事云富公不從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時小入諫言已入而富公大閱河北之兵多坊弁黠者因曰富頭復命事

自京師軍至亦大閱多所升擢而富公歸至國門查知州向若遂擢該二千人其禍何可測也然則公一言不獨活二千人命亦足富公於大朝也

○又基法為基造頌歌知以馳使盜又方陸此方到病欲大為錯置會罷不果○又韓公別歸之自歐陽公欲回以兵事深治之令蘇安世物類不成

不知如韓韓就仍乞不錄問明時為並韓言正色爾叔謀何等語也監攝遂清既

至和初判流內銓小人恐公且大用偽為公奏乞澄汰官官官聞之果怒陰以事中公遂出公知同州而言者多謂公無罪

上亦悟留判脩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 上臨御既久

遍閱天下士群目未有以大稱 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真二府時慶曆

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 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神道

公在翰林 仁宗一日乘間見御園春帖子

讀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脩之辭也乃悉

取宮中諸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數曰舉

筆不忘規諫真待從之目也

歐陽公在翰林日建言識緯之書淺俗誣恠

詩經妨道凡諸書及傳疏所引請一切削

去之以無誤後學 仁宗命國子學官取

諸經正義所引識緯之說逐旋寫錄奏上

時執政者不甚主之事實不行宋史

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文

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

比以峻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謗紛

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宋史

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

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

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勸公者

公曰九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

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

者稱善宋史

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

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脉按醫書

述病證口辨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

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

疎為人診脉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疾已

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

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

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

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揚州青州南

京皆大稱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

一兩月後官府間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

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

為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也吾之所謂寬

者不為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識

者以為知言宋史

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

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

使彼銜寃受黜於理豈安故難行也 上

然之 上又曰人言臺諫奪權臣脩奏曰

此則爲 陛下言者過也朝廷置臺諫官

專爲言事若使默然却是失職苟以言事

爲奪權則臺諫無職可供矣錄事

先朝僧官有關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時

諫官御史累有論列 先帝深悟其事因

著令僧職有關命兩街各選一人較藝而

補至是鑒義有關中書已下兩街選人未

上而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爲請

內降令與鑒義中書執奏以爲不可韓曾

二公陳其事巨脩亦奏曰補一僧官當與

不當至爲小事何繫利害但中書事已施

行而用內降銜政先朝著令則是內臣干

撓朝政此事何可啓其漸又奏曰管支近

習自前世嘗患難於防制今小事若蒙聽

許後有大事 陛下必以害政不從是初

欲姑息而返成怨望不若絕之於漸此一

小事 陛下不以爲意而從之彼必自張

於外以謂爲 上親信朝政可回在 陛

下目前似一闕事外邊盛勢不小矣 上

遽可中書所奏只令依條例選試臣脩又

奏曰事旣不行彼必有言云萬事只由中

書官家豈得自由行一事 陛下試思從

私請與從公議孰爲得失而韓曾二公亦

所陳甚多 上皆嘉納也錄事

始 英宗踐祚按 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

士者皆贈官政封濮安懿王 英宗所生

父也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

處其當 上諫恭鉞重命過 仁廟大祥

下禮院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乃言王

當稱伯政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

無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 令權罷俾

有司徐求典故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已

遂持此斥公爲主議上章歷詆必請議定

及以本朝未嘗議及之事肆爲誣說欲惑

衆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 上數敦

諭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

憲不勝爲恥窺伺愈急 今上即位初

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欲以汙公

中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退伏私居力請

公辨 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

窮皆坐貶公遂懇辭柄任遂以觀文殿學

士知亳州

為立議之人公不自辯唯曰公以權謀非使

獨當官則權重公宜有言公曰公以權謀非使

而謂議我者則我宜覆於二公又謂權謀非使

當特議論李未甚詳又於五代史書書出帝委

備周世宗父榮守禮事及李榮向傳登明人倫父子

之通本為詳悉又曰薛氏後魏元拓公用人倫父子

多取權謀李未甚詳又於五代史書書出帝委

也取權謀李未甚詳又於五代史書書出帝委

自云衛平生何嘗讓儀禮偶一日至子弟書中云九

其言與儀禮合由是破之其父與儀禮合由是破

地也公曰曰美宗之破儀禮公於儀禮之下版案

歐陽公位易之歐陽公拜狀而謝云云歐陽公長

子贊聖冲和之歐陽公拜狀而謝云云歐陽公長

據上言請不置後朝遠足喻南等故其以罪歐陽

孫公有神謙之歐陽公拜狀而謝云云歐陽公長

荷送黃流是儀朝士以稷議致多疾歐陽由是疏

孫之奇遂以此事上親和之約言某月日中丞彭思

永委付密院於是承取及冲所皆以頃間後數日

以謂俱係誣言仍欲請朝堂先是之奇盛稱陳述

龍川志云公之奇左右問何故以不起之奇曰

此所謂伏蒲矣上顧左右問何故以不起之奇曰

又曰馬宗均曰歐陽公與韓公同在政府歐公美矣

公承當此事耳○又奏事錄云當因編劉蓋欲令

臺諫累有文字呼奏臣不合專主讓王之議上曰

陛下保全文字呼奏臣不合專主讓王之議上曰

政性直不避衆怒每見奏事時咸二相公有所異同

便初折獄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諸事往往而

臣短若故奏等語諸可知人亦不喜也今後宜少減此

批取對曰曰以表

知青州時諸縣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

錢以示不為利罷提舉管旬官聽民以類

請不報

除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公辭求知蔡州且

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愚守拙象方輿功利

而臣欲循常執政知其終不附已俄詔以

本官知蔡州

歐陽文忠公在蔡州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

禧因間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

引年豈容遽去也歐公荅曰脩平生名節

為後生描畫盡惟有蚤退以全晚節豈可

更俟驅逐乎

公在亮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

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

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穎上樂其風

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宇處之怡然
不以爲意神道

公平生於物少有所好獨好收蓄古文圖書
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一千卷以校正史
傳百家說謬之說爲多在滁州時自號醉
翁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
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
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賦行

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爲襟懷洞然無有城府
常以平心爲難故未嘗挾私以爲喜怒愛
進人物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爲稱薦故
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惟視姦邪嫉若讎敵
直前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逐公以
道自處怡怡如也平生篤于朋友如尹師
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
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
以官誌墓

公自云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
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呂相坐黨人遠
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

擢及後爲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公
擢用希文盛稱公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
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刻石則
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
歎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唯其言公取
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
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
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
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信乎
堯宋善惡異也

公知潁州時呂公之子公著爲通判爲人有
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公後還朝
力薦之蘇軾見由是漸見擢用韓

陳恭公執中素不喜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
後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
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
州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
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
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
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

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師曰吾恨不早識此人讀

公於經術務究大本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其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不求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為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為詩本義所改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云乎行

公嘗被詔撰唐書又自撰五代史其為紀一用春秋法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為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舊異附會之說其論者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史之失為

多

於脩唐書最後置局專脩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祁脩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

不能一遂詔公看詳列傳令制脩為一體公雖受命退而嘆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吏白舊制脩書只列書高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勅撰而公官高當書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而為日久豈可掩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公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自公為始也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接掩此事前所未聞也雖公脩五代史記褒貶善惡其法其精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滅舊史之半而事迹比舊史添數倍議者以謂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馳騁相上下而無駁雜之說至於紀例精密則遷不及也亦嘗自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也讀

自唐室之衰文體隨而不振陵夷至于五代

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
道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
魯專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
至超然獨驚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
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自
極其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爲模範
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
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
有欲効之不說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
是以獨步當世永之古人亦不可多得

平神道

鄭公嘗有遺訓戒^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
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
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
鄭公意也^{神道}

張舜民遊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是時歐陽公
司馬公王荆公爲學者所趨諸公之論於
行義文史爲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既又
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
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

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
臨事當自知之夫底文學止於潤身政事
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
壯年未厭學欲永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
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及覆觀之
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
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
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
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
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
今日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
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見張莘}

公嘗誦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
誰當且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
此古人之所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
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張行}

公與其姪通理書去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
憂汝得昨日逾中書頻解憂想歐陽氏自
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
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

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祭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註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關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為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錄坡}燕州妖尼于惠普妄託佛法言人禍福朝中士大夫多往問之所言時有驗於是翕然共稱爲神尼公既自少力排釋氏故獨以爲妖尼嘗有名公於廣坐中稱尼靈異云嘗有牽二牛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死罪醫藥誤殺人故皆罰爲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坐聞之皆嘆其異公獨折之曰謂尼有靈能知牛前世尚不足信彼二牛安能自記其前世姓名又能曉人言而應乎且人爲萬物之最靈其死者爲聰明聖智皆不能自知

其前世而有罪被罰之牛乃能自知乎於是坐人皆屈伏^註蘇內翰軾序公之文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固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歐陽文忠公荅李詒論性書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或因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文忠雖有是說然大約^名所習與所感及率之者以孟荀楊之說皆爲不悖

此其大略也。臨岐計都官用章謂子曰：性學者之所當先。聖人之所欲言。吾知永叔

卒貽後世之誦者。其在此書矣。王公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錄山

三之一

太師潞國文忠烈公

公名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中進士。第景祐中。為殿中侍御史。河東轉運副使。以龍圖閣學士知秦州。徙益州。慶曆七年。擢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秦。知政事。貝州亂。明鎬討之。久未克。公請行。因為宣撫使。賊平。除禮部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皇祐三年。御史唐介論公語切。仁宗怒。介貶。英州別駕。公亦出知許州。至和二年。再入為相。嘉祐三年。以使相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歷判大名。太原府。丁母憂。起復。使相。加兩將軍。號力辭。得終喪。詔俸賜比宰臣之半。亦辭不受。治平二年。為樞密使。熙寧六年。拜司空。建節判河陽。徙判大名府。元豐三年。除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復判河南。會王堯臣之子同老上書。明其父功。以公為證。於是詔加河東。永興節度使。力辭。許之。六年。請老。以守太師。致仕。元祐初。

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朝一月兩赴經
筵五年復以太師致仕紹聖初降授太
子少保薨年九十二

文潞公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更
姓文至漢復姓敬入本朝其大父避翼祖
諱又更姓文初敬氏避諱各用其一偏或
為文氏或為苟氏然敬字從著音釋非苟
也從支非文也俱非其一偏也後詳見

文潞公幼時與群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
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溫公幼與群兒
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群兒驚走不能
救公取石破其甕兒得出識者已知二公
之仁智不允矣綱目

文潞公謂予言初及第授大理評事知絳州
翼城縣未赴任有客李本者三見訪而後
得見之且言本有壻為縣中巡檢幸公庇
之又言曰本非獨奉干亦有以奉助本嘗
知其邑戶口衆人猾難治因出一策文字
皆景跡人姓名其首姓張比潞公至姓張
人事已敗縣未能結正簿尉皆去某等在

此各歲餘豈無過失為此人所持幸君之
來必辨之矣於是公盡得其姦狀上于州

決配之邑人皆悚畏記事

寶元中河東閻潛使堂上議難得可任者章
郵公言閉緝紳間說文若博者磊落有稱
時呂許公曰恨不識也可召來面詢之明
日召至堂上許公都不交一談但睥睨不
已郵公強問其鄉曲任使次第因問河東
事曰老博鄉里無所不知郵公喜之文退
許公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
自殿中侍御史差委明年就遷待制不出
十年出將入相通鑑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
院九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
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勝斛以糶
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
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東坡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廳舍夜久
不罷從卒輒拆馬序為之薪不可禁過軍
校白之座客服粟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

神色自若欲如故卒氣沮無以為變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久未下

上深以

為憂問於兩府叅知政事文彦博請自往

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彦博為河北宣撫

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凡

鎬所奏請多從中沮惟恐其成功彦博奏

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中覆

上許

之閏月庚子朔克貝州擒王則初彦博至

貝州與明鎬督諸將築距圍以攻城旬餘

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

彦博許之貝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

下潛穿穴棄土於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

見也久之穴成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

塞之走白彦博選敢死二百命指使將之

銜枚自穴入有帳前虞候楊遂請行許之

遂白軍士中有病狀者數人此不可去請

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

城外入城中驚擾賊以火牛突之登城者

不能拒頗引却楊遂力戰身被十餘創援

槍刺牛牛却走賊遂潰王則張麟卜吉與

其黨皆突圍走至村舍官軍追圍之則猶

著花幘頭軍士爭趣之部署王信恐則死

無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擒之齎吉死於

亂兵不知所存彦博斬則於北京

夏竦

奏言所獲賊魁恐非真遂檻車送京師副

於馬市董秀劉炳並除內殿崇班

文彦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澁鄴人也至

和中澁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

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鄴人多知之爭以鐵

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

肆僚屬請禁之彦博曰如此是愈使感擾

也乃召絲綉行人出其家煉帛數百疋使

賣之曰納其直蓋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

是眾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正衙

宣麻之際

上遣小黃門密於百官班中

聽其論議而二公又有人望一旦復用朝

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奏

上大悅余時為

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

上問新除彦博

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

上曰

古之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求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摺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

上語也詳前

文潞公為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摺紳多務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躁競者自知愧恥乃薦王安石韓維張璪皆擢用焉龐莊敏時為樞密使公與之同議省兵汰為民者六萬減廩給之半者又二萬云

唐質肅公為御史論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密副使梁公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公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額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而公亦罷相其後公再入相首薦唐公復召用焉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立仗朝會前夕太室至壓官架折上在禁庭蹴鞠于天及旦而奔百官就列既卷簾

上暴感風眩之疾僅能成禮而罷已未焚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上疾又作左右扶入禁中文彥博遣人以上旨諭使者云昨夕宮中飲酒過多今日不能親臨宴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國書彥博與兩府俟於殿閣久之召內侍都知史志聰等對保言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等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繫社稷之安危惟君輩得出入禁閣豈可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直省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謹悉及夕諸官門白下鎖志聰曰汝曹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兩府謀以躬不寧欲留宿宮中而無名辛酉文彥博建議設醮祈福於大慶殿兩府晝夜焚香設帷宿於殿之西廡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彥博曰今何論故事也壬戌上疾小間兩府求詣寢殿見上志聰等難之平章事富弼責之志聰等不敢

遠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官門求見執政白
事文彥博曰此際官門何可夜開詰旦素
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變者執政欲
收捕按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
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曰都虞候某甲
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職中最高為謹良彥
博曰可保乎曰可保彥博曰然則此卒有
怨於彼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衆以為
然彥博乃請平章事劉沆判狀尾斬於軍
門及上疾愈沆諧彥博於上曰陛下
下遠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
呈上上意乃解沆者請殺沆者請殺沆者
之別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
胡河穿六澤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
昌朝素惡弼陰結內侍右班副都知武繼
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兩府聚麪於大慶殿
廷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
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有所在未有以
制也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太后同聽
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執

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有喜色同
列問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
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
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
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
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
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
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
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違司天官定六澤於
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武繼隆曰請
留之彥博曰彼不敢輒妄言有人教之耳
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澤恐治前罪乃
更言六澤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戊辰以
後上神思浸清寧壬申罷離兩府始分
番歸第不歸者各宿於其府記開口云極
便門入中書聽公視守門親事官送開封府
日謂同列曰昨日悔不稱守門者天子選
吏開封府
熙寧二年路公為樞密使陳升之拜相以公
宗臣詔升之位公下言國朝樞密使無
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

上卒取禍敗百忝文臣粗知義理不敢紊

亂朝著

上從之日漢公

慶州軍亂二府入議文潞公曰朝廷施為務

合人心以靜重為先不宜偏聽 陛下即

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者更張之

過耳 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

之處耳王荆公曰所以為此將以去民之

害何為不可若萬事隨類如西晉風效乃

益亂也蓋荆公知公言為已發致力排之

于尼父師且審人本選人屢以職失官編管

在蔡尼嘗適人生子後為二鬼所憑言事

或有驗遂為尼名惠普士庶遠近輻湊以

佛事之嘗因官者言邵亢石全彬富弼李

東之肅之宜為輔相皆常敬之者也東之

姪女二人事之王樂道命李氏甥為其母

首傳習妖教收下獄詔京東差官按之得

諸公書自韓曾以下皆有之文公獨無

上問其故文曰臣但不知耳知之亦當有

書時人美其分謗

日諱公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為漕頰

慢公不為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

為留守未至揚言去李稷之父詢我門下

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

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此

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語

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

拜之疑見

文潞公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人

不忌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問謁置按上

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須令沐髮忘見運判

勿訐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

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

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公家宴內外

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侍中家宴

匙鑰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庫鎖亦無從

檢按也審劾潞公不治 神宗批輔之所

上奏付潞公有云侍中舊德故煩卧護此

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無禮將

別有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

司曰老謬無治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愧
 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
 按部以出未幾輔之罷烏乎 神宗眷遇
大臣沮抑小人如此可謂聖矣
 元豐三年王堯臣子周老言至和三年仁
 宗不豫內外寒心先臣忝預朝政與宰相
 文彥博富弼請立 英宗皇帝為嗣 仁
 宗感悟開納大計遂定會潞公來自北都
 過闕入覲 神宗以問公對曰自至和以
 來中外之臣乞立皇嗣者甚衆臣等雖有
 請事未果行至嘉祐末韓琦等卒就大事
 蓋琦等功也 神宗曰議論推輪於至和
 時發端為難 仁祖意已定其後止申前
 詔耳正如丙吉霍光事前後不相揜也卿
 宜盡錄本末將付史官公乃具奏其詳於
 是手詔中書曰彥博蓄德深厚善不自伐
 懷此大功絕口不言中外搢紳莫有知者
 今緣故臣子明其父勲始得本末乃知援
 立之功厥有攸在嘉祐之詔但宣之耳遂
 加公河東永興節度使公復力辭宴饗瓊

三期名臣言行錄 卷三

林輔臣皆預兩遺中謂者遺詩以寵其行
 有報在不言功之語當世榮之知 三朝名臣
始不豫皇嗣未建宰相文富弼三以功授內太師
政事王公大臣之歸正日皆為宗室從書官知
甲授上師 上疾漸危弼即止罷自執事
韓公當國群臣相繼乞退立命皇子乃成立十三
為皇子及元豐末皇子同老上書繼定之功以歸
公為首及元豐末皇子同老上書繼定之功以歸
公推文公為首及元豐末皇子同老上書繼定之功以歸
神宗始之公具奏所以 神宗從焉故不巳文公則
昔故微而韓氏錯子惡分其功辨之不已文公則
于重事由其為故也然 神宗從焉故不巳文公則
於重事由其為故也然 神宗從焉故不巳文公則
至和議開事公對曰臣等備位兩府當此之際
詞乃破耳然亦幸值特無手錄 幽然有開而書之
事於中故臣等特無其德耳上錄 幽然有開而書之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
 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宦介叅政之子義
 問為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為
 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為恨耶義問當避
 之煥曰潞公所為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
 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
 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
 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謂煥
 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一日潞公謂義
 問曰 仁宗朝先叅政為臺諫以言彥博

六九

謫官彥博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彥博復召
還相位即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
未召唐某臣不敢行 仁宗用彥博言起
參政通判潭州尋至大用與彥博同執政
相知為深義問開路公之言至感泣自此
出入路公門下後路公為平章重事薦義
問以集賢殿脩撰帥荆南為平路公之德
度絕人蓋如此綱見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
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
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
以洛中風俗尚齒不高官就資理院建大
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奭繪像堂中時富
韓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
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
馮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
朝議大夫王紳言皆年七十二太中大夫
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時宣
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

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
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狹叢幕故事請入會
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潞
公不從令鄭奭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
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九十三人潞
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
富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
名園古剎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
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
為同甲會司馬郎中且程太中珣席司封
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於資理院其夜
司馬公與數公又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
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達約
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
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理院溫公取
神宗送公判河南詩隸于榜曰時瞻堂塑
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綱見
元祐初 哲宗幼冲起文潞公以平章軍國
重事召程正叔為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
道自居每侍 上講也甚莊繼以諷諫

上畏之潞公對 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
終日 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
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
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
大臣事切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
師傳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

識者服其言

辨見

公之在朝契丹使耶律永昌劉質來聘賦奉
詔館客與使者入觀望見公殿門外却立
政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
其年曰何壯也賦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
語其總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
不及贊寧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
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
西羗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
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詳按
潞公擬簡莊重顧時有感逮事四朝荐更二
府七據節鉞位將相五十餘年再守秦州
大名求與五判河南徧歷公孤兩以太師
致仕英傑威重名聞四夷雖位體隆貴而

平居接物謙挹尊德樂善如恐不及邵雍
程顥以道學名世居洛陽公與之游從甚
密及顥死既葬親爲題其墓爲明道先生

六

至和中陳執中爲宰相其嬖人張氏管女諱
至死臺官趙抃范師道極言執中營救張
氏故獄久不直因言執中無材行不可任
宰相翰林學士殿陽脩亦上書請退執中
議久不決左右怪 仁宗禁中少遊燕默
有所思慮焦勞見於容色居月餘如此因
問 上曰 陛下比憂勞見於容色得非
思代執中者乎 上曰然左右乃曰代執
中者易得耳何至此耶 上曰此老子却
可謾人久之始用文彦博富弼二人代之
朝議皆謂得人數日歐陽脩得對 上問
新除彦博等外議如何脩具以朝議爲對
上曰卿意如何脩曰誠如外議 上又問
彦博弼果如何脩曰 陛下已用彦博等
復問其如何臣所未喻 上曰彦博有才
然膽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復來恐多顧

慮良久又曰弼前深爲人所中傷今來亦焉能不顧慮然不若守前志不變也旣而彦博果不能謹畏後因郭申錫李俊爭塞河事彦博意有所左右上由此罷之弼亦竟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所料補遺詳議

三之二

叅政趙康靖公

公名槩字叔平應天府虞城人進士第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知連水軍入爲開封府推官知洪青澗州召修起居注以天章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知制誥出知蘇州入翰林爲學士復出知鄆州從應天府拜御史中丞爲樞密副使叅知政事神宗即位以觀文殿學士知徐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任後十五年卒年八十六

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文人劉筠咸論黃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爲不及尚載

道評

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入人至其

家評

出知洪州屬吏有郵陶饒奠者挾持郡事肆爲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

賊配流已而選充者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廉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有變公笑不荅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賊具奏徙奠欽州一郡股栗神道

知青州賦稅未入中限勅縣不得輒催科是

歲夏稅先一月辦神道

原叔曰趙槩與歐陽脩同在館及同修起居

注槩性重厚寡言脩意輕之及脩除知制

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乃除天

章閣待制槩澹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

除知制誥會脩甥嫁為脩從子嚴妻與人

淫亂事覺語連及脩脩時為龍圖閣直學

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脩

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者

槩乃上書言脩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閤

房曖昧之事輕加汙讟臣與脩蹤跡素疎

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

上不悅人皆為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

之脩終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

警槩令求出迺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

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脩先進不

可超越奏雖不報持論美之神道

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封

母郡太君宰相為公曰方為學士擬封不

久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

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改知審官院判

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

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

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旦夕為學士可少

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神道

姦人冷清詠稱皇子遷之江南曰清言不妄

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

治之得其實乃誅清神道

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

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

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

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為高

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

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

甲

公為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強勉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去始歐陽脩蹠公為知制誥人謂公不能平及修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為言獨公抗章言脩無罪為仇人所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為仇人報怨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既老脩亦退居汝陰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為進奏院以群飲得罪公言預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嘗舉張浩浩以賊敗竄海上公坐貶六年而憐浩終不衰聞使人至海上勞問賜給之代馮浩為鄆州吏舉按浩役用公使錢三十萬嘗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為大略如此至於敦尚義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

甲

蘇內翰軾銘公之碑曰惟古任人仁義是圖

仁近於弱義近於透課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齋夫有巨釋之實矢厥護世謂長者者降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劾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為監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穆仁祖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左右刑於庶民惟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用之不憚帝嘉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艱難不寔不跋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悅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兒有恥而俊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三之三

叅政吳文肅公

公名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初舉五經後舉賢良方正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入為右司諫政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出知密州還修起居注遷知制誥知壽州入為翰林學士權簽道開封府出守鄆復入翰林拜樞密副使神宗初拜叅知政事尋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薨年五十八

始公為少吏晝則治公事夜輒讀書嘗不寐者積二十餘年性既開敏彊記不忘作為文章實數有法度繇是中外大目交口稱薦及遷太子中舍自以朝臣得言事於是上疏論取士法及時政得失九事又欲召

見口論事

仁宗深器之

期真女

公始對策極論內降恩澤之為盡政也及在諫官遂專以禁切左右於是近臣有承用中旨而不言者坐而下遷及群臣有因事僥倖雖已得官皆撼奪之朝廷為肅然御

史有言事非其實者詔詰問從誰受公奏言御史擇於風聞以言事朝廷用之救過失使其擇之不詳朝廷能容容之不能罪之可也若求主名則後莫有以事告御史者矣是自蔽塞其耳目也上立罷不問是時郭承祐以舊恩為宣徽使知應天府事數妄作不中法度又張堯佐以後官戚屬自三司使為宣徽使公連上疏極諫終之承祐奪宣徽使堯佐出知河陽是後遂不復遷官上又著令后妃之家不得為執政官云其他排擊非義救解過失條舉善政顯用才士巨細疏密苟為有知必言言之不從未嘗但已也時因天變為上推致休咎而舉人事消復之應上常聽受之

謹

奉使契丹虜中群臣為其主加稱號謁公使入賀公自以使事有職實無預也不為往虜主畏其守義甚重之及還中路與虜使遇虜人衣服以金冠為重而紗冠次之其與漢使接衣服重輕皆有以相當至是虜

人紗冠邀漢使盛服公不許亦殺其禮坐

是二事出知壽州

注

公明於從政歷兩郡皆著治稱及領京師富

人孫氏京師大豪辜推財利負其息者至

評取物產及其婦女公箠其宿罪徒之遠

方豪猾斂手聲聞赫然

注

初 仁宗皇帝春秋高而皇嗣未立公自為

諫官即為 上言天下大計願早有所係

其後因大水日月蝕之變又以為言及為

學士因奏事 上留語曰將有所置以維

大李公再拜賀因復進勸已而皇子繼遂定

英宗即位再遷禮部侍郎公辭不拜詔報

不許曰卿在西掖有儲貳之言人乃知公

嘗密謀定計也

注

神宗初立以公為叅知政事執政言樞密副

使陳升之有輔立 陛下之功 上曰吳

奎輔立 先帝其功不又大乎未幾御史

中丞王陶論宰相韓琦曾公亮不押文德

殿班因肆言訾琦以為跋扈琦待罪家居公

勸 上黜陶 上手詔除陶翰花公復疏

陶險躁妄權辱大臣不宜在朝廷并自劾
違詔待罪陶亦上疏詆公附宰相乃出陶
知陳州而公亦出守青州

神宗問政府地震之變曾公曰陰盛

上曰

誰為陰曾公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

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

上問長文長文曰但為小人黨盛耳

上

不憚

注

韓魏公嘗云吳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

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所知曰

王安石必強性很不可大用其後果如所

言

注

公初與鄉人王彭年善稱道其能為致名宦

彭年客死于京師公使長子主喪事周恤

其家嫁其二女焉及它姻族有不能自存

者為單嫁娶又數人以錢二十萬買田北

海號曰義莊以贖親戚朋友之貧乏者終

之日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烏乎可謂

篤義君子矣

注

三之四

參政張文定公

公名平字安道宋城人明道二年以
茂材異等擢為秘書省校書郎知蘇州
崑山縣又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中選
通判睦州召知諫院知制誥除翰林學
士為三司使坐事出知滁州徙江寧府
杭州入判流內銓知滑州移益州以三
司使召還復出知南京帥秦州 英宗
初召還翰林為學士承旨 神宗即位
除參知政事丁父憂服除入覲知陳州
徙南京過闕除宣徽使知青州公以
英宗所書立 神宗十五字進遂詔歸
本院供職除中太一宮使久之復請去
乃易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諸老以太
子少師致仕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
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
嘗就人借三史旬日報歸之曰吾已得其
詳矣九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
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共薦

之蘇內翰

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所以發則為燬

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讎絕以激使其
衆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
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
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蹙將之
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舍始
匿取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
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
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
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
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
道也方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
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
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為出於姑息遂決
計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略以
為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
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
圍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為已宜及民力之
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

渭而夏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不設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敏曰

君能為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

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

赴關郡縣無備乃命調額外弓手公在睦

州條上利害入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

河東京東西路刺弓箭手為宣毅係捷指

使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所刺兵二十

餘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至

為寇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

從公言為恨

元昊既叛陝西四路置帥夏竦為總帥

君長安不臨邊精兵勇將得留宣麾下四

路戰守出入皆取決焉既遠不及事而四

路真敗罰然不及總帥知制誥張公安道

為諫官言自古元帥無不身自對敵雖齊

相晉文霸主亦親復行陣至於將佐有敗

元帥必任其責諸葛亮為大將軍馬謖之

敗降右將軍此古今通義也今夏竦端坐

長安未嘗臨敵諸路失律一皆不問有總

帥之名而無總帥之實乞據四路敗事加

以責罰而罷總帥使四路帥自任戰守

之計有事于它路者遽相關報隨宜救應

於事為便朝廷從之英公降知別州而四

路各任其事蓋始於此

慶曆元年西方用兵已六年矣 上既益厭

兵而賊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虜中疋布

至十餘千元昊欲自致其道無由公慨然

上疏曰 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

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

信開其自新之路申赦邊吏勿絕其善意

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曲彼雖天地鬼

神必將誅之 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

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言

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

意明年元昊始請降

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為尹者皆置版以記

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達了無

遺忘吏民大驚以為神不敢復欺

慶曆中衛士夜逾宮垣為變 仁宗且語二

府以貴妃張氏有扈蹕之功樞密使夏竦

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陳

執中不知所為公見執中言漢馮婕妤身

當狂獸不聞有所尊異且 皇后在而尊

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 天下謗議必大

幸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儼然敬從公

言而罷法甚

自陝右用兵公私困之公言自梓符以來萬

事情弛務為姑息漸失 祖宗之舊取士

任子磨勸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

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一切大商姦民

乘隙射利而茶鹽香麩之法亂矣此治亂

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且比年以來朝

廷頗引輕儉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

口為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吏胥僮

奴皆可以名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

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而則謗

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腹

為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

持以行又龍川志云發 其宗安道帝為子言道非

之知好奇 國朝自不 敢知以前朝延下明

取士則以 不惠初以 不取也昔 名聲相值

自設六科 七宗初年 冠者皆 名聲相值

朝廷往往 為之動 申朝堂 建者爭 可謂以

名譽事之 以能為 從中 其德也 元氣孔 道富

公深為之 多助 用官以 雍其 德也 元氣孔 道富

公深為之 多助 用官以 雍其 德也 元氣孔 道富

公深為之 多助 用官以 雍其 德也 元氣孔 道富

公深為之 多助 用官以 雍其 德也 元氣孔 道富

公深為之 多助 用官以 雍其 德也 元氣孔 道富

公深為之 多助 用官以 雍其 德也 元氣孔 道富

公深為之 多助 用官以 雍其 德也 元氣孔 道富

公深為之 多助 用官以 雍其 德也 元氣孔 道富

公深為之 多助 用官以 雍其 德也 元氣孔 道富

公深為之 多助 用官以 雍其 德也 元氣孔 道富

公深為之 多助 用官以 雍其 德也 元氣孔 道富

公深為之 多助 用官以 雍其 德也 元氣孔 道富

公深為之 多助 用官以 雍其 德也 元氣孔 道富

公深為之 多助 用官以 雍其 德也 元氣孔 道富

公深為之 多助 用官以 雍其 德也 元氣孔 道富

公深為之 多助 用官以 雍其 德也 元氣孔 道富

公深為之 多助 用官以 雍其 德也 元氣孔 道富

公深為之 多助 用官以 雍其 德也 元氣孔 道富

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昇發兵討賊而副
總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以公代昇公力
辭曰渙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
可為也昇以故得不罷法甚
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
是方以為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

中郫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
 欲來寇蜀攝守大驚調兵禁城民大驚擾
 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
 望於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
 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
 種不相投屬安能舉大兵為智高寇我哉
 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
 輒遣還入境下令中郫川曰寇來吾自當
 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罷築城之役會
 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
 而得中郫川之譚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
 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
 瘞先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
 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
 蜀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
 今紀之誌

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
 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
 者爭以裁減費役為功河日涸塞今仰而
 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盡漕運十四策
 宰相富弼請施行之退謂公曰自慶曆以
 來公論食貨詳矣其後未期而京師有五
 年之蓄誌

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閩士馬築壘築棗城
 之西壓秦境上蜀戶皆逃匿山林公即料
 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
 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曰
 兵不出塞何名為輕舉有備而賊不至則
 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為先事之備
其通為備也

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召公赴福寧
 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
 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穎王
 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
 公公既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誌

神宗即位召見側門公曰 仁宗崩年辱過

禮公私驟然請損之 上曰奉先可損乎

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 天子之孝

也 上歎曰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遷秩

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

不能支乞追用乾典例足矣從之省費十

七八錢

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叅知政事吳奎與之

辨 上欲罷奎且諭公曰奎罷當以卿代

公力辭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

不復起琦數在王室願 陛下復奎位手

詔論琦以全始終之分及奎罷竟以公代

之甚也○又通公集有三篇于論方平致郭某恨

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用王安石公極論安

石不可用其大也○又說周云上特召用介甫訪

言安石言偽而辨行偽而堅用

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率欲以豐財

而強兵公因陸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

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

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

自焚之憂 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

少留乎公曰退即行矣 上亦愜然此甚

公在陳州暇日坐西軒開外板築喧甚曰民

禁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亂天下趙

孽以孤城力戰保此州捍大患者也此而

不祀張侯何為者哉命夾其廟立趙侯祠

此甚

延和殿賜坐問 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公曰

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

河西折御知皆因其首豪許以世襲故邊

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

起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

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

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

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

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 太宗

平并州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

曹彬劉廷謙傳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

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

變三邊皆擾朝廷始貶食矣 眞宗之初

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
 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 祖宗之
 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
 拓之議皆行險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
 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 陛
 下任其患不可聽也 上曰慶曆以來知
 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
 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末 上
 驚曰爾時已為學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
 遣泛使蕭禧來 上問虜意安在公曰虜
 自與中國通好安於秦卷吏士驕情實不
 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 仁宗命二府
 置酒殿廡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變色目
 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黠虜頡如故事
 令大臣與議無屈 帝尊與虜交口禧至
 以河東疆事為辭 上復以問公公曰嘉
 祐二年虜使蕭卮嘗言之朝廷討論之詳
 矣命館伴王洙詰之卮不能對錄其條目
 付卮以歸因以洙葉上之禧當辭偃蹇則
 擊中不起執政未知為言公班次二府因

朝謂樞密使吳充曰禧不即行使主者日
 致餽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撤虜中可
 也充啓用其說禧即日行詳
 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器召二府觀焉熙寧
 中張文定公以宣徽使與召衆謂 天子
 備貢為辱而 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
 獨曰 陛下謂宋與契丹九幾戰勝負幾
 何兩府八公皆莫知也 神宗以問公公
 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
 原之戰才一勝耳 陛下視和與戰孰便
 上善之詳
 上數欲廢易汴梁公曰此 祖宗建國之本
 不可輕議餉道一梗兵安所仰食則朝廷
 無措足之地矣詳
 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
 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
 而西南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
 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
 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詳
 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視二

府不可為陪臣屈詔獨違少尹基

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徒馬棄之南

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老師費財無功

而還則社稷之福也且交趾風俗與諸夷

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相李公

温四易姓矣皆以大校募立有唐末五代

藩鎮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基

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鬻之官

既得錢聽民為買區廟中悔慢穢踐無所

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

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

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 上震怒批出曰

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

得鬻基

公自念將老無以報 上論事益切至於論

用兵起獄尤為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

先帝地下有以籍口矣 上為感慟至求

崇之敗頗思其言基

三朝名臣言行後錄卷第四之一

樞密胡文恭公

公名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中進士第

為真州揚子尉召試為館閣校理通判

宣州知湖州為兩浙轉運使召還修起

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英宗即位出

知杭州 神宗初以疾告除太子少師

致仕命未至而卒年七十二

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議法將抵

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箠楚不敢言公

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

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

曰旦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

公取獄辭窮治乃被歐之婦與吳姓姦姦

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也公之精

誠格物蓋如此胡宗愈撰行狀

知湖州前守滕公大典學校費民錢數千萬

安定先生胡公瑒始教授於其間未訖滕

公罷去羣小斐然謗議以為滕公用錢有

不明者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
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謀有
不職矣不早告陰拱以觀俟其去迺非之
豈古人分謗之意哉一坐大慚為公書公
迺開齋廳於學之東增舍益弟子負安定
先生之教得盛於東南東南之士知本經
術行義以為學者公之力為最多亦行

未幾丁母憂毀齋終制逾三年不屈於內時
人比之孟獻子狀行

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
輿斥出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
外未幾召復故職公知制誥封還辭頭不
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
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陽政

公公深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謹詳
獨正顏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
後對故其蒞官臨事事重不輒發發亦不
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法基
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

籍舉行公以謂登廉取厚風俗宜有漸而
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
之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
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公謂慶元之舊云
先士人功著之則宜厚其土遺餘俾得又行狀云
七十者其間曾經行陳立功依一旦下合恩令倍
老壯立功之心謂守遠之體非所以為國養恩也
包公按親遠此議屢以詞奪折公公論不可奪似

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
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

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
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
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近制禮部四歲
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為間歲議已定公
獨以為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
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為
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為不便而卒用三

歲之制法基
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
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 聖宋所以
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德而

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災修
火祀事下大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
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
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
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然
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
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
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
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
以為登萊視京師為東北易艮少陽之位
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
氣損泄故陰勝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
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
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
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
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
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
其後并州議建軍為節鎮公以星土考之
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
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沉於臺胎

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
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
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
宋興平情偽并最後服 太宗削之不使
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詳
詳議官閼判院者當擇人薦於 上公與同
列得二人此二人才智明法無上下一人
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
小失不足白 上以累才公不可至上
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 仁宗
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詳議官同列退
謂公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 上緣是
不得奈何公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
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
忍絲髮欺君以喪平生之節為之開陳聽
主上自擇耳同列驚曰某從公久乃不知
公所存如此按行
涇卒以折友不給出惡言欲為亂其後斬二
人黨四人亂意乃息委公置獄治三司吏
不時計度三司使護吏不肯遣公曰涇卒

恃慢誠其罪然折支軍情所繫積八十五日而不與則三司豈得無罪耶 陛下以包拯近臣不令置對可謂曲法申恩而拯猶不自省公拒制命臣恐主威不行而綱紀益廢矣拯懼立遣吏就獄按

上命公爲青詞禱諸陵山川以求儲嗣公上疏 仁宗謂漢文帝二年有司請徵建太子是時文帝已有元子猶對有司稱楚王吳王淮南王皆東德以陪朕何爲不豫哉太祖皇帝威 昭憲太后遺言捨魏王而立 太宗其神武英斷自開關以來未有也 陛下必待聖嫡然後擬議非屈安

恩危之道願察宗室之賢者立之則儲位定而人心安矣 仁宗感悟遂罷祈禱按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而後卒如其言

然 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納靜而當大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歌之曰慶

法古人所難不務守 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空分爲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

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空守 祖宗之約不空爭小利而墮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議論類皆如此

按公在樞府夏人入貢至都門伴送者以不去蒲搗不與入夏人以舊例不肯去紛爭不已公訪知其實見富丞相曰蒲搗舊例彼不敢去而以死爭正慮得罪於本國耳今疆去之徒使其曲在我非緩懷之意也即與富丞相入奏許之延州遣指使楊定押

伴西人入貢因獻取橫山之策朝廷議以定爲宣事舍人委定經制西事公力爭曰定貪狡多詐爲國生患不空驟加進用其命遂寢其後復以定領前職知保安軍定

果與西人通謀多受寶貨西人責其背約
誘至境上而殺之秋行

公尤重章郇公之為人謂郇公為宰相五六
年及死之後天下不見其黨與偏私之迹

云行

公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秘
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

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秘術非吾欲
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

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注

客有造胡文恭公者具公服鞞板而忘記不
易帽胡公與之對語盡禮而退終未嘗色

動曰氏家

胡文恭公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

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
命士人當脩身俟時無為造物者所嗤世

以為名言漢水

四之二

端明蔡公

公名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進士
甲科慶曆初除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政

事有急者至一夕三上疏四年以親老

出知福州遂為福建路轉運使丁父憂

服除復修注知制誥知開封府出知泉

州再知福州召為翰林學士三司使出

知杭州遷端明殿學士徙知應天府未

行丁母憂以疾卒年五十六

范仲淹貶知饒州余靖上疏論救尹洙請與

同貶歐陽脩發書責司諫高若訥皆坐貶

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記其事四賢謂

淹靖洙脩不肖謂若訥也其詩播于都下

士人爭傳寫之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契

丹使至密市以還後張中庸使北幽州館

舍中有寫歐陽脩詩於壁者張

慶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詩

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

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

誅猷禪帝右直瀆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
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
於上尋亦除諫官

披以寵之陳
慶曆三年九月諫官蔡襄上言兩府私第毋
得見賓客若欲詢訪天下之事采拔奇異
之才許臨時延召詔旬休許見賓客至和
二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脩又上言兩制
以上母得詣兩府之第詔從之

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
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
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
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

陳執中以前兩府知青州兼青齊一路安撫
使率民錢數萬貫修城民間苦之會賊王
倫起沂州入青州境執中遣青齊捉賊傅
永吉掩擊盡獲之上聞之嘉永吉以為
能起遷閭門使入見上稱美其功永吉
對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
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極言執中之美
上益多永吉之讓而質執中謂宰相曰陳
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以執中叅知政
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上言執中剛
梗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
官爭不止上乃命中使賚勸告即青州
授之且諭意曰朕欲用卿舉朝皆以為不
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耳明日諫官復上

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迴避
權倖畏歛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
大旨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
革弊修廢而天下竦然知上之求治矣

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
補益為尤多蘇公稱

御史唐公介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
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
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

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罷臺
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
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
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

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罷臺
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
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
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

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罷臺
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
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
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

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罷臺
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
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
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

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罷臺
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
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
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

殿 上作色逆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
朕已召又矣諫官乃不敢復言執中既至
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為相賈昌朝與執
中忝知政事九議論執中多與之立異蔡
襄孫甫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下中書中書
共奏云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既奏
上領之退歸即召吏出劄子令襄甫且供
職衍及得象既署執中不肯署曰縣者
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
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奏云衍黨顧
二人苟欲令其在諫署欺罔擅權及巨覺
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懷姦不忠明
日衍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即日發
遣賈昌朝為相襄知福州甫知鄧州頤之
得象亦出知陳州執中遂為相說
公為政精明而於閩人尤知其風俗至則禮
賢勸學除其甚害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
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
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
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

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
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而奉浮圖會寬容
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
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
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入至有親
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
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
券舉責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
耶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
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
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
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
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
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
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錄
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為難治公履之皆有能
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蠹發隱
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
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宇而上給下暨百司
因習蠹弊切磨剝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

條目皆可法法甚

蔡侍郎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上入為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公為一人及上即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曾二公因為上言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為鑒也臣僧亦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觀之否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臣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偽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藏餘學成乃偽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為言者廉知而焚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嫉忌臣者乃偽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闈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

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偽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為信

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歐陽文忠公集

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

以哭盡哀乃止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

矢誤中傷人者客遂指為公矢京師喧然

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

自辨退亦未嘗以語人法甚

公為文章清道粹美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

為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

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

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曰此待詔職也法甚

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

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法甚

粟性伎刻用刑殘酷知泉州時嘗以叔母喪不

在式假通判黃汭攝州事與晉江令章拱

之置酒作樂襄陰怒之即招拱之事械送

獄拱之坐是除名寬流其弟望之累詣闕

訟寬久之乃得還朝廷不直其所為而士

亦以此少之

四之三

尚書王黼敏公

公名素字仲儀以父旦遺恩補官召試賜同進士出身歷知濮鄆州召還知諫院擢天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徙知渭州坐事落職知汝州以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出知定州成都府復入為京尹以端明殿學士再知渭州乞換武職改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復以學士知太原府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

六十七

仁宗方留精政事思聞朝廷得失御筆親除諫官而歐陽脩蔡襄余靖與公相次進用公起少年遇事感發嘗言禮部取士不詢采行實顧文辭漫漶不足以應務請郡國置學擇明師使通知經術稽近三代里選之法自景德以來較今內外無名之費數倍于前請置官三司量一歲所入其用非急者皆省去之會皇子生議欲因赦百官進官大賞發諸軍公文言方元昊叛契丹

數有所求縣官財用不足宜留金縢以佐

邊費官爵以賞戰勞其議為公止

仁宗御天章閣出詔問兩府大臣所以興

治革弊之方公又大疏時政姑息十餘事

皆人所難言者末以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為戒它日曲召公等四人面諭曰卿等皆

朕所自擇數論事無所避特皆賜章服

王黼

仁宗問王黼敏曰大條中孰可命以相事者

黼敏曰下臣其敢言 帝曰姑言之黼敏

曰唯官官官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

帝撫然有間曰唯富弼耳黼敏下拜曰

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相富公士大夫皆

舉笏相賀或密以聞 帝益喜曰吾之舉

賢於夢卜矣後錄見

慶曆中京師旱諫官王公素乞親行禱雨

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一日欲出禱公

曰日非太史然是日必不雨 帝問故公

曰陛下幸其當雨以禱不誠也不誠不

可動天臣故知不雨 帝曰明日禱雨醴

泉觀公曰醴泉之近猶外朝也豈憚暑不
遠出邪 帝每意動則耳赤耳已盡赤厲
聲曰當禱西太一官公曰乞傳旨 帝曰
車駕出郊不預告卿不知典故公曰國初
以虞非常今久太平預告但百姓瞻望清
光者衆耳無虞也諫官故不危從明日特
召公以從日色甚熾埃霧漲天 帝玉色
不怡至瓊林苑回望西太一宮上有雲氣
如香煙以起少時雷電兩甚至 帝却道
遙輦御平輦徹蓋還宮又明日召公對
帝喜曰朕自卿得兩幸甚又曰昨即殿庭
兩立百拜焚生龍腦香十七斤至中夜舉
體盡濕公曰陛下事天當恭畏然陰氣
足以致疾亦當名 帝曰念不雨欲自以
身爲犧牲何名也後見

公言王德用進女口事 帝初詰以宮禁事
何從知公不屈 帝笑曰朕 真宗之子
卿王旦之子有世舊豈它人比德用實進
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愛正
恐在 陛下左右耳 帝即命官巨賜王

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千押出內東門
訖奏 帝泣下公曰 陛下既不棄臣言
亦何遽也 帝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
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宦官奏宦女已出
內東門帝動容而起後見

公爲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時初置按察諸路
皆以苛爲明獨公爲不苛然貪吏有自投
劾去者誌

權知開封府至和二年秋大雨壞蔡河水入
都城密詔軍吏障朱雀門公違詔止之曰
方 上不豫軍民廩舍多覆壓秦何障門
更以動衆耶誌

知成都府先是牙校載輸酒坊錢以供厨傳
之費前後日加豐而不知約故輸者亦加
困而不能勝公爲一切裁約之省其費過
半鐵錢唯行於兩川歲加鑄不止故錢輕
貨重商旅不行公爲罷鑄十年而物價以
平利州路饑公遣發粟賑拯民得無流徙
詔適下而公奏至 上數稱嘉之公爲政
在便人情蜀人錄公所行爲王公異斷

治平元年秋虜寇靜邊寨圍董家堡天子西
憂以公為端明殿學士又知渭州於是番
首故老皆歡呼越境望公之來比公馳至
則虜解圍去矣公屢帥涇原馭將卒有恩
無不得其歡心又善料敵情故塞下戍常
少而積粟至十餘年嘗廣渭之西南城濬
隍三周獨羞間以土地來獻公悉募置弓
箭手其行陣出入之法身自督教之其若
舊皆穿土為室寇至老幼多焚死公為築
八堡使足自保所部東西兩路巡檢比分
領弓箭手不得自便公曰此豈前日募民
兵意耶悉使散耕田里遇有警則發之故
其士氣勇悍它路莫能及原州藉借說宣
撫使范仲淹築堡大蟲堡堡未半而為明
珠滅賊伺間要奪之借輒從間道遁歸伏
庭下當以軍法論公貫令復往總管狄青
曰賊方搖險設覆以待官軍借輕而無謀
往必至敗公曰借死則君往青計不得行
借卒能以死致其首宇所築堡而還番官
密爾哥本天水堯也嘗為賊用始州欲羈

縻之因請以為十族巡檢及下公議即聲
其罪械還本族既而叛去諸將曰不重購
之後必為邊患公曰吾在邊虜未嘗敢輕
入彼爾哥何為也公一日燕堂上邊民悉
驚走入城諸將曰使數人亦從而入必將
舉而內應不若拒之弗內公曰若拒之東
去勢必搖關中當且內之固知虜不敢犯
我此必有數言動之者乃下令曰敢復有
言虜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其傳果妄
也諸將皆服禮
知太原府會汾河大溢公曰若壞平晉遂將
灌州城乃命先具舟楫築堤以扞城一夕
水果至人得無恐晉荐飢公勸大姓出粟
活殍者十餘萬人禮
公少感縣有大志人不敢以貴游子弟遇之
及在朝敢言天下事數擊姦佞是時朝廷
患政事因循日久二三大臣因與共謀盡
更前之所為而間至於不次用人於是論
者皆指以為朋黨及大臣者去人莫敢以
為言公常獨言富弼韓琦范仲淹皆有重

望宜復召用處之以不疑 仁宗嘗命公
悉上為御史諫官時所言事留觀殿中
初王素與歐陽脩數譽富弼於上前弼入
相素頗有力弼既相素知開封府翼弼引
已登兩府既不如志因詆毀弼又求外官
遂出知定州徙知益州復還知開封府愈
鬱鬱不得志厭倦繁劇府事多莽鹵不治
數出遊宴素性驕侈在兩州皆以賄聞為
人無志操士大夫多鄙之開封府先有散
從官馬千馬清善督察盜賊累功至班行
府中賴之或謂素二馬在外威福自恣大
為姦利素奏悉逐之遠方於是京師盜賊
屢發求捕不獲臺官言素不才亦自乞外
補朝廷因而罷之

素自筮仕所至稱為能吏既升臺憲風力愈
勁嘗與同列奏事 上前事有不合衆皆
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 帝曰
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鵲名賢

三朝名臣言行錄 卷四

四之四

集賢學士劉公

公名敞字原父吉州臨江人中慶曆六年進士甲科通判蔡州召試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考功知制誥出知揚州徙鄆州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永興軍嘉祐八年召判三班院太常寺出知汝州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

直集賢院是時方議定大樂天子使中貴人參其事公諫以謂王事莫重於樂今材學滿朝辨論有餘足以增朝廷之光而願使若趙諫者居間日恐為袁盎笑也諫言人欲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州 上以問左右秦之存之孰利公時從三司奏事聞之上奏獨請秦之以謂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長無羌胡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乘之以擾邊圉雖傾國爭之可也今何所重輕而糜國財困民力捐士卒之

命以貪咫尺之地而有棄明信規小利之名於夷狄使其有以窺中國非計也時議者不同竟留之秦州坐是應接多事財用匱竭矣宋行

公判考功夏英公薨賜諡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九三上 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諫言

至和元年正月張貴妃薨追號溫成皇后有獻議求為立忌日禮官請對不許公奏言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猶不立忌柰何以私昵之愛而變古越禮恐 祖宗神靈不樂於此 上乃止諫言

初陳丞相以公不附已論議不能佑公唯天子察公忠直數得公奏議開納無疑故亟用公知制誥陳丞相以備注未一月為言 上不聽曰此豈計官資日月邪公謝曰 上又面諭曰外間事不使有所聞當一一語朕也無幾何朝廷從禮院有所詢

問禮生擅發印狀以報禮官莫知禮院
事吳充誦罰禮生而坐以出官公奏以謂
朝廷久安吏習因循百司庶府苟且已甚
稍放厲振職未知如何而使充以此得罪
豈不傷事害政也請追止前命已而情起
君注馮京復以言事奪職公因奏事上

謂公曰吳充乃是振職馮京意亦無它中
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耳公奏言自古唯
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寬諫臣下今
則不然上意慈仁好諫而中書不務將

順聖德之美排逐言者乃是蔽君之明止
君之善必且感動陰陽有風霧日食地震
之異君五日地果震鎮戎軍而都下雲後
累日昏霾太陽色黃濁略皆如公言公又
密勸上收覽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
不行以消伏災變上深納之

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公上疏論邪臣正臣
進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
進而難退願陛下參任觀之呂濬蔡襄
歐陽侁賈黯韓絳皆有直質無流心論議

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宜許其外補
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廢盡幸之心上悟
頗留脩等行

官者石全彬以勞遷官苑使領觀察使意不
滿退而慍有言君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
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上

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
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
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
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
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

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暈即吐其實曰誠如
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
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駁也為言其
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初狄青自南伐歸為樞密使京城小民聞青
驟貴相與推說誦詠其材武青每出入輒
聚觀之至壘路不得行上自正月入豫
青益為都人所指目公憂之會將赴揚州
辭行見上因言陛下愛青不如出之

以全始終今外說紛紛雖不足信要當使無後憂寧負青無使負國家 上頷之曰可語中書公過見三丞相謂曰向者天下有可大憂者又有可大疑者今 上體復平大憂去矣而大疑者尚存具以青事告之丞相應對唯唯公既至官拜表又徧遺公知書曰汲黯之忠不難於淮陽而養恭於李息朝廷皆知爲青後也至八月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坐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熟狀出青判陳州先是有彗星見青去之夕而彗泯自皇祐末有日食之變公嘗獻救日論三篇備言所以防姦禦變之術青見而惡之謂所親曰劉舍人以此洗滌青邪公之建言或以爲過計及後乃大服云賦行

揚州雷塘卽漢江都之雷陂也舊屬民自唐以來耕種其中徃數十歲官取蓄水以備漕運舊田主二十六家皆奪業失職官始議以它田償之竟無與也然塘亦破決不脩漕運未嘗賴此發運使因以假揚州種

拾舊田主三百餘口皆飢寒縣官莫省及公至持大和年契書詣府自訟公卽判還之發運使猶以漕運事動朝廷新留之公用種稻事證明其無用朝廷乃聽公杜公丞相衍致仕居南都聞之喜曰真良太守矣賦行

公初治揚前守政苛吏民不安公以寬簡附之而民大和及至鄆鄆比易守政事不治市邑掾效公行不禁訟或至累月不決公撥遣簿書決乎獄訟不數日則已無事乃更約東明賞罰下吏奔走承命月餘境內正清盜賊屏息使客行壽張道中遺錢一囊人不敢取以告耆長爲守視頃之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徃取故在其所先是西路久旱麥不登鄆州尤多蝗虫公入境而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亡去歲以有年賦行

召還朝是時士大夫稍誇虛名每得官輒讓衆亦予其恬退之稱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讓端無窮或四五讓至七八 天子

嘗優容之下至布衣福州陳烈等初除吏亦讓賜之粟帛亦讓公以爲此皆挾偽承名要上迷爽其漸不可長乃建言諸讓官或一讓或再讓或不得讓宜一以故事舊典爲準以防未亂新

是歲天子將親大禘于太廟丞相欲加上尊號公以禮部兼領名表丞相請撰表公說止之曰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受徽號至今且二十年天下之人莫不知天子持盈好謙今復加數字既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亦可惜願加深思富丞相不怡曰適已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公曰諾退謂子弟曰吾備位近臣當獻可替否寧得罪權門豈可使主上受虛名而棄實美耶遂上疏曰陛下尊號旣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不肖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群輩水旱繼有四夷雖粗定然本以重賂厚利羈縻之

非畏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讓而不居於聖德彌高矣巨謂陛下未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讓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足發揚光輝而反累二十年昭升之美又入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雷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禮論之

陛下寬畏天命正當深自把楨豈可於此時加上尊號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誠望陛下求諸道而已章九四上天子得公奏願待臣曰我意本謂當如此遂斷章表不受公於是忤時相狀禮官請拊耶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常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祔未與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誌

蜀人龍昌期者著書傳經以說僻眩衆至該
毀周公雜用佛說擁芋子十數人至都文
丞相薦諸朝以所著書示兩制公與同列
平奏昌期非聖不經請下益州毀棄板本
事未行而昌期用薦賜五品服帛百疋中
外疑駭公拜疏曰臣按昌期之書違古畔
道所謂言偽而辯舉非而博是王制之不
聽而誅者也 陛下哀其衰老未使服少
正卯之刑則幸矣又何賞焉昔孔子作孝
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而朝廷顧多昌期之
毀周公臣所不曉也乞追還詔書毋使有
識之士窺朝廷淺深詞極切直昌期亦皇
懼不敢受賜^狀

數犯法至徙流輒以贖去長安人皆知傳
罔畏傳不敢言吏受賂者輒爲傳蔽匿
公因事發之窮治傳伏罪長安中謹呼稱
神明會大赦未斷而公去雍傳因謀及變
牟朝廷以委御史乃不得變而傳亦以更
大赦杖之而已長安人恨之^狀

徙判太常寺兼禮儀事 上初即位有疾
皇太后嘗臨朝 上疾愈乃歸政適有小
人言二宮不歡諫者或許而適直公以謂
當以義理從容感諷不可口舌爭也是時
方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公因陳前
說曰舜至側微堯越四載禮之以位天地
黎之百姓戴之非有它道惟其孝友之德
光于上下何謂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
爲友辭氣明暢 上竦體改容知其以諷
諫也左右屬聽者無不嗟喜動色即日傳
其語於外 慈壽聞之亦大喜^狀

公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劫拜侍讀及除諫
議辭之其誠心以謂所不宜處則不欲苟

受之非以邀名也

蘇行

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胷中居家不問有無善嗣宗族旣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效文愛充篤蘇

公學問廣博無書不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

經地誌陰陽卜筮醫藥天文略皆究知大

略求其意義合於理人者而世人所謂善

者亦不廢也嘗與呂溱濟叔同在禮部夜

視垣星指曰此於法當得土不乃得女居

數日使者來因言宮中兩夫人皆當就館

呂相視突數月果生兩公主又嘗齋木一

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

間色甚明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

餘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遂登

大位云在長安時得三代時鐘鼎器四數

十皆有篆刻銘識文字奇古公案讀之因

以考知前代制度用匱敦蓋蓋與前世學

者所說不同其所言齊黃同冕亦書傳所

不載也公與人交不求其備得一善則稱

道之其推進者甚衆而與江休復鄴幾最

善魯曰鄴幾和而不流柔而不犯當求之

古人阮籍陶潛之倫也薦之於朝及鄴幾

死歐陽永叔爲誌墓石公爲書之以致意

焉梅堯臣聖俞與公親且舊旣卒其家不

能自存公哀之未有以助也聖俞嘗欲書

程丞相神道碑病不果公爲成之程氏喜

餉白金五百兩公不發封蓋以贖梅氏公

平生未嘗輕爲人書銘持此二事以經管

二友云

蘇行

三朝名臣言行後錄卷第五之一

叅政唐質肅公

公名介字子方荆南人舉進士歷官州
縣召為監察御史襄行遷殿中侍御史
襄行以言事貶英州別駕數月徙監柳
州稅通判潭州復召為殿中侍御史除
直集賢院權開封府推官出知揚州歷
轉運發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除天章閣
待制知諫院出知洪州 英宗召為御
史中丞出知太原府 神宗即位遷權

三司使遂叅知政事薨年六十

公為岳州沅江令州民李氏以高贖為上下
所漁擾或者不厭因告其祠鬼用人守喜
擊斷則逮繫其家百口極獄之慘情不得
奏尊以屬公公攷閱實非殺人者守又奏
以為未盡詔遣御史方偕移劾遭州卒用
公所具獄不能變州吏皆坐罪去偕以活
死者得官公終不自言也 劉志肅公
擬神道碑
知莫州任丘縣縣當國信驛頓往返誅索繁
急其下因緣為姦利異時悅首趣事莫敢

何辨公為作區畫預居其物每使至親坐
驛門給之一以法令從事應復還而毀失
者移文取其償故過者皆戰上下便之瘡
水歲浸邑田十一村而塘實中人主之州
縣畏其執不敢拒公募民自高陽起堤亘
十餘里蔽之其患遂息 神道

通判德州轉運使崔暉以庫帛配民而過估

之公即移書安撫司曰河北仍年被水舊

民困不聊轉運使不為之卹然則為上存

即下公終不從暉亦不能果行 王禹玉
擬墓誌

為殿中侍御史襄行內侍督作龍鳳車子啓

聖院公言此 太宗神御所在為後宮與

服故喧瀆其中又飾金玉過制皆非是詔

罷之 神道

張堯佐者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

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 仁宗為脩媛

堯佐遂驪遷一日中除宣徽節度京靈群

牧四使御史唐介上疏引揚國忠為戒不

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到殿上

又白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庭爭卒奪
 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六品服以旌
 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
 同列曰是故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我
 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唐遂獨爭
 之不能奪 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介
 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
 嬭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
 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觀
 望挾姦語甚切直 仁宗怒却其奏不視
 且言將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
 鼎鑊不避也 上急召二府以疏示之曰
 介言亡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
 何言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宜自省耶有
 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
 叱介使下殿介詩愈切 仁宗大怒玉音
 甚厲眾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偕起居注
 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宋言人
 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召當制舍人執殿
 簾草制貶春州別駕朔日御史中丞王舉

三朝名臣言行錄 卷五

正教解之上亦中悔改為英州別駕復取
 其奏以入又明日罷彥博黜吳奎而遣中
 使護送介至殿所且戒以必全之無令道
 死名曰傳及碑地○又見以過云仁宗貶唐介後
 聞見曰安得此物以玉掛其前欲為對者越
 之名曰傳及碑地○又見以過云仁宗貶唐介後
 謂盛載錦者 上怒不樂或云望龍錦者滿公夫人
 公不知也

公怡然南去絕口不為人道當此之時天下
 士大夫識與不識聞風歎慕然有立志
 往往作為文章以頌詠其美自是言事官
 以畏嘿為恥而大臣亦知所鑒戒云碑地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太守而
 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時以言事
 譴潭倅分珠徽發委方入仁宗謂近侍曰
 唐介必不肯買奈具奏覆覽之果然碑地
 改殿中侍御史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
 特遣內侍齋告勅就賜令乘驛赴朝公至
 不以一語自明 帝曰知卿被譴以來未
 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公頽

11011

首謝退就職言事無所避如前

基德碑

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請還

公言路時踣國文公垂當國亦言唐介頃

為御史所言皆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如中

復言召之

神道

為河東轉運使戎人盜耕河西經略使令禁

堡限之而麟州守將輕出按視賊奄至與

戰而沒朝廷罷易帥臣公攝事即絕其互

市盛兵境上戎人懼乃來請議事平多如

公稱

神道

仁宗至和後御朝滿黑公言君臣如天地以

交泰為治頽時延訪群下發德音可否政

事以幸天下又言賞罰不可以貴賤輕重

如孫沔呂溱修縱宜深責必行則衆信矣

論官禁干巧恩澤其命不歸中書此古所

謂斜封非盛朝所宜有請裁放後宮冗數

罷析樸之不經者諸路走馬承受使臣凌

擾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天下配軍

至死無赦與古律意異宜令有司差其重

輕有所縱遣仍著為法又言士節弗立願

委大目進敦朴忠厚之士精和聚欵文法

吏以銷刻薄浮競之風 國朝祖陵在保

州自楊懷敏廣墻水稍稍侵近議賜錢改

卜公言遷又安之神以其地與水非尊祖

之道究國公主夜開皇城門入禁中請重

責守者以嚴官省

神道

嘉祐中 仁宗自內閣降密勅近以女謁縱

橫無由禁止今後應內降批出事主司未

得擅行次日執奏定可否殆數日左丞天

門一寬衣老兵持竹鞭器上以敗荷覆之

門吏搜之乃金巨弁一枚上綴巨蚌燦然

不知其數禁門舊律盡依外門例凡有搜

攔更不中覆即送所司時開封方鞠劾次

一小瑞馳騎急傳旨令放其物仰進呈府

尹魏瓘不用執奏法遂放之唐質肅公方

在諫垣既乞無收犯者劾之仍重駁瓘以

戒不虞瓘降知越州

州

時御史中丞劾宰相未報乃自去官號不出

宰相亦待罪公與諫官御史連請辨其曲

直於是罷御史中丞公亦求外補得知荆

南而門下封選制書謂公不宜處外乃留
復知諫院言新除樞密副使陳升之與內
侍通烟不可大任屢疏卒罷之而公亦去
知洪州翰林學士胡宿等七人上書懇留
不報神道

治平元年召爲御史中丞 英宗面諭曰卿
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繇左右言
也公言 先帝在位四十餘年天下安樂
唯仁治而已願恢理度廣恩德則爲善繼
四海蒙福矣英宗神

知太原府河東經略使至則首戒邊將毋生
事初代州奇嵐軍虜數擾邊公遣兵撤其
所築境上堡柵又移文諭以利營撥守以
待之遂不復敢動其後寇大頓城環慶路
移撤出兵牽制公曰守邊之策莫如自重
奈何以小侵故使御道勞費非至計也以
事上聞詔以諭西帥神道
公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於是濮王園廟
之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形于色密疏請
還臺諫官之謫者神道

召拜三司使有司議增官屋儼直公以謂京
師狃于恩不喜擾庶稅間架可以爲鑿恐
所得不當所損奏卒罷之神道

拜叅知政事公自以進籙直道感察知遇益
致所以事君之義純誠盡公多所獻替用
人明言其才否不立恩不避怨與同列論
政事及復番三未嘗阿屈於 祖宗法有
所更近臣有所進退尤極其辨雖在 帝
前必究切辨析要是非之歸未嘗反顧
帝以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
矣神道

王荆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爲叅知政事議論
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道以其能屈身安
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 上前語及
此事介曰道爲宰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
爲純巨乎荆公曰伊尹魯五就湯五就桀
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巨也
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爲之變色
其論議不合而多致相侵率如此也神道
唐質肅公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

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推自勉而已時時

熙寧初富鄭公弼曾魯公公亮為相唐質肅

公介趙少師并王荆公安石為參知政事是時荆公方得君銳意新美天下之政自

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呂誨范純仁錢顛程顥之

論尤極詆訾天下之人皆目為生事是時鄭公以病足魯公以年老皆引去唐質肅

屢爭於上前不能勝未幾疽發于背而死趙少師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

改即聳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介甫生明仲老彥國病子方死

稅道苦也東軒公端勁之質出於天資立朝風格凜然遇事

立斷初無留思而邃於學問待人恂恂有禮自奉簡約未嘗問家有無將終屬其子

以脩身持門戶而已時道介為人簡侘以敢言見憚每言事官缺衆皆

以介宜處之神宗以其有直名故卒大

用然居政府遭時有為少所建明聲名滅

於諫官御史時

孫叅政并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

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荅曰昔人取呈身御史今豈

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唯

薦二臺官為無媿耳東軒

五之二

叅政趙清獻公

公名抃字閑道衢州西安人舉進士為

武安軍節度推官知建州崇安縣通判

泗州擢為殿中侍御史出知睦州移梓

州路轉運使改益州路召為右司諫出

知慶州召為侍御史知雜事為河北都

轉運使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未幾擢右諫議大

夫叅知政事累章乞罷以資政殿學士

知杭州二州進大學士知成都府知越

州又徙知杭州元豐二年告老加太子

少保致仕薨年七十七

公為武安軍推官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

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

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

死一府皆服神道碑

以母越國太夫人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

縣榜其所居里為孝爭處士孫處為作孝

子傳神道

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

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

出者守得以善罷神道

曾公亮為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

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

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

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

患君子不幸而有註誤當保持愛惜以成

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神道

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叅知政事劉沆監護其

役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

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

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神道碑

先是呂濬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

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

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

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

欲請罷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

之者衆矣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

以安神道

知睦州睦巖爲杭市羊公爲移文却之民藉有茶稅而無茶地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神道

焉神道

西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發吏亦竦神道宋牽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官官道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神道

公得慶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家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讓郡苟事辨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處事爲少獄以委吏改修鹽

法疎鑿賴石民賴其利慶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慶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船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官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還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神道

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遠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何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徙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瀕畿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神道

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百自咸鄴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抃爲諫官賴其言爾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

一龜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
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傳亮俞范純
仁呂大防趙鼎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又
諫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邪
遠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
即罷神道

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感激思奮
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
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
以公議為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
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
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
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
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巨用捨為大今
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
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
非宗廟社稷之福日恐天下自此不安矣
言入即求去神道

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悅道為御史以論
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

數訐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
其為人他日上曰問悅道對曰忠臣
上曰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
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
既退介甫謂悅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
悅道曰不敢以私害公聞

趙悅道曰介甫每有中使宣召及賜予所贈
之物常倍舊倒陰結內侍都知張若水押
班藍元振因能固上之寵上使中使
二人潛察府界青苗還皆言民便樂之故
上堅行盛崇介甫用之不疑又曰晦叔罷
中丞之日上諭執政曰王子韶言青苗
實不便但臣先與此議不敢論列小人首
鼠兩端當黜之介甫德其獨不叛已至今
未黜也日法公

王荆公初叅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
新法怒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清
獻同叅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鼻變
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荆公默然隄明賦
公素號寬厚抗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

聚為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監配他州

惡黨相率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

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自淄齊來及境過

風退飛墜水而盡神道

五年成都以成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

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

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

府復往者能為我行乎公曰陛下有

言即法也顧豈有創哉上大喜公乞以

便冝行事即日辭至蜀點為經略而燕勞

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

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宰相若也吾

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冝清治

畏戢以帥眾比成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

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

為非者神道

劔州民李孝忠集眾二百餘人私造符牒虔

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罪法吏以

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符牒餘皆得不死

噫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問之

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謀聚境

上肆為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

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喻之曰人不

可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射將心

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不報一人神道

趙清獻公初任成都擢一龜一鶴以行其再

任也屏去龜鶴上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

士送以詩云馬踏舊路行來清龜放長河

不共來呂氏家

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

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

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脩城使民

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從治抗旱

與越等其民充病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

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神道呼口南豐縣有越州故民祀

趙閱道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

米價踊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

立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

者任增價粟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

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閱道治民所至有

聲在成都抗越尤著附記

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
已女在官為人數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
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
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沒思報其德將
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為
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
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冒為
養氣安心之術情然有高舉意將覺晨起
如平時子凱侍側公與之談詞色不亂安
坐而終不知者以為無意於世也然至論
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
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也

神道

公為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
可與與之微有可出出之治屢與成都尤
為世稱道要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抗
誅鋤強惡義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
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神道

韓忠獻公之守安陽人將聞訟輒自止曰吾

非畏法愆見侍中耳郡幾至無事趙清獻
再守錢塘天下剽郡清獻公從容為之其
政本於愷悌然不嚴而肅民莫敢犯議者
謂二公治民雖西京所稱循吏不能過也

呂氏家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丸
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附記

蘇

蘇內翰銘公之碑曰蕭望之為太傅近古社
稷且其為馮翊民未有聞黃霸為潁川治
行第一其為丞相名不治昔孰知清獻公
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
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
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
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
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五之三

御史中丞呂公

公名誨字獻可正惠公之孫登進士第

歷旌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知翼城縣

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知大通監召入

為殿中侍御史出知江州復召遷臺

英宗即位同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

出知蘄州徙晉州 神宗初召為鹽鐵

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

大夫權御史中丞出知鄧州提舉西京

崇福宮致仕熙寧四年卒年五十八

獻可幼孤自力為學家於洛陽性沉厚不妄

交遊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 謂其為公

召入為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究國公主

仁宗之愛女下嫁李璋薄其夫家嘗因忿

恚夜闢禁門入訴於 上獻可奏宿衛不

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者不當聽入并

劾奏公主閹宦者寬逐之會有新除樞密

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僚直以

眾言陳 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辛

與俱罷 法

同知諫院時 上有疾 太后權同聽政內

侍都知任守忠久用事於中 上之立非

守忠意柔此與其徒間措兩宮造播惡言

中外恟懼獻可連上 兩宮書開陳大義

辭情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謔言不得行

上疾久未平獻可請蚤建東宮以安人心

既而 上小瘳謙默未可否事獻可屢乞

親萬機攬威福延近巨通下情又請太后

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

小旱因請 上親出禱雨使外疑釋然

太后既歸政獻可復言於 上今雖專聽

斷 太后輔佐 先帝久多關天下事事

之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

以報盛德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為

譖說求自入於 上獻可曰是不可使久

處左右亟言 上數其前後巨惡并其黨

史昭錫寬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白

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

側 法

執事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漢安懿王獻
可率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治執政之罪
積十餘章不聽乃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
雜御史勸告納 上崩曰臣言不效不敢
居其位 上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
章留中不下還其勸告屢詔令就職獻可
與僚屬具錄所上奏章納中書稱不敢奉
詔固請即罪 上不得已聽以本官出知

蘄州建

治平元年余與孫覺皆編校史館書籍直舍
相對覺過余言曰聞臺官以數言事不用
相約以謂言小事不足決去就當共爭滌
王事不聽則決去蓋是時知雜御史呂誨
呂大防范純仁等與諫官司馬光數論孫
固庸回王廣淵姦邪不當用其言愈勿而
用之愈堅事如此類者甚衆凡臺諫官入
輒以進呈訖寢之時人謂之訖了范純仁
言臺吏亦爲之沮敝每白御史曰某事又
訖了也蓋執政方恃權欲一切以阻言者
而言者以不能塞職爲慙且憤故相約如

此覺語余時正月初五六間也後數日果
聞臺官論漢王事甚急至上元後誨等疏
已七八上不聽遂皆納勸告求罷去家居
不復供職而執政方密啓令禁中自定議
尊漢王爲皇故誨等云曾公亮趙鼎對范
純仁等言禁中已自商量則知大臣陰與
計謀蓋謂此也是月二十間天章閣賞小
桃因以勸 太后 太后有酒所卧閣中
內臣高居簡入窵 太后寢幃 太后驚
起坐居簡與御藥蘇利涉從 上至太
后榻前拜以書一封進 太后求一押字
太后酒未解不知書所言何事遂從之故
誨等疏云蘇涉高居簡眩惑 皇太后蓋
謂此也既而書出乃 太后命中書尊漢
王爲皇等事明日遂奉行 太后始知京
師諠然下至閭巷亦以爲不可 太后力
爭不已二十二日乃下詔罷漢王攝皇等
事范純仁等欲起供職呂誨曰稱親猶爲
吾徒言不用也遂以前後所上九疏乞付
中書求去而誨等遂皆緦矣蓋自至和以

後 仁宗雖嘗屬疾然在位久熟知人情
 偽與群臣材性之善惡故雖委事大臣而
 聽用臺諫官廣開言路使耳目無壅蔽大
 目有不法者輒去之故任者雖專亦不能
 自肆治平初 英宗新即位多不豫任事
 益專始欲快意因用王疇為樞密副使知
 制誥錢公輔封還辭頭遂絀公輔為滁州
 團練副使知制誥祖無擇亦封還辭頭又
 罰無擇銅三十斤而制遂行是時凡臺諫
 官言事一切不聽或盡逐臺官不留一人
 京師為之語曰絕市無臺官其蔽至於如
 此然 人主猶采物論朝廷正人未盡去
 公議有所屬故言事者斥逐相望而後來
 者其言愈厲至濮王之事執政議稱王為
 考是也遂欲稱王為伯陋矣蓋兩言者各
 率其私意而不知考據於載籍皆不學之
 過故各有得失然爭論至於紛紜連年洵
 洵者蓋由言路不通人情憤惋故至於此
 者皆執政自用好勝激之使然也補註
 呂獻可以追尊濮園事擊歐陽公如曰首開

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貶 人主以近利
 負 先帝者凡十四章具載獻可奏議中
 司馬文正作序乃首載歐陽公諫巨論以
 為誠言文正之意以獻可盡歐陽公所
 言諫巨之事使歐陽公無得以怨歎抑以
 歐陽公但能言之獻可實能行之也不然
 獻可排歐陽公為邪反以歐陽公之論序
 獻可之奏又以為誠言可乎歐陽公晚著
 濮議一書專與獻可諸公辨獨歸過獻可
 為甚矣法錄
 上素聞其彊直擢為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
 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巨素
 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為古今少倫
 天子引參大政眾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
 為不然眾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為政者恃
 其材奪眾任已嚴常為奇多變更 祖宗
 法專汲汲欲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
 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
 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
 以居朝堂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

事但庸人擾之 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
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

熙寧間王介甫初拜參知政事 神考方厲
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
刻既晏例備盃對官於後殿頌 上更衣
復坐以次贊引時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
對於崇政而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講
通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
路並行而比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
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
公譁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
衆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
實亦爲此言耶王安石雖有時名 上意
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
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
從猶或可容置諸宰府則天下必受其弊
矣溫公又論之曰與公素爲心交苟有所
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迹
似傷急遽或別有章疏預先進呈姑留是
事更加善惡可乎獻可曰 上新嗣位當

於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
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
惟恐不及顏可綏邪語未竟閣門吏抗聲
追班乃趨而去溫公退自經筵點坐玉堂
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縉紳間寔有傳
其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疑其太過未幾
聞中書置三司條例司平日介甫之門踈
進諂諛之士悉辟召爲僚屬日相與講議
於局中以經綸天下爲己任始變更 祖
宗法專務聚斂造出條目頒於四方妄引
周官蔽其誅剝之實輔弼大巨異議不可
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縣監司奉行
微忤其意則譴黜隨之於是百端騷然矣
然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歎服以爲不可
及而獻可終錄政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僻
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唯孔
子乃能識之雖子貢之賢有所不知也方
介甫自小官以至禁從其學行名聲暴著
於天下久矣士大夫識與不識咸想聞其
風且曰朝廷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推其

所學以致太平及參大政中外相賀而獻
 可獨不以為然衆莫不怪之已而考其行
 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感傑出於世俗之
 表何以及此易曰知機其神乎又曰幾者
 動之微音之先見者也獻可有焉溫公既
 辭副樞之命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
 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
 不及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蓋景仁之
 勇決得溫公之傳而後明獻可理文雖亦
 成於公手然止載其平生大節而自相論
 難之語不欲詳著故獻可之先見天下莫
 有知者予嘗從學於溫公親聞其說懼賢
 者之高論遠識遂將淪沒無傳於世乃書
 蜀公之傳後以貽樂善之君子云又見見

神宗天寶節論曰得老官人言 相嘗謂此
 公主 月津臣微嘆其不可及至石口曰 陛下
 果能理財始以天下自奉可也 幸始者老主嘗曰
 臣之法失矣石之術 顧如此故呂 獨中丞厚誼曰
 示升野中 後既野中

獻可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
 會有疾奏乞閑官歸鄉里朝旨未許乃乞
 致仕

初正惠公薨其家日益貧獻可既仕常分俸
 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孀者室無餘財所以
 自奉養至儉薄其治民主於惠利而疾茲
 暴大抵槩以公平故所至人安之屢為言
 職其奏章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歷
 觀古人有能得其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
 示後世在獻可曾何足道前後三遷皆以
 迂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
 信響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
 色直辭指數其非不去不已旁側為之股
 栗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兒語言恂恂
 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遇以謹厚長
 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義所當為疾趨
 徑前如救焚溺所不當為畏避遠去如顏
 陷穽惟恐墜焉晚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
 嘆以天下事為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
 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世
 愛君憂民發於誠心無所為而為之可已
 而不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邪
 故其沒之日天下識不識皆咨嗟痛惜彼

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此蓋

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技遂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羸痺蹠盤之苦又將真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納祿以人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身之疾喻朝政之病也溫公康節日旣卧內問疾獻可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溫公誌其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旣見其文遲回不敢書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禍時用小入蔡天申爲京西察訪置司西都天申厚賂鑄工得本

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溫公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獻可忍死謂溫公以天下尚可爲當自愛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溫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番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外見

司馬文正公銘公之墓曰有宋名臣言正惠公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位則不究道則不負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爲人臣爲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五之四

御史中丞彭公

公名思永字季長吉州廬陵入中天聖五年進士第歷知南海分寧縣通判睦州知湖州召為侍御史出守宣州為湖北益州路轉運使權知成都府召還為戶部副使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知瀘州 英宗即位徙知江寧府召權御史中丞 神宗初降授給事中知黃州徙太平堯揚三州熙寧三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

南海分寧素號難治前令比以罪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毋犯法至於無訟既又適判睦州會台州大水監司奉詔以公攝守事公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瘁溺死者為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飢之去盜賊撫羸弱民貧不能營葺者命工伐木以助之數月而公私之舍畢覆人安其居公視故城庫壞曰郡瀕海而無城此水所以為害也程復勸功民忘其勞城成遂為永利

移知湖州潮民歲苦脩堤之役吏尋為姦貪者尤被其害公為之法役均而費省民大悅

明道先生

召為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賞之弊以謂斜封非公朝之事 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語百官皆得遷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既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惟幄披寵叅知政事闕負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為節度使物議譴動公帥同列言之皆曰宜待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赦則為朝廷失矣遂獨抗疏極言至曰 陛下行此覃恩無意孤寒獨為堯佐守忠故取悅眾人耳且言妃族東政內臣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入 仁宗震怒人皆為公危之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雖赴鼎鑊無恨於是御史中丞耶勸諫官吳奎皆為 上言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罪 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以沈恩罷臺職

為万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大守為疑此則不無蓋弊然據國下自於大統臣臣與

御史將之奇奏發大臣陰事欲拔公為助乃曰公嘗言之公亦謂惟箔之私非外人所知誠難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誇言一與而人以為信且其首為漢國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執政以之奇所論冥昧不可負迫公言其所從來三問而公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問其所從來因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甘重謫不敢廢國家開言路之法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計翌日降授給事中知

黃州缺行

公仁厚誠懇出於自然年八九歲時從尚書出官岳州晨起將就學舍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以伺訪者有一吏徘徊夕之間故果墜釵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即出付之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若欲之取釵不過於數百金耶更嘆駭而去始誌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釵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釵為贖容有墜其一

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釵者揖而舉手釵墜於地衆服公之量居母喪貧甚鄉人爭饋之皆謝去後居顯任自奉養不改其素平生無聲色奇巧之觀其氣守高英議論清澹而端莊恭謹動必由禮未嘗有愆慢之色戲侮之言見者皆知畏重然襟度夷曠不可澄攬人莫見其喜愠之變遇事明白不事標飾接人無貴賤高下一以忠信為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己取譽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為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辨每謂人曰吾不為它學但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又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知思天下之寒者矣其本源如此故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而人推其誠長者至其持守剛勁喜善辨惡而勇於斷決則不可以勢利誘不可以威武移潮州宅舊傳多怪前後守臣無孛處者公迄去未嘗問其

其有無其達理守正若此凜乎其丈夫也

五之五

內翰蜀郡范忠文公

公名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中進士第
為新安主簿召試權館閣校勘除直祕
閣開封府推官權知諫院改集賢殿修
撰修起居注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出知
陳州復入翰林為學士兼侍讀知通進
銀臺司尋以本官致仕 哲宗即位遷
光祿大夫拜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固辭
改提舉嵩山崇福宮數月復告老以銀
青光祿大夫致仕元祐三年卒年八十

景仁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為人和易
脩教薛簡肅公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
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
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
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賓上列以
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
仁獨不然左右與竝立者屢趣之使自陳
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

出拜退就列說無一言象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為取舊風遂絕明公

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笺字

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雖竟連蠶請寬為入

聲請景仁為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

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寬不可讀為平

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為景仁憤鬱而景仁

處之晏然不自辨為校勘四年應選校理

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

特除直秘閣傳

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 祖宗以來官吏兵

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

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

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

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

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無窮

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

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

特錄

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

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公

言嘗聞法吏辨法矣未聞禮官辨禮也請

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

玉以紓國用從之註

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

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陸之以虛

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

以通天下之情註

議減任子及間歲取士又乞令宗室屬疎者

補外官 仁宗曰卿言是也願恐天下謂

朕不能睦族耳公曰 陛下甄別其賢者

顯用之不汲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

至熙寧初卒如公言註

仁宗性寬容言者務許以為名或誣人陰私

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

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變委管親

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

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杆充斥執中當任

其咎閭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疑之

註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為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執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巨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歟焉聞者為之服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

上之不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聞言已入為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御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雜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莫以感動上心及為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蓋諱口又溫公曰韓云先是王純臣為太子官初明在官為養女之子其如萬氏曹后之甥也字洪武亦在官為養女之子其如萬氏曹后之甥也字洪武

陳已前一年十一月也又上六七章不報及出復錄
前後所上章乞附而陳之且求外權上許之景仁
乞復使傳宣中書官不可未幾乃有奪權之命
已不用書謀又出牌官不可未幾乃有奪權之命

英宗即位中書奏請追尊漢安懿王下兩制

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崇詠

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

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

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

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其父容可以

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

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

漢安懿王則其夫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

凡稱帝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

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

篇奏之甚

以草制違故事出知陳州陳飢公至三日發

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

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

陳人至今思之甚

王安石為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
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較

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

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

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

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賈一人下其直

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

行市道之所惡乎既三上不報通英閣進

讀與呂惠御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

絀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撤法也若

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

何更以為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

安石使送條例司既駁之諫官李常乞罷

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

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先除樞密副使先以

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番封還

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

下公委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

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

蘇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

公又舉孔文仲為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

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

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類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爲賞罰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恣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蔽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誌

公既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慙而退誌

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詩賦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爲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

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嗚呼曩使景仁在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景仁有焉傳曰又蓋州才氣魁特位處地上青竹之連者爲令

初 英宗即位祔 仁宗主而遷 僖祖及神宗即位復遷 僖祖而遷 順祖公上言 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 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遷 僖祖正 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 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目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敢爲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子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誌

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

漢室卑詞四目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動
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
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
禮卒不起先是 神宗山陵公會華陵下

蔡京見公曰 上將起公矣公正色曰鎮

以論新法不合得罪 先帝一旦 先帝

棄天下其可因為利故公卒不為元祐

二聖一起紹聖初章惇蔡卞欲并斥公為

元祐黨將加追貶蔡京曰京親聞蜀公之

言如此非黨也博下乃已備見

初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

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

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

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 神宗

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

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

五音公作律尺命合升斗豆區臠斛欲圖

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

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
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目何與焉

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為嫌乃
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為之逾年乃

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 二聖御延和

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

三省侍從臺閣之目皆往觀焉時公已屬

疾樂奏三日而薨基誌曰又公作東坡記事曰

為不合往在館閣時決於同會同舍其能決也博樂

以決之君實不獨乃定其共能決二十年來為

留臺子往後之能決者皆持所推舉論入萬石之

爭論者數矣夫能決者又非盡以決之乎不勝其

曰大樂遇塊凡半所報不得要領而歸豈於實

不將毀壞者物逐其半所報不得要領之邪俱不可得而

知也矣必

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御點

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

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焉

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

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

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鉗辛

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

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

異於人體有四孔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

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令為承議郎公少受

學於鄭先生廩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五入翰林四知貢舉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吳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蓋此○手寫能起去東坡云范景仁平生公安否不曰惟○手寫能起去東坡云范景仁平生於心却其美學得病然至元不取佛法○又非氏遺書大令曰然不爲此書惟覺景仁決不肯爾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理學之下者一日傲生至不得其人極過去遺○又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至此死○又有鬼神又知連也

客有問今世之勇於逐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爲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

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巖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景仁傳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

決皆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 仁宗時論立皇嗣 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 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又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歟

三朝名臣言行後錄卷第五

三朝名臣言行後錄卷第六

太傅魯國曾宣靖公

公名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中進士第知越州會稽縣坐事謫官獻文召試授集賢校理兼天章閣侍講歷史館檢討修起居注翰林學士出知鄭州俄還舊職權知開封府拜參知政事樞密使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熙寧三年拜司空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中集禧觀使五日一朝久之納節以太傅兼侍中致仕薨年八十詔配享 英宗廟庭家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

知越州會稽縣有鑑湖溉民田湖溢則反為田病公為即曹娥江堤既為斗門泄湖水入江田以不病民至今賴之曾內翰舊行狀

仁宗一日召執政侍從之臣策訪政事時公侍楚國太夫人疾謁告家臣亟以手詔就問公條六事以獻其畧以謂字倭稱畜兵馬使主兵者久於其任則夷狄不敢窺邊

取之得其要任之盡其材則將帥不患無人損冗兵汰冗官則財用省備役不專在農則耕者勤又陳古者取六郡良家子爲宿衛及府兵番上十六衛之制以明今宿衛之失言狂者似直愛憎似忠以明聽言知人之難而消讒說之患蓋嘗取當世之所先急而便於施行者以爲說云

賦行

異時領省爭者多以貴達且數遷徒類不省事吏得並錄爲姦公周覽詔條考校簿書分別是非可否不爲苟簡故所至舉職皆有能名歐陽文忠公不妄許人至三班嘗以不敢易公舊事爲言其爲世所服如此

賦行

知鄭州鄭及數路要衝冠蓋旁午州將疲於應接鈔能及民事公獨詢訪閭里爲之除害與利轉運使歲多無名率欲而輔郡尤甚公至一切不報有不得已者使民以常賦代之民以不擾至今思之公爲政惠和而尤能鈎考情傷榮賊盜郡故多寇攘公至悉寬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不閉至

號公爲曾開門常有使客三橐中物移文求盜公論以境內無盜必從者自爲也索之果然使客慙服以爲神明

公在樞府修紀綱除弊事數裁損冗兵又更制園籍以周知四方兵數登耗三路屯戍衆寡地里遠近及在相位與韓忠獻公戮力一心更唱迭和其所更革慶舉尤多以謂政事以仁民爲先故其志尤急於去民所疾苦而補助其窮乏罷菹荼紫歸之於民籍戶絕田收其租爲慶惠倉以療食窮獨其他施設亦多此類

公嘗與韓忠獻公力贊仁宗垂建皇子以爲天下萬世之本前此固有言者未之聞納至是感悟儲貳乃定

賦行

公在位久熟於朝廷政事尤矜錫折獄異時四方以獄來上者委成有司二府總領綱紀而已公得奏職必躬自省覽原情議法密州銀發民田中盜往疆取之大理當以疆盜應死執政皆欲從之公獨以謂此禁物也取之雖疆與盜民家物有間固爭不

決送下有司議如公言比劫禁物法盜得
不死先是東州地產金銀坐疆取者多抵
死蘇公一言自是無死者蓋公推折律意
不差毫釐而主於平恕類皆如此

公嘗以謂夷狄驕於姑息屈於理折契丹縱
邊人濫界河邊吏不能禁後又數通鹽舟
益患之或謂與之校且生事公曰不可因
循不禁後將為患獨可委之疆臣且言趙

滋守雄州其人疆勇有謀可任因諭以風
指滋果能明約束設方畧絕其監舟而漁
者亦皆遠去謀告虜欲遣使滋又沮之
曰泛使非善約雖至不敢上聞卒不至契

丹賀正使在館故事賜宴紫宸殿時 英
宗不豫命宰相就館宴之使者以非故事
不就帝公責以賜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

人主不豫必待親臨非體國也使人與之
安乎遂拜賜夏人犯大順城朝廷憂之公
以為彼方荐飢姑絕其歲賜遣使詰問必
窘急謝罪或曰得賜尚爾況絕之乎公曰
彼雖戎夷固能擇利而處也卒遣使皆如

公言羌首魁名山舉族來歸且言可率他
族內附種諤乘其勢取緞州又欲因其謀
招致他族或謂夷狄懷詐未可信且欲棄
緞州 上以問公公言舉族而來決非詐
緞州我故地也既得之何可不信然遂欲
招致他族則我素無備非倉卒可為未宜
搖動其衆後遣習邊事者許之不能易公

說

曾魯公自嘉祐東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
雖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
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曰老風池邊躡不
去錢鳥臺上噤無聲魯公亦致仕而去

詳

六之二

丞相荆國王文公

公名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慶曆二
 年登進士甲科簽書淮南節度判官襄
 公事代還例當獻文求試公獨無所獻
 特名試亦固辭知明州鄞縣通判舒州
 召為羣牧判官出知常州提點江南東
 路刑獄入為三司度支判官除直集賢
 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嘉祐五年四月
 除同修起居注固辭不拜十一月申前
 命章又五上不許遂除知制誥劄案在
 京刑獄同知嘉祐八年貢舉丁母憂服
 除 英宗朝累召不起 神宗即位就
 除知江寧府召為翰林學士未幾除諫
 議大夫參知政事熙寧三年拜禮部侍
 郎同平章事七年以早求避位拜觀文
 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再入為首相
 以三經義成拜左僕射九年以使相判
 江寧公總辭遂復以大觀文領集禧觀
 使元豐三年改特進封荆國公 哲宗

即位拜司空明年薨年六十六紹聖初
 賜諡配享 神宗廟庭崇寧三年詔配
 祀文宣王廟政和三年追封舒王靖康
 初用諫議大夫楊時言停文宣王廟配
 享列子從祀建炎中用負外郎趙鼎言
 罷配享 神宗廟庭

王安石舉進士有名於時慶曆二年第五人
 登科初署揚州判官後知鄞縣好讀書能
 強記雖後進投贄及程試有美者一讀過
 輒成誦在口終身不忘其為文動筆如飛
 初若不措意文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愛
 諸弟俸祿入家數日輒盡為諸弟所費用
 家道屢空一不問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
 其說人莫能屈始為小官不急急於仕進
 皇祐中文潞公為宰相薦安石及張璪曾
 公定韓維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進用以
 激僥競之風有旨皆籍記其名至和中召
 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羣牧判官又辭不
 許乃就職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由是名重
 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

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嘉祐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覲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閤門吏賫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列吏置救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辭七八章乃受除知制誥自此不復辭官矣通鑑

司馬溫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爲羣牧司判官包孝肅公爲使時號清嚴一日群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光素不喜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光以此知其不屈通鑑

嘉祐末王介甫以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有少年得鬪鷄其同儕觀之因就乞之鷄主不許借者恃與之狎昵遂持去鷄主追及之踢其脅立死開封府捕按其人罪當償死及糾察司錄問介甫駭之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強携以去乃盜

也此追而殿之乃捕盜也雖死當勿論府司失入平人爲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詳定以府斷爲是有旨王安石放罪舊制放罪者詣殿門謝介甫自言我無罪不謝御史臺及閤門累移牒趣之終不肯謝臺司因劾奏之執政以其名重不問介甫亦竟不謝通鑑

仁宗朝王安石爲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棊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相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爲其毀詆云通鑑

初韓魏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簽書判官事魏公雖重其文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引古義爭公事其言迂闊魏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

其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以韓公為輕已由是怨之及介甫知制誥言事復多為韓公所沮會遣母喪服除時韓公猶當國介甫遂留金陵不朝參曾魯公知介甫怨忌韓公乃力薦介甫於上強起之其意欲以排韓公耳記開○又開見韓公知揚州王高丞上府多不與激起公見荆公年少其夜故違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母憂書不可自康之賢故取之門下荆公終不為知召韓公不曉之類是也故荆公與韓公相善韓公每曰韓公相好耳作感虎園詩底之至荆公作相行新法整公言其不便神宗廢天下又法呂中公有言歸公之大尊與晉陽之師除君親之憂自華中公請明等其罪因以罷韓公不志許云魯公今白髮傷心在陸靈輻繼不忘韓公少年之語也○又曰韓公方用事神宗自永安石樓閣上視韓公與臣不同故也先帝為皇朝明神宗立有方類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韓公異韓公與臣不同故也先帝為皇朝明神宗立有方類後宮有就問者曰後宮注子所立嗣退居善節可也如此當與公請垂英宗為皇朝明神宗立有方類經公為相荆公知其言謂因論請注祥官嗣退居善節可也封府歸身韓公事而起公又為封官嗣退居善節可也字還往甚多則公更政又與常平議不合然而荆公母皆近代宰相曰韓公德量才智不期高遠諸笑及也

三期名臣言行錄 卷六

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喪 英宗屢召不至安石在 仁宗時論立 英宗為皇子與韓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為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於韓即出於呂韓氏兄弟終字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維字持國學術尤高不出任用大臣薦入館呂氏公著字晦叔最賢亦與安石為同年進士子華持國一時名德之士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先是治平間 神宗為穎王持國翊善每講論經義 神宗稱善持國曰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至 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治平四年以介甫知江寧府時介甫方乞分司衆謂介甫必不肯起既而詔到即詣府視事溫公曰荆公召為翰林學士初入對 神宗問方今治當何先公對曰擇術為先 上問唐太

一三三

宗如何公曰 陛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不盡合先王不足道也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故常以爲高而不可及耳 上曰卿可謂貴難於君矣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侍 上語及諸葛亮魏鄭公公對曰 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從堯舜禹 陛下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差何足道哉但恐 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則雖有從堯舜禹傳說之賢亦爲小人所蔽因卷懷而去耳 上曰自古治世豈能使朝廷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公曰唯能辨四凶而誅之此乃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譏惡則從堯舜禹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未幾遂奏大政荆公既爲參知政事 上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公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者大抵

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耳 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爲先公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青苗市易坊場保甲保馬導洛免稅之政相繼並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同領之中丞呂公誨論公十事公力求去位 上爲出呂公而韓魏公亦上疏論青苗法乞罷諸路提舉官奏至公稱疾求分司 上不許公入謝因爲上言陛下欲以先王正道變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輕重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 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輕重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 陛下之所爲是於 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 上以爲然公乃視事王荆公在臺閣侍從時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政道後世所當

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華老李公擇在諫
職二人者熟荆公此論遂列奏請舉行之
荆公不可曰是又益兩叅知政事也呂氏家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荆公見之
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
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
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
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
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穎
公辟爲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爲買
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
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
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
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容其賢荆公溫
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二
公除修注皆辭至六七不獲已方受溫公
除知制誥以不善作辭令妻辭免改持制
荆公官浸顯俸祿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
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月給酒漬待賓客外
概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兄郎中爲戶

三朝名臣言行錄 卷六

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
絕交矣彌見
王荆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爲文章二日一治
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于
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與學校嚴保伍
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爲執政所行之法皆
本於此然荆公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
於天下不可也又所遺新法使者多刻薄
小人恣於功利遂至決河爲田壞人墳墓
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
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
民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充有害
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 祖宗之法豈變
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職俱有弊其蜀之
民以雀復爲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荆
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用
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雀復溫公主差役
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爲
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雀復爲未
盡三人雖賢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

一三五

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復子厚諍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復法則熙寧初以雇復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復當詳議熟議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為然子厚對 太皇太后釐下與溫公爭辯至言異日難以奉陪契劬太后怒其不遜子厚罪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復之法為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復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為子厚信之雇復遂定蔡京前後觀望反復賢如溫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也闕見

熙寧四年王荆公當國欲以朱東之監左藏庫東之辭曰左幣有火禁而年高宿直非便願易勾當進奏院荆公許諾翊日進擬

某人監左藏庫 上曰何不用朱東之監左藏庫可也荆公覆駭莫測其由 上之機神臨下多知外事雖纖微莫可隱也詳

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湟遼川青唐洮岷以至階利文政綿州威茂黎雅州夷人皆其遺種也獨喃厮囉一族家盛雖西夏亦畏之朝廷封西平王用為藩翰陝西州縣特置驛謂之喃家位歲貢奉不絕未開熙河前關中士人多言其利害雖張橫渠先生之賢少時亦欲結客以取范文正公帥延安招置府第俾修制科至登進士第其志乃已 仁宗皇帝朝韓琦富弼二公為宰相凡言開邊者皆不納熙寧初王荆公執政始有開邊之議王韶者罷新安縣主簿遊邊得其說遂上開河湟之策荆公以為奇謀乃有熙河之役獨岷州白石大湫秦州屬縣有賦稅其餘無科粟又布唯仰陝西州郡朝廷帑藏供給故自開熙河以來陝西民日困朝廷財用益耗初

嘯嘶囉分處諸子於熙河洮岷之地嘯嘶囉死諸子皆衰弱故韶能取之嘯嘶囉諸子唯董種者在湟鄯最盛韶之勢止能取河州韶暫入朝鬼章已舉兵攻河州遂有踏白之敗景思立死之紹聖初章惇作相曾布作樞密董種已爲強臣阿里骨所塞國人畏之阿里骨死其子瞻征立國人思故主不輔瞻征瞻征懦弱欲爲僧國入又欲殺之瞻征遂乞納上歸朝廷時童貫初領邊事乃受之送于朝封官爵遣居熙州建中靖國初韓忠彥爲相安燾爲樞密遂棄鄯鄯求喃氏苗裔立之韓忠彥罷蔡京作相復鄯鄯青安燾與熙河帥姚師雄及凡譟棄者邊事復興矣靖康初言者乞求青唐種族以鄯鄯之地賜之朝廷下熙河帥議以聞無敢任其責者乃已至金人陷陝之六路兵入熙河即求鄯鄯舊族盡以其地與之綱見

上以外事問介甫介甫曰陛下從誰得之上曰卿何必問所從來介甫曰陛下與他人爲密而獨隱於臣豈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評介甫由是惡評嘗極而逐之他日介甫復以密事質於上上問於誰得之介甫不肯對上曰朕無隱於卿卿獨有隱於朕乎介甫不得已曰未明之爲臣言之上由是惡明之明之介甫妹夫也及介甫出鎮金陵吉甫欲引親暱置之左右薦明之爲侍講上不許曰安石更有妹夫爲誰吉甫以直講沈道原對上即以道原爲侍講吉甫又引弟升卿爲侍講升卿素無學術每進講多拾經而談財穀利害營繕等事上時問以經事升卿不能對輒目道原從旁代對熙寧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添罪之上不可介甫固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頗苦新法介甫曰祈寒暑兩民猶有怨咨者豈足顧也上曰豈若并祈寒暑兩之咨亦無邪介甫不悅退而屬疾家居數日上遣使尉勞之乃出其黨爲之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所

素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人窺間隙者矣介甫從之既出即奏擢章惇趙子幾等上喜其出勉強從之由是權益重

介甫請并京師行陝西所鑄折二錢既而宗室及諸軍不樂有怨言上聞之以問介甫欲罷之介甫怒曰朝廷每舉一事定為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為退遂移疾卧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間於卿天日可

鑒何遷如此乃起聞說

王荆公東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德舊人論議不叶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洎三司論市易而呂叅政指為沮法荆公信以為然堅乞罷相既出呂嘉問張誨持荆公而泣公慰之曰已

薦呂惠卿矣二子收淚及惠卿入叅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荆公矣遂更朋附之既而鄧潤甫枉狀

發王安國而李逢之獄又扶李士寧之事

以撼荆公又言熙寧編勅不便乞重編修及令百姓手實供家財簿又欲給田募役以破役法其他實錄事故非議前宰者甚眾網紀幾紊天子斷意再召荆公東政鄧綰懼不自安欲弭前迹遂發張若濟事返攻呂惠卿朝廷俾張誨為兩浙路察訪以驗其事誨猶欲掩覆而鄧綰復觀望意指薦引匪人於是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凡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虧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鄧綰張誨之徒皆以罪去然自是門下之人皆無固志荆公無與共圖事者又復請去而再鎮金陵故詩有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鍾老柏青者蓋謂是也舉軒筆錄○又云熙寧七年王荆公初置相謂長也舉軒筆錄○又云熙寧七年王荆公初置相

因鄧綰張誨呂惠卿為余政呂得居相權重公復逐日王安石去不以舉何故用故後官呂魚以對○又曰李士寧者則人稱道其生之指又能言其情故王荆公與之有積年延於東府還來及言呂惠卿執政會出東會李逢對有之舉事連宗子士起數語活勸者言士寧舉權此能舉天下指之魁其世舉

死建首葉守士掌法杖漢永州連坐者甚衆呂馬此
微引士寧其意既有所阻機曾期公再入謀遂不行

王荆公稱秉政既逐呂惠卿門下之人復為

諛媚以自安而荆公求退告去尤切有練

亨甫者謂中丞鄧綰曰公何不言於上

以丞相之子雱為樞密使諸弟皆為兩制

群姪皆館職京師賜第宅田邸則庶幾可

留也綰如所戒言之上察知其阿黨亦

頷之而已一日荆公復於上前求去

上曰卿勉為朕留當一如卿所欲但未

有一穩便第宅耳荆公駭曰臣有何欲且

何為而賜第上笑而不答詎日荆公懇

請其由上出綰所上章荆公即乞推劾

先是綰欲用其黨方楊臺官懼不厭人望

乃弄彭汝礪薦之其實意在揚也無何

上黜汝礪綰遽表言臣素不知汝礪之為

人昨所舉函奉乞不行前狀即此二事

上察見其姦遂落綰中丞以本官知饒州

亨甫奪校書為漳州推官綰制曰襟心頗

僻賦性姦回論士薦人不循分守又曰朕

之持汝者義形於色汝之事朕者志在於

邪蓋謂是也東軒

初呂惠卿為荆公所知駭引至執政荆公去惠

卿遂背之洎荆公再相於是起華亭詔微

而使徐億王古襄周輔三輩按之惠卿情

不得練亨甫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

交關其間復為惠卿所中語連荆公子雱

雱時已病坐此憂憤而卒荆公憂擢益不

堪遂再求罷去

熙寧庚戌冬荆公拜相百官皆賀荆公以未

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西廡之小閣忽擊

麈尾之取筆書窻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

老歸歎寄此生放筆揖余入後再罷相歸

金陵築第於白門外元豐癸丑春余謁公

於第公遽邀余同遊鍾山慧法雲寺偶坐

於僧房余因為公道平昔之事又誦書窻

之詩公樞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東軒

元豐七年春公有疾兩日不言少蘇與蔡元

度書曰風疾暴作心雖明了口不能言語

吳國夫人曰夫婦之情偶合耳不須它念

強為善而已執葉濬手曰君聰明宜博讀

佛書傳名勿徒勞作世間言語安石生來多枉

費力作開文字深自悔黃吳國勉之曰公

未宜出此言曰生死無常吾恐時至不能發

言故今叙此時至則行何用君勸公疾瘳乃

自悔曰雖識盡天下理而定力尚淺或者

未死應尚竭力修為陳子聞之而疑曰豈

現行無常現身有疾者乎不可疑也謂公

元豐末創為尸馬之說 神宗俯首歎曰朕

於是乎愧於文彦博矣王珪等請宣德音

復曰文彦博頃年爭國馬不勝膏曰 陛

下十年必思臣言珪因奏曰罷去 祖馬

監是王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 陛下意

也 上復歎曰安石相誤豈獨此一辜

神宗聞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頰賜安石

金五十兩安石好為詭激矯厲之行即以

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頰因不敢受常例回

具奏之上諭衛藥院牒江寧府於安石

家取甘師頰常例安石約呂惠卿無令

上知一帖惠卿既與安石分黨乃以其帖

上之 上問熙河歲費之實於王韶安石

喻詔不必盡數以對詔既碎安石亦以安

石言之是以道論神

王荆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

蓋悖恨於呂惠卿者恨為惠卿所陷悔為

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狂者

田畫承君去荆公嘗謂其姪防曰吾肯好

交游甚多皆以國事相絕今居閑復欲作

書相問防忻然為設紙筆案上公屢欲下

筆作書輒長歎而止意若有所愧也公既

病和甫以邸吏狀視公適報司馬温公拜

相公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公所謂曰

錄者命防收之公病甚令防焚去防以他

書代之後朝廷用蔡卞請下江寧府王防

家取日錄以進卞作史乃假日錄滅落

事實文致盡偽盡改元祐所修 神宗正

史蓋荆公初相以師臣自居 神宗待遇

之禮甚厚拜相 帝滋不悅議論多異同

故以後日錄下欺 哲宗匿之今見於世

止七十餘卷陳瑩中所謂專私史以壓宗

廟者也至荆公薨温公在病告中聞之簡

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郵之典宜厚溫公之盛德如此見

王荆公政科舉莫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錄

王荆公在金陵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復法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也王丞相嘗云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蓋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敵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

官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佛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舍舍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撲魯邊錢不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贖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激切奮怒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願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遭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頌命大臣等尚不能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乎祇增其勢爾雖天下之人群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先生曰虛名實行強辯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流論者雖欲誣之入主信乎此實行也論議入主之前實穿經史今

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意
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
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
所以必行也得君之初與人主若朋友
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覆詰難使
人主伏弱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
成又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
君臣之分非與熙寧初比也此說
問荆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
然荆公之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
足以信上故事必待於自明智不足以破
姦故人與之為敵也不破姦此則未破若
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辨明也舉此
一事便可見曰荆公勿使上知之語信
乎曰須看他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
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
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
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
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于細反覆推究方
可進言

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
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
無窮大明方升豈宜燬火之不息皆是意
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
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嘗用天子禮樂云
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
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
允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為皆
是臣職所當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
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
得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
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
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
後無聞焉亦自以為報君足矣當時所為
蓋不出誠意嘉仲曰陳瑾亦可謂難得矣
先生曰陳瑾却未見其已此說
王荆公平生養得氣完為他不好做官職作
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皆
便去就自在管上殺進一劄子擬除人
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

除人 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
毀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
特難

論及荆公勝流俗之說人多謂荆公以同已
者爲是異已者爲流俗切謂荆公勝流俗
之說起於方特立有爲之前非解於行新
法之後人能用此以行其所學爲補不細
蕭謂先生有黜鐵成金之語人能用之於
此何所不可但不知荆公勝之是否爾先
生曰俗不善而能勝之也不亦善乎又云
荆公却養氣今人都無此壯

因論荆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
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
則奪民二千緡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
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
得此錢用者蓋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鄉
民惟知輸而不得用故今鄉民多乏於財
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利於
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少者亦須五
七分多者或倍而亦不覺其爲害曰惟其

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
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
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
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
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
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或過親舊於州縣
問須有酒食之費不然亦須置小小不急
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
又請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遺
至少亦不下百錢况又有胥吏追呼之煩
非貸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民間不同而
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於此遂
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
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爲經營
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
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
聚失所指準其患豈細往年富家知此患
也官中配之請不得已請而藏之比及期
出私錢爲息輸之官乃無患夫使民如此
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

詳謂與季常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事全無他日季常曰細思之實如公言但道以德齊以禮之事於今如何做曰須有會做只為而今不用着此等人若是他依本分會處必有道理詳

詳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事自人未常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功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念懷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効但不如聖人之効著耳觀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素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開睚鱗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詳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亦不至無廉耻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耻劫人使信已也夫廉耻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耻亦淺矣蓋廉耻自君子所當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賤不受賤豈分外事乎詳

鄭季常作太學博士言養士之道當先善其心今殊失此意未知所以善之之方曰由今之道雖賢者為教官必不能善人心曰使荆公當此職不知如何曰荆公為相其道蓋行乎當年今日學法荆公之法也已不能善之矣季常良久曰如是如是詳

神宗賜金荆公即時送時送蔣山僧寺為常住了翁云嘗見人說以此為曠古所難其實能有多少物人所以難之蓋自其眼孔淺耳曰荆公作此事絕無義理古者人君賜之果尚懷其核懷核所以敬君賜也所賜金義當受則受當辭則辭其可名為受之而施之僧寺乎是賤君賜也金可賤君

賜不可賤書曰人不易物唯德其物若於
義當受而家已足不願藏之家則班諸昆
弟之貧者則合禮矣通山

王荆公天資孝文俸祿入門諸弟輒用之至

盡不問其子粵既長專家政則不然矣諸

弟亦皆有文學安禮者字和甫嘗爲右丞

氣凌玩世在人主前不屈也一日宰執同

對上有無人材之歎左丞蒲宗孟對曰

人材半爲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不語

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爲容上

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司馬先者

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

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

矣宗孟又因奏書請官屬恩上曰所脩

書謬甚無恩宗孟又引例書肩儀鸞司等

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安禮進曰修書

認儀鸞司者恐不預上爲之笑方蘇子

瞻下御史獄小人勸上親之安禮言其

不可安國者字平甫尤正直有文一日荆
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于內荆公

遣人諭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曰願

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後荆公罷竟爲

惠卿所陷放歸田里卒以窮死粵者字元

澤性險惡凡荆公所爲不近人情者皆粵

所教呂惠卿輩奴事之荆公置條例司初

用程顥伯淳爲屬伯淳賢士一日盛夏荆

公與伯淳對語粵者因首蹠足手携婦人

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以新

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粵箕踞以坐大言

曰袁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新法行矣荆

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叅政論

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粵不樂去伯淳自

此與荆公不合 祖宗之制宰相之子無

帶職者 神宗特命粵爲從官然粵已病

不能朝矣粵死荆公罷相哀悼不忘有一

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之詩蓋以比孔子

也荆公在鍾山嘗恍惚見粵荷鐵枷如

重囚者荆公遂施所居半山園宅爲寺以

薦其福後荆公病瘡良苦嘗語其姪曰孟
焚吾所謂日錄者姪給公焚他書代之公

乃死或云又有所見也詳見

王安國常非其兄所爲爲西京國子監教授
溺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效
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願兄遠佞人也
官滿至京師 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時人
以爲必除侍講 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
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
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久之乃得館
職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恟恟不樂斷
法皆歸咎於公恐爲家禍介甫不聽安國
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
誤感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
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
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
之故殺身破家偃及先人發掘丘壟豈得
不預我事邪開說

未夾官於擾攘時定變故於俄頃之際諸
將故武夫皆脅息待命恐無才者不及是
然能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
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使一時風俗
耻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 上曰
王猛佐符堅以蕞爾國而今必行今朕以
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對曰王猛瞋
眦之忿必報專教符堅以峻刑法殺人爲
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誤 陛下者願專
以堯舜三代爲法理順而勢利則下豈有
不從者乎 上深然之

王安國著序言五十篇 上初即位韓絳邵
尤爲樞密副使同以序言進上御批稱美
今召試學士院將不次進用而大臣有不
喜之者止得兩使職官從辟爲西京國子
監教授後中丞呂誨彈奏王荆公猶引以
爲推恩太重平甫博學工文章通古今達
治道勁直寡合不阿時之奸惡雖與荆公
論議亦不苟合故異時執政得以中傷而
言事者謂非毀其兄遂因事逐之天下人

皆以爲寃初荆公爲叅知政事時因閤晏
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爲宰相而作艷詞可
乎乎父曰亦偶然爾呂惠卿爲館職在坐
遽曰爲政必放鄭聲况自爲之乎乎父正
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呂大以爲譏
已自是遂與乎父相失云

東坡雜錄○按鄭聲
軍三書所載不同

是知

鄭俠介夫者福州福清人荆公居憂金陵時
嘗從學後舉進士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
師會荆公秉政俠見之公喻使試刑法俠
辭不習公問以所聞俠因爲具言青苗免
役用兵之害公不荅俠退又數以書論之
亦不報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荆公又使
人喻將以爲經義局檢討俠又辭之公使
人謂之曰凡仕官須政得一京官然後可
以別圖差遣何得介僻如此俠對曰俠罷
官而來本求執經丞相門下耳初不知官
有美惡高下也不意丞相一旦當路發言
無非以官爵爲先殊非俠所望也且丞相
果欲援俠而進之俠之所言行其一二使

俠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時初行免役及收
市利錢法京師網民負水拾髮擔粥提茶
之類皆有免行錢不輸者毋得販鬻市道
門司稅院並行倉法專擷月賦食錢每正
稅百錢則收市利十錢以給之違法之行
則正稅不及十錢者有司亦取之其末反
重於卒俠又言於荆公得損其尤甚者數
事會大旱自十一月不雨至于三月河東
河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與城外飢民市
麻糲麥麩爲糜或掘草根采木實以食或
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妻鬻子以償官
俠畫圖爲書勾馬遽以聞曰如行臣之言
十日不雨即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又自
劾擅發馬遞待罪時熙寧 年三月二十
六日也 神宗皇帝覽疏歎息終夕不寐
翌日遂詔韓維孫永體量免行錢詔曾布
體量市易法又詔司農寺發常平倉錢商
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
十文以下青苗免役權罷追索方田保甲
並罷凡此類十八事民間譁呼相慶四月

一日遂下詔責躬求言越三日大雨十一日早朝賀雨 神宗出園狀示宰執且責之丞相以下皆謝罪是日有旨放俠擅發馬逸之罪荆公遂力求去於是其徒爭言俠罪詔送關封取勘時士傑欲應詔言事者甚眾聞此皆沮縮而蘇人託名爲書日詣臨獻之乞留荆公守新法而治俠罪會熙河小捷群小因得入其言呂惠卿鄧綰之徒至環泣 上前已而荆公卒去位薦惠卿以代已命下之日京師大風雨土翳席逾寸俠又上書言安石本爲惠卿所誤至此今後相板援以遂前非不復爲宗社計昔唐天寶之亂國忠已誅貴妃未戮人以為賊本尚在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又上疏諫用兵語甚切蜀熙河奏捷殺賊甚衆上爲惘然手詔諭王韶等今後只務招降未征餘黨毋以多殺爲功於是惠卿等益惡之亟取開封所勘擅發馬逸事下刑部定合罰銅十斤取旨勒停俠又上書言大臣奏以三路流民皆爲南北下各有田名

鷲子田若北旱則南南荒又北此皆誣同上聽臣乞勤會三路之民自去冬流移至今不已何人是南方有田者亡語譏大臣甚眾并詣臺諫皆如芻靈木偶又言禁中被甲登殿等事奏入執政大怒言於上以爲謗訕朝政追蹶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既行 上問惠卿鄭俠小臣禁中密事及大臣奏對之言何自聞之惠卿對曰此皆馮京手錄使王安國持示導之使言耳惠卿與京同列議多矛盾又以譎事荆公爲安國所疾屢誣其兄不寤故併中之已而 上以惠卿語責京京惶駭對曰臣與鄭俠素不相識 上方疑之御史知雜張璘遂以俠事劾京京奏俠行未遠乞追還對辨遂詔付臺推劾遣奉禮郎舒亶追俠及諸太康搜其衣囊得王克臣所贖銀三十兩御史臺知班揚忠信所贈韓范司馬諸公所言新法不便奏藁兩帙遂逮赴獄俠對實不識京但每遣門人吳無至詣檢院投匭判院丁諷輒爲無至道京

稱歎之語及罷局時遇安國於途安國馬上舉鞭相揖曰賢可謂獨立不懼因隨至所居求觀前後奏草俠答以未嘗存留安國言亦見所與家兄書家兄雖安國之言亦不聽而况公乎俠曰不意丞相一旦爲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爲小人所誤家兄自以爲人臣子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使四海九州之怨盡歸於已方是臣子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安國以爲然忠信者嘗應四月一日詔書言新法不便因謂俠曰御史職在諫爭皆緘默不言公一監門爾乃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探懷中書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京未嘗使安國傳導者中語凡所論乃鄰居內殿崇班楊永芳所告也安國赴對不承俠責之曰凡對制使不當有隱口所言者安得諱之天地鬼神皆在左右學士欲誰欺耶安國乃伏獄成俠改送英州編管忠信無至皆真決編管湖外京罷政諷

落職安國追毀告身放歸田里依徒步赴殿居十年樞密直學士陳襄在經筵日嘗論薦當世之士自司馬公而下三十三人最後言鄭俠小臣愚直敢言如此是亦發於忠義非陛下矜憐其志而使得生還誰復爲俠言者尋以哲宗登極恩霽故選用蘇軾孫覺虞大寧等薦除泉州州學教授秩滿請生借留州奏得再任元符元年再貶英州徽宗登極放還復爲泉學教授崇寧初又勸停尋復解任郎宣和初卒俠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平居進止必以禮法闔門怡然不肅而治喜賓客樂教訓蓄用廣施鄉里敬之中表有應舉不以寶年者俠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不可暇日閑子姪誦詩考祭之義曰弗護者弗忘君之惡弗過者弗過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碩人之於君有卷卷之不忍也故求失以絕之公嘆曰是何言與古之人在畎畝不忘其君况於賢者一不見用而忿及若是哉蓋弗護者弗忘君

也弗過者弗以君爲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其存心如此故雖流落頓挫之餘一語一言未嘗不在君父親政復繁與民物激激但壘頰而已新介本

錢景謐者忠懿王孫師事康節先生舊與王荆公善後荆公用事論新法不合遂相絕終身爲外官其家集有荅亮守趙度支書自序甚詳云始僕爲進士時彼爲太常博士主別頭試取僕於數百人之中是後日遊其門執師弟子之禮授經論文非二帝三王之道孔子孟子之言不言及僕丁家難聞其參大政天下之人無不歡喜鼓舞謂其必能復三代之風一致太平是時僕自許昌以私事來京師因見之於私第方盛憂與僧智緣者並卧於地又與其日最親者一人袒露而坐於傍顧僕脫帽襪服初不及其他卒然見問曰青苗助役如何僕對以利少而害多後日必爲平民之患又問曰孰爲可用之人則對以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之難充非淺淺事彼不樂僕私

自謂大賢爲政於天下必有奇謀遠業出人意表亦不敢必其乖亂及歸許見其變祖宗法度專以聚斂苛刻爲政務爲新奇謂之新法而天下好進之人紛紛然以利進矣殊非前日之所講而聞者又二三年僕以調官來京師當其作相又往見之彼喜僕之來令先見其弟平甫平甫固故人知我者亦喜曰相君欲以館閣處君而任以事僕戲與平甫相謂以謂百事皆可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平甫雖以僕爲太方然擊節賞歎以爲知言及見彼首言欲僕治峽路役書又以戎瀘蠻事見委僕以不知峽路民情而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彼大怒時坐客數十人無不爲僕寒心者後僕官繁鄧彼益任政用事而一代成法無一二存者百姓愁苦而郡縣吏懦憚憂懼真以罪去且不但變其法制而已乃以穿鑿不經入於虛無牽合臆說作爲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一王之法獨廢而不用又以荒

唐誕怪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
傾險趨利殘民而無耻者謂之時官
驅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時文邀時官僕既預仕
籍而所學者聖賢事業專以春秋為之主
皆大中至正三綱五常之道其所為文學
六經而為必本於道德性命而一歸於仁
義其施於官者則又忠厚愛人兼善天下
之道自顧不合於時而學之又不能方遑
惶然無所容其迹而故人張諫議正國辟
僕為高陽帥僕到官已逾一年矣今春邵
堯夫先生亦有書招我為洛中之游兼有
詩云年光空去也人事轉蕭然止俟貧老
之兄生事粗足勿而孤者有分有歸亦西
歸洛中守先人墳墓倘伴于有洛之表吾
願畢矣

補見

三朝名臣言行後錄卷第七

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

公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初以父任
為將作監主簿舉進士甲科簽書武成
軍判官事入為國子監直講召試除館
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從龐莊敏公辟
通判并州事擢備起居注同知諫院除
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
兼侍講仍知諫院 神宗初擢為翰林
學士力辭不許為御史中丞遷翰林侍
讀學士拜樞密副使辭不拜以端明殿
學士出知永興軍移知許州不赴乞判
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又提舉崇福宮
居洛十五年官制行政太中大夫資政
殿學士元豐八年除知陳州詔過關入
見則拜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拜左僕射
兼門下侍郎九月薨年六十八時方祀
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 哲宗
親篆碑額曰清忠粹德之碑紹聖初奪
贈謚仆所立碑再貶為朱崖軍司戶參

軍崇寧元年除名入黨籍靖康初詔復

贈謚至建炎二年遂詔配饗哲廟云

公自成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

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

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

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蘇內翰撰行狀云

公童稚神異群兒戲於庭庭有大穴一兒坐之

得水中群兒皆去公附以石擊穴水出而退

為小兒擊穴公曰不擊穴水出至今京路問

女兄去一婢子五六歲弄青胡女兄從其

先不自語也先公通見河之曰小子何得

乃終身不忘也汪公嘗言不可不成請多矣

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三公給

鹵簿其為繁縷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

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

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

公之召試樞密副使龐籍之薦也籍為鄂州

徙并州皆辟公通判事公感籍知已為盡

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責糴而

民疫於達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

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

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為河東憂籍

請公檢視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

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

一五二

知禮院時中官委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
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今允

外三十里虜不殺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
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闕田者復其稅役十
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眾
官雖無所得而糧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
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
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為戰
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
青州公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

初不以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既没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

蘇行

交趾真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為瑞若偽為遠矣笑顧厚賜而還之因奏賦以諷

蘇行

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當賀

詔從之後遂以為帝

蘇行

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胡宿以為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

有愛君愛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卻罷宴飲安養神氣後官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子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

上嘉納之

蘇行

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

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太宗無其子則小宗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

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

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

益力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為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

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

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爾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

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

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盜事誦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點計

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

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襄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辨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祭公從容謂洙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爾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竊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撲立其所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口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允

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對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誅君命召不俟駕而禮使者受命不受詞皇子不當避使者不當徒及允召皇子內臣皆乞貢降且以臣子大義貢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許究國公主下嫁李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兗王岵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齮齬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為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母家使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兩

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璋既賓降公主亦不得無罪 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

氏恩禮不衰

既行

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兼侍

講文補之有上屬丞相科場文士性分素高
非不並工類某作古文不能刻意致力開前稱之
諸法使其言近得辭不徒用辭觀者亦不免
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奉為天子作誥文宜
矣豈可惟取一見之辭哉非所以增飾其辭
為之不可取一見之辭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
也任不委辭

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

謚行冊禮葬給園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

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

皇后有之園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

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

之功乃得給至章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

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漸定後宮

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

微妃不當與后同表豈引却婦夫人坐正

為此耳 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

妃乎

既行

仁宗崩 英宗以哀毀致疾 慈聖光獻太

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 章獻明肅太后

保佑 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

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 太后

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

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

之鄙猥如馬季長謔論如羅崇勳者當疎

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 英宗言漢宣帝

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

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為景帝後亦不追尊

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相靈皆自旁親

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

戒

既行

公所得 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

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

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

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

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載於

家

英宗疾既平 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

顧不敢先公獨奮立議曰爲之後者爲之
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
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
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以
公手藁爲按至今存焉時中外洵御史
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鼎等
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
乞與之皆貶新

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
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公與呂誨
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
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
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
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選
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
計較末節及其傑驚又從而姑息之近者
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
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
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爲法而
以中祐爲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

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
之秩行

神宗即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
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
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
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
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
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
出上遣內臣至閤門強公受告拜而不
受趨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
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秩行
除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
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
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
宰相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
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
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
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
相獨不能容之乃已秩行

公上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

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

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 仁宗

其後以獻 英宗今以獻 陛下平生力

學所得盡在是矣伏祈

公在 英宗時與呂誨同論 祖宗之制勿

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

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糜

給非 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

為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

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速寬章五

上 上為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

幾復留二人公復爭之日錄云壬午年廷和整頓

年復原 陛下初立左右攝官因言簡以招自入故

知者去而置財賦充非而命去四尚不為不忠

恐令陛下下不為不忠君簡於諸職大不惟輸問君巨

簡男在兩宮院中除之於已案疏登對言臣與君

用與朴小不為過則可矣 又言近者王中

正柱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論事中正而廊

廷鈴轄具奔臣遠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

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 陛下是去一

居簡得一居簡 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

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

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有

一之不可不察疏

壬寅延和登對言張方平參政姦邪貪恨不

叶物望 仁宗知之故不用不然方平兩

登制科在兩府久矣 上作色曰朝廷每

有除拜眾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

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所難况 陛下

新即位萬一用姦邪臺諫衛嘿不言 陛下

下何從知之此乃非朝廷好事也若其競

來論列 陛下可以察其是非若所言公

當雖制命已行亦當追躋若挾私非是自

可罪言者既退其募復以一劄言方平笑

加開予還翰林兼侍讀滕元發權中丞晦

叔封駁言光在臺舉職不宜遽罷甫非光

之比十月丙午朔詔開門召光及甫受命

光奏臣論張方平若當方平當罷不當臣

當貶不可兩無所問問臣更加美職心所

未安不敢抵受晚際 上賜手詔敦喻光

上奏謝丁未受勅告類

甲寅余初赴經筵 上自製自書資治通鑑

序以授先充受讀降拜拜讀三家為諸侯

論 上頌禹王等稱羨久之類

詔用官邸直省官四人為閣門祇候公言國

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

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

閣門祇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厥後為

之類

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崑名山欲以橫山之衆

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

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

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

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

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

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

所歸必將突擾邊城以救其命 陛下獨

不見侯景之事乎 上不聽遣將種諤發

兵迎之取絳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

自是始矣類

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

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識之有司當婦絞

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

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

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

猶故報也皆一事不可分為二若謀為所

因與親為二則故與報亦可為二邪自宰

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

至今天下非之類

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 先帝親郊

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

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

獨無以為深耻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

號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

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名以加

之也願 陛下追用 先帝本意不受此

名 上大悅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

善為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

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類

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令歲觀郊兩
 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
 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皆減
 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
 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
 常袞辭賜釋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
 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
 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
 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
 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
 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
 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
 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
 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兩澤夏
 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
 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
 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耳
 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
 悔禍昭帝未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
 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充言

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
 是惟 明主裁擇 上曰朕意與先同然
 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
 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
此其體國自未有如袞
 以依之王謂彼乃此不數日命知政事日得文去居
 非謂今者得兩府亦袞體國也袞陛下裁省之附失體今大臣以
 裁省之始耳且陛下裁省之附失體今大臣以
 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新堤利害
 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
 置土堤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日淺
 薪藁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
 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
 同公於 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
 皆如公言賜詔獎諭
狀行
 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
 青苗助投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
 餘真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
 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
 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
 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

知其爲君實也。通英進讀蕭何曹參事公曰：泰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交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先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五月初，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

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誠公曰：先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令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論譎，何也？王珪曰：臣疎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當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

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巨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具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刑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

敢行

通英留對是日光讀資治通鑑賈山上疏言秦皇帝居滅絕之中不自知事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聖謙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爲議安得不黜光曰進讀及之耳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與晉陽之甲豈非議說殄行也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故上庸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乃始通於公議後言其非此所可罪也上言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慢此其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真姦邪而爲安石謀王安石爲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爲姦邪也上曰今天下詢詢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審察其

是非然後守之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異天下皆以爲非也陸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遂退知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對陛下擢用宰相巨愚賤何敢與上曰第言之光曰今已宣麻誕告中外臣雖言何益上曰雖然試言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秦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它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爲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馮知節叅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升之朕固已誠之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所以留之至矣彼堅欲去光曰彼所以欲去者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故也

上曰若有所施爲朕不從而去可也自爲相一無施爲唯知末去彼信于尼之言云雖觀國家事亦勿與知故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此其實也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太強耳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歷問群臣至呂惠卿光曰惠卿檢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皆惠卿所爲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檢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上因論臺諫天子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規趙彥若知庚申廷英進讀通鑑三葉畢上更命讀一葉半讀至蘇秦約六國從事上曰蘇秦

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手光對曰秦儀為從橫之術多華少實無益於治臣所以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辨說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此所以謂利口之覆邦家者也 上曰朕聞卿進讓然日忘倦光曰臣空疎無取 陛下每過形獎飾不勝惶懼 上曰卿進讓每存幾諫光對曰非敢然也欲陳著述之本意耳細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副使扶誥曰司馬中丞今為何官誥曰今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虜曰不為中丞邪聞是人甚忠亮晦叔以著於語錄細

上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知迂闊何晦叔

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

人亦謂迂闊况光豈免此名大抵處事深

遠則近於迂矣願 陛下更察之細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 上感悟欲罷其法

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

力辭至六七曰 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

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

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 上遣

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它

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

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

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

喻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

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

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

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

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

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

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

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

是天下服公先知細

八日垂拱登對乞知許州或西京留司御史

臺國子監 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

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舊職且不能供求

外補况敢當進用 上曰何故光曰臣必

不敢留 上沉吟久之曰王安石素與卿

善卿何自疑光曰臣與王安石素善但自

其執政違忤甚多今忤安石者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只欲苟全素履巨善安石豈如公著安石舉公著云何後毀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後非必有不信者矣上曰安石與公著如膠漆及其有罪不敢隱其惡乃安石之至公也上曰青苗已有願効光曰茲事天下知其非獨安石之黨以為是爾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辯于旣在遠軾以奏葉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敗私諛及蘇木菟器光曰允責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溫為薦大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早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勝李定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欲用為臺官細公言司馬君實初除樞密副使竟辭不受時公在魏闈之坐遣人賈書與路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頑堅諱澁公以書呈君實

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後得寬夫書云君實作事令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韓魏公謂韓公又魏公與必莫處極上臨大志大義充塞天地襟抱古今與海內有志之士同切樞機供有統際之源焉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在清要或為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使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日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讎敵它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元城先生錄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宜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將驍勇募閭里惡少為奇兵調民為乾糧粳飯雖內郡不被邊皆備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函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恙乾糧粳飯

昔常道後無用腐棄之宜樞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與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

熙寧七年

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

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

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具充天

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

神宗既退司馬溫公一時正人皆引去獨用

王荆公盡變更祖宗法度用兵宣利天

下始紛然矣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

至 太皇太后宮時宗祀前數日 太皇

太后曰天氣晴和行禮日亦如此大慶也

帝曰然 太皇太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

必以告 仁宗常因赦行之今亦當爾

帝曰今無它事 太皇太后曰吾聞民間

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 帝不懌

曰以利民非苦之也 太皇太后曰王安

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 帝欲愛惜

保全不若暫出之於外歲餘復召用可也

帝曰群臣中惟安石能橫身爲國家當事耳祁王曰 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 陛

下不可不思 帝因發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爲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

樂而罷溫公常私記富韓公之語如此而

世無知者崇寧中蔡京等脩 哲宗史爲王安石傳至以安石爲聖人然亦書 慈

聖光獻后 宣仁聖烈后因問見 上流

渾爲言安石變亂天下已而安石罷相豈

安石之罪雖其黨竟不能文耶抑天欲彰

吾本朝 母后之賢自不得而測也 帝

退安石十年不用元豐末 帝屬疾念可

以託聖子也獨曰將以司馬光呂公著爲

師傅王安石不預也烏乎聖矣哉

熙寧初朝廷遣大理寺丞蔡天申爲京西察

訪妄作威福震動一路河南尹轉運使蚤

晚衙之甚恭時司馬溫公判留司御史臺

因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天申者獨立一班

蓋尹以下不敢相雁也疑報班齊溫公呼

知班曰引幕寺丞歸本班知班引天申立

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蓋朝儀位著以
官爲高下朝謁應天院留臺職也天申即

日行

見

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溢疾自疑當中風乃豫
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詳盡感繫親書緘
封置卧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
禹使上之允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
臺四任提舉崇福官

狀行

孫和甫曰固在西府親見 神宗晚年以事

無成功當守太息欲召司馬君實用之時
王禹玉蔡持正並在相位相顧失色禹玉
憂不知所出持正密議欲於西邊深入探
虜巢穴以爲此議若行必不復召君實雖
召將不至自是西師入討夷夏被害死者
無算蓋自西邊用兵 神宗嘗持淺攻之
議雖一勝一負猶不至大有親傷至於西
邊將帥習知兵事亦無肯言深入者非禹
玉持正不歷外任不習邊事無敢聞此議
者

禮川

元豐五年文潞公與富韓公集洛中公卿大

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簡
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溫公
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狄棊墓故
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富文二
公之後潞公謂溫公曰君博留守北京遣
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虜主大宴群臣伶
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
其後以挺扑之者曰司馬端明耶君實清
名在夷狄如此溫公愧謝

見

溫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買園於尊
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伯溫先君子康節
先生游嘗曰先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
即鄉人也有如先生道學之尊當以年德
爲貴官職不足道也公嘗問康節曰先何
如人康節曰君實胥踏實地人也公深以
爲知言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
如此

開見

司馬溫公既居洛時往夏縣展墓省其兄即
中公爲其群從鄉人說書講學或乘輿遊
荆華諸山以歸多遊壽安山買菟窟呼爲

休息之地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輅轍道至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憩石樓臨八節灘九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有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錡之哉其旨遠矣錡見

温公知永興軍到官踰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伏望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范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寬或誅所不敢逃 帝必欲用公召知許州令過關上殿方下詔謂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 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 帝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司馬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

人 帝之春禮於公不衰如此特公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元豐官制成 帝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用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俟之王珪亦助其說至元豐七年秋實治通鑑書成進御時拜公資政殿學士賜帶如二府品數者脩書官皆遷秩召范祖禹及公子康為館職時 帝初微感疾既安語宰相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公呂公著為師傅保至來春三月未及建儲而帝升遐 神宗知公之深如此見

神宗崩公赴闕庭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 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 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聞闕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 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

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
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
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
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
譽若此者必罰無赦 太皇太后封詔草
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
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有應詔言事而坐
越職贖銅者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
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
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 太
皇太后已有旨散遣備京城役夫罷減皇
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
三千餘人戒飭中外無敢苛刻暴欲廢導
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
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
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新
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 先帝
新棄天下 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
取公不敢復辭初 神宗皇帝以英傑絕
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

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
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
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 先
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
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
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
之不肯改然 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
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
天下多故及 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
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
慨然爭之曰 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
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
非 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赦焚拯溺猶
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
笞五百者多死景帝改之武帝作鹽鐵推
酷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
求賂遺德宗罷之德宗為宮市五坊小兒
暴橫盜鐵使月進羨餘順宗罷之當時悅
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况 太皇

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教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選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並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峽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高書九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吳班再拜而已克舞蹈公疾益甚數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復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便用兵為失時異議甚衆獨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遂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罷青苗錢

專行常平糶糴法

狀行

公奏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材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脩一人如進士高選皆從之狀行元祐初司馬溫公輔政是歲天下斷死刑九千人其後二呂繼之歲常數倍此豈智力所能勝耶狀行公曰溫公嘗拱路日蓋知後必有反覆之禍然仁人君子如救焚拯溺何暇論異日事元豐之末京東劇寇欲取掎克吏吳居厚投之鑄冶中穎居厚覺蚤間道遁去不然賊報一轉運使從官得晏然而已乎劉先生公欲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義聞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祐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劉先生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

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啻晝夜賓客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齎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贈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狀行

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范太史撰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樂城集

公又云司馬文正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常致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為常其書字皆真謹公見時已有三十餘簿謂其東都曹生言范右相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它亦不改世未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曾中亦以為樂邪惟司馬溫公枯瘦自如豈非不以富貴動其心邪蘇詩

公初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讀其書置尚祕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敞劉恕范祖禹為屬官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前悅親為製叙賜名資治通鑑詔遍英讀其書賜額郵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盛行狀又謂其後錄云溫公傳通鑑成進御臣細王珪張瑄見上問何如上曰當略陳其不可又旨曰當略陳其合以善規實章帝曰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及為相遼人數其邊吏曰中國

相司馬矣弼母生事開邊陲神道

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需衣以致奠卷

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 上命戶部侍

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

瞻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

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

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注

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

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神道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

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

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

好處程氏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

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

是有以救之之術體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

學堯夫之坦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

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遺書○又曰或

曰堯夫曰吾嘗聞之夫子有指而不知道者有

或云三代以下宰相學術溫公一人而已公

以為何如公曰學術誠然若宰相之才所

以圖回四海者未敢以為第一蓋當時正

人多短於才所謂愛而知其惡也明先生

蘇內翰賦作公神道碑銘曰於皇上上帝子惠

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 聖子受命如

堯之初 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

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後之其相惟何

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

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 二聖忘

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

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樂

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

鳳不鷲不搏羽毛畢朝雄狡卒服為政一

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

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 神考是懷 天

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 神考之功

范太史祖禹作布衾銘記云溫國文正公所

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

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

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
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
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
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歛以深衣而覆以
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
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
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
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
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小睡則枕
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
自以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為心文以
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
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
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
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古今居洛
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
之聖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
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
紙本于家屬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
之儉云

卷七

七之一
諫議大夫司馬公

公名康字公休文正公之子也舉明經
中第授耀州富平主簿文正公奏留國
子監聽讀文正公脩資治通鑑奏充校
閱文字元豐八年擢秘書省正字遷校
書郎丁文正公憂服除召為著作郎兼
侍講除左正言以執政親嫌不就除司
諫未拜命會疾亟除直集賢院提舉崇
福宮而卒特贈右諫議大夫

君勿端謹性至孝丁母夫人憂勺飲不入口
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見者哀之文正公居
洛十五年往來陝洛間士之從學於公者
退與君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
雖不識皆知其司馬公之子也公薨親喪
如夫人哀毀有加焉治喪皆用禮經家法
不為世俗事得遺恩悉以予族人以蔬食
地卽得腹疾親感勉以肉食終不肯及竟
喪毀瘠羸然治瘵不愈而卒

初文正公在相位與呂正獻公及同列共議

稍脩官制以就簡便令門下中書二省通
職事草具未上而薨君上其遺書與降付三
省而朝廷未遑有所行也

君為講官嘗上疏歷陳前世治少而亂多

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上

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又勸 太皇太后

每於禁中訓導其言切至又言孟子為書

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 上曰

方讀孟子尋詔講筵官編脩孟子節解為

十四卷以進君已病矣猶自力解孟子二

卷會除諫職未受條具諸所當言以待曰

得一對極言而死無所恨矣疾病召賢于

充鄉民間之詣醫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

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來告者日文不絕賢

遂行至則疾不可為矣沒語妻子以不報

國恩為恨 二聖嗟悼不已所以優恤贈

賻之甚厚

君篤行內外淳備必欲如古人燕居如對大

賓動靜有矩法望之色莊氣和而言厲嚴

於祭祀為人潔廉未嘗言財其事君務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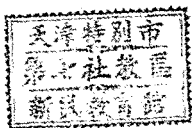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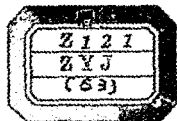
難非堯舜仁義之道不陳於 上前待族
人委曲周旋唯恐不得其所欲與朋友忠
信久而益親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七



三朝名臣言行錄

二



藏書圖記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八之一

丞相申國呂正獻公

公名公著字晦叔文靖公之子以恩補
 奉禮郎中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皇祐
 初判吏部南曹同判太常寺召試知制
 誥亦辭不就除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治
 平元年出知蔡州 神宗即位召為翰
 林學士兼侍講知通進銀臺司熙寧元
 年知開封府數月還翰林二年拜御史
 中丞罷知潁州五年召還經筵辭疾差
 提舉嵩山崇福宮十年起知河陽召還
 提舉中太一宮元豐元年除翰林學士
 丞言政端明殿學士三年拜樞密副使
 政同知樞密院五年出知定州徙揚州
 哲宗即位召兼侍講提舉中太一宮拜
 尚書左丞遷門下侍郎拜尚書右僕射
 元祐三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四年
 薨年七十二詔贈太師申國公御書墓
 碑之首曰純誠厚德之碑紹聖中追貶
 建武軍節度副使又貶昌化軍司戶叅

軍元符三年復太子太保
 授左光祿大夫書名堂額
 紹興初乃追復贈謚云

公在穎逾年而歐陽公愔為守初愔以公為
 相家令子弟少有時譽待公良厚而未甚
 重也劉原父敵博學有高才王深父回好
 古君子也二人者皆寓穎公日與相從愔
 等稍稍愛公之學識其後愔入為翰林學
 士薦公文學行誼宜在左右因數為朝廷
 在位者稱公清靜寡欲有古君子之風及
 愔使北虜虜問中國德行文章之士愔以
 公及王荆公安石對

傳家

歐陽公嘗患士大夫少高退之節乃薦正獻
 公及張唐公王荆公韓持國欲以激勸風
 俗又薦王荆公與正獻公作諫官
 公既中第詔叙次所業以進將召試館職公
 謙避終無所進朝廷知其意不復索所業
 令徑就試亦不赴故 仁宗心重之及領
 南曹因引選人對便殿奏事畢 帝謂公
 曰知卿恬退有顏氏之節時 仁宗臨朝

淵默雖貴近亦罕聞德音公以小官對獨

被褒語

傳家

公為郡率五鼓起秉燭視察廣遠明出廳決
民訟退就便坐宴居如齊賓寮至者母拘
時以故郡無留事而下情通凡典六郡以
為常後雖年高貴重不少替單陞拜也公
以愷悌為政不嚴而肅轉運司輦乳香數
萬斤配賣郡中公停之郡產雖符檄督迫
竟不為強配

傳家

仁宗在位久天下無事一時英俊多聚於文
館日食秘閣下者常數十人是時風俗淳
厚士大夫不喜道長短為風波朝夕講論
文義齊唱詩什或設茶酒以相娛同舍有
出任外官者即相率餽餽舍為盛會以餞
之然際接必以禮平居非着帽垂紳不出
廬舍公性安重寡言折理精微尤為時流
所敬間有笑譁踰度者公每以正色裁之
皆信服不以為恨老儒掌禹錫被服不潔
清言動樸野多為人所玩公獨未嘗以一
語戲之禹錫至感泣眾亦以此益稱公之

盛德

傳家

貴妃張氏薨追冊賜諡以后禮葬公當攝事
引輔聞有命即歸家稱疾中使挾太醫察
視公堅卧不起竟獲免

傳家

傳家

差判登聞鼓院公自單州歸益研精講學無
進趨之意嘗與王介甫相對而歎曰今天
下雖小康然堯舜之道知不可復行以故
求開高將以遂其志

傳家

公既侍經筵時 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同
異訓詰得失皆粗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
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為 上反復深陳
之 仁宗嘗詔講官允經傳所載逆亂事
皆直言毋諱公因進講言弑逆之事巨子
之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
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而慮危
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
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姦心故易曰履
霜堅冰至由辯之不早辯也侍讀劉原父
常退謂記言官曰當載之史冊以垂後世

傳家

先是上清宮火壽星殿獨存因以為壽星觀

至此十有九年詔建神御殿於觀中將自

禁中迎真宗繪像奉安公言都城中

真宗已有三神御而營建不已非祀無豐

暱之義不報曰以公報神道碑

英宗不豫久中外疑駭或謂朝廷將行永正

故事公一日因稟山陵事獨至中書見韓

魏公於後閣因密白曰主上方富於春

秋非素有疾徐當自平審如外人之言恐

君臣父子之間人情便不能安唯公靜以

鎮之則天下幸甚魏公頷曰正與琦意合

未幾上疾有瘳傳本

詔與司馬光同定學制而光前已獻議公即

獨疏其事大略欲請錫慶院為太學增置

講堂立管向太學官一員專治規矩博士

八員分經教授管向官及博士專委祭酒

司業舉任專以學術行誼無拘資考始入

學者為外舍滿歲較其經行升于內舍又

滿歲長貳學官較內舍之尤異者三五人

薦於朝廷覆試而授以官具為科條上之

不果行傳本

英宗初親政公言陛下以宗藩選繼大統

奉母后當極子道雖居深宮之中不以造

次廢禮則中外瞻仰天下幸甚上嘉納

之神道

公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時上躬猶未

全安多不喜進藥會講論語至子之所

齋戰疾公因言有天下者為天地宗廟社

稷之主其於齋戒祭祀必須致誠盡恭不

可不精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則於

興師動眾不可不精至於人之疾病常在

乎飲食起居之間眾人之所忽聖人之所

精況於人君任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

色近醫藥為宗社自愛不可不精上欽

納其言又講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公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

者亦有所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

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

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

之皇自恭德是也上知公意深切每政

容鞫躬如在車之式健家

公於講讀尤精衆謂語約而義明可以為當

世之冠 英宗嘗對執政稱其善與司馬

光同侍經筵光退語人曰每聞晦叔講便

覺已語煩甲辨道

自 仁宗末率以二月開經筵至重午罷八

月復開至冬至罷是歲詔以九月五日開

經筵至重陽罷公上奏曰臣竊以 國家

置儒術之官設勸講之制蓋將以開廣聰

明究古今理亂之要而求正身治天下國

家之術非徒以為縉紳之美談朝廷之虛

文也今 陛下始初清明勵精圖治固宜

親近儒雅漸以歲月猶恐未盡今若自五

日開講至重陽祇是四日朝著聞之頗已

疑惑若傳之四方則為損不細臣願 陛

下日御通英以循 先帝故事則天下幸

甚詔即從之後講論語將畢公以尚書備

二帝三王之道尤切於治術乞候進講論

語畢日進講尚書從之傳家

公為祭酒也以太學為教化之原故究心經

理之舊制薦舉學官博士皆嚴其資格限

以年齒公數為論列莫稍寬其科條前後

所薦學官如王回吳汝英潘張載皆一世

大儒王存顧臨為元祐名臣常秩吳申黃

履朱臨盛儒亦顯於世處士程頤隱居不

仕公命衆博士取其家敦請以為太學正

頤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後王陶用孟醇為

學正亦遣博士致請於是諸生始知有聘

士禮神家

南郊太僕卿升輅授綬 國朝陪乘皆差翰

林學士無雜學士者至公始以直學士升

輅 英宗自太廟赴南郊中途問今之郊

與古之郊何如公對曰古之郊貴誠尚質

今之郊盛儀衛事物采而已因言 仁宗

郊祀徹黃道以登虛小次不入立壇下須

禮成詔祝冊官至御名母與 上皆遵用

焉傳家

執政建議追崇濮安懿王或欲稱皇伯考公

曰 真宗以 太祖為皇伯考豈可加於

濮王耶及詔下稱親公言於 仁宗有兩

考之嫌班漢王諱於天下公獨以謂當避
於上前不當與七廟同諱神道

御史臺官呂誨等六人以言事罷公言陸

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形於天下而誨
等以言事去非所以風示四方爭之不能
得乞補外任上曰學士朕所重未可去

朝廷公後懇請家居者百餘日上遣內
侍敦諭執職曰宜徐徐勸誘勿太迫也公
起就職數月又乞補外三年出知蔡州通詳

蔡所統十縣汝陽宰政事修公首薦之以為

十縣最於是屬吏人人爭自飭蔡多水泉
因為醜水以溉民田者數千頃故特軍營

皆草舍率數歲一修且多火災人以爲病

公至盡變爲瓦舍轉運使惜其財固爭之

時公已被召爲晝夜督吏卒輦材用致役

所事集而後去初至孔子廟毀宇圯壞會

前守度材將以神廳事公命輟其材以修

之郡人郝戴有孝行方壯歲棄官就養公
薦之於朝詔復起戴竟不起陳

神宗自在藩邸即熟聞公與司馬溫公名及
即位首召二公爲學士朝論翕然稱上

之得人陳

御史中丞司馬光以言事罷公封還其詔曰
光以言舉職而賜罷則有責者不得盡其
言陛下雖有欲治之心何從而知安危

利害於是內出光詔付閣門公又言詔不
由封駁而出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乞正
臣之罪以正紀綱上手批公奏因通英請
獨留公以諭百公請不已竟罷封駁事通詳

神宗初御經筵公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

智上曰何以獨言勇智公曰仲虺方稱
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

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

者然後可以爲盡善時上方奮於春秋

故公以好勇黜武爲戒陳

知開封府時有內侍持龍鳳首飾入內東門

聞者摘其事詔以付開封少頃復遣使追

取仍詔開封毋須覆奏公言法當覆奏而

後遣使人立廳事不肯去公持之益堅不
得已復命於禁中竟覆奏然後遣貴近禪

焉家

夏秋潘雨京師地震公言自昔人君遇災者

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

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至誠而變

異不消者未之有也夫衆人之言不一而

至當之論難見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

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為邪說所亂顏淵

問為邦孔子以遠佞人為戒蓋佞人唯恐

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唯恐不合於

義則其勢易疏唯先格王正厥事蓋未有

事正而世不治者唯 陛下勉行之而勉

終之

神道

禮官欲用唐故事以五月朔御大慶殿受朝

遂上尊號公以五月朔會朝與人君尊號

皆非古典言曰 陛下方越漢唐追復三

代何必於陰長之月為非禮之會受無益

之名 上從之遂竟 神宗朝不受尊號

神道

拜御史中丞入對 上語及西陲事公退而

上奏曰臣早來入對 陛下論及夏國事

宜臣竊以夏國既不肯全歸二寨故地則

朝廷須至却留綏州向去必是難保誓約

或至用兵然臣以事勢料之東常年勿國

弱雖有黠臣為之謀主亦未能為國家深

患唯當修嚴武備來則應之以逆待勞保

無失利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或議深入

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仍慮向後或有

邊境急奏乞朝廷靜鎮無致驚擾其後公

去位未逾年朝廷果遣宰臣臨邊已而西

征無功士卒內潰 上為之責朝肆赦皆

如公所料云

傳家

公薦張載修身講學為閩右士人師表且深

知邊境利害 上特召對以為崇文院校

書公又言載老矣宜任之以事不報未幾

差載就鞠苗拆於越州公又言載賢者獄

事非所以使之亦不從

傳家

公同知貢舉在貢院密上奏曰天子臨軒策

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且近世有

問為上言之及公力言者而法二人乃相避曰項
 盡得原否會審引去公歷五日趙公送知趙上表
 九七日而趙公歸趙公歸趙公歸趙公歸趙公歸
 魏公謂希審引去公歷五日趙公送知趙上表
 取為中使介而天與下皆患其多謀故用復
 語言得呂公審引去公歷五日趙公送知趙上表
 詞之惡介用此為其說大謂云審引去公歷五日
 宜介前趙明日上言今滿其大謂云審引去公歷
 折若當者亦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口又聞見
 之恐者矣王上深沈以為時取也○又聞見
 期公與呂申公為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
 來千年所論不復復謂有學堂恭工之志對公之
 悉如此益謀置等老當者亦王代之際必有與晉陽
 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王上深沈以為時取也○又聞見
 公也申

公至穎時部使者皆新進年少輕銳能擊持
 爭陵躐舊臣公一不與之較專以庇民為
 已任會提舉官朱紘王穎議免役法集郡
 官置局公審為申解因得少寬傳家
 甚星見詔求直言公疏曰 陛下臨朝願治
 日已久左右前後莫敢正言 陛下有欲
 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哉此任事之
 臣負 陛下也何以言之蓋士之邪正賢
 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為

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為天下之至不
 肖其於人才既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
 乖戾而不審矣古之為政初不信民者有
 之鄭之子產是也一年而鄭人怨之三年
 而鄭人歌之 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茲
 矣輿人之誦亦未異於七年之前也 陛
 下獨不察乎神道
 十年二月差知河陽初公罷穎領崇福遷居
 西都眾人謂公不見用於時當放懷山水
 為終焉之計公曰不然吾於國家可謂世
 臣且 主上待吾不薄不幸為人所間退
 就閒散豈吾所欲哉及王安石呂惠卿相
 繼罷去果復起公三月公至河陽時役法
 已定類多張虛數以取羨餘孟沂統五縣
 歲取於民者有募監倉庫人等錢三千九
 百二十七緡而官未嘗募人實以軍吏代
 役又有追償舊牙校重役錢五千五百緡
 然至是所償已盡而取於民者遂為定數
 歲輸之無已時公為括其數以告于朝請
 一切蠲之以寬下戶之輸錢者詔付司農

竟不行傳家

熙寧四年申公以提舉嵩山崇福宮居洛買

宅於白師子巷張文節相宅西隨高下為

園宅不甚宏壯康節溫公申公時相往來

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

言而已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不堪命矣

時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

士天下騷然申公所歎也康節曰王介甫

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作

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河南

尹賈公昌衡率溫公程伯淳錢於福先寺

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

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辯論出處不已類

以詩解之曰二龍閑卧洛波清此日都門

獨錢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

生申公鎮河陽歲餘召拜樞密副使後以

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又以大學士知揚州

哲宗即位拜左丞遷門下侍郎與溫公並

相元祐如伯淳之詩云大觀初二程先生以構志

公出處為有優劣先生去正不如是百公出處也不

得公出處為有優劣先生去正不如是百公出處也不

字初正人端士相繼尋依上意常不樂以為時賢不肯為我用故正欺公或在京官祠以明不愆上

通英進讀 上留公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

之旨公問 上曰堯舜知此道乎 上曰

堯舜豈不知公曰堯舜雖知此而常以知

人安民為志 上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

遇臣下公曰太宗所以致治者以其能虛

已從諫耳 上臨御又羣臣建說罕能出

上意至聞公言慷慨加勅信神道

澶州曹村場決河復塞公因違規曰臣伏見

聖心惻然即議閉塞奮自獨斷出於羣疑

功未踰時而有成患不闕歲而尋弭雖上

下竭力遂濟登茲寶由 陛下有至誠憂

民愛物之心天相神助殆非人力以此見

天道聰明日監在下樂忱輔德遠應不違

為人上者可不敢畏恭惟 陛下聖德仁

厚出自天性臨下御眾有日月之明天地

之量誠非九庶庸妄所能臆度以至近日

數起詔獄遠繫羣眾有司極於鍛鍊羣下

無不震恐比至臨決多從末減昔于公一
 郡之獄吏耳猶以陰德有報尤大子孫况
 萬衆之尊六合之廣布德施惠固宜受福
 無疆施及萬世然臣願 陛下雖聖性得
 之猶復加聖心焉上奉天下接人加精致
 誠執要行簡道高百王而謙以自牧學貫
 六藝而虛以受人雖威肅羣品不得謂下
 絕欺誣雖智燭輿情不得謂事無壅蔽親
 賢士拒任人必有忍以濟事功推內恕以
 及人物于以崇起忠厚保合泰和則易所
 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所謂千祿百福
 子孫千億者蓋將以類而應臣以無狀獲
 備近列竊慕古人將美盡規之義惟 陛
 下尉幸七月公入對 上迎謂公曰覽卿
 所奏深得近臣盡規之義時獄犴交蕃而
 上繼嗣未廣公辭順而意切故 上深納
 焉律家

初公自河陽入朝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
 殿門武夫衛卒皆歡抃咨嘆 慈聖光獻

太皇太后聞公進尤喜曰積德之門也中
 謝日有司供具諸執政皆集內出酒果親
 饗豐腴珍異就宴賜之侍史竊視其器皿
 歎識皆有慶壽官字然後知賜物乃 光
 獻意也時富韓公司馬温公皆在洛聞公
 登樞富公寓書為慶曰公之名德聞于天
 下然嘗以直道迕執政士大夫未敢遽望
 登建忽報拜命出於事外人甚驚喜此得
 於輿論非敢佞也司馬温公亦以書遺都
 下友人曰晦叔建用天下皆喜以為治表
 聞其精力辭光不敢致書君宜勸之早就
 職律家

公既就職後數日樞臣奏事畢獨留占謝因
 奏曰臣老於闕外蒙 陛下收之桑榆唯
 知拳拳納忠以報恩遇自熙寧以來朝廷
 論議不同端人良士例為小人排格指為
 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此非國家之利
 也願 陛下加意省察 上曰然當以次
 收用之律家

上初即位韓絳即建議復向刑至是復詔執

政議公以爲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
辟不可復將有踊貴賤之譏吳充議復
置園土家以爲難行王珪欲取開封死罪
囚試以剗刑公曰刑而不死則肉刑遂行
矣議竟得寢條

詔以程顥同判武學諫官李定以顥常爲御
史論新法言而罷之公上疏曰臣向蒙擢
在樞府中謝之日不敢縷陳細故輒論及
判別忠邪之道頗蒙開納蓋今日公卿士
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同否然其愛君許
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多其唱和雷同
承迎附會而蔽言汙行卒爲陛下所照
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易未知而士亦不
可忽也況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
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疏通且
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
臣子之體使得復見用於聖世其奮身報
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
未爲仕宦之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
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

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謹說珍
行之徒日以熾盛則守正向公之士愈難
自立矣條

初公因陳世儒獄事被誣請鳴或謂公以輔
弼掛吏議當隨事自承不宜有所陳公曰
不然自古公卿大臣遭枉濫而不能自直
者皆不得其時也今吾生治世事明主近
在惟強之間一旦被誣而不能申理則四
方踈遠之人何以自明將惡治獄者狃以
自強被罪者望風畏却一罹苛問例自承
服致朝廷有濫罰之譏罪乃在吾而不
在朝廷也條

上以慈聖既升祔大推恩於曹氏凡進官被
賞者二百餘人且欲以侑爲中書令公言
正中書令自宋興以來未嘗除人況不帶
節度使即宰相也非所以寵外戚乃以節
度使兼中書令公因言自古土國亂家不
過親小人任官官通女謁寵外戚等數事
而已上深以爲然時王中正宋用臣等
任事故公假此以諷上既退薛恭敏公

向數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使向汗流浹背

謀告夏蟲其主秉帝 上對二府議大舉兵

以伐之公曰如謀者所告則夏人誠有罪

然陛下欲興弔伐之師未審以何人為

元帥未得其人則不如不舉五年四月公

以西師無功奏曰外奏皆謂王中正宜正

典刑會改官制以王珪蔡確為左右僕射

翌日公上奏乞解樞務或謂公曰今官制

新行所用為相者或素出公下又樞府方

以二負為制而公與孫公固韓公鎮為三

人有溢負 上以是詔未用二負之制今

公遽去得毋近於躁乎公曰所謂大臣者

病不能以義進退爾違卹其他哉章繼上

面請无切乃除資政殿學士出為定州路

安撫使及永樂城陷奏至 上特開天章

閣對輔臣曰邊民疲弊若此獨呂公著為

朕言之他人未嘗及也

宋傳曰又加開云高道

為相從之先是朝廷知陳西國於夫從下諸民

不調夫至其季屬開輔運司惟謂夫以錢括民

實其日給錢二百何使人通之云安妥保若之軍

與新都運使以下民間強控相系立揮於山澤不受

到自請罪智之亦不能禁命延齡赴府適之則就

存者皆得行無阻志者亦當請罪天子遣將

西京留守文鴻公上言極不可再舉 天子遣將

請解職除除如定州會內情抑抑 上遣將

奉為 上言必若出師國中必見 上始信之

朝廷以遠事為抑抑及李留後後西國之委矣

曰四路多事此時大夫之等也相公當國而以遠事

耳豈可當特勤之任耶聞者代為王快

公至定州謝表曰進不致希功而生事退不

敢弛備以贖官人人傳誦以為據實云是

時朝廷方經武事增修邊備越時者爭獻

此伐之策公至定武即為上言中國與契

丹通好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軍素有

節制唯宜靜以鎮之保甲法新行被邊皆

設教場日鳴金鼓課人論戰法聲達於勇

勇撤邊郡以為生事違誓約 上委公覈

其事公即上奏以為違邊人習戰法於境

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專以

舊弓箭手法從事不聽時以教保甲修城

池建大倉中使勞于道公預戒有司謹

勅錄勞然公素靜重寡言接對有常禮無

假借以是至者多不樂承受陸中被中言
市絲五萬兩供尚方已而復獻計增市詔
以付定州公上言日前所市者皆先期給
緡錢故民力猶可辦今已涉夏民間漸就
機織若再行收市人將受害 帝悟即詔
公寢其事中又受旨專董倉役日使人持
挺立城四門民有以車乘輦薪蒸霽城中
者皆疆致之倉所以供陶甕城中幾廢爨
公命掄中所遣卒盡杖之一城歡呼公之
未至也中受命經始倉役即壞民居毀僧
舍民有世葬於倉西者中故築垣直界其
城中民號泣發其墓持喪而去其所占地
蓋廣矣然不足於素慮者猶三百五十二
楹中因請別度地建小倉以足之公曰今
二大倉所受已不貲又益一倉徒費公私
無益也奏罷之中既數被沮六年遂奏定
州差驍武卒護送罪人違所降詔配法公
坐是降正議大夫先是朝廷所欲更張類
出於邀功生事者之言多非公意唯州城
興築且四年僅成一面公曰定河朔衿喉

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于光明日新又
 新以至于大治者學之力也臣待罪講讀
 謹條上十議以裨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
 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
 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
 逸居月餘除執政送倚以為相神道碑云今
 上野忠正公初自諱播呂運超運至之日上書言
 十事皆極直言不為浮辭盛位其始薄斂之學曰
 皆度量之則如福之東南封象之以戰國則武敵之
 以得民向是如之人主當結仁義而已何須武敵之
 或又上蔡籍列字中公物臣運上十事如餘皆論初
 或上蔡籍列字中公物臣運上十事如餘皆論初
 之道幾無出此十者
 可為人君座右銘先帝
 太皇太后遣使問公所欲言公奏曰
 即位之初臣為學士令臣草詔以寬省民
 力為先既而秉政者建議變舊法以侵民
 為意其言不便者指以為沮壞新法一切
 斥去之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
 陛下既深知其弊誠得中正之士使講求
 天下之利害上下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
 又曰唐德宗拒諫幾至覆國今兩省諫官
 未備三院御史主察者不許言事恐未合
 先帝本意後卒施行神道

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
 尚書奉行而已公曰三省均輔臣也正如
 同舟共濟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乞事干
 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
 遂定為令神道
 初執政三五日一集都堂長官專決同列多
 不與議及公秉政非有故日聚都堂遂為
 故事神道
 公始與司馬光輔政於是共推李先帝之
 意蓋欲鞭笞四夷以疆中國阜蕃邦財以
 佐其費有司奉行失其本旨先帝固嘗
 患之矣故欲更而未暇與已更而未定其
 詔墨記言具在而可考者有若干事若詰
 青苗之害則曰常平泉穀以禦水旱而貪
 散以求利至十之七八國失拯救之備而
 民之責備被管筆者眾責與利之弊則曰
 大傷鄙細有損國體戒用兵之失則曰南
 安西師兵夫死傷者皆不下二十萬有司
 失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
 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救官制之滯

則曰更新官制以覈正吏治至今頒行無
 緒有以啓寵四方貽議後世於是二公與
 同志者建請以常平舊法改青苗以嘉祐
 差役參改募役罷保馬以復監牧損保甲
 教選以便農作除市易之令寬茶鹽之禁
 賜邊勞贖之民和西戎於是民謹呼鼓舞
 以為便而沮議者上則大臣下則用事之
 小吏蓋不可勝數司馬光既卧疾于家其
 與數人者同救其弊 太皇太后為去其
 異議者然後定 神道碑曰又家傳云太皇太后
 以為若五年罪之臣民所言新法之不便於民者亦
 不以難施行者於大行母子也夫行所法之法尚民
 至公至公則人無不服又謂士庶所上對事數百通計
 政府公意以為法之害於民而不合於民者亦不
 者當以較更之使觀法不改而實則反民 先帝本指
 已病不能親相萬仍與入對意初雖未決後以自
 始於是奏疏相萬仍與入對意初雖未決後以自
 而行之端方定厚天下仰假垂老乃得乘國政平
 我朝運本適若此際復不徒守舊法則入於國矣
 村今日為於時衣矣○又曰介唐文章始於李有
 取法百歲不絕事而書速明或立碑速明或立碑
 如厚禮以授之百均光者以謂朝廷何如

命待不以次詔以為潁州團練推官國子
 監教授不就又以為宣德郎秘書省校書
 郎亦不就已而召對便殿拜通直郎崇政
 殿說書乃受命議者譏頤辭平而居尊及
 在朝廷以天下自任好論說政事褒貶人
 物俗士好進者嫉之若讎竟不能自容而
 去 錄
 公上奏曰臣竊以自古治戎之策雖三代之
 盛亦不過來則禦之去則備之為備之道
 莫先於積穀巨嘗任定州路安撫使河北
 沿邊大約有十年糧蓋令商旅輸粟塞上
 而筆請錢貨於京師故能致此豐羨訪聞
 西陲自兵興後至今所儲軍糧只可支一
 二年若緩急更添屯軍馬何以供之乞令
 陝西經畧司與轉運司同共廣作計置使
 沿邊皆增及五年之蓄如此攻雖不足守
 則有餘兵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
 平忘戰必危乞賜裁酌施行從之 錄
 先是司馬溫公上疏論免役法五害乞舉從
 舊法詔付三省施行蔡丞相建言此大事

也當與樞密共之公上奏曰臣竊尋故事朝廷有大論議多選近臣定奪欲望選差三數人詳定聞奏仍擬數人以聞詔以呂大防韓維范純仁詳定專付三省不復令密院預議初溫公議凡役人皆不許雇人以代然東南及兩蜀諸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傭皆當為弓手執職役既不許募代甚苦之公聞其弊即令一切聽募雇民情大悅

溫公在門下省建議天下素牘有不應讞者舊皆放罪無以懲謬妄請悉勸劾溫公意欲州郡聽獄而官吏苟避譴罰自是雖有疑案皆不上及公為侍郎乃請官吏案後帖放如舊制迄今遵用焉

自官制改盡廢三館直官校理繞校書郎正字數負為職事官至是乃盡復舊制召試學士院唯策問古今治亂之要不復用詩賦尚書省六曹適置郎吏而不計事之繁簡或案牘填委抵暮不得休或終日無一事而俸賜均等公以為非宜乃省開曹十

九貞定為三十五貞

傳錄

御史彈奏駕部貞外郎賈種民素無行元豐中任大理官為蔡確鷹犬專中傷善良詔黜為通判公面奏曰方種民為獄官臣亦與被誣今臣在相位而種民得罪恐所懲者小所損者大非所以示天下乃發前命門下韓公奏曰種民醜惡眾所共知奈何以公著故為朝廷公議公復為請乃除知臨江軍既而又以臨江僻遠改知通利軍

傳錄

內出手札云向者朝廷請求法度務以愛民而縉紳之士往往不原朝廷本意速希功賞有誤使令殘民蠹物久益知變至使羣言交攻不已其罪顯者已行譴逐自餘干涉之人自今更不追劾可倣此意作詔布告中外咸使改過自新各安職業議者或咎公持心太恕今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為異日惠公曰為治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

初二聖首從公言聞言路自是臺諫官章疏

無虛日常假借納用焉其後言者益自肆
上意寢不憚會御史張舜民彈劉奉世語
侵太師文彥博乃罷舜民臺職於是臺諫
交章以為舜民不當罷 上不從中丞傅
堯俞諫議梁燾侍御史王岩叟司諫朱光
庭王觀御史孫升各居家待罪 上命執
政召言官至都堂諭以舜民言彥博私奉
世而奉世使夏國非彥博所建舜民難再
除御史堯俞等不受命而燾充喧勃公上
奏曰臣伏見 陛下自臨政以來開廣言
路登用直臣訥諫之盛近古未有然臺諫
官數人例各供職日久言事既多不能盡
忠固不可便行罷黜又不可一向包容恐
向後愈更紛拏朝廷却不能保全欲乞稍
與優遷令解言職更擇有名望學識巨僚
使備諫諍如此則 陛下於言事之巨可
以全其恩意不至駭動物聽自是堯俞等
皆以善罷無以言事降黜者核
御批付中書省門下侍郎韓維嘗面奏范百
禄任刑部侍郎所為不正輔臣奏劾巨僚

當形章疏明論曲直豈但口陳何異姦諂
維為輔臣不正如此子何頼焉可罷門下
侍郎分司南京仍放辭謝公即上疏曰臣
伏思 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寬大判別
忠邪於輔弼之臣每加優禮故得上下安
樂人情悅服若以奏劾巨僚當有章疏則
自來大臣造膝密論亦未嘗須有章疏兼
維素有人望又以直言廢棄 陛下始初
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慮必
有讎嫌中傷以惑聖聽況五六十年來執
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恐中外驚駭人情
不安臣又竊思 皇帝陛下春秋方冒正
賴 太皇太后陛下訓以仁厚之道調平
喜怒以復 仁祖之政若大臣倉卒被罪
則小臣何以自保臣受 陛下厚恩與常
人不同故今來雖當雷霆之怒不敢愛身
以陷 陛下於有過之地伏望少回聖慮
乃詔韓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然猶
用前責辭公乃與中書侍郎呂大防同奏
曰此大事也更乞訪問太師文彥博特大

防繼上奏論之舍人曾肇亦再還辭頭不肯命辭然上意終未回且批大防奏曰近臣若更有營救者必當重行貶竄公又於便殿為上詳言之乃得言改辭頭作均勞逸之意條

右司諫賈易降知懷州自蘇軾以策顯事為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素與程頤善於是頤軾交惡黨與相攻易獨建言請併逐頤軾以靖朝廷而易言侵及太師文彥博同知樞密院范純仁故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公言易所言頗切直唯詆大臣為太甚不可復聽諫列爾后曰不責易此亦難作條公等自與皇帝議之公曰不先逐臣易責命亦不可行爭久之乃止罷諫職出知懷州既退公謂諸公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進導諛之說以惑上心者當爾之時正賴左右諫諍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也於是呂中書大防劉左丞摯王右丞存私相顧而歎曰呂公仁者之勇乃至於

此條

熙河蘭會路奏洮東安撫种誼等部領漢蕃人馬於今月十九日午時攻破洮州生擒西蕃大首領鬼章青宜結百官入賀遣近臣告永裕陵鬼章者董氐之大將也凶悍敢戰熙寧間嘗覆官軍殺大將景思立於河州為邊患者二十餘年後遂據洮州與夏州合從將入寇邊臣言宜先事討之以伐其謀公與同列議遣軍器監丞游師雄諭旨諸將不逾月果以捷奏至公在前及與執政會議西陲事諸公多欲舉熙寧元豐所得地盡棄之以與夏人不如是則邊境無寧日也公曰先朝所取皆中國舊境而蘭州乃西蕃地非先屬夏人也今天子嗣守先帝境土豈宜輕以與人况羌戎貪婪無厭與之適足以啓其侵侮之心但嚴守備以待之彼亦安能遽為患乃以詔賜乾德其大略以為前後用兵以來其因而所得城寨彼此各不曾交還今來所請義不可從朕獨以求樂之師陷沒

者衆每一念此常用測然汝黨能盡以見存漢人送歸中國復修職貢事上益恭仍戢邊酋無犯疆塞則朕必釋然於尺寸之地復何顧措當議特降指揮用兵以求所得地土除元係中國舊寨及順漢西藩上境外餘委邊臣商量隨宜分畫給賜又詔以永樂將吏兵夫等雖已詔汝發遣然念城初失守衆即散亡或爲部落所匿藏爲主者所轉鬻汝可子細訪求發遣據送到者每人別賜綸十疋命官以上更加優賜以給所得之家公旣建議制五年之蓄發內帑以濟之又遣省官制置熙蘭財用所省浮費歲數十萬計邊備寢實及鬼章將寇熙河夏人傾國會之行半道聞洮州破鬼章就擒而氣索而退以兵圍鎮戎軍由是朝廷嘗預戒邊吏寇至堅壁清野以待之無與戰至是夏人頓城下數日無所得而遁其後乾德遂入貢稍還永樂所陷漢人朝廷纔以四寨還之而西陲竟無他虞

虞傳家

上以迓英講論語畢賜執政講讀官左右史御筵於資善堂內出御書唐人詩分賜在坐翌日公上奏曰臣伏思 皇帝陛下睿祐之性出於天縱而復內稟慈訓日新典學誠以堯舜三代爲法則四海不勞而治將來論語終快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爲君之要道臣輒於其中及孝經內節要語共一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目今唯取明白切於治道者庶便於省覽或游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毫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居數日 太皇太后宣諭曰呂相所進要語已令 皇帝即依所奏每日書寫看覽甚有益於學問與寫詩篇不同也

傳家

諫議大夫孔文仲言朱光庭除太常少卿不當公與同列奏辯甚力乃寢其奏光庭竟就職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恣不曉事數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自程頤賈易繼去騰說者日益勝於是李常杜純范純禮各求補外公與執政面奏曰善人懼譏而不

敢自安非朝廷之福也 上嘉納焉文仲

晚乃自悟為小人所始感憤嘔血而卒

熙河路擢鬼章以獻 二聖御崇政殿受侍

遠閩門使面詰之鬼章請罪詔釋縛笈其

死方邊議未定時近且多進計請盡還西

夏地獨公與呂左相大防持不同至是鬼

章執擒西賊却退議者耻前說之謬因言

鬼章宜優命以官置之秦鳳或言遂放歸

以責其來効又言熙河克捷鎮戎守禦之

功皆不足賞公曰鬼章為邊患二十年

先帝欲獲之而不可得今 二聖待以不

死其恩固已厚矣尚何官之有况可放邪

疆場之功雖不可過賞然有勞不報何以

使人 上納焉

公在 上前前後論救災事最詳 二宮初

聽政四方有以災旱聞者公為上言唐太

宗正觀元年天下霜儉太宗悉心救卹至

四年米斗三文故為人父母者苟能以軀

民為心極力賑濟自然感召和氣終至富

盛豈以不足為患哉自後每水旱災青分

遣諫官省郎使諸路大發倉粟以濟之又

兗郡上供米以繼乏絕或為餽粥湯藥以

救疾紙衣以禦寒民有棄幼稚於路者皆

設法收養之於是四方之人知 二聖以

百姓為心人人愛戴乃愈於無災云

郎官何洵直失本部印公曰洵直誠有罪然

重譴之則自今猾吏皆有以制主司矣乃

薄其罪

初公在 仁宗朝嘗請進士先策論 神宗

初又獻議以經術取士及知熙寧三年貢

舉遂密啓臨軒專用策試未幾公以言青

苗等事得罪去王安石專政乃盡罷詩賦

一用經義獨以春秋為殘缺不可讀廢其

學學者不得以應書安石又與其子雱其

徒呂惠卿并御撰定詩書周禮義模印頒

天下凡士子應書者自一語以上非新義

不得用於是舉者不復思索經意亦不復

誦正經唯誦安石惠卿書精熟者輒得上

第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

為諛辭以應之又多以佛書證六經至全

用天竺語以相高晚尚字學復以字書去
取天下士於是學者不復解經而專解字
往往離析字畫說一字至數百言去經意
益遠由是中外議者皆咎經義而思詩賦
矣元祐初議者爭言科舉之弊請復舊制
公曰先帝更新法度如造士以經術最
爲近古且仲尼六經何負於後世特安石
課試之法爲謬耳安石解經亦未必不善
唯其欲人同己爲大謬耳司馬溫公亦以爲
詩賦不可復然論者習見經義之弊念濫
不可遏乃定制進士初場試經義次賦詩
論策對經義者許引用古今諸儒之說及
已見又詔立春秋科太學置春秋博士二
員禁有司不得於莊老書出題程文不得
雜用申韓刑名之學及引釋氏書仍罷試
律義至是將廷試執政又以熙寧復策之
初進士葉祖洽譏議祖宗自後對策者
皆訕前朝以阿當世因以爲策問可廢當
復詩賦論三題公曰天子臨軒發策延
四方貢士詢以治道豈非近古良法耶至

於對者是非邪正則在考官去取耳乃仍
舊試策其後論科舉者亦未息以至公薨
而詩賦益隆期盡廢經義而後已非公意
也傳家
中批右諫議大夫王觀論列新除右丞胡宗
愈不當落諫議大夫與外任公上奏曰臣
與王觀舊不相識在前朝又陛下臨政
之初並不曾舉薦但見觀自任言責以來
凡所言事最爲穩密今來若止爲論列胡
宗愈便行責降必未協衆情乞與包容更
加裁酌又與二相論於簾前上曰胡宗
愈有何罪司空與司馬丞相皆親嘗薦之
公曰宗愈在先朝誠有直聲然自任中執
法頗爲浮議所惑所言事多不協衆望乃
除觀直龍圖閣知潤州其後宗愈竟以物
論不與不能安位而去傳家
宋興以來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者四人二
人出公家草制之久上御闈殿見學士
蘇軾曰呂僕射以疾求去不欲煩以事故
以三公節之詔建府第於東府之南啓北

靡以便執政會議三省樞密院條其所當
開者以為軍國事一月三至經筵三日一
朝非朝日不至都堂其出也不以時蓋異
禮也詳前

初判大名府韓絳建議開瀘州故道工役浩
大議者皆以為不可行已而都水使者王
令圖給事中按河使張問議開孫村減水
河而論者復不一三年冬乃詔吏部侍郎
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按視之百祿君錫
還奏見今北流深入地中故道高仰不當
開治而執政未能決公奏行之蓋瘴疾前
一日也詳前

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其寡嗜欲
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窮步無惰容凡嬉
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
伎遊宴以至于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蓋
得之天然晚多讀釋氏書益究禪理司馬
溫公博學有至行而獨不喜佛公每勸其
留意且曰所謂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
爾非必事事服習為方外人也自以服儒

衣冠燕居講道未嘗為沙門擬聲語獨於
先佛及祖師之言撮其至要而默識之大
率以正心無念為宗自屬疾雖子孫滿前
親舊還至初不談及身世經理後事上
顏公甚厚使人問勞日再三至又遣輔臣
至第諭意公對之一無欣慕之色及疾加
甚精神靜定手足安徐聲氣不亂以至於
屬纊詳前

正獻公簡重清靜出於天性冬月不附火夏
月不用扇聲色華耀視之漠然也范公內
翰淳夫祖禹實公之壻性酷似公後榮陽
公長壻趙仲長演嚴重有法亦實似公焉
童蒙訓曰天朝志大正獻公居夏不掛簾不障扇
冬不附火一日盛夏楊大夫探齊字感之將赴鎮或
字伴來解單之刀呂氏物正獻為制至男正獻
西堂下視日中公對坐飲酒三盞孫之僕流淚於
正獻然不動正獻退公嘗至堂中聽辨僕蒙音
堂外不得入堂中使諸孫每有賜物不問何物
但一呈過置之不復問
傳立中使表奔捷也

正獻公燕居凝塵滿案澹然弗顧所用硯或
十數日不洗滌亦不問也平生每半年許
一變饜嘗言自吾友王深父而道德性命
之學日加益公天性清儉然居處飲食衣

服不過為弊陋從容有常此亦

正獻公為小官時每於中庭試馬必具冠帶

而後攬轡平生未嘗行草書尤不喜人博

曰勝則傷仁負則傷儉此亦

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

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蓋其

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

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

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兩句于子舍

屏風此亦

正獻公每事持重近厚然玄就之際極於介

潔其在朝廷小不令便脫然無留意故歷

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引求去此亦

正獻公為樞密副使年六十餘矣常問太僕

寺丞吳公傳正安詩已之所宜脩傳正曰

母敵精神於寒淺榮陽公以為傳正之對

不中正獻之病正獻清靜不作為患於太

簡也本中後恩得正獻問傳正時年六十

餘矣位為執政人士皆師尊之傳正公所

獎進年纔三十餘而公見之猶相與講究

望其切瑳後來所無也榮陽公獨論其問

答當否而不言下問為正獻公之難蓋前

輩風俗統一習與性成不以是為難能也

此亦

呂晦叔真大臣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

裕陵好問且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

裕不若聽德而聽人有非劉向韞聒而不

會者呂晦叔曰劉向貴戚之鄉此語可謂

忠厚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

也至於上變論事亦可謂不知命矣此亦

公平生以人物為己任好德樂善出於天性

士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

其所聞參互考實以待上求神宗嘗謂

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

衡之於稱物其於用人無遠遁疏密一以

至公待之雖有舊怨亦不以屑意其論事

處物不以徇己為悅從眾為難雖澹於世

利而勇於受民簡於應接而周於慮世

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眾人之善至

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神道

皇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正獻公

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溫公隆

名蓋代士無賢不肖無貴賤皆知畏而愛

之而知之眾人未知之前者龐丞相與正

獻公二人而已家塾

正獻公之在侍從也專以薦賢為務如孫莘

老覺李公擇常王正仲存顧子敦臨程伯

淳穎張天祺戰等皆為一時顯人童蒙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

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

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童蒙

公自為小官不問生事而夫人亦好施仕寢

顯內外姻戚亦益多初為相受賜所散至

十之九三公俸賜率以周九族家無餘積

米不足至糴以繼之家塾

八之一

崇政殿說書榮陽呂公

公名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以恩

補官元祐中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充崇

政殿說書兼判登聞檢院紹聖初出知

太平州降官分司南京居和州徽宗

即位稍復舊官知單州召為光祿少卿

以直祕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州邢州

罷為宮祠政和中卒年七十八

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

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

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祈寒暑雨侍立終日

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

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

巾襖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

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

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

目正獻公通判穎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

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親方

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

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
 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詞色時公
 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
 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
 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
 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公從安定胡先生瑗於太學與黃公履邢公
 恕同舍至相交善其後遍從孫先生復石
 先生介李先生觀講讀辯問又從王公安
 石學安石以爲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爲
 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
 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棄科舉一
 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頤俱事胡先生居並
 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
 它人比首以師禮事之揚公固實邢公恕
 皆以公故從程氏學而明道先生顯及橫
 渠張先生載兄弟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
 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
 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
 截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

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爲辭說以
 知言爲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不尚虛言
 不爲異行當時學者莫能測其深淺也
 公熙寧初監陳留稅章樞密案方知縣事心
 甚重公一日與公同坐遽峻詞色折公以
 事公不爲動章歎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
 公爾汪輔之少有才學名所接士大夫率
 遭侮慢獨於公敬服張橫渠曰於巽籍之
 邦行矣於呂原明見之公嘗言我少時性
 本蒙縱亦喜任俠後所以如此者皆痛自
 矯揉之力公與人交誠盡年稍長者事之
 少者蓄之如子弟平居未嘗稱人之短居
 京師舊第與衆共財一毫不取皆非與衆
 正獻公常語張耒曰此子不欺闇室守官
 京師不謁臺諫官遇遷轉卽一見執政過
 此不見也
 王公安石與正獻公既相推重而公又從之
 學自嘉祐間內外事多不甚治王公與當
 世諸賢務欲變更略倣前代列立法制登
 進善人修建學校其所蒞設者公皆預聞

之矣然自秉政施設次第往往與舊說不合又獲諫自信動失衆心寢與公父子不同後欲用其子零侍講殿中乃欲先引公固辭乃止傳家

公既不用於時而正獻公亦久在外前後亮庫者幾十年邪怒和叔既從宰相蔡確用事略變新法稍用舊人欲進用公公未及行而正獻公召元祐初正獻公廣用當世善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姓名悉用之矣正獻公嘗親書遺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公夫人張氏有賢行遽取紙視之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傳家

公為說書九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它術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傳家

公既除諫官累辭未獲蘇公子瞻在通英戲謂公曰法蓮龍象衆富觀第一義公笑而

不答退謂范公淳父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為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頗為子瞻所厚公故及之蘇公名重一時在通英直舍凡寫一字畫一竹石必為同列爭求去雖吳公安詩方嚴措爭取之公獨未嘗起觀蘇公亦不樂也傳家

榮陽公建中靖國間為祕書少監時曾布不樂其在朝諷侍御史陳次升言之以為資淺望輕左遷光祿少卿時豐相之初除禮部尚書大不平之即薦榮公自代薦辭去具官呂希哲心與道潛湛然淵靜所居則蹠人化聞風則薄夫敦志報

榮陽公為郡處令公帑多畜鱖魚諸乾物及荀乾葦乾以待賓客以減鷄鴨等生命也

公雖性至樂易然未嘗假人詞色悅人以私在邢州日劉公安世適守潞州邢潞鄰州也公之子疑問嘗勸公與劉公書通慰懇公曰吾素與劉往還不熟今豈可先意相結私相附託耶卒不與書傳家

公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

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

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

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

公私閑居日讀易一文遍考古今諸儒之

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

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罷傳家

榮陽公在淮陽時東萊公為曹官所居廡舍

無几案以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

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誌

榮陽公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

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輻人俱墜

浮於水而榮陽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

者有溺死者時徐仲車先生年幾七十矣

作我敬詩贈公曰我做呂公以其德齒敬

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

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社何

以祝公勿藥有喜誌

公之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

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在水中時猶

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

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傳家

仙源嘗言與侍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

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

戲笑榮陽公處身如此而每數范內翰以

為不可及誌

公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陳公瓊經由

揚州見公請公危坐堂上為公特設六拜

請問早恭如新學小生然見公夫人亦盡

敬致拜焉傳家

榮陽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

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

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

職事其他不敢不為乃所以求知也讀榮

榮陽公為人處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便之

道只知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

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適足增

苦故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欲食衣

裳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常所作事常所

如理中國之類常所作事如洗服藥

頭洗手之類及作於觀等書病者取牌子以

示人則可減大半之苦凡公為人處事每如是也謹案

榮陽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士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諱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為堯舜蓋觀於已而知之謹案

公嘗言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說毅梁言天子親耕以供黍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志辨

榮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

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志辨

又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志辨

或問榮陽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已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

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是荅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志辨

榮陽公嘗言凡與交遊書問其父祖知名於世者須避其名諱凡作書須先思及書之於凡然後作書文潞公與故舊款接一坐未嘗犯其父祖名諱志辨

九之一

中書舍人曾公

公名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中嘉祐
 二年進士第為太平州司法叅軍召編
 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
 判官諱院嘗為英宗實錄院檢討官
 不踰月罷出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州
 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召判太常寺未至
 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入對留判
 三班院遷史館脩撰管勾編脩院兼判
 太常寺元豐五年四月擢試中書舍人
 九月丁母憂明年四月卒年六十五
 為通判歲飢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
 野廼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
 癘之虞前期喻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
 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
 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
 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為種糧使隨歲賦
 入官農事賴以不乏字文昭公
撰行述
 為州務去民疾苦急數強盜賊而寬貧弱曰

為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是時州縣未

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幾察居人

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

又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聞人自言故

盜發輒得有葛友者屢剽民家以名捕不

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與袍帶酒食假以

騎從鞏所購金帛隨之徇諸部中盜聞多

出自言友智力兼人公外視章顯實欲携

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強喜攻

劫至是豪宗大姓斂手莫敢動寇攘屏迹

州郡肅清詳

公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

民用不擾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為公亦

不聽也河北發民濟河調及它路齊當出

夫二萬縣初按籍二丁三丁出夫一公括

其隱漏後有至九丁出一夫者省費數倍

又損役人以紓民力強無名渡錢為橋以

濟往來徒傳舍自長清抵棗州以達于魏

視舊省六驛人皆以為利其餘力此次案

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夜乘間乃得去述
 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
 授病者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
 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
 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為殿最人賴以
 生安南軍興道江西者詔為萬人備州縣
 暴賦急斂芻粟價踴貴百姓不堪公獨不
 以煩民前期而辦又為之區處次舍井爨
 什器皆有條理兵既過而市里不知也述
 福多佛寺為僧者利其富饒爭欲為主守賕
 請公行公俾其徒自相推擇籍其名以次
 補之授文據廷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徵
 求之敵民出家者三歲一附籍殆萬人闔
 府徵賂至貢錢數千萬公至不禁而自止
 廢寺二皆囊橐為菽者禁婦女毋入寺舍

述行

公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
 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
 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
 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

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費
 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
 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陪事在州
 者督察勾稽皆有程式分任僚屬因能而
 使公總攬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領州多
 號難治及公為之令行禁止吏莫敢不自
 盡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囹圄屢空人徒
 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用心者
 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信足以
 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
 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述行
 公自為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權
 貴諒是愛公者少為編校書籍積九年自
 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為公嫌
 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既與任事
 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
 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送公於慮患防微
 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于已而未
 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為
 之動也述行

天子蔡公賢欲用公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
曾肇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
以爲備撰近世備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
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
如公者公夙夜討論未及屬薰會正官名
擢中書舍人不俟入謝諭使就職時自三
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
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
代之風 上亦數稱其典雅述行
公性謹嚴而待物坦然不爲疑阻於朋友喜
盡言雖取怨怒不悔也於人有所長贊勵
成疵之如弗及與人接必盡禮有懷不善
之意來者俟之益恭至使其人心悅而去
遇僚屬盡其情未嘗有所按諷有以過誤
抵法者力爲辯理無事而後已在官有所
市易取賈必以厚子賈必以薄於門生故
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賦田歲需
困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
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

述行

曾子固初爲太平州司戶守張伯玉前輩人
也歐陽公王荊公諸名士共稱子固文章
伯玉殊不頹間語子固吾方作六經闡其
爲之記子固九騰藁六七終不當伯玉之
意則謂子固曰吾自爲之其書于紙曰六
經闡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
云子固始大畏服盜自勵於學矣願見後
子曾子初見 神宗 上問曰卿與王安石
布衣之舊安石何如對曰安石文學行義
不減揚雄然客所以不及古人曰安石輕
富貴非客也對曰非此之謂安石勇於有
爲客於改過 上頷之歎
曾子固罷檢討以錢醇老代之元素曰曾公
知山陰賤市民田數十頃爲人所訟曾易
占時在越幕說守倅曰曾宰高科它日將
貴顯用茲事敗之可惜父會爲明守襄老
宜與謀俾代其子任於守倅從之會由是
坐賊追停曾公猶以私坐監當深德易占
後易占以信州縣宰坐賊英州編管亡匿
於曾公別墅會赦自出俾子固訟寬再劾

復往英州因死焉子固時不奔喪為卿議

所賤介庸為作辨曾子以解之子固及第

鄉人作感皇恩道場以為去害也子固好

依漕勢以陵州休州陵縣依縣陵氏

○案曾公父死市報社新公為治其喪時曾公在側
今文集有增社公書可見也又謝公作墓誌亦言至
市京路幸此去不奔喪
者温公傳聞之恨也

中書舍人王震序公之文曰南豐先生以文

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

章之慄鷲奔放雄渾環偉若三軍之朝氣

猛獸之挾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

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以

韓愈為何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

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

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

命於長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

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

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

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為之訓教者

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

家余時為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

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
有人也

翰林學士曾文昭公

公名肇字子開中書舍人肇之季弟中進士第調台州黃嵩簿居鄭州守聞其賢薦為州教授 神宗召對擢崇文院校書兼國子監直講元豐元年為國史院編脩官除吏部郎中遷右司元祐初擢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以寶文閣待制知穎州徙陳州應天府七年遷朝守禮部侍郎復出知徐州紹聖初徙知瀘州坐史事奪一官知滁州徙泰州海州徽宗即位除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出知陳州徙南京揚州定州崇寧元年落職知和州道除舒州靈仙觀奪兩官徙居岳州又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徙台州復朝散郎還居潤州里第

大觀元年卒年六十一

王荆公當國數稱公於上前上見公首問所從學以兄鞏對上默然

同知太常禮院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

以臆說無所稽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比郊蓋自公發之雖眾議不同而公獨引經辨折詞旨精愷故異論莫能奪其議明堂配饗編及五帝初雖不合後亦卒見施用

撰文詳定

曾肇為集賢校理兼國子監直講脩將作監勅會其兄論市易事被責執政怒未已遂盡罷肇主判滯於館下最為閑冷又多希旨窺伺之者眾皆危之曾處之恬然無愠既而曾魯公公亮薨肇撰次其行狀上覽而善之即日有旨除史院編脩官

東軒筆

哲宗嗣位 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

公呂申公為宰相士多傳時自効公獨挺然不為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

法

門下侍郎韓公維面奏范百祿所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餘件廉中怒甚以為輔臣奏劾臣察當公行具章疏明論曲直既無明文何異說毀黜知鄧州公不草制兩上章論之曰維執政為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真

得大臣體雖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便謂之欺君大臣參與國論臧否人物不必一一須形文字顧所言當與不當行之心服與不服耳今陛下責難徒奏而已遂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謂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爲無損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爲戒無敢開口論議臧否人物君臣上下更爲形迹恐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竟以它舍人行下事雖不從士論避之

廷行

諫官王觀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觀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爲重輕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觀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而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觀直龍圖閣

詰

太皇太后受冊有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故事當御文德殿公奏疏曰伏見太皇

太后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蓋外朝天子之正宁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爲天下後世法推此言之受冊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切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冊於崇政殿仁宗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議受冊於崇政殿仰稱太皇太后克已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中批令學士院降詔如公所請是歲坤成節禮官建議於崇政殿上壽用天聖三年故事三省樞密院特降朝旨引九年會慶殿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於章獻太后今此舉似與前後本末不相稱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出於不思耳疏入從

之廷行

四年春早甚中丞李公常請罷春宴執政難

之公率彭公汝礪上疏曰天蕃方作民食未充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導迎和氣曩日有旨罷宴二公在朝論事數與時忤至是浸不容矣當是時丞相范公純仁左丞王公存論議多與二公合異意者欲盡去之會有以蔡丞相確安州詩上者諫官交章以爲謗訕謫新州范王二公爭之不能得同時罷去先是公與彭公約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事中未拜彭公當制言甚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者言彭公實公使之誣以賣交公不自辨固辭新命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待制知穎州正衍在穎濂清河百餘里以通東南物貨人至今賴之部使者議開八丈溝疏陳蔡積水穎人素以爲惠公距其議使者以語詠公復移書折之及徙陳執論益堅人於是知公非私於一州也正衍移知應天府宋當東南孔道寧勞無虛日公曰飾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爲也乃積

公幣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爲多正衍

哲宗初祀南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公守前議論之語甚厲不報乃拜章自劾徙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除知徐州正衍

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守及公入對不及垂簾事所

陳皆國家大體以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爲政之本宜於此時紳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諷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

法宮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忤貴近意故不得留正衍

時元祐諸公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寶錄識訕爲罪初寶錄成公與

陸佃林希以嘗在局例轉一官公奏臣不逮成書不可因人之功以叨賞典累辭不許至是希爲中書舍人納所選官在職公

耻自陳以觀幸免遂與佃俱奪一官降小郡以公知滁州御史言希不當與公異佃

與素嘗不當與公同乃削佃職除公集賢

殿備撰守滌註

元符三年

上皇即位

欽聖太后權同聽

斷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諭曰 神宗在

宮中嘗稱曾肇可用召選除中書舍人即

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 祖宗以

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 神宗舉而行之

於熙寧之初以興起事功為後世法願

陛下迹 神考之故事脩轉對之制下不

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得極言時政

無有所隱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

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錫之金帛其言

不足採若狂妄抵牾者一切置之不以為

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會日蝕四月

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

著所以言於 上者數告中外於是投匭

者日以千數故 上得盡聞天下事註

元祐士大夫再以激甄叙或復舊職典方面

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唯是游寬拮据未

被聖澤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還其所奪

官職及本家恩澤又乞如 祖宗朝每大

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

流寬廢錮之人均被恩施皆見納用註

公嘗奏言近世帝王善為治者莫如唐太宗

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正觀之治論

者謂庶幾成康史官撰其大者別為一書

謂之正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藉

於六藝之文此二書雖一代之文章實百

王之龜鑑伏願 陛下退朝之暇袖繡經

史之餘取此二書置之坐右留神省覽經

言行事以此為準庶於盛德有補萬一註

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駁除目三省進呈令中

書舍人書讀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職守不

相侵踰門下所以駁正中書違失故中書

舍人不兼給事中職事恐因此隳壞官制

有損治體註

諫官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謫公適館

伴虜使事再還家即奏書 兩宮曰瓘昨

者所論巨雖不知其詳以詔旨觀之瓘言

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瑾以疎遠小臣妄意
 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
 狂也 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
 有前朝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
 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無累瑾以憂君之
 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
 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以臣
 愚計 皇帝以瑾所言狂妄而逐之 皇
 太后以天地之量隱忍包容特下手書而
 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 皇帝恭事母儀
 不容小臣妄議其孝如彼 皇太后功德
 巍巍而能含洪光大雖有狂言不以為罪
 其仁如此兩誼俱得豈不美哉初瑾得罪
 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瑾舊職其
 犯顏嬰鱗率此類也謝
 先是禮部議 哲宗升祔宜於太廟殿增一
 室公獻議稱書禮記皆云七廟 國朝自
 僖祖而下至 仁宗始備七世故 英宗
 祔廟則遷 順祖 神宗祔廟則遷 翼
 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 大行皇帝於

神宗父子也如禮官所議更增一室則廟
 中當有八世四昭三穆考於典禮未有合
 者 大行皇帝祔廟當與 神宗為昭穆
 上遷 宣祖以合禮文七世三昭三穆之
 誼時為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議見絀時議
 者又言 上當為 哲宗服期從兄弟之
 服公在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
 因言堯舜同出黃帝舜且為堯喪三年者
 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曰史記世
 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為妻
 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
 說質於 上前益語塞謝
 時有陳大中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為
 有失魯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為詔諭天
 下公見 上言 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
 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
 廢聞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 上命魯公
 相公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所謂休
 息百姓總核庶工甄叙材良敦獎正直澄
 清風俗採庸紀綱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

寧反復以此也本朝學士弟草凡制惟韓氏與公無它比也士論崇之

朝廷更茶注內侍閻守勳主之公謂與民爭利不可為是時守勳方用事勢傾中外非守義弗渝無敢忤其意也

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復奏四月朔太陽當蝕公請對極言因陳天人精浸之說至誠懇

激言發涕下行述曰按公集此劉子云連年日食正月既旦赤暈巨天變不恆生必有

張珩之怪舉也按漢之好武萌於公與將於前而官之故復生而聖里有不安者與有未常與持左右前

環實不有未辨而政令實野有未常與持左右前

識之氏有不得仲者與此宜之人而四步為一

有之因竊自地其處過不本使前與之捕獲武憤不暗恐懼不聞特延是良使之交熾庶以寄塞天

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

貶言者繼之落職知和州

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適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官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寬公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濮

州園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

處之裕如也

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睥然見於顏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即之則溫然可親不問知其為成德君子也與人交無遠近疎戚之間不為虛詞飾貌一以誠意引掖後進惟恐不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方學於

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含英茹實以蓄其德非如世儒徒振其華雕繪組織為辭章而已經綸之華蓋其素所蘊積也故其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為己任出藩于外則

所至有成績瀛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數計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圮道闔門而不得去更十一州若此類不可悉數家

素貧未嘗屑意有無而以字孤振乏為慈由布衣以至處顯視其居處被服飲食無少異歿之日陳無新衣薦無完衾帷帳器用質素敵惡闔門千指無所歸聞其風者

雖庸夫賤隸皆歎息爲之泣下紆

曾子開端嚴可畏有大臣之風若其輩流雖

位崇望重少不以言語禮貌牢籠人者殊

爲失體借人其情重爲得大臣之體與今可以爲

最前筆風流者

九之三

內翰蘇文忠公

公名軾字子瞻老蘇先生之長子中進

士第再中制策優等除大理評事簽書

鳳翔府判官召試直史館丁父憂服除

擢開封府推官通判杭州知密徐湖三

州逮赴詔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移

汝州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召

爲禮部郎中起居舍人元祐二年遷中

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出知杭州六

年召爲翰林承旨出守穎州復以兵部

尚書召還兼侍讀尋遷禮部兼端明殿

翰林侍讀二學士出知定州紹聖元年

以本官知英州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

州安置又貶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徙

廉州再徙永州復官監成都府玉局觀

建中靖國元年卒年六十六

公生十年而先君官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

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

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某

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

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

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

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

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

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

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

第一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

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始諱

不厭久乃信伏

東坡言頃試制科中程後 英宗皇帝即欲

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

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

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

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

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

適足以累之也 英宗曰且與備注如何

韓公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

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予之它日擢用

亦未為晚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

謂愛人以德矣

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

既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

舉 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即

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

竊意 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

銳顧 陛下安靜以待事來然後應之

上諫然曰卿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意皆

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

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

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

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 祖宗

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卷以進深中其

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

謝景溫言范鎮舉蘇軾為諫官軾向丁憂多

占舟舡販私鹽蘇木及服闋入京多占兵

士介甫初為政每贊 上以獨斷 上專

信任之軾為開封府試官策問進士以晉

武平兵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

亡齊捐專任管仲而霸燕贈專任子之而

敗事同而功異何也介甫見之不悅軾弟
 轍辭條例司言青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
 制策登科者不復試館職以軾轍兄弟故
 也軾有表弟選人素與軾不叶介甫使人
 召之問軾過失其人言向丁憂取私鹽蘇
 木等事介甫雖銜之未有以發之軾又數
 上章言時政得失今春擬進士策皆譏刺
 介甫及詔兩制舉諫官衆論以爲當今宜
 爲諫官者無若傅堯俞蘇軾故舉堯俞者
 六士人而景仁舉軾景溫恐軾爲諫官政
 介甫之短故以榜語力排之介甫下淮南
 江南東西荆湖北夔州成都六路轉運司
 體量其狀蓋軾眉州人其入京也適本州
 迎新守軾因帶以來耳日諫公

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
 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
 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
 件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騷擾至與給轄
 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
 恭順今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悅

三朝名臣言行錄 卷九

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戕使者發幣於
 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日高麗於本朝稱
 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
 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禮謹

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
 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
 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
 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
 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
 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
 人私以爲幸言

郡皆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違
 三墓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
 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
 畏罪驚散欲爲亂民訴之公授其書不視
 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
 戮之謹

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
 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
 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

二五

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播吾誰與守吾在
 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
 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奪城
 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
 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効命之秋也執
 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奮錘以
 出築未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
 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兩日
 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廬於
 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
 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
 虞水之奔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
 至今思焉建業

徙知湖州以表謝 上言事者擲其語以為
 誇遣官速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
 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
 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
 而媒孽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至
 是不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欲必寘之死
 鍛煉久之不決 上終憐之促其獄以黃

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與田父野
 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
 居士三年 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
 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
 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 上書自
 言有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
 入夕報可士大夫知 上之卒喜公也會
 晏駕不果復用 有溫柔敦厚之語士大夫皆至
 又書勅文曰溫柔敦厚老不可無如子瞻所
 既殊無愧但受君之恩附公在朝論事多不
 是爭氣而己何以身事君又曰凡詩必使言
 之氣不礙於身譬口又曰凡詩必使言者無
 得無罪而附之宜足以戒乎口又元氣語
 下海史與環安通致任在南京 上言杜
 道府官不致受乃今其出東城見其朝前
 吐舌乞動及之問其故東城見其朝前
 子由曰獨不見其也此東城見其朝前
 耳寬純正以犯許史輩有此語今乃再許
 許史之罪下獄坐張之托此語正是張堂
 也且東坡何罪頭以名太商與韓建華
 李願未嘗殺士大夫今乃爾球附我朝
 下以為列 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陸

蘇東坡既貶黃州 神宗殊念之嘗語宰相
 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

有難色又曰賦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
祖總論不嘗神宗之意未幾罷去
王介甫與蘇子瞻初無隙巨惠卿忌子瞻才
高輒問之中丞學定亦介甫客也不服母
喪子瞻以爲不孝作詩誣之定以爲恨劾
子瞻作詩誇訕遂下御史獄謫居黃州後
移汝州過金陵見介甫甚款子瞻曰賦欲
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子瞻辯前日事也
子瞻曰賦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
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
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
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
以救之乎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
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
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
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
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安石須說
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嘗
爲惠卿發其無檢上知私書尚畏惠卿
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語子瞻曰人須

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
可子瞻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
殺人亦爲之介甫笑而不言見
溫公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
世法又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又虐使
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
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
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
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
若量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溫公知
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
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
君實不悅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溫公
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
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願賦昔聞
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賦盡言耶溫
公笑而止議
除侍讀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
嘗不反覆開導觀上有所覺悟
上雖
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肯首善之嘗侍

上讀 祖宗實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揜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寔成衰亂之漸

議

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遷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 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 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 皇帝降敕置獄速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

謹

杭州大旱飢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作煙粥藥劑遣吏扶醫分坊治病活者甚眾公曰抗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亡虜帝多乃哀美歸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

議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水多葑久廢開治至是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湖潮濁多淤河行圍閘中三年一洶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二河以茅山一河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募人種菱湖中而收其利以備修湖杭人名其堤曰蘇公堤

云謹

穎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群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李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會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群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

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
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朝廷不從其
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考公自謂已許
直方卒不報

元祐七年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尚書爲鹵簿

使上因太廟宿齋行禮畢特至青城儀

衛甚肅五使乘車至景靈宮東轆轤門外

忽有輜傘轎車百餘兩衝突而來東坡呼

御營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

亂行曰皇后并某國太夫人

大長公主也東坡曰可以狀來比至青城

論儀仗使御史中丞李端伯之純曰中丞

職當肅政不可不聞李以中官不敢言東

坡曰軾當自奏即於青城上疏劾之明日

中使傳命申教有司嚴整仗衛

高麗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

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

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

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墮不

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何問公取其

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脩營房禁止

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

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賦

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

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

禮之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

元帥常服主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

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公

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怒而出訖事無

敢慢者定人言自韓衛公去不見此禮至

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

之憂惟沁邊弓箭社兵莫冠爲邦以戰射

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

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

弛復爲保甲所撓漸不爲用公奏爲免保

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

議者惜之

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

所侮胥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

其驩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

率衆爲天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盼之后
三年大臣以流寬者爲未足也四年復以
瓊州列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
不具藥石無有所備官屋以庇風雨有司
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春土運
甕以助之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
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
也註

公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
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
公既除喪即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
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
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
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
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註
祖父嘗云子瞻有盛名於世而退無自矜之
色此爲過人辨氏

九之四

門下侍郎蘇公

公名轍字子由老蘇先生之次子舉進
士復中制科除商州軍事推官乞養親
不赴復爲大名府推官熙寧二年上書
召對爲三司條例司屬官出爲河南推
官淮陽教授齊州掌書記簽書南京判
官謫監筠州鹽酒稅知歙州績溪縣
哲宗即位除秘書省校書郎明年至京
師除右司諫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戶部
侍郎翰林學士奉使契丹還爲御史中
丞拜尚書右丞遷門下侍郎元祐末落
職知汝州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鈞
州居住又取授散官安置循雷二州元
符末移岳州復太中大夫宮觀崇寧中
降朝請大夫居穎昌政和末年八十餘
薨

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

宗親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
轍因所問極言得失策入轍自謂必見黜

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
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
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爲不遜力請黜之
上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
何宰相不得已實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
官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
比之谷未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喟曰此
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
俊而用之尚以谷未疑之乎知制誥沈文
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愛
君之言諫官揚樂道見上曰蘇轍臣所
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
也乞宣付史館 上悅從之
神宗嗣位既二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
即日召對延和殿時介甫新得幸以執政
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爲之屬不敢辭介
甫急求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爲之謀主
轍議事多掣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
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它
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

救民之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
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有良民不
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達限
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
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
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
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
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
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
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惠不修
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
矣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
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
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
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
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介甫意合即請而
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
初陳曷叔以樞密副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
術不同介甫所唱曷叔不深和也既召見
謝御村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遠利中

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轍
往見賜叔賜叔逆問君獨來見何也對曰
有疑微問公耳近日有八人者欲遣往諸
路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各件而使
往按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
捕諸事也賜叔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
無過憂對曰公誠知道使之不便而特遣
者之不行何如賜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
按數日賜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 上即
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
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
子乞催之惠卿覺非其非黨中意不樂漫
具草無益也轍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
賜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
怒將加以罪賜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
元祐元年除右司諫 宣仁后臨朝用司馬
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鎮
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
轍言曰 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
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

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
事皆 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
泣是以 皇帝踐阼 聖母臨政奉承遠
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
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
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
一呂嘉問襄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
相賀巨愚不知朝廷以爲凡此誰之罪也
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之惡下則小臣
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則大
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
童子所共知也今確等自山陵以後猶偃
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謹案確
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
重而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
所行爲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
行爲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
以安而不去者蓋以爲是皆 先帝所爲
非吾過也夫爲大臣志君徇己不以身任
罪戾而歸咎 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

乞出臣此章宣示確等使自處進退之分
臣雖萬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
以其前後反復歸咎先帝罪之世以為

恨傳老

呂惠卿始請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
後勢鈞力抗則傾陷介甫甚於仇讎世尤
惡之時惠卿自知罪大乞官觀自便不預
貶寬輟且疏其姦請加深譴乃以散官安
置建州天下下賤之傳老

司馬君實既以清德雅望專任朝政知僱役
之害欲復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實相
半講之未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聞而喜
徐而疑懼君實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說
為詩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學者病之君
實改為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輒言
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
况役法關涉衆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
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
之後列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
剩大約足支數年若且依舊雇役盡今年

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
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
進退皆便又言進士來年秋賦日月無幾
而議不賅決傳聞四方不免惶惑詩賦雖
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
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
施行欲乞先降指揮來年科場一切如舊
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已見
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
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
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為晚也傳老

是歲

上將親饗明堂輒言國朝舊典冬

至國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
不祀國丘列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
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國丘禮樂
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
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違
用此法最為得禮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
秋明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
及上下奏入不報至七年上將親郊輒

備位政府乃與諸公共伸前議合祭天地

傳述

初 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國雖屢遣使而未脩職貢二年夏始來賀登極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黠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壘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況今日之事 主上妙年 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列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於是朝廷許還五寨夏人遂服

初元豐中河決大吳 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至此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河爲重事 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始謂河西流入洺洧久必淤淺異日或從北界入海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諸公莫能奪呂晦叔時爲中書相轍間見問曰公自視智勇孰與先帝勢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晦叔驚曰君何言歟對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 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豈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字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其爲責也重矣晦叔唯唯曰當與諸公籌之既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晦叔亦以病沒

傳述

轍遷戶部侍郎常因轉對言曰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

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朝廷以為然從之惟都水仍舊舊遺者

繹自為中書舍人與苑子功劉貢父同詳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群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轍兼領事吏有白中孚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賂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賂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日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

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為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其言遍問屬官皆莫應獨李之儀對曰是誠可為也即與之儀議之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為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紜雖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姜額當盡功雖籍錢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諸公以為然遂申尚書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疑懼莫肯供再申乞勝諸司使知所立額缺亡日見闕不補非法行之日即有減損也勝出文字即具至是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微仲大喜欲讓以為己功以問三省吏皆莫曉有諸司吏任求壽者頗知其意微仲悅之於尚書省創吏額房使求壽與三省吏數人典之小人無遠慮而急於功利即背前約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政易諸吏局次凡此下吏人恐為上名所壓者即為改局上者於它司開復司

分致入奏此者即自寺丞凡奏上行下皆微仲監獄入指費之煩長也
專之不復經三省法出中外洵洵微仲既為御史所攻永壽亦以恣橫賊汙刺配久之微仲知眾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加詳定略依本議行下傳

使契丹還為御史中丞自元祐初章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端為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亭 宣仁后疑不決輒於延和面論其非退復拜以劄子論之奏入 宣仁后命宰相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轍復奏曰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 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獎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

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往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 陛下遣官按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觀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起置若遠養成邊豐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側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頑眾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夫年之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皆既已自差役今又出

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雇行雇法上
下二等析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且
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
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既行諸縣手
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
費然一畝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復滿
爲費七十餘貫雇役而歸寬鄉得閏三年
挾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
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
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
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
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
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
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
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
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
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
改之勿疑法或未嘗修之無倦苟民心既
得則異議自消 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
巨遠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豈

不休哉然大臣怙權取過終莫肯改禮
轍爲執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
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進呈不允祖禹執
奏如初正言姚勔亦言不當三省復除蒲
宗孟兵部尚書轍謂諸公且候拜直命下
然後議此如何皆不應及簾前徵仲奏諸
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
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 上有通倂從之
之意轍奏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單之
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 宣仁后曰茶
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
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
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
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
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
勢一合非獨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難
耐何矣且朝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
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闕矣 宣仁后曰信
然不如且靜諸公遂卷除目持下禮
徽仲之在陵下也堯夫奏乞除執政 上即

用李邦直爲中書侍郎鄧聖求爲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邦直充力舊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時皇太妃之兄朱伯時以門客奏徐州富人竇氏堯夫無以裁之一日日中請轍於都堂與邦直議之轍曰 上始親政皇太妃閤中事當過議之車服儀制已付禮部月費宜付戶部奏薦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行於體爲便明日奏之 上曰月費畧內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邦直獨曰此可爲後法今姑與之可也 上從之邦直之附會類如此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卽爲邪說以扇惑群聽轍論之曰 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崔某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

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 先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臣不勝區區願 陛下反覆臣言^名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 上不悅李鄧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諫

蘇子由崇寧中居穎昌方以元祐黨籍爲罪深居自守不復與人相見迺遙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以至於沒亦人所難能也^明

十一

丞相康國韓獻肅公

公名絳字子華叅知政事忠憲公之子也
 也以父任為大理評事登進士甲科除太子中允通判陳州召知太常禮院歷開封府推官戶部判官江南鐵出為體量安撫還知制誥出知河陽召入翰林為學士權御史中丞出知蔡州移知慶州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 英宗即位召還除三司使俄拜樞密副使 神宗初領制置三司條劄司拜叅知政事熙寧二年拜陝西河東宣撫使即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慶州卒叛遂罷相守鄧州徙知大名府七年復為相出知許州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移河南府 哲宗即位進封康國公加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疊告老拜司空檢校太尉致仕薨年七十七

公為開封府推官男子冷清自謂母娠官中生民間於是自稱皇太子都人聚觀頗以

為疑吏收捕驗問亦不敢迫府官至有政容禮之者既而果無實猶止羈置近郡公上疏引成方遂事論奏甚切清遂伏誅

行次據

江淮兩浙歲飢以公體量安撫江南東西路到部則發倉廩振貧乏問百姓疾苦縣邑以衙前為重役一當其役則破家竭產民至有嫁祖母與母而析生異居以避役者公為立則衙前法奏行之民以為便又兼井之家私占陂池溪湖少出稅以錮其利公使以稅均所近民田而陂池溪湖使眾共之

共之

使還除右正言供職時大巨佐佑時政務循故事公一日奏言政事宜出聖斷 上諭云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 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慮度便成過失以此須經大巨論議而行臺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

宣祖神御温成園陵皆寓奉先寺 仁宗時幸奉先或謂因欲臨后園公預以所聞諫

且日飭駕使諭公曰朕欲酌神御非詣右

園也 李邦直撰

召為翰林學士 仁宗嘗遣使祈嗣茅山公

當草祝詞公因上疏言祈嗣願禱祠何益

夫女御閉於深宮者衆官人養子絕人之

世者多非所以順天地致益斯之福於上

也書奏 仁宗即日出官人數百詔有司

裁定官人養子令神道

孫河呂濬等守藩犯法從官職章請賞其罪

公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救授則公道廢矣

遂并劾之官人或納賂請降慶曆紫方袍

歲時內宴至有與伶官私笑語者公密登

其事 上亟為逐典掌劉氏及它不謹者

十餘人神道

自公為中司言事甚多時富鄭公為宰相多

寢不下公不能堪條前後所言極論之初

張茂實母乳悼獻太子茂實幼從其母畜

於宮中後壯長寢貴領親軍以掛嫌議出

為外官至是鄭公復用茂實主兵公并以

為言且論其畏避自私不足以答上恩塞

群望因請歸家待罪不敢赴臺供職而諫

官詎公中傷宰相擅去官守由是罷知蔡

州疾行

知成都府蜀中春秋夏米價常貴張詠尚書

治蜀自二月減價糶官米八月糶盡各給

券為據以惠貧戶歲久質賣悉歸豪右公

諭其自首別給券貧民九七十餘戶因奏

每三年視貧富一易之民有疾疫致醫藥

客軍貧民死者葬之奏立寺額度僧主管

增置學校減畜冗費異時內日奉使至蜀

州郡迎悅其意有所貨易輒附益之其費

皆出於酒場官眾以為患公奏請加禁約

英宗聞之喜詔內侍省著為令每行必申

飭焉狀行

為三司使內諸司吏有干恩澤者詔已許之

公執條例奏稟 上曰朕不知條例當為

卿政後有此等事亦須執奏三司事多與

官省相關近習有所干請即悟條例公未

嘗說隨公一日奏事具為 上言所以且

曰即有飛語願賜覆實 上曰知卿盡公

不肯放過事朕在藩邸時備聞群臣以國
事爲人情隱壞法度積弊日甚賴卿盡力
我自詣曉卿勿慮也它日公又言曰國朝
之制上所用財幣不欲顯名者乃用合同
憑由取之內臣因循允賜予之類並以合
同憑由施行歲常數十百萬三司無由鈎
校人皆疑禁中浮費不知其間賜予宗室
及群臣者過半也請以其宜付有司者付
之有司 英宗嘉納自是費用之有例者
悉歸三司得以會計矣狀

遷樞密副使因進對 神宗問天下遺利公
對求遺利莫若盡地力退而具疏以謂害
農之大弊無甚於差役不可不改請委侍
從臺省官集議及聖詔博謀以收辟策
上嘉納之初公在三司時議欲使官戶量
出免役錢兼并之家計田頃承役唯存鄉
役及弓手之外並與蠲除單丁女戶在第
一等者亦量納役錢其餘一切以免役錢
雇召如此即不限田而官戶兼并之家不
敢過制以貪利中人得以置田以爲生品

官不必充役而無業之民得以應募矣至
是 上手札取之公具錄以進 上令學
士草詔訪問既進入 上以未見哀痛惻
怛之意手定詔業密封示公公潤色以
進爲大小訪焉王荆公領條例司深以公
言爲然遂推廣衙前之法以及它役狀
熙寧三年五月除叅知政事時樞密副使闕
貞會公獨奏事 神宗問誰可補者公以
司馬光對遂以授光狀

熙寧二年九月夏羌大入慶州境圍七寨殺
略數千邊將高敏戰死檜林以公爲陝西
宣撫使賜空名宣告即軍中賞功詔許除
補所部官自受命至陞辭三日而行賜金
緡及織文袍纓至邊悉分與將吏公初行
環慶勞饗蕃漢士傷痍者賜帛養瘡治兵
郵延使偏將種諤出青湖城趨銀州界破
撫寧關光諸帳也守囉兀公欲自高奴通
道河東詔募河東宣撫使就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公遣將出麟府
兵徑虜中九九日會囉兀下又破賊馬戶

禁止盜賊詆言驚衆者刑黥之人以寧息
脩宇廩舍工直十倍公爲設法招來它州
人四近盈集公私皆得興作而工直亦平
矣又奏築長堤以虞後患幾月而成後三
年伊洛復漲如前日賴堤而免會行保馬
法令保甲家自養馬每都馬五十四匹十
五年數足提舉官欲其速成爲已功齊趣
州縣要以二年期會既急馬價不訾民至
破產不得馬公爲條奏止之如初令結
裕陵與役洛人言昭陵厚陵時府吏中夜視
事留守亦宿于外至公不改常度早晚視
事外唯增日中一出而已內外畏戢莫敢
妄作事皆辦集或言陵下乏水人多渴死
詔置水車數百及瓢瓠竹筒數萬公知其
未嘗乏水也遣使具措置水事及取脩奉
官司不乏水狀聞舊奉陵之物無先後之
序吏緣擾下公使以所須緩急第爲之期
揭榜示人由是人_欽不爭競而工價平洛人
曰洛中不知有裕陵者公之賜也

判大名府遣使問役法利害公請到鎮條析

以聞既至上疏以謂初論役法之弊止謂
衙前一役顧得納錢募人既行之農民無
破家之患遂并它役以此用錢至廣雖不
當役者亦不得免此議論所以多也務求
贏餘謂之寬剩重非所宜復其舊爲便以
今所取錢計年支雇募所費頗贏二分以
備非常免除第五等減第四等數則天下
遠被聖澤矣後司馬丞相建議一用熙寧
法差役公以六條事駁之議之連年然亦
多參用公所言者

紙行

公爲人嚴重好禮其居家燕處無墮容子弟
勝冠有所賀謝必具衣冠而後使拜存極
宗族遠近無遺推財子之不計有無自仕
官未達時已爲族人之孤特者嫁娶之九
十餘人矣

紙行

公兄弟友愛天至自忠憲公爲兩府大臣至
公兄弟同時爲真相近輔者三人衣冠之
盛近世未嘗有也又皆眉壽高年公將歸
許而兩弟時亦皆七十同時請老朝廷貪
惜賢德未之許也其爲榮盛又前古所未

有改行

公自少氣節巖然聞其言見其貌皆知其必位將相剛正渾厚而於交親仁以盡至朝廷事不可屈撓以私據理道論是非不辨正不已推引賢能急於家事以誠待人無所疑而知人常不誤司馬溫公方與執政忤而公言溫公可代已為樞密副使至為宰相又薦之 神宗亦可之曰卿度光來乎朕當亟召力引吳正憲公忠諒可任大事宣撫陝西首薦今左右丞相為判官大能助常舉布衣王安國能辭章起頓有經行士大夫出其門多知名天下初進士科途擢速公言偶程文占上選未見才實勞最蹶衆人指期為卿輔始亡所謂自是始議間年一貢士而殺其恩嘉祐中與陳秀公議茶法官不失常課刑辟歲省數千人又言差役病民最甚宜畀上農及官戶單丁女戶簿率錢募衙前吏凡不可募者存鄉戶則上戶免服役而游手之民得以應募有業矣 英宗未果行至熙寧初申講前

議及溫公建言一用差法詔訪利害公曰自初議謂衙前可募其後乃非及它役所募既廣遂率錢及下戶至多取羨數以今所宜第除羨數免下戶錢惠澤周矣因條六事異溫公議後皆參取焉公前此於溫公疎外中援其賢及議朝廷事自守不奪所見乃如此又建言官制錯謬如近日乃兼判中書門下省細務多關決二府恩大政 祖宗方勅天下襲唐季未及更宜早論定其後 神宗改官制約用六典多如公所陳者將歿猶上書懇惻言天下事所臨六州皆生立祠聞訃有巷哭者公撫養孤貧雖旁宗疎屬皆仰嫁娶衣食周門生故吏之不能自存者俸祿無所餘神道碑

十一

門下侍郎韓公

公名維宇特國忠憲公之子以陰補將
 作監主簿除國子監主簿知太常禮院
 為淮陽王府記室叅軍修起居注兼侍
 講知制誥通進銀臺司太子右庶子出
 知汝州召還脩 英宗實錄兼侍講判
 司農太常吏部流內銓除翰林學士知
 開封府繼除御史中丞遷翰林侍讀學
 士出知襄州復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
 侍讀學士知制誥知通進封駁事出知
 河陽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 哲
 宗即位除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加大
 學士元祐元年為門下侍郎二年出知
 鄆州穎昌府以太子少傅致仕紹聖中
 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
 乞盡歸其官聽父居鄉里詔從之元符
 初復左朝議大夫堯年八十二
 公弱不好弄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
 任執政不執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

三朝名臣言行錄 卷十

簿丁外艱服除閩門不仕 仁宗患措紳

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疎求

者自當知恥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

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

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歐陽文忠公為史館修撰薦公檢討知太常

禮院先是 溫成皇后立廟用樂公因裕

饗上疏乞詔有司議廟制有不如禮者一

切裁去以明 陛下不私後官專奉祖宗

之意宰相陳執中堯請謚公立議及上書

以謂皇祐之末貴妃張氏薨 天子問以

禮乃請追冊位號建廟用樂此不忠之大

者宜謚曰榮靈以應寵祿光大不動成名

之法朝廷賜謚恭公速疏論列以謂責難

於君為恭且之議執中正以不恭送罷太

常禮院

神宗封淮陽郡王出就外邸以公為記室叅

軍 神宗遇公尤厚每事諮詢公悉心以

對至於拜起進退之容皆陳其節

三三五

英宗命韓公擇宮室用王剛韓維等皆名儒學士
神宗內禁韓維韓維曰韓下拜王舍故之一
日將坐以待以弓操錄和道錄曰王
安用其德 神宗有愧色 至今取去

神宗嘗與公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公曰聖人
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 神宗拱

手稱善誦書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
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以為聽納之戒

公嘗引疾請郡 神宗上章乞留將去王
府採東平樂善之語為贊以獻 慈聖垂

簾諭宰臣曰諸王仁孝日聞皆御等稱擇
官臣所致宜召至中書褒諭時禁中遣使

泛至諸臣之家為穎王擇妃公上疏以謂
穎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

成德今合族授室其繫尤重宜歷選勳望
之家名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

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取

除起居注侍邇英講筵是時 英宗方免喪
簡默不言公上疏曰邇英閣者 陛下燕

間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
於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燕

間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大臣則可以極

諮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成
敗之源今禮制終畢百下傾耳以聽玉音

語曰時然後言 陛下之言此其時也巨
雖不敏請秉筆以俟行

御史呂誨等論濮安懿王稱親得罪公上疏
言誨等能審禮守職國之忠臣計其用心

不過欲 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耳士
大夫貪困寵利厚賞嚴罰猶恐此風不變

而復內牽邪說貶斥正人自此 陛下耳
日益雍蔽矣又求對極論其失請追還前

詔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召呂誨等還
任舊職以全政體既而誨等降黜敕命不

由門下封駁公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
不使有司預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宜追

還敕銀臺使臣得申議論不從遂闕門待
罪乞解職有旨舉臺官二人公上章曰呂

誨范純仁有已試之効願復其職以盡招
賢納諫之美蘇家除御史知雜公封還詞

頭以謂自濮王稱親逐三御史傳堯俞等
復不肯就職今用蘇家則堯俞等豈復有

可留之理狀

齋兩為災詔求直言言事者眾公請擇近臣委以章奏事有可行行之又請擇郡守及言近制私罪雖輕常為仕進之累公罪雖大一時被責輒復升進請詔有司議私罪之可恕者稍蠲留礙以通滯才些公罪之有害者稍加困抑以儆慢吏狀

時 英宗初政公因使殿奏事論人君好惡

當明賞刑以示天下使人知所避就則風俗可移又以為聖賢思慮不能全無過差假如 陛下誤有處分改之則足以彰納善從諫之美未幾翰林學士范鎮作批荅不稱官出補郡公言鎮誠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當函容以全近巨體貌 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為太重比連退二近臣而眾莫知其所謂巨恐自此各懷疑懼莫敢為 陛下盡忠者狀神宗踐祚公陳三事以獻一曰從權聽政蓋不得已者惟大事急務時賜裁決餘當關略二曰執政皆兩朝顯命大臣宜推誠加

禮每事咨訪以盡其心三曰百官執事各有其職惟當責任使盡其能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為失體其末又曰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加意名重及注釋滕世子問孟子居喪之禮一篇以獻因推及後世禮文之變以申規諷 上

皆嘉納狀

御史中丞王陶彈擊宰相韓琦等不押常朝班以為跋扈陶罷御史中丞為翰林學士公言宰相跋扈王法所當誅也御史中丞之言是則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中丞安得止罷臺職而已今為翰林學士是遷也 陛下既不能辨明大臣使負惡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無名罷去疑惑遠方願庭對群臣使是非兩判參知政事吳奎論王陶遷官封還御批罷知青州公以為奎素有學問敦篤持重可任以事擢參大政眾謂得人今纔數月止因論事之際少失婉順便加斥逐進退大臣不當如是狀有旨進奎官一級公曰執政罷免則為降

黜今復遷官則為獲進理難並行此與王
陶罷中丞而加翰林學士何以異賞罰所
以為天下之耳目豈可不鉤章累上神
宗召奎面諭就職琦等各復其位公援前
言力請郡知潁州改汝州新

初 英宗即位附 仁宗主而遷 僖祖及

神宗即位中書奏本朝自 僖祖以上世

次不可得知則 僖祖有廟與稷契等今

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非是因復還 僖

祖而遷 順祖公上疏曰昔先王既有天

下迹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 太祖稷契

是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

為 太祖其所從來久矣 太祖皇帝戲

定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為 宋太祖

無可議者 僖祖雖於 太祖 高祖也

然仰迹功業非有所因上尋世系不知所

始若以所事稷契等之切恐於古雖有考

而於今有所未安宜如故便新

除御史中丞公以凡康公任樞密副使兼條
例司御史中丞於朝廷闕失無所不當言

不言則廢公議言之則傷私恩且呂公著

論青苗事用此而罷巨代其任自處之地

不得無嫌且無以屈士大夫之論又屢面

對引義堅切復知開封府始置八廂分決

輕刑輦穀清肅時具充為三司使 神宗

曰韓維具充以文學進及任繁劇皆號稱

職可謂得人新

遷翰林侍讀學士差考試賢良方正孔文仲

對策入等已而文仲罷歸公言 陛下亡

以文仲為一賤士爾黜之何損自恐賢俊

由此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之人將窺

隙而進為禍不細願改賜處分章五上其

言益切堅請便即除端明殿學士翰林侍

讀學士知襄州新

除翰林學士承旨入對延和殿時宗師早

神宗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公曰

陛下憂旱傷復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

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願

陛下痛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以開雍蔽
大發恩令有所蠲免以和人情後數日上

疏曰近日畿內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格通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而養人猶愈於過而殺人也因奏對面論神宗感悟有旨報究市易免行利害權住方田編排保甲罷議東西川市易命公草詔求直言其略曰朕之聽納有不得於理歎獄訟非其情歎賦斂失其節歎忠謀諫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歎詔出人情大悅是日大雨又命與知開封府孫永同體問在京諸行利害事未幾令呂嘉問同行體問又令以問到利害送呂嘉問等公上疏曰陛下待臣乃在呂嘉問之下臣雖不才先帝所命以輔陛下於初潛行年六十未嘗有一言稍涉阿倚以希已利未嘗有一言不盡理道以損聖聰今於此小事處置關防乃不得

與新進小臣為比目復何面目出入禁闥懇求去位優詔答之知熙州王韶赴闕奏事將領景思立敗績韶還任上表待罪奏斬獲首級公草批答曰方其敗時卿適在朝何嫌而上章引咎勉綏新附之衆毋以多殺為功讀者竦然公自以言多不用求去益堅會康公入相援故事乞補外以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知河陽坐議免行錢不合落端明殿學士踰年復職徙知許州張行車駕幸舊鄆除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再任而中書舍人曾鞏草制稱公純明亮直練達古今先帝所遺以輔朕躬又曰三川之間韓延壽黃霸之迹在焉興禮樂而勸農桑以追參于前烈皆爾素學御批韓維不知事君之義朋俗罔上老不華心非所謂純明亮直姑以藩鄆舊恩使守便郡又非可仗以布政宣化今辭命乖戾不中本情傳播四方甚害好惡可送中書省改辭行下鞏贖銅十斤公請官觀乃以為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官依行

神宗晏駕公赴臨闕庭 太皇太后遣使降

手詔勞問公對曰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

高遠止在審識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

已之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貧則思

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 陛下

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矣常以憂民

為心則民樂矣賦投非人力所堪者去之

則勞困息矣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

鬱窒通矣推此而廣之盡誠心而行之則

神孫觀 陛下之法不特教而自成聖德

賢士聞 陛下之風不煩諭而爭宣忠力

矣遂出榜朝堂詔求直言公應詔言六事

一曰青苗蠲歲散之法二曰免投除寬剩

之數三曰坊場依 祖宗法中歲定額不

可添長四曰罷市易五日欵保馬六曰禁

錢幣出關又言 先帝以夏國主事常受

朝廷爵命而國母擅行因廢故典兵問罪

今國母死秉常復位所為恭順有藩巨禮

宜復還其故地以成 先帝聖意因陳兵

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不可不棄者有五

依行

邇英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

當死 真宗皇帝惻然矜之曰此等安知

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衆乃使人

持去皆而遣之以新訖奏又祀汾陰日見

一半自擲道左恠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

羔 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實政

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 真宗皇

帝小善爾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

用也 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

年不言兵天下富庶其源蓋出於此昔孟

子論齊王不忍殺鯨之牛以為是心足以

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及於百姓豈不

能哉蓋不為耳外人皆云 皇帝陛下仁

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蟻蟻達而過之

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 陛

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戰時為

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邇英閣切見

實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 真

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 皇帝陛下在官
中不忍踐履蟲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
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
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望 陛下采覽無忘
此心以廣好生之德且不任大願

東坡

元祐元年為門下侍郎詔曰僚不得言先

朝事而臺諫欲有所言乞改詔語公於黨
前抗議以為帝王詔令傳信四方豈可鑄

改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固爭簡

上官均問舜民事如何語洩朝廷下巖叟

分折公曰朝廷但論其所言是非若所言

是則折簡聚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為善

何害於理若所言不善雖杜門不通問訊

各執已見論議非惟國事無補亦恐人情

壅蔽

初公與王安石相厚善安石執政公議國

事始多異同至是議者欲廢三經義公以

為安石經義宜與先儒之說並行不當廢

司馬公光與公平生交俱以舊舊違用至

臨事未嘗一語附合務為苟同人服其平

狀

時中官梁惟簡除入內侍省押班范純仁

等累奏未允公於策前力爭許之其後惟

簡遷官蘇轍繳還詞頭公因面奏論內降

且言 仁宗寬仁每言近習貴戚僥倖恩

澤宣諭執政御等但依公執奏可以寢罷

臣備位執政自可執奏不問人怨憎惟簡

罷遷官

狀

公自嘉祐以來為名臣 神宗知之尤深屢

欲大用會王安石用事變更舊法公言多

異及元祐初起為門下侍郎 宣仁 哲

宗眷禮優異公自以四朝舊身身任天下

之重庶幾行其所知而在位不踰年遂去

天下惜之

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

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湏臾客將去

有一官負上書謁見大資願將謂有甚急

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願云大資居位却不

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

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願云不然

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

人如此特國使服

程氏

韓特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

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

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

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

公曰在雄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姊之憂

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姊何所憂公悟曰正

為定力不固耳

程氏

十之三

中書侍郎傅欽簡公

公名堯俞字欽之鄆州須城人未冠登

進士第知蔡州新息縣用薦者為監察

御史裏行英宗即位進殿中侍御史

遷右司諫同知諫院出知和州神宗

初召選丁憂服除直昭文館同判流內

銓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府兩歲

開九五易郡遂丐開局得提舉西京嵩

山崇福官坐事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

縣倉草場哲宗即位召為秘書少監

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郎御文中丞

遷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為中書

侍郎在位薨年六十八

公初登第時但採先生石介每過公公來嘗

不在介問曰君少年登科不以游嬉為娛

獨閉門不出何也公對曰性不喜雜非

有它也介歎息大奇之既仕益學問其在

洛孟擇其士之賢者皆折節與交相謀治

經史每數日一置酒論難問各面攻其短

識者遂知其為遠器魏基也
公為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十餘章多觸
忌諱抵權倖名重朝廷而風茹凜然聞於

天下魏基

兗國公主嫁李德裕為內臣梁懷吉張承照所
聞不相中天子斥二人於外無幾何詔
還二人主家而出德裕衛州公上疏言逐主
婿而還隸臣特禮為四方笑且陛下後
何以誨諸女乎德裕

皇城司卒密奏言富人嘗殺人有司鞠問無
狀願得卒詰所從而內侍主者留不遣公
言巨料陛下必不惜此人意恐將不復
聞外事耳臣以謂陛下付有司辨其是
非而賞罰之則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聞
外事也今縱之使言不問虛實則貨賄行
而是非亂矣雖刺告盈前亦何益哉魏基
仁宗春秋高未立嗣公上疏請建宗室之賢
以繫天下望及英宗為皇子有司闕供
饋而仁宗未之知也公建言陛下既
以宗社之重建皇嗣宜一切以家人禮使

皇子朝夕侍膳左右以通慈孝之誠今禮
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詔
有司供具甚厚魏基

內侍朱晦子頴士以內降監汲口而都水監
復薦之公言樞密院既不治頴士求內降
罪而都水又安知其可任而舉之且汲口
歲與大役責亦甚重今上下相結迭相阿
徇其盜陛下名器將不但一汲口而已
也後既罷頴士公又屢請治樞密都水罪
以戒欺同內侍趙繼寵以董淑妃故越次
得勾當天章閣蔡卞寧取內藏庫珠私示
內人公皆乞治其罪久之未聽則又曰忠
義之言日切而陛下不亮權倖之交日
深而陛下不察自夏至今如朱頴士等
已三犯法內侍省法且盡廢矣章各數上
每上益切權倖憚焉魏基
時國用乏言利者爭獻計富國公奏曰今度
支費用不足誠不可忽欲救其弊陛下
宜躬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奢農時勿害商
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為之無益聚

飲者用則天下治矣謹

京師大雨踰月郡國多水災公上書請詔百

官言事未聽又上書曰 陛下不以臣言

爲然不過以水災歸之天數而已臣請以

政事明之大理誤斷鄭州嚴奕獄已決輒

請對舉覺法官不得首誤法也今審刑大

理匪法罔上而乾剛未奮陽明未融亦致

異之一端也謹

英宗初即位有疾 皇太后同聽政至是

上疾平公上書請 天子聽政又再上疏

太后請還政 天子未聽久之頗聞內侍

任守忠有甚間語公又上疏 太后曰天

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

於受天下於人 殿下今日誅竄讒人則

慈孝之聲並隆於天下矣於是 太后遂

還政而遂守忠等公復奏疏 天子謂

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錄其勤勞少

加恩惠以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忠既

去其餘一切不問可也謹

神宗爲淮陽王公上言王年踰志學尚居中

禁臣願俾之出館稍親諸務問安內寢著

爲定規然後飲食起居必有常度左右前

後皆用正人謹

遷右司諫每對輒移時或督使言事方是時

天子雖躬庶政而猶退託任大臣公言大

臣之言非是 陛下偶以爲然而行之可

也審其非矣從而拘之則人主之柄安在

臣願君臣之際是非非毋相固從據覽

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 陛下矣謹

嘗論事 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公對

曰若襄有罪 陛下何不自朝廷意正典

刑責之安用臣等言 上曰欲使臺諫言

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之公議臣但

見蔡襄辨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

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謹

陝西言近邊熟戶頗逃失詔以內侍李若愚

等爲陝西四路鈐轄專使招納歲一入奏

事公以謂此安撫超略使職也且若愚等

陛下不信其言則如不用言必見從則邊

帥之權遂移於四人矣尋罷之謹

大臣有建言濮安懿王宜稱皇考公曰此於人情禮文皆大謬戾是必邪人有爲爲之即上疏爭其非且願與建議之人廷辯邪正又與侍御史知雜事呂誨等同上十餘疏言極切至主議者知天下恟恟不可遇逆易考稱親公又言親非父母而何亦不可也夫恩義大端存亡一也先帝既已陛下爲子當是之時設濮王尚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災上書言簡宗廟則水不潤下今以濮王爲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又陳十事皆當世要務俄命公與趙疇使契丹而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皆罷復除公侍御史知雜事公還五拜疏論列益急必求罷去英宗面留公再拜辭上愕然曰是果不可留也不得已出公知和州

奏事殿中上曰多士盈廷孰忠孰邪公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上敬納其言

熙寧三年王安石新用事方變法令公以母喪服除至京師安石素善公謂公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已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所謂新法者相妨耳且爲言新法之不善者安石大怒乃以爲直昭文館權同判流內銓

傅堯俞權盜鐵副使堯俞初除服入都未見介甫介甫屢召之既見語及青苗堯俞以爲不便介甫即不悅自是惡之及此除命介甫以爲資淺且令權發遣曾公以爲堯俞曾任知雜御史資不淺乃正除副使介甫退有密啓明日勅已降閣門有旨復收入晚批出與權曾公復爭之上曰堯俞知雜不到官且爲人弛慢曾公請弛慢之狀上曰觀其面即見弛慢之狀

出爲河北轉運使未行改知江寧府又改許州數月再除江寧移河陽又移徐州凡再

閱歲徙五郡公自知不爲時所容而持權者欲困公以奔走因請閹局得提舉崇福官會在徐時或告狂人言天文休咎疑爲變公以事未白不受辭後狂人竟伏誅公坐不即捕落職奪官方獄大起所連逮甚衆或至惶懼自殺而公處之自如家人未嘗見憂色復起居舍人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掾行縣公同邑官出迎拜謁甚恭郡守擢邑官代公治出訥公不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祈寒隆暑必躬坐度中治事不少懈

哲宗登極除御史中丞即上疏言 陛下使

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

政舉直錯枉以正大臣臣請極其力以死

繼之若夫鏡人之私撻其細故此非臣之

志也願 陛下始終如始則天下幸甚

御史張舜民論事語及大臣罷去公與侍御

史王岩叟力爭之章七上不報除吏部侍郎

不受命求外補乃出知陳州結 召還復爲中丞會蔡確貶新州自宰執侍從

以下罷去者凡七八人而御史府爲之一空遣使押公就職公徐進言曰確之罪自絕於天 陛下既屈典刑矣然臣之愚恐雖聖度如天亦或有所未能平者夫事至而應之以無心事往若未嘗經意者此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願 陛下寬聖心省浮念誠 陛下之氣和則上下之氣和而天地之和應矣且確黨之尤者固宜貶逐其餘一切置之以安反側則天下幸甚

拜中書侍郎論事率由大公而未嘗容心其

薦引多得吉人良士及薨 太皇太后諭

近臣曰侍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

君子人也嗟惜久之 兩官皆幸其第哭

之慟

公性純厚貌重氣和而寡言其遇人不設城

府與人語唯恐傷之至嘗言職論事 上

前臺臺不窮正直確切無所回隱左右爲

懼而公益安徐不見聽終不已平生自奉

養甚約室無媵妾食才脫粟一肉所用服

器雖敝敗不易篤於孝友家事付昆弟得
任子恩亦先推與之爲守令本於豈弟而
能擊姦豪以安良民其在徐前守侵用公
使錢公密爲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
文殺公嘗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
之鈎致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
其容物不校類如此故司馬溫公嘗歎曰
清直勇三德吾於欽之畏焉路之君子邪
雍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
而能溫此爲難爾人以雍言爲然

公在 上前吐論激切事已則終不復言出
爲和州也通判揚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
斥居此何爲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
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嘗宣朝
廷美意而反咕咕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誹
謗何異

十一之四

尚書彭公

公名汝礪字器資饒州鄞陽人治平二
年舉進士第一調保信武安幕府除國
子監直講改大理寺丞擢太子中允監
察御史裏行出爲江南西路轉運判官
元祐初除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落職
守徐州召權兵部侍郎徙刑部使契丹
還徙吏部超聖初除權吏部尚書尋以
寶文閣待制知江州至鄆數月卒年五
十四

故事進士第一人無入吏部選者公釋褐歷
保信軍節度推官武安軍節度掌書記丁
外艱服除復授漳州軍事推官在選十年
人以爲淹而公處之澹如也曾向翰
丞相王文公得公詩義善之留爲國子監直
講改大理寺丞御史中丞鄧綰欲舉公御
史召公不往後韓薦之而爲小人所謀復
自陳失舉且薦它官代之 神宗察其姦
怒甚王文公亦以爲言即日黜綰除公太

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疏

公在言職非唐虞三代不論初對上十事一

正本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養民六脛

掇七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免役十盜事指

陳得失利病多人難言者又言呂嘉問領

市易司專事聚斂非法意當罷黜疏充諂

事中人王中正至使妻出拜之不當除檢

正中書五房公事 神宗爲寢充命而究

語所從得公言如此非所以廣聰明不肯

奉詔宗室賣婚至女媀家子行有日矣公

奏罷之因言皇族雖服屬已疎然皆宗廟

子孫不可使閭閻下賤得以貨取願爲更

著婚姻法王中正李憲用兵陝西公言不

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禍亂之事 神

宗初若不憚出語詰公公拱立不動伺問

復言 帝卒爲之改容是日殿廷觀者始

皆爲公懼已而皆歎服疏

元豐元年罷爲館閣校勘江西南西路轉運判

官辭日復上疏論時事且言今不患無將

順之臣患無諫爭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

患無敢言之臣 神宗察其忠慰諭久之

元祐二年以起居舍人召既至執政有問新

舊之政者公曰政無彼此之辨一於是而

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

民皆病未見其可執政不能屈疏

踰年拜中書舍人賜服金紫詞命雅正人以

爲有古風遇事不苟多所建白其論詩賦

回河事尤力主議者皆不悅公亦數請去

是時大臣有持平者頗與公相佐佑而一

時進取者病之欲排去其類未有以數會

知漢陽軍吳處厚得蔡丞相確安州詩上

之傳會解釋以爲怨謗諫官交章請治又

造爲危言以激怒 太皇太后必欲寘之

極法公曰此羅織之漸也數以白執政不

能採則上疏論列甚切又不聽則居家待

罪時中書舍人止公一人既而蔡丞相有

謫命公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即入省封

還除目辨論愈切御史臺自中丞而下五

人坐是同日出臺中一空公復力爭以爲

不可諫官指公爲朋黨 太皇太后曰汝
礪豈黨穢者亦爲朝廷論事爾已而蔡丞
相貶新州用起居舍人草詞行下而公亦
落職知徐州一大臣相繼去位自是正
人道壅而進取者得志矣公在臺既嘗論
呂嘉問事且與蔡丞相異趣使外十年蔡
爲有力後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權之
坐奪一官至是又辨蔡丞相不當謫至得
罪乃已人以此益賢之

召權兵部侍郎從刑部會有具獄執政以爲
可殺公以爲嘗貸而執政以特旨殺之公
執不下執政怒舍公而罰其屬公言奉制
書而有不便許論委法也且非屬罪自劾
請去章四上不聽御史亦助之言遂并其
屬免罰

紹聖元年 今上初專聽斷召二三大臣備
舉熙寧元豐政事人人爭獻所聞公居之
如不能言者或問之曰在前日則無言之
者於今則夫人而能言之矣以實文開待
制知江州入辭 上勞問甚寵曰與卿非

久別也問所欲言者公曰 陛下今所履
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
政唯其是則政無不善人唯其賢則人無
不得矣

二年正月召公于江州以爲樞密都承旨翌
日以計閑既而遺表至其略以謂土地已
有餘願拊以仁財用非不饒願節以禮使
人初若可悅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
而其利甚博以至恤河北流移察江南水
旱九數百言

公爲監司務大體不事細苛而於議獄必傳
經典故在京西多所全宥爲州所至有惠
愛尤以興學養士賑乏恤孤爲急
公居家孝文事寡嫂甚兄無子爲立後官
之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其子汝方聞公喪
即棄所居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
錢贖給或爲置義莊與人交盡誠較少時
師事桐廬倪天隱天隱亦奇之及官保信
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
子公爲并其母葬之又葬其妻又割俸資

其女同年進士宋渙未官而死公經理其

後不啻其家人蓋其篤行如此

誌

公平生好學喜聞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重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於憂國愛君推賢揚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必爭爭而不得必求人始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忌之者則以為好異或以為近名最為今范丞相純仁所知范公再相人謂公必用既對太皇太后首曰姑徐達彭汝礪蓋已有間之者及出江州未數月上命召還或曰須改歲不幸而公死矣

誌

三朝名臣言行後錄卷第十

十一卷

丞相范忠宣公

公名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之次子以恩補太常寺太祝中皇祐元年進士第知汝州襄城開封府襄邑縣治平中為江東轉運判官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出通判安州徙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陝西轉運使召還同知諫院修起居注判國子監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降知和州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奪職知信陽軍徙齊州管句西京留守御史臺再知河中府元豐八年復職知慶州召還充侍講又除給事中元祐元年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進大學士知太原河南穎昌府召還復為右僕射又罷知穎昌河南府改陳州落職知隨州再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以光祿卿分司南京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

士中太一宮使召以疾不赴薨年七十

五 徵宗書其碑額曰吐濟忠直之碑

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觀之徒與公從游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錄行

再調官皆不赴文正公遣之公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為錄行

丁文正公憂四方無所歸朝廷特為給所居官俸仍借官屋居於許州文正公平生好施捐館之日家惟四壁公居喪中兄嫂弟

妹聚族七十口約已糞糶上下均一內外無間言飲食居處人不堪其憂哀毀骨立

廬墓下與役夫同等而食錄行

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心疾公承事照管湯藥

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

父賈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密召編校秘閣

書籍皆以兄病辭不赴富文忠公責之曰

臺閣清賔人豈易得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錄行

襄城之民素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

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之不忘至今號為著作林著作公宰縣時官也錄行

知襄邑縣縣宇學校倉廩驛舍皆一新之又營學田擇鄉之賢者以教其人聽政之暇

時一至學觀勸誘之錄行

縣有牧地每歲衛士縱牧馬踐民田百姓病之而縣令不敢誰何公下車恩威著於上

下百姓知公可賴一日民有訴衛士縱馬食田者公捕而杖之衛士校長申殿前司

殿前司申樞密院有旨劾公公申中書曰非不知衛士非畿邑小官所敢刑然養兵

出於二稅二稅出於民田衛士牧馬而侵食民田則二稅將使何從而出哉身為縣

令職在養民若坐視而不恤安用縣令哉

章上特免罪仍令畿邑兼管甸牧地自公

始也錄言行

旱久不雨公度將來必關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而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販唯以五穀貯之於佛寺中候關食時吾為汝主糶眾賈促命運販不停以至春首所蓄無慮十數萬諸縣飢獨境內之民不知也錄言行

公為侍御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禮大臣與從官異論公言 陛下親受 仁宗詔而為之子與前代入繼之主不同請如從官

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入論奏不聽則皆納告牒家居待罪既而內出 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公復言 陛下以

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時已詔罷追

尊趣公就職公猶以言不盡用請去益堅上不得已出公通判安州公在臺數言人

所難言及爭濮王事引證據經語斥大臣尤切繇是名震天下曾子開撰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追迹先王內脩政事外

攘夷狄之志得王荆公任之多所更張公

自還朝即勸 上毋開邊隙言行錄同自改

還 神宗問曰何以開之公曰主清無少積意邊事甲兵雖備如何公曰城寨固守能如此足以併類而服事

音官程 何也公論對曰固昔未勝之弊如吳足矣臣願 陛下深留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

結黨乘依故生擅權焉附用棄費愈不惟為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臣願 陛下下

孟子交鄰之道使孔子來速之德使好生之德洽于表欲使朕得獲其後亦不為之用也 又進言

變改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 陛下圖不見之怨 上曰何謂

不見之怨公曰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 上善之令條古事可

為戒者以聞公作尚書牌以進及為諫官前後為上言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

子退小人愛人材申公論為愚崇戴敘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為戒大則廷論小則

疏達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肯止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反復激切無所諱避嘗論富

韓公在相位不當數殺疾杜門自為形迹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

辭向不可致運使向行均輸法於六路必

將措克生民欽怨基禍它所開陳類如此
 上方銳於求治又言道遠當劇致事大難
 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敝不可頓革自古
 人君欲事功亟就必爲檢倭所乘不可不
 察公雅與荆公厚善至是數言其以五霸
 富國疆兵之術惑誤人主失天下望既而
 劉珩錢顛孫昌齡同時罷御史公又言珩
 等一言柄臣遽以罪黜今在廷阿附者衆
 奈何 陛下更以法驅之益指切荆公并
 及它大臣詞氣甚厲 上察其忠留章弗
 下而公請去不已至闔門不出迺罷諫院
 留修起居注公固辭執政或遣所親諭公
 速起且除知制誥矣公曰是以利誅我也
 言不用萬鍾於我何加焉錄所上章納中
 書門下執政見之怒出知河中府 又開見
 神宗元豐中朝廷有老病死者之謂神宗公
 所法曰爲生事曾公以老病建其開曾公
 病不出曾公與公爭按開欲舉理直不能
 曾公死過清職者若謂公忠直公爲諸官
 約公志在近功在其實學富公雖身過諸
 趨公作建不斷可否志宜每曰以王介甫
 遠忘康守耳 功則

權成都府路轉運使兼領農田水利差役事

公以新法於民不便又復論奏戒約州郡
 未得遽行安石怒公沮格新法使門下人
 摺撫公私事然卒不能得 詳行
 環慶大饑帥守坐不職罷去以公代之過關
 入對 神宗見公甚喜曰卿父在慶甚有
 威名卿兵法必精公對曰臣素儒家未嘗
 學兵法又問卿縱不學兵法卿父隨侍在
 陝西必亦詳熟邊事公對曰臣隨侍時年
 幼並不復記憶兼今日事體與昔時不同
 且臣不才 陛下若使完繕城壘愛養百
 姓臣策疲驚不敢有辭若使臣開拓封疆
 侵攘夷狄則願別擇才者因遂力辭 上
 不許公到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振恤
 公欲發常平封椿粟麥振之州郡皆欲俟
 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
 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時一
 路荐饑耕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
 懼未有以繼會是秋逢生敵野而結實如
 粟可食所收狼及民食之餘公令官糶所
 收尚不貲又於鄜路市耕牛穀種計戶口

分貸蕃漢人戶兼以人力墾耕布種甚廣
 遂大有年或言公稟貸過多而無活人之
 實朝廷疑之遣使按治民間聞之爭先輸
 官比使至無負者詔使得葉琛於郟寧間
 喜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塚數冢
 藉其數上之詔委卒路監司窮治實前帥
 楚建中所封也與公殊無干涉朝廷遷治
 建中罪公連上疏去建中當饑饉之初循
 守法今申請措置之間不免有殍死者比
 之臣菜繼其法度已成之後故得一意賑
 恤偶免流亡况建中已坐罪罷去今緣按
 臣而又及建中是一罪而再刑也建中猶
 贖銅三十斤詳前

屬郡流人道廢稱冤按得冤狀郡將紳詰訟
 公挾情變獄詔移獄比郡出御史治之逮
 公統對部人數萬號泣遮道童兒相率誦
 詩隨之久乃去獄成古坐誣告抵罪公猶
 以它事奪職知信陽軍詳後
 移知齊州齊為山東劇郡屠販劫盜無虛日
 人或勉公曰公為政素寬然齊民兇悍性

好剽劫以嚴治之猶不能戢若一以寬恐
 不勝其治矣公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治
 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取玩之
 道也齊有兩司理院因繫常滿多屠販盜
 竊而督賞者公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
 輸納耶通判州事起自公曰非不知此第
 以此輩兇暴釋之不旋踵復紊官司矣公
 曰終當如何曰往往待其自以法斃於獄
 中是亦與民除害耳公蹙然曰法不當死
 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也耶遂盡呼出
 立于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為惡不悛在位
 者不欲釋汝懼為良民害復紊官司也汝
 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
 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
 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詳前
 錄事參軍宋儋年中毒暴卒公得罪人置於
 法初宋君因會客罷是夜門下人遽以疾
 告公道家人子弟視其喪事宋君小瘡口
 鼻血出漫汗頓帛公疑其死不以理果為
 寵妾與小吏為姦付有司按治具伏因會

客置毒在警備中公曰苟在第幾廵豈有
中毒而能終席耶命再勅之宋君果不嗜
斃為爲坐客所并乃客散醉歸置毒酒盃
中而殺之罪人覩他日獄變爲逃死之計
也人以為公發獲姦伏如神明若非遇公
則宋君之冤無以申於地下矣錄行

公判留臺時一時者舊多在洛公與司馬公
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
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洛中誇以爲勝事

除給事中時狀行 哲宗 宣仁太后共政司馬

温公入相首政差役法公聞之謂人曰此
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
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爲温公
言之温公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當虛心
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謫
諛得乘間迎合而正士將卷懷退避是時
初政熙寧案問自首法公奏立文太深又
言四方奏讞大辟有司一以八年十一月
詔書從事坐死者視舊數倍非先王寧失

盡不經之意蓋公雖與温公同志又臨事
有所矯正類如此於是人皆服公平直且
知前於荆公非苟爲異也公某語曰又言行錄載
示委某語曰公之存心然公始知起仁不致遠而示
之以法監之則蓋政使知其原而懲之則
人人皆能不止能監亦可勞公使公書而自容於門
下何用把公處而嗚呼也若果如此則是起仁不窮
少年合公府求早富貴也何用台首強請於此據公
家合政律其如此所以誤公一顧而獲勝至此據公
講美法而
察察爲事

司馬温公欲令進士召朝官保任然後應舉

又更貢舉法公曰舉人難得朝士相知士

族近京猶可寒遠之人尤不易矣兼今之

朝士未必能過京官選人京官選人未必

能如布衣徒令求舉未必有益既欲不廢

文章則雜文四六之科不知設在衆人場

中不須別設一科也孟子恐不可輕措黜

六經之春秋矣温公從之錄行

除兼侍講公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

心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爲體使邪
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爲
社稷宗廟之福豈務章通句解以資口舌
之辯哉又在經筵進講必反覆開陳其說

歸於人君可用而後止言行

同知樞密院事初公遠自慶兩宮亟遣中使賜太官饍出手詔問樂備西戎之策公請罷兵棄地因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會公入樞府復申前議又請予地之外歸一漢人于鎮十兩事皆施行既而夏人未順公請陝西一郡自効不許會邊臣俘蕃酋鬼章以獻兩宮歸功輔臣褒賜異甚公請誅鬼章塞上以謝邊人而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其後又欲官之公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漢書

公自為執政務以博大開上意忠薦華士風在樞府時言者攻章惇鄧綰公皆力為救解因言臣嘗為縮誣奏坐黜今日所陳恐錄人之過太深實繫國體 兩宮感悟即日遣中使手詔嘉納因下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切勿問言者亦勿復以言既而在廷頗分朋黨論議多出私意浸潤之說稍行學士蘇軾草策問題或言引用不當韓維罷門下侍郎補外公奏軾無罪維

心國家弗避嫌謗不可因譖言絀及在相位諫官王覲坐論朋黨貶公復為辨君子小人朋黨之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文忠公朋黨論以進漢書

前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確宰執侍從皆為當然公獨以為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方今 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宰臣奏蔡確黨人甚盛不可舍胡不問公面奏以為朋黨難辨却恐畏及善人此事正宜詳審不可容易繼入奏曰切以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既恐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斯至如王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後來柄臣固合求為商監今來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

視還奏如公言主議者不憚聲啓以手詔

督趣公復固爭 兩宮悟為收還手詔公

既罷而河復復與調發至潁昌公又上疏

極論 兩宮然之而復猶不輟及公再相

又遣從官御史經度不能易前說然主議

者必欲成之後雖暫歸故道已而復決人

力為之大敵至于今未復也莫詰○又謀

高兩院文公安撫密奏主故道還丞相王左丞存

主新院上大夫畏敵者見文安是斬者見三左持兩

可者也

宣仁廢疾幸輔入問 后留忠宣曰卿父仲

淹可謂忠臣在 章獻朝勸 后盡母道

在 仁宗朝勸 帝盡子道卿當似之賢

上方親政於大臣中注意獨厚有密薦人持

者輒以質於公又嘗問先朝法度公悉心

以對無所回隱因勸 上名擇執政臺諫

官且言 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實系

論議可以為法然不可用非其人 上嘉

納之從

一日三省同登蘇轍獨進 上前論殿試策

題因引漢昭變更武帝法度事 哲宗怒

曰安得以漢武比 先帝轍再拜而退曰

臣引用失當空臣待罪公奏曰漢武雄才

大略史無貶辭又轍所論非異同正欲救

已行之言望 陛下宣住蘇轍尚書右丞

鄧潤甫越次言曰 先帝法度為司馬先

蘇轍壞盡公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

上曰人謂秦皇漢武公奏蘇轍之所論事

與時也非人也轍卒得罪去 則見其去清

謀多害正人一日 哲宗 震怒 下 降 詔 曰

安得以秦皇漢武比 先帝轍再拜而退曰

以公等不親知後世從容 言曰史稱武帝轍非大

略多漢七朝之主蓋近世之賢君轍果以此

帝非諸也 陛下親政之初選進大臣不當如此

以非諸也 陛下親政之初選進大臣不當如此

公等也 與中人也 稱公與忠宣可畏政忠宣 時士

大夫觀望多詛誣垂簾時事人情大恐公

以明道二年五月癸酉詔書上之曰望

陛下替倣而行以戒薄俗已而狂人趙天

啓作擬試策傳播中外御史章疏補取以

為用公又言今狂妄詆訐者已多容之則

累聖孝懲之則恐塞言路不若以詔書禁

約一遵 仁宗故事尋以天啓在元祐中

嘗上書龍熙寧元豐政事為非道編管鄧

州公亦求去不許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
告詞訕謗先帝有旨落職知英州公疏曰
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
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
者特行重寃今已八年矣言者多嘗時御
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而方有是奏豈非
觀望耶客省副使高士敦以太皇太后
恩特旨改官蘇軾謫知汝州御史來之邵
言士敦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又論軾所
謫太近公言之邵爲成都路監司士敦有
犯自當按發軾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
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依行
哲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爲
諫議大夫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
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爲助謂忠宣曰豈
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
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
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
叛汲公允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賜見
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

原闕

命家人俱送

以待滿命

公在隨歲一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蓋懼公復有指陳終殺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小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勉之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行狀曰又聞見錄云求州子思章再志宜必勉止之江行赴任所每履扶忠堂出求章願隨諸子曰此堂將為之殿臣亦州公之

公到永日課兒孫誦書躬親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終始如一至於飲食居處人不堪其憂公未嘗與一念每對賓客唯論聖

賢儻身行已餘及醫書方藥他事一語不持口而氣充益康寧如在中州時狀

上皇即位之初欽聖皇太后同聽政忠宣公自永州先以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蓋二聖欲用公矣遣中使至永州賜茶藥察論曰皇帝與太皇太后甚相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虛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人醫治只為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又曰太皇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說公曰老臣與遠方之人唯知鼓舞聖德又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來公曰敢不奉詔又曰鄧州且去否公曰已出望外如歸鄉里又曰離闕下日二聖再三言太皇在宮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復觀文殿大學士中太官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詔書有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顯論嘉謀日聞忠告之語公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痺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上又

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保公入覲仍宜渴見之意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乞歸頴昌養疾上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公復告老不允詔至公已薨矣上與皇太后震悼出涕先是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後臣實以事君又曰君之聖訓未明朕深惜之憂臣不圖半端因君執其私忿亦亦不使實情之富然以至未究法人之性其私以聖恩而特歛向使符璽行地難折凡此數端願留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後患以公口占畫一繳申頴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及將葬之儀又作行狀論公平生立朝行已大節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傳宣聖語以為遺表非公意也正平等與之儀皆下御史獄捶楚甚苦正平等之儀欲誣服其傳宣中使獨不服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中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

如所言又驗內東門受聖語籍亦同又下頴昌府取正平等所繳納遺表八事皆寶獄遂解正平猶薦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之家死於嶺外者十餘人獨正平遇赦得歸不出任終身為選人蔡京者紹聖初為戶部尚書欲結右戚向氏故奏展向氏墳寺事下開封府正平為開封府縣尉往按視其地日向氏寺地步已足民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哲宗怒京贖銅二十斤京由此恨正平故欲誣殺之嗚呼使忠宣公無恙相上皇於初戴天下豈復有今日之既公既病不能朝上皇始命相曰曾布與蔡京云綱見公性夷易寬簡弗以聲色加人及誼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誠心好善不為校克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錄是所至人歸其仁而憚其正歷事四世終始無間言自為布衣以至宰相廉徐恭遜不少加損政府恩錫屢斥以廣義莊晚年南還貧甚得賜輒均及蜀人前後任子恩多先疎

族故公殺之日幼子五孫未官

蓋公又言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孝二字一生用不盡以立

朝事保國保家保親保族亦保史保忠也又或

者曰吾人雖至愚至不肖亦必知忠孝之理

聖賢地也也則雖有子弟其教於公公曰唯汝可

以功成地也則雖有子弟其教於公公曰唯汝可

平生自奉愈無重功不辨其人之否於世也

既而月餘不食去上服未嘗脫足赤不揮扇

見子半餘額滯連次非如死屍在存不足

公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

應手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

則如病者何故雅以人才為已任每有薦

引必先公議而及其至也內舉有所不避

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爭

公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

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

者亦若是耳豈不在人耶

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公者手自

答曰大轄與榮車較逐鷲鳳與鷄羣爭食

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聞力不推

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推不可勝雖勝亦

非也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

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

眉寶察之也公一日訪于欽語子問曰聞

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

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

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

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

有量如此

范公堯夫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公曰

願少留純仁將別子曰既別矣何必復勞

輿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既

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為將帥

當使士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

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為政不若是

何也公曰可得聞與子曰舊帥新亡而公

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

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

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

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

饗而頌之酒食如何曰無頌也武夫視酒

食為重事弗頌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

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

兵後待做甚以為非是此言安足論人主

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

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為漢武帝言神

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

人不如此方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

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

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

為優劣以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

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父祖之澤

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

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舉

亦自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

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

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街

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敵也其言曰

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

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勵焉則彼讀

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

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為執政亦了

得不可以其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

堯夫所列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

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

吳垣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博士以無出

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學行賜之

爵命至其宜為博士乃復以為無出身奪

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

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為善

元符末呂惠卿罷延安帥陸師閔代之有許

惠卿多以人冒功賞者師閔以其事付有

司未竟罷去曾布為樞密使素與惠卿有

隙特自太原移德孺延安蓋德孺於惠卿

亦有隙也德孺至取其事自治有自皇城

使追奪至小使臣者德孺由是太失邊將

之心議者謂有詞於前政事已在有司德

孺乃取以自治失矣德孺聰明過人而為

曾布所使惜哉未幾德孺亦以論復法罷
 如忠宣丞相則不然公帥慶陽時為總管
 種詒無故訟於朝 上遣御史按治詒傳
 任公亦罷帥至公為樞密副使詒尚停任
 復薦為承興軍路鈐轄又薦知臨州公每
 自咎曰先人與神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
 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
 可謂以德報怨者也以德孺之賢於是乎
 有愧於忠宣矣綱見

紹聖初 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
 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
 帝不許范公堅辭 帝不得已除觀文殿
 大學士判頴昌府召章惇為相未至清臣
 獨當中書益觀惇相位復行免復青苗法
 除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
 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 上皇即位
 用韓忠彥為相清臣為門下侍郎忠彥與
 清臣有連故忠彥惟清臣言是聽清臣復
 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清臣罷之劉
 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

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
 彥薦為諫大夫清臣出之帥具定其所出
 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
 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憚甚不能為之主
 曾布為右相用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
 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
 報罷清臣亦為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溫常
 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
 定之際皆為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
 之邪說既勝衆小人並進清臣自亦不能
 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
 建中靖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希純張
 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
 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此忠
 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為之流涕者也

綱見

文正公四子長子少有大志不幸疾廢公與
 叔季克世其家而公憂國愛君不以其害
 得喪貶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
 廢志氣彌勵人以為有文正之風焉其在

朝廷專務獎進人材故天下善類視公用
舍以爲消長其論議平恕不爲已甚世謂
使其言行於熙寧元豐時後必不至紛更
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讎復之禍
今上虛已待公天下亦幸公復用而公疾
不能朝以至不起哀哉既病口授諸子遺
奏數百言讀者益歎其忠

曾文昭公銘公之墓曰遠矣范宗陶唐其系
更夏商周保姓受氏在晉宣子以告穆叔
流非不長止曰世祿孰爲不朽雖後有人
若公父子再秉國鈞有德有言百世弗泯
公起諸生至位丞相一節不回雖老猶壯
御史抗議公惟守禮諫垣建白公不言利
封疆之事公曰休兵廟堂之論公則持平
利害異趣公爲砥柱愛惡相讎公爲虛舟
世夸以爭公避不有衆所憚行公惟恐後
堂堂巖巖古社稷臣正色四世屢享屢危
白首南遷縱心順命已僵復起天子之
聖有澤在民有謀在國壽非不多人以爲
當惟其卓偉山高日赫歸從先君嵩洛之

側 帝念公賢形于詔墨後人來咨不假
方冊請視豐碑世濟忠直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之二

尚書左丞王公

公名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慶曆六年
中進士第歷秀州嘉興主簿越州上虞
令治平中入為國子直講館閣校勘知
太常禮院元豐元年修起居注以右正
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五年
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改兵部尚
書遷戶部元祐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
丞明年遷左丞出知蔡州徙揚州復召
為吏部尚書乞出知杭州紹聖初致仕
建中靖國元年薨年七十九

公少有立志雖為小官修潔自重首為歐陽
文忠公所知治平中呂正獻公判國子監
薦為直講又用趙康靖公薦召試擢秘書
省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校集賢院書籍

基路

公故為王文公所厚是時文公執政數引公
論事不合即謝不往嘗召見便殿其言無
所附麗累上書陳時事因及大臣皆人所

難言者 神宗察公忠實無黨黨意用之

法蓋

公在館十年不少貶以干澤及為 上所識
擢益自感勵初修起居注即乞復唐正觀
起居郎舍人職事執筆隨宰相入殿
聽其言故事左右史雖日侍便殿而欲奏
事必稟中書俟旨公因對及之即詔左右
史遇侍立許直前奏事遂著為令自公始
也

官制行 上尤錫用人公因請自熙寧以來

有緣議論得舉或詿誤被斥而情實納忠

非有大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

上意自是收拔者甚眾其補助將順類如

此又嘗論赦令出 上恩公辜異私愿而

比歲議濫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去官原

減官司謁禁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

杜絕皆非便稍更其濫執政見之不悅而

上察其誠不以為忤也

公在政府遇事必爭韓維罷門下侍郎連章

論排且曰去一人天下失望忠黨沮氣議

邪之人爭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
王觀不當罷諫官自公在兵部時太僕寺
請內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公言如此
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
統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應已成之滯及
執政又有建罷教畿內保甲者公復言今
京師兵藉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爲國家
根本長久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而爲
之既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時四方奏
獻大辟刑部援比請貸而都省屢以無可
矜恕却之公言此祖宗制也且有司援
比欲生之朝廷破例欲授之可乎又言比
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帝黜
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比幾十年水官
議還故道二三大臣力佐佑之公言故道
已高水性趣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累章
力爭卒輟其役公既中立自信不爲說隨
一時公議翕然歸之然亦幸以是去蔡確
賦詩安州吳處厚者上之以爲怨詆諫官
文章請行誅竄公與范丞相純仁或顯言

或密疏寤後留身簾前合力固爭以爲不
可確貶又謂不宜置之死地既而確再貶
新州公與范丞相皆罷初公在熙寧中論
事已爲范丞相所推及借執政趣又多合
已而俱罷天下稱之然公與人不苟相比
前論不當罷教畿內保甲者乃范丞相所
建也始自兵部尚書遷戶部奉山陵有勞
確乘間復徙公兵部而公志在體國不以
怒遷士大夫益知公賢註
復召爲吏部尚書遷太中大夫公春秋浸高
志氣益壯時在廷朋黨之論稍熾公入對
首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
及善人東漢黨錮之獄是也慶曆中或指
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爲朋黨類仁
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違此說者亦
願陛下察之繇是復與任事者不合請
老不許即求補外註
公性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說激之
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
背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

其王存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
五卅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一道
與人交久而益親視孤藐流落者恩意尤
篤少時師事穎川陳浚浚死無子公貴求
得其弟之子官之且卹其家終身其自奉
甚約而喜厚賓客揚潤相去一水公守揚
時接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乃出賜錢
五十萬賙給閭里又具牛酒會父老數百
人親與酬酢皆歡醉而去鄉黨以為羨談
嘗悼近世學士貴為公卿而祭祀其先但
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如古
澠公唯一兄蚤世事寡嫂甚謹拊其子如
己出又官其二孫退居丹陽且十年不以
一毫擾人既歿鄉人哭之皆哀而四方有
識之士又為朝廷惜也註

十一之三

丞相蘇公

公名頌字子容泉州同安人後徙潤州
丹徒中進士第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
寧縣南京留守推官皇祐五年召試除
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編定集賢院
書籍出知穎州提點府界縣鎮公事淮
南轉運使 神宗即位召脩起居注擢
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罷歸班
出知婺州應天府召判三班院復出
杭州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降知濠州徙
滄州召判尚書吏部元祐初授刑部尚
書遷吏部兼侍講改翰林學士承旨五
年拜尚書左丞踰年拜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八年罷為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揚
州改中太一官使紹聖四年以太子少
師致仕 徽宗初遷太子太保建中靖
國元年薨年八十二

知江寧府江寧縣事建業承李氏後版籍賦
與皆無法制每有發歛府移追擾吏係縲

於道公至則曰此令職也府何與焉每因治許旁問鄰里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自占不實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某產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一縣以爲神明又爲剽革蠹弊更設條教簡而易行諸縣取以爲法它日諸令長造門領縣民拜廷下謝曰此曹獲免追逮皆公之賜也民有忿爭者至誠喻以鄉黨宜相親善意差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往往謝去或至半道思公言而歸縣以大治時監司王鼎王輝揚絃皆於部吏少許可及觀公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擬行狀

爲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公一以府政委之曰子容處事精密一經閱覽則脩不復省矣杜祁公老居睢陽一見公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名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踈者且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先後本末悉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

知子異日必爲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荅歷清要至爲宰相還政退居略相似焉狀行

富鄭公韓魏公爲相務推尚庶退有德之士以勸厲風俗知公久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潁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吾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狀行

公請以獲盜多寡立縣令殿最法以爲廵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爲盜能使民不爲盜者縣令也且州縣物務歲謀稍虧官佐有罰今良民罹剽劫之害而親民官獨不任責可乎狀行

神宗自在藩邸聞公名及即位公適送伴契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州兵叩門欲入抹公不爲動閉門堅卧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有變抹兵亦欲乘間生事至聞京師使還上問公所以處之者稱善久之益知公可用及使淮南入辭勞問甚寵曾內翰撰墓誌

公在審刑知金州張仲宣受財枉法抵死法官

官援前比貸死杖嗜黥配海島公奏古者

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

刑為徒隸恐汚辱衣冠耳其人則無足矜

也仲宣蘇此得免杖黥止流海外自是命

官無杖黥者蘇軾曰又行狀云張仲宣坐枉法

重罪海島公委曰希補仲宣均為枉法而捕有枉

受罪數百千頃外成傳仲宣則以念八兩求仲宣不

賜除耳欲枉法為輕除同

上方勵精為治急於人材大臣薦秀州判官

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稟行知

制詰宋敏求以定驟自幕職而升朝著任

執法非故事與公及李大臨相繼封還詞

頭不草制詔再下公公言 祖宗朝天下

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 真宗以

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起越資品今定

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効一言稱旨便授

御史浸漸不已恐高官要秩或可以岐路

致也疏入手詔召公對 上引近詔舉臺

官不拘官職高下為言且曰格命久將得

罪公對臣既知其不可若因召諭遠變前

言則是懷姦固位此尤 陛下所當罪也

退而又論舉官詔意不為選人設文時敏

求前罷公與大臨更奏復下至于七八最

後特以付公固執不行適與大臨俱罷歸

班而定御史之命亦為中察公以守職不

回絀人望益重賓客滿門日奉朝請雖風

雨寒暑未嘗移疾家貧擔石不充無慍色

墓誌曰又行狀云公敢歸與執政或請公請外官開

角公曰方以罪滿敢求自便乎公云元氣賦賦外官開

下此道去者安頓所在公論公論蓋非名也云云

也此道去者安頓所在公論公論蓋非名也云云

於下海內入於治一君相主之其皆聚及朝不有元

所考其能為公常用非其能也其能也其能也其能也

定召見陳慶雲之末行何得也中頃時王安石屬事

行宗次道封還詞頭至下火直李大夫

臨辭于空相繼封還詞頭至下火直李大夫

年俱落或風俗公論之不可屈也此與與大

下則則可以上則治也

知婺州泮洞江水暴迅舟橫欲覆魏國太夫

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

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衆以謂誠

孝所感狀行

祖父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每旬檢校未愈鄧元孚爲譙縣簿謂大人曰尊公高明平昔以政事稱今豈可爲一妾婦人所始公爲賢子不可不白但論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大人白之祖父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有可悔旣而此婦死元孚大怒服曰某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狀行

九年以吳越荐饑暹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司責所通市易緡錢盡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公沮壞法令而民償責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一日燕有美堂聞將兵結集謀害官吏郡人喧傳恐懼不安公談笑自如密喻兵官捕首領十數輩械送獄中逮夜會散而坐

客不知也狀行

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爲然遂各以其日爲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因問虜中山川形勢人情向背公曰虜講和之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今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者昔人以謂匈奴百年之運言其盛衰有數也上曰虜自耶律德光至今何止百年公曰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遠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誓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讓正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夷狄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上深然之狀行

祖父尹開封頗嚴鞭扑以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毫穎卧治之比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盜者畏賊不敢告投 匿名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為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為法禁匿名書而賊以此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流為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為開封尹方疏清州白馬縣用上殿 論賊可減死而告計之風不可長乃杖而免之子容以謂賊不干己者告捕而寔主匿名本不足深過而先帝猶恐長告計之風此所謂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盜牛皮之類皆立重賞以勸告計者此當時小人所為非先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錄事見 公在開封常治園子博士陳世儒母為群婢所殺事獄具輒為法官所駁或謂公欲寬世儒夫婦 上以詰公且曰此人倫大惡母縱有罪公對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

亦不敢喻之使重既而公罷開封獄移大理寺大理奏其妻母緣大臣有請于公又移御史臺自濼逮公赴對御史以言導公公曰使頌誣人死不可為若自誣雖重得罪不避手書數百言皆自誣詞也 上閱獄辭疑不直詔更劾實御史推窮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檢因辭以為有請得其莖於獄吏家於是種民抵罪而公得白願嘗因人語及世儒帷箔事公應曰然以是為泄獄情罷耶歸班班 祖父知滄州陸辭 上曰朕每欲用卿輒為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明祖父頓首謝兼語及徧親留京師未能偕行 上問卿母誰氏祖父對曰故龍圖閣直學士陳從易之女 上曰是天聖間侍從耶祖父對曰從易祥符中館職已而外遷久之因自廣州罷還不蓄南物獨載俸餘見錢過嶺 仁宗皇帝聞之擢知制誥 上曰其清節過於馬援矣故謝表云憫臣之數竒多難特軫淵衷勉臣以直道自明

屢形天語政制又云初陳國為結城數十年不遷居喪時士大夫有故時者公不拒

祖父元豐中自滄州被召備官制陞對日

上曰更欲備一書非卿不可以此虜通好

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

揀朕欲成一書但患爾來備書者遷延歲

月不肯早成然此書浩大以卿度之何時

可畢 祖父曰恐須一二年可矣 上喜

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賜

名華戎管衛信錄奏篇上 上讀序引大

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訓

文潞公嘗謂祖父今之魏相也所謂好觀漢

律令便宜章奏可以斷國論矣訓

公前後掌天官四遷五年是時倉法行吏無

所覲每選人政官京朝官使巨關陞磨勳

或以功過當陞降者吏洗垢求瑕故為贊

滯公教吏曰某官綠某事當會某處仍引

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

得違每訴者至必取案牘使自省問訴者

服乃退其不服者公必往復詰難度可行

行之苟有疑則為之奏請或巡白都堂故

士大夫受賜多而不得者亦以為無可憾

公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史

官所記善惡咸備乞詔史官學士采錄新

舊唐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

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

條公每有所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

述以已意反復言之帳行

公自與聞國政務在奉行故事使有司奉法

遵職執事量能授任杜絕僥倖備差之原

深戒疆場之巨邀功生事每廟堂論議援

古證今出入經史所未安者必力爭之毅

然不可回公天資仁厚字量闊博善溫不

形於色事親孝睦九族以慈處朋友以義

幼自備束尤謹禮法雖燕居必正衣冠危

坐家人莫見墮容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

暇除會所得俸賜隨即散用其自奉養至

儉薄每食不過一肉始薨之日吊哭者造

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數得嗟嗟以

為寒素不若也自少所交皆當世賢傑及

登顯近務推挽正人吉士不問識與不識性酷嗜學晚歲彌甚自書契以來墳史所載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訓故文字無所不通不獨見於論議文章必欲驗之實事以扶助世教其於名理所造尤精詣所至為政務大體深戒虛名因時乘理而實利及下莫見其迹既去則人莫不思之在相位時避遠權勢門無雜賓其進退士大夫無纖毫私意以故人不歸恩而怨讟亦不切至焉缺行

元祐中建請別製渾儀因命公提舉公既遂於律曆又以吏部令史韓公廌曉筭術有巧思奏用之且授以古法為臺三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測驗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缺行

至和中文潞公為相嘗請建家廟事下太常公議以為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與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為之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即請者案唐賢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缺行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宮公以謂勅書云向因念鬱偶失謚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違事先后祗孝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冊之義請祔郭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義衆論未定丞相曾公問曰郭后是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公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曾公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公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謚則不為逼矣曾公數重久之後宋公敏求謂公曰聞議郭后事引勅語此是先人宣獻

為參政時自撰甚有微意云後有知禮者當行之蓋當時有沮此議者非公莫能見也然竟不行

狀

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為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士行而後文藝去封彌暗錄之法先行州縣使有司得專參詳考察庶幾存鄉舉里選之遺範又請每歲放進士量留人數以廣制科遺逸之選又謂尚書古之天臺朝廷萬事之本皆由此出仁宗朝大臣嘗請移審官院歸吏部三班院歸兵部審刑院歸刑部庶稍近古制而當時議者不深惟其本苟擇興作遂不果行請先置朝巨兩員振舉綱維疎其整葺有緒然後議移審官等三院遷省則南宮故事可舉而行一代典章於斯為盛矣其後詔博士分經以三舍取士兼考行義又十餘年而官制行皆略如公言

嘗因對神宗從容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公言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傳重之義則喪服

從而異制匹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眾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勑嫡孫為祖父為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先王制禮之本意也而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而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嘗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也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者以異於眾子孫之法及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

狀

嘗權樞密院邊帥遺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蕃官趙純忠者信謹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動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眾議欲如其請公獨曰不可越境而入其國使彼拒而不受得無損朝廷威重乎徐觀其變疎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邊奏至阿里骨故無恙

狀

祖父執政時諸公奏對惟稟旨 宣仁 哲

宗有言或無對者祖父奏事 宣仁畢必

再稟 哲宗有宣諭必告諸公以聽聖語

哲宗蓋默識之後罷相周秩為御史嘗論

元祐執政至祖父 上曰蘇某知君臣之

義與它人不同誠

祖父在元祐間不取諸公太紛紛常云君長

誰任其咎耶誠

公前後歷典四選銓錄有條士無留滯有自

辨者人人使盡其說故雖不得所欲亦心

服而去其備敕令必奉大體為侍讀多所

啓迪及登丞弼論議持平務循故事避遠

權寵不立黨援進退人材弗專主已理有

未當亦不苟從謙

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要人以

事屬公公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職

或謂其事迹書札具存可辨公笑曰吾豈

為是者在潁州日通判趙至忠本歸明人

所至輒與守競公待之以禮具盡誠意它

日至忠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義則服平

生誠服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誠

王禹玉元厚之諸公嘗問祖父曰公記之博

以至國朝典故本末無遺日月不差用何

術也祖父曰亦有一說某每以一歲中大

事為目欲記當年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

元其年有某事某年上即位其年有某事

某年立后若太子其年有某事某年命相

其年有某事則記事之一法也後觀太史

公書是歲孔子生是歲孔子卒是歲齊相

公會于葵丘是歲晉文公始霸之類恐亦

此意也元曰不然至於暗記經史理諒詩

什以至士大夫家世代聞名諱婚姻無遺

忘者又以何法乃真強記爾誠

祖父嘗言吾每聞前輩善言則終躬佩服少

時聞計用章郎中為吏以循良稱數典大

郡政績尤異因往造請求異聞乃款語其

可紀者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

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白起

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

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剝核矣好聚斂則

桑羊皇鑄之徒出而民困於培克矣好順
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蔽於夸大矣
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
驥豈可羈也然或秦養於人者謂其有嗜

慾也

訓

祖父又嘗言在江寧日揚告諫議謂吾曰嘗

愛韓非一言以謂土木偶人者耳真欲大

口目欲小此言可以論大夫土木偶人而

鼻先小目先大人或非之則無以為也真

大則可小目小則可大凡事皆然不厭於

三思而熟慮也人皆以非為刻薄此豈非

忠厚之言哉告又自云始以中行外郎為

江東運副為司長書押皆叩紙後有以前

行充者書押須移上始悔初之不思也

舒信道元豐中自御史中丞銳於進取言事

多涉刻薄為王和甫所繩除名紹聖復通

直郎知無為軍或言其得罪深重不當叙

復改監中徽廟祖父聞之曰士大夫立朝

當路一涉非義失人心則終躬遂廢如王

君貺未三十為御史丞綠進奏院事終躬

軾軻不復大用陷於刻薄可不名哉訓

祖父言吾在金華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則必

反復條奏援引古今使上不忘弭兵息

民之意以謂人主之聰明不可有所嚮有

所嚮則偏偏則為患大矣當今守成之際

應之以無心則天下無不治矣訓

祖父嘗云吾平生未嘗以私事干人主奏對

惟義理之言故歷仕四朝中間雖論不悞

於觀過而神考以謂直久而自明也訓

呂吉甫參政事使其親友謂祖父曰子容吾

鄉里丈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祖父

笑而不答訓

祖父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

奉分寧人歲以雙并一斤為餉知吾無包

苴之餽也

祖父嘗云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

水不腐此其理也訓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二之一

丞相劉忠肅公

公名摯字莘老永靜軍東光人嘉祐中登進士甲科歷知冀州南宮縣江陵府觀察推官召試為館閣校勘擢檢正中書禮房公事監察御史裏行責監衡州鹽倉簽書應天府判官事元豐初為開封府推官尚書禮部郎中右司郎中衝替起知滑州 哲宗即位召為侍御史元祐元年為御史中丞拜尚書右丞歷左丞中書門下侍郎六年拜右僕射以觀文殿學士知鄆州徙青州紹聖初落職知黃州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四年責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

嘉祐年六十八

王荆公安石初秉政搜擇人才任以不次元公絳數以公為言荆公一見遂器重焉推為中書檢正居月餘黜熙非所好會除御史欣然就職歸語家人曰趨裝毋為安居計未及陞對首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正小

臣意在傾故相富弼以市進今弼已責願寬州縣之罪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錢擅升畿縣等使納復錢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親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責明廷本無聚斂之意門人劉劭王知言撰本行實神宗皇帝銳意求治獎勵臣下公既對面賜褒諭因論人物邪正條對移時 上意嚮納劉大猷序公文集云神宗回鑾憂端且踰從學列聖不減王安石稱昉為公對曰臣東此人少以安石也因上疏極論其略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嚮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 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 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於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論彼以為此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臣願 陛下虛心平聽御重好惡

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亦用其長稍抑虛諱輕偽志近志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神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抑高舉下品制寡重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地設變化唯 陛下號令之而已新

公論率錢助復官自雇人略舉十言是時御史中丞楊公繪亦上疏論新政并公章下司農寺司農條件詰難劾繪與公險誠欺誕中有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臣有言責采士民之說數告於 陛下是臣之職也今有司駁奏遂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 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竄遂奏入不報公謂 主上天資英睿孜孜聽納而大臣輔導之非是懷不能已明日復上疏曰 陛

下起居言動躬蹈德禮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治者誰致之耶 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長也二三年間開闢勳勳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復之事與其間又求水利也又淤田也又省併州縣也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屠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至於輕用名器清溫賢否忠厚差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猥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藝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論定然後落筆同列與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巧之人其門如市今羗夷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創痍流瀆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之縣官減耗 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

大臣誤 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居數日罷御史落館職政府擬寬嶺外

上不聽乃貶衡州公奏言上世葬將陵歲

有川患方護諸喪抵鄆州葬有日伏望寬

貸使臣葬畢奔赴貶所有旨聽許又聞見

孫曰備元帝為中丞與劉舉等相殺有十言王期公使

孫曰備元帝為中丞與劉舉等相殺有十言王期公使

孫曰備元帝為中丞與劉舉等相殺有十言王期公使

孫曰備元帝為中丞與劉舉等相殺有十言王期公使

孫曰備元帝為中丞與劉舉等相殺有十言王期公使

孫曰備元帝為中丞與劉舉等相殺有十言王期公使

孫曰備元帝為中丞與劉舉等相殺有十言王期公使

孫曰備元帝為中丞與劉舉等相殺有十言王期公使

孫曰備元帝為中丞與劉舉等相殺有十言王期公使

孫曰備元帝為中丞與劉舉等相殺有十言王期公使

孫曰備元帝為中丞與劉舉等相殺有十言王期公使

孫曰備元帝為中丞與劉舉等相殺有十言王期公使

孫曰備元帝為中丞與劉舉等相殺有十言王期公使

孫曰備元帝為中丞與劉舉等相殺有十言王期公使

孫曰備元帝為中丞與劉舉等相殺有十言王期公使

孫曰備元帝為中丞與劉舉等相殺有十言王期公使

孫曰備元帝為中丞與劉舉等相殺有十言王期公使

孫曰備元帝為中丞與劉舉等相殺有十言王期公使

孫曰備元帝為中丞與劉舉等相殺有十言王期公使

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詳酌留此三廟

以慰邦人崇奉之意 神宗即日批曰尋

國濟神此為甚者速令行下更不施行司

農寺官吏令開封府取勘詳

哲宗皇帝嗣位 宣仁聖烈皇后以祖母共

政見連歲水旱西邊未寧百姓勞弊而國

有大故當務休息遂散遣京城役夫減皇

城司覲者廢物貨場罷戶馬等事皆從中

出又戒勅中外無敢苛刻擾民已而進退

大臣選用臺諫擢公為侍御史公自熙寧

以言去位踰十六年乃復任言責聞天下

事久思所以報稱於是上疏曰昔者周成

王幼冲踐阼師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

仁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為侍讀孫

奭馮元為侍講聽斷之暇召使入侍 陛

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稱選忠信孝悌淳

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燕

坐時賜延對執經講說以廣睿智仰副善

繼求治之志詳

公又言諫官御史貞缺未補監察雖滿六員

詳

詳

詳

詳

專以察治官司公事而不與言責臣請增
補臺諫並許言事實行

神宗皇帝靈駕發引前一夕山陵使蔡確不

入宿公彈劾其罪以聞不報確使回赴內

東門朝見訖即日視事公又奏確不引咎

自劾乞罷其政事以明典憲無何確上表

自陳其略云蓋嘗請收拔當世之耆艾以

陪輔王室獨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

大意謂垂簾以來多所更改皆其建議請公

以謂使確誠有是事不言於先朝為不

忠之罪於今日為取容之計誠無是事則

欺君莫大於此因上疏論其惡謂確當去

其罪大略有十又論章惇凶悍輕佻無大

臣體皆罷其位實行

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然有司立為約

束過於煩密人情病焉又未之改公上疏

謂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

行法之所雖群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

法亦有禮義存焉而已先皇帝體道制

法超漢執唐養士之盛比隆三代然而比

以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

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

求苟免甚可恠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

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廵所肄之齋而已

齋舍既不一隨經分隸則又易博士兼廵

禮齋詩博士兼廵書齋所至備禮請問相

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

杜賄賂夫學政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

之意哉夫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

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

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

而况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諸生不

許相見之禁聽其在學往還即有饋受自

依勅律其餘見行科條委奉監貳與其

屬看詳增損著為定制實行

公既被遇知無不言姦佞刻薄之吏事狀顯

著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時

人比比包希仁呂獻可上察其忠義誠

信可屬重任未幾遂大用焉公文詳撰

諫官王觀論胡宗愈除右丞非是疏奏不已

二聖怒將重責宰相開陳不聽公復進說甚力簾中厲聲曰若有人以門下侍郎為姦邪甘受之否公頓首謝曰陛下審察毀譽每如此天下幸甚然願朝廷碩大體宗愈進用自有公議必致陛下遂諫官而後進恐宗愈亦非所願文彥博曰劉摯言是願賜聽覽遂免重責改職補外而已

實行

公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奏曰人才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惜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諭曰此言極是卿等常能如此太

皇官家何所憂也

實行

哲宗在講筵一日讀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張士遜侍讀說曰國朝故事多避國音本朝角音火也故畏庚辛上顧問執政果當避否公進曰陰陽拘忌之說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

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受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上深然之

實行

公在中書一曰內降畫可二狀其一裁節宗室冗費其一減定六曹吏額房吏請封送尚書省公曰常時文書錄黃過門今封送何也對曰尚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公曰中書不知其它當如法令遂作錄黃初尚書令史任永壽精悍而猾與三省吏不相能數以姦弊告諸宰執呂丞相大防信任之時戶部裁節浮費後省裁定吏額皆踰年未就呂丞相專權很懷盡取其事置吏額房於都省召永壽輩領之未嘗謀及同列也永壽見錄黃愕曰兩省初不與今乃有此即稟丞相命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以是白公公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與吏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邪明日呂相袖葉厲色示公曰勢不可不爾公不欲立異勉應曰諾其後事畢永壽等以勞進官

有差於是外議喧然不平臺諫文章論列時公已遷門下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此皆被省者故怨言章風聞過實不足深遂呂丞相亦以語容曰使上意曉然者劉門下力也然自此忌公益甚陰謀去之遂引楊畏在言路諫官疏其姦邪反覆章十餘上竟不能回士大夫趨利者洵洵交訐其事於是朋黨之論起矣公語丞相曰吾曹心知無他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少引避丞相曰行亦有請是歲八月一日奏畢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上遣中使召公入對 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可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趣入視事公不得已受命頃之呂丞相亦求退不許明年公繼爲丞相不滿歲前日洵洵者在言路詆公竟去位朋黨之論遂不可破集選后未決簾中論曰所選百餘家矣皆於陰陽家不合獨一家可用復有二事未安一事女是庶出二事嫡母悍妬女生三歲而

逐其所生母遂鞠於伯氏今以所生爲父母耶所養爲父母耶或對曰女無出繼之理當正其本生父母似無足疑若庶出則國朝已有明德皇后故事公進曰以春秋傳言之夫婦之子妾婦之子皆合備采擇之數以禮言之則必著外祖官氏者明當用嫡也况明德皇后乃 太宗在藩邸時取以爲妃非天子納后故事衆皆助公語上深然之新公輔政累年剛明重厚達於治道朝廷賴之及爲相益總大體務守法度輔佐 人主於無過之地其於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人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之鄭朋事諫公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爲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爲之首奏事 上前言直事核不爲緣飾多見聽用與同列語公平不欺未嘗以私屬人人有所欲多憚公聞之公聞之

亦為盡力然終不以語也精力絕人遠甚

一見賓客及聞其語終身不怠事無劇易

臨之曉然省吏每以事試公不以久近區

處如一言皆可復故三省事經公所裁定

者後皆遵用莫能政云按

言者論交通邢恕及章惇子牢籠小人為

異日計公心知為言者所中不復自明謝

曰臣愚聞招致人言稱就貶責既退固請

益堅乃罷相以殿學士守鄆給事中朱光

庭駁奏謂劉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

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遂并罷知

亳州初邢恕謫官過京師以書抵公公答

以手簡云為國自愛以俟休復會茹東瀛

為排岸官其人數有求而公不與怨甚適

見公簡陰錄其語以示中丞鄭雍侍御史

楊畏二人方論奏公未竟乃解釋其語繳

上之曰以俟休復者俟它日 太皇太后

復碎也又章惇諸子故與公之子游間一

到府第相見或隨眾客公亦見之故言者

謂公延見納預為牢籠以冀後福云行實

秦隸不知曾得恩否德曰見臣之區區不為一日有恩

一為下則得恩心之知無有少辨存哉言事也

太皇太后恩德也言為恩德也言為恩德也

爭奪而罔在也言為恩德也言為恩德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言事也

健清勁如其為人辭達而止不為長語表

謂公不堪其愛親族門人乃知公謫居自

奉簡約與在相府無以異也少好禮學講

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

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為多公文章雅

不改平素溥靜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

家藏書多皆自辨校得善本或手鈔錄致

公天性高明不以已長格物既貴恭儉好禮

章書疏未嘗假手序

公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

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行

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

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差

願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

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

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嶺表之謫公拜

命即日就道惟從一子家人涕泣頓待皆

不聽水陸奔馳見星乃止至貶所屏跡不

交人事亦無書自隨宴坐靜默家人具饜

告之食則食喜怒不形意澹如也公年未

五十即屏嗜慾晚歲南遷氣貌安強無衰

悴之色序

公居新州數月得微疾自謂將終戒飭後事

精神不亂安卧而薨公既歿於嶺外所屬

為公請歸葬於朝不許已而諸子坐廢家

屬再徙徙郡而不著罪狀人無知其故者

雖公家亦不知也今上登極大赦天下

公既歸葬而文及甫恭涓皆貶湖外然後

人稍知其事起於此初及甫持喪在洛陽

邢恕責永州未赴亦以喪在懷州數通書

有怨望語及甫又以公任中司嘗彈罷其

左司郎官怨公尤深以書抵恕其略曰政

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猶怨於薦

揚者益深其徒實繫司馬昭之心路人所

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

意之地可為寒心大意謂服除必不得京

師官當求外補故深詆當路者紹聖初起

以示蔡碩蔡涓涓數上書訟呂丞相及公

而下十餘人陷害其父確謀危宗杜引及

甫書為驗朝廷駭之委翰林學士蔡京御

史中丞安惇究治焉遂逮及甫就吏而所

通初無事證但託以亡父曾說之究治所

問司馬昭謂誰及甫對意謂公也問其證

據事狀則曰無有但疑其事勢心慮如此

朝廷照知其妄獄事遂緩會公薨聞猶用

蔡京奏以不及考驗為辭但坐諸子而已

時紹聖五年五月四日也其後諸子叙復

護喪還鄉里公嗣子跋徑伏闕下上疏訴

其事又持副封詣都堂叩宰相韓忠彥曾

布等皆取實封崇牘閱視知其謬妄明白

具以語跂至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五

有旨文及甫蔡渭所陳顯無實狀已行貶

責紹聖五年五月四日指揮更不施行然

後公歿後議謗所坐皆得解釋渭今改名

懋六集序○又行實云治所開及甫司馬謂謀

執政五年而末作相必有起望疑其事勢心也知此及

阿拾臣深謀及甫相必及謂王慶更面自如拾臣謂渠

不實然謂為同馬即少以召丞相大防謂當國久所以

為持節及甫欲調乃以指公又甫為者世以明馬都尉

主必以見忠者為合民而及甫乃指慶更慶及甫元

祐末謂被逐周呂丞相傳作相心甚盛之而先步

是時韓忠彥府上善未蒙王梁或成或死易以除舊

故及甫欲自往其初嘗委由選就阿相公及王孫人皆

知其妄制廷亦

覺任謀事遂疑

十二之二

樞密王公

公名巖叟字晉霖大名清平人舉明經

調真定府藥城縣主簿韓魏公留守北

京辟管勾國子監又辟管勾安撫司機

宜文字監晉州折博煉益務知定州安

喜縣 哲宗登極除監察御史元祐元

年遷左司諫侍御史出知齊州復召為

起居舍人四年除中書舍人權吏部侍

郎樞密都承旨知開封府六年拜樞密

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以端明殿學士

知鄭州徙河陽堯年五十一

嘉祐六年 仁宗患詞賦浸淫經術不明初

置明經科公年十八州舉省試御前皆第

一熙寧中韓忠獻公留守北京一見異之

辟以為屬深望其

近臣被詔薦御史意屬公而未及識或謂公

曰可一往見之公笑曰此所謂呈身御史

也卒不見此

除監察御史時六察尚未得言事公以謂既

處言職不得不言入臺之次日即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心且言河北推蓋之法尚行民受其弊下貧不復得食因錄大名刻石仁宗詔書以進且言河北天下根本自祖宗以來推此以為惠顧復蓋法如故其後出守齊州復請河北之法行之京東是時方下詔求疾苦四方之人爭以其情赴愬所由憚於省錄頗致壅塞公言不問則已言則必行之不然四方之人必謂陛下以空言說之後有詔令孰肯取信陛下裕陵復土使者還朝以定策自居公言陛下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渠敢貪天自言定策及論執政有才輕行薄廉隅不脩好為俳諧侵侮在位陰相交結共持威福者章十餘上卒皆罷之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錄黃并以諫職上疏既而命復下者再遂不由門

下省以出公請對言益切遂就閣門復上章論之繼降手詔俾速書讀中語甚峻公持之愈急復上疏去臣為諫官既當言承乏給事又當駁非臣好為高論喜忤大臣且命令斜出尤損紀綱九上章命竟寢又言三省胥徒歲累侵蝕月饗厚祿朝廷每舉一事則論功計賞不知平日祿賜將焉用之姑息相承以至於此望飭勵大臣社抑徵倖復講治平已前條格循用即詔近臣裁為十七條今遵行之九月除侍御史左右正言久闕公上疏國朝倣近古之制諫官置總六人方之先王已為少今復缺而不補臣所未喻豈以謂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耶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耶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詔補諫臣無今久虛其職公以起居舍人入侍適英司馬康侍講洪範至又用三德上曰只此三德為更有德時天子恭默思道敬未言公喜聞德音因

欲風諫退而上書曰 陛下既能審而問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三數雖少推而擴之足以盡天下之要 陛下誠能用以脩己安人則堯舜三代之盛可坐致也 臣職備史官敬已書之於冊以示萬

世

滕元發自太原易許昌公封還詞頭言進退

帥臣理當重結今以走馬承受一言便易邊帥使後人畏憚不自保此風浸長非委任安邊之福命遂寢

館伴大遼賀正旦使使者耶律寬求觀元會儀公曰此非夷狄所宜知止錄勿記與之

寬不敢求

為樞密都承旨湖北諸蠻互出擾邊無有寧

歲公請專以疆事委荆南唐叡問遂自草檄文喻義問以朝廷方敦尚恩信勿為微

倖功賞之意其後終底緝寧 權知開封府舊以推判官分左右廳二人共

治一事每有異同或至累日不決官吏疲

於咨稟罪人困於留繫公至首立逐官分治之法入各自伸事以無壅遂著為令 公常謂天下積欠多名催免不一公私費擾乞隨等第五多算為催法朝廷乃立定五年十料之令

汴京城偷者所聚謂之大房多在僻遠每區容數十百人囊橐滿載有不勝究者公密

令掩捕毀徹隨情處決遂以無盜居民開戶而寢供備庫使曹讀以其物產貿易萬

緡市僧替遠逾年止輸其半讀盡力無可賴一日開戶外有錢聲憤數皆足讀性念

之詢其由乃曰王公今日知府矣公治開封不為精神智力如在無事小郡者而老

姦吏自然畏粟至不敢欺

六年二月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曲謝延和 太皇太后諭曰知卿持望故不

次進用公遜謝而進曰 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

安靜頌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福也用人之際望更加審邪正難辨

辨之少差治亂所繫繫字錄載此語皆又去
官家只爲官家未若理會得 本件曰此事專論常說與
時更說與官家因少進而西 又少進而西曰 陛下
 下今日進聖學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正
 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平治
 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
 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
 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 二聖
 深然之公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
 用之說告 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
 欲深誤 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
 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
 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
 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引去君
 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此際不可
 不察幸 陛下常用心於此適英進讀
 仁宗知人事公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
 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
 自然可見從
 因侍講筵奏曰 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
 消日應曰看文字對曰 陛下以讀書爲

樂天下幸甚大抵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
 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毋絕它好
 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四字
 是積學之要額 陛下特留聖意應而退
樂字
 初夏人遣使入貢及爲境上之議既定時日
 復多不至我去彼來數數勞苦公請預戒
 邊臣一不至則勿復應自爾夏人來者未
 嘗愆期樂
 同進呈熙河延安二捷報子由驥而前曰近
 日邊奏稍頻西人意在得二堡今盛夏猶
 如此入秋可虞不若早商量了當意在與
 之也微仲曰不可國家歲以二十五萬銀
 綸賜與在西國當一百萬豈可受侵凌亦
 須恩威並行余曰形勢之地豈可輕議棄
 與不知與後保得後來不更要否簾中曰
 夷狄無厭劉相亦曰無厭余曰不可一向
 示弱師朴曰看道理如何遂下初蘭州界
 有質孤勝如兩堡自元祐講和畫界當在
 我地而西人力爭蓋萬形勢膏腴之利夫

之則蘭州熙河遂危故以為不可棄獨廷

帥意在與之子由自執憲主延帥議故進

說如此 聖年錄 聖德六十一 聖乃克國 留光之所

六年夏賊數萬寇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壞七

厓峻堡虜居人轉寇涇原及河外鄜州

衆至十萬熙帥范育偃伺夏人右廂種落

大底趣河外三疏請乘此進堡若築龕谷

勝姑相照定西而東徑隴諾城衆議未一

或欲以七峴經毀之地皆與之公言甚力

以為不可與賊計得行後患未已且損事

體取輕夷狄因請遣官諭熙帥即遣戶部

員外郎穆衍行視築定遠以據要害其調

發軍馬支費錢報帥司一切得從便宜不

必中覆定遠既成物論為當皆公之力也

詳

儲祥宮成 太皇太后諭曰 先帝以皇嗣

難立有此志願今 太皇與 皇帝出閣

中物管之以成 先帝之志公進曰 陛

下不煩官不勞民真盛德之美然自古

人君常以土木為戒此宮既成它日願勿

復為也宮成將肆赦公曰天禧中祥源成

治平中醴泉成皆無赦既對又曰古人至

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

治也 詳

時選后久未決一日奏事畢 太皇太后諭

執政曰今得狄謬女年命似便然為是庶

出過房事須評議公進曰按禮經問名篇

女家答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外氏官諱不

識今者狄氏特何辭以進 太皇太后深

以為然議遂寢既降制定選今皇后 太

皇太后諭曰 皇帝選得賢后有內助之

功不是小事公對曰內助雖是后事其如

正家須在 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

正當 詳之於始 太皇太后以公言語

上曰正家須在 皇帝如是者再既退公

乃取歷代后事迹以為法者成書一卷

曰中宮懿範上之 詳

邇英進讀寶訓至節費公曰凡言節用非謂

偶節一事便能有所要當每事以節儉為

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 詳

公內剛外和志其大而略其細或以不義加已不寘念也見欺君害民者雖前有鼎鑊必與之較政立朝廷進說無所回隱不欺已私其人居朝廷執政柄在人望風聽命之不暇公直前犯之雖司馬溫公亦爲之言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而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然後已從

公於學無所不窺詩易春秋皆有傳記漢唐諸史略舉成誦動數百言其爲文闕深含暢語省而理該尤深得制詰體然平居未嘗見露文采而矜知聞也從

彥霖父子皆魏公之客魏公薦彥霖爲屬韓康公代魏公欲留彥霖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它門也士君子稱之明見

十二之三

諫議劉公

公名安世字器之大名人中熙寧六年進士第歷涪州司法參軍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哲宗即位除秘書省正字擢右正言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又遷左諫議大夫除中書舍人辭不拜以集賢殿脩撰舉西京崇福宮俄復除實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出知真定府落職知南安軍改提舉洪州王隆觀南安軍居住責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元符初移梅州徽宗即位移衡州尋改濮州團練副使鼎州居住未行除脩撰知鄆州待制知真定府罷知潞州落職知沂州貶信陽軍除名勒停送峽州編管久之提舉南京鴻慶宮復直龍圖閣宣和七年辛酉年七十八公儀狀魁碩聲吐如鍾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敬側肩背疎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性嚴毅雖家居無墮容子弟進見待側

所厚善可爲臺諫者呂以公嘗爲溫公所薦擢右正言諱行

是時差除頗多政府親戚公言 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 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十年間廉恥掃地今廟堂之上循習故態歷疏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差博司空平章軍國事公著左僕射大防右僕射純仁門下侍郎固左丞存右丞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數十人且曰中書侍郎摯未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願出臣此章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諱胡宗愈除右丞不協公論臺諫更疏論列已而不諫官王觀坐是罷斥於外然臺諫論之不巳皆不報中執法孫莘老御史楊康國相繼辭去獨公與左司諫韓川同對 宣仁右因問近日差除如何公與川奏朝廷用人皆協輿望唯是胡宗愈公議以爲不當即略陳宗愈罪狀 宣仁右曰今日且試

其所爲公謂朝廷設官從微至著自有等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舉而加於衆人之上則人無異論若執政之官 陛下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若謀猷獻替動皆中理固爲盡善一有差失天下將有受弊者以此論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 宣仁右嘉納退而又以劄子論宗愈向爲察確引用今又陰結博確凡十二事章十餘上皆留中而公論之不巳又申三省乞請章疏付外施行翌早三省奏事能執政皆退簾中有語曰右丞且住劉安世有章疏言右丞右丞宜自爲去祐宗愈遂罷諱行章博於崑山縣強市民田人戶經州縣監司次第陳訴皆不敢受理又經戶部論訟復不敢治御史臺亦不彈劾公累上疏不報乃極論之曰按博抱死黨之志而濟以陰謀蘊大奸之才而輔之殘忍因縁王安石呂惠卿之黨遂得進用而造起邊隙徵幸富貴在 先帝時已坐買田不法嘗罷執政蔡確引用再叨大任 陛下嗣位擢置

上樞而內懷姦謀沮毀聖政以至恃慢惟
樞之前殊無巨子之禮及以家難避歸里
間而敢憑恃凶豪劫持州縣使無辜之民
流離失業亡特賜寬猛仍委臺臣置院推
劾其崑山蘇州及本路監司亦乞並行黜
責章四上朝廷令發運司體究認贖銅十
斤公復爭之以謂所責太輕未厭公議况
博與確黃履邪怨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
臣貪天之功邀幸異日天下之人指為四凶
若不因其自致人言遂正典刑異日却欲
竄迹深恐無名且干繫官吏因博致罪皆
處從坐博徐首惡之人乃止贖銅事理顯
錯亦已太甚况下狀之日博父尚在而別
籍異財事狀顯著考按律文罪入十惡愚
民冒犯猶有常刑博為大目天下所望而
虧損名教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
聖人制法惟務至公若行於匹夫而廢於
公卿伸於愚民而屈於貴近此乃姑息之
弊政非清朝之所宜行也詳行

李常始阿附王荆公故 神宗嘗曰李常非

佳士屬者安石家居常求對極稱其賢以
為朝廷不可一日無安石寧可逐臣不可
罷安石既退更具以此言告安石以責恩
當時已為清議所貶及元祐間為御史中
丞與侍御史盛陶陰庇姦惡絀默不言世
尤惡之公言常陶賦性乖邪秉心不一昔
蔡確用事之日陰相交結故擢常為戶部
尚書以陶為考功郎官今並屈丞雜阿諛
朋黨殊無公道蔡確猶在謫籍而為其弟
碩陳乞內徙又自請穎昌自便竟博強買
民田二人目覩其事終無一言如此者七
事疏方入未及行會知漢陽軍吳處厚上
蔡確安州所為謗詩公即論奏曰確詩十
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非所宜言指斥
乘輿情理切害犯大不敬借唐為諭謗訕
君親至於滄海揚放之語其所包藏尤為
悖逆蓋確自謂齒髮方盛足以有為意在
亡日時事變易微幸復用據禍心此而
可捨國法廢矣與左諫議大夫梁燾對於
延和兩宮宣諭令具行違比例條列密奏

即以宰相丁謂等貶崖州司戶條例以聞
初吳處厚繼進確詩李常以爲不宜長此
風盛陶謂確本無意公與壽并奏其罪請
俟蔡確事畢特行竄逐彭汝礪曾肇同在
中書爲舍人亦皆極力救確公言上自執
政下至堂吏確之黨與殆居其半百端營
救齊奮死力若使邪說得行搖動正論則
朝廷之事極有可憂此臣所以夙夜寒心
過爲陛下之計已而蔡確責授光祿卿
分司南京而彭汝礪封還詞頭不肯草制
公與素養吳安詩同上疏力爭以爲責命
太輕未厭與議疏十餘上始竄確於新州
於是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殿中侍御史
翟思監察御史趙挺之王彭年坐是同日
出臺中一空彭汝礪落職黜守偏州曾肇
亦罷斥外補詳行

蔡確雖貶高與章博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
語言恐脅貴近爲中外憂公復言曰臣近
嘗進對論蔡確朋黨雖粗陳大槩未能盡
達天聽事體至重不可不憂臣聞蔡確章

博黃復邪怒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爲死
黨博確執政倡之於內復爲中丞與其寮
屬和之於外怒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
事在其掌握 聖上嗣位四人者以謂有定
策之功眩惑中外若不早爲辨正臣恐異
日必爲朝廷之患臣聞元豐七年秋宴之
日 今上皇帝出見群臣都下喧傳以爲
盛事明年 神考晏駕衆謂前日之出已
示與子之意其事一也自 先帝違豫嘉
政二王日詣寢殿候問起居及疾勢稍增
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還官非遇宣召
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無私保佑詳行重其
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嘗啓沃而
太皇太后內出 皇帝爲 神考祈福手
書佛經宣示執政稱美仁孝發於天性遂
令草詔誥告外庭蓋事已先定不假外助
其事三也 陛下聽政之初首建親賢之
宅才告畢工二王即日遷就外第天下之
人莫不服 陛下之聖明深得遠嫌之理
其事四也此實 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爲

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
 之功以為己力伏望明詔執政及當時受
 遣之臣同以親見策立 今上事迹作為
 金滕之書藏之禁中又以其事本末著實
 錄然後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
 近已貶竄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
 行逐之遠方終身不齒所貴茲蒙屏息忙
 日無患由是三人亦皆得罪錄

始公論蔡確未行兩府中獨范丞相留身錄
 前力解之時左丞王存已去行數步為范
 一言留之當時公嘗奏云伺候行違蔡確
 了日當節次劾奏奸黨乞賜竄逐至是乃
 言之且言純仁為樞密日因司馬光久在
 病告遂以國用不足為說乞依舊散青苗
 息錢光聞其事力疾入見以死爭之又於
 上前親自奏稟云不知是何姦邪之人勸
 陛下復為此事純仁汗顏畏縮不敢仰視
 尋得聖旨盡令廢罷光謂臣曰純仁自為
 執政言行反覆陰懷頽塗止為全身之謀
 以名取人其弊至如此以上皆光之語錄

不敢有一字增損純仁與存遂皆罷去錄

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時有詔權罷講筵又
 之公偶為家人崔乳母牙媪以謂無有詰
 其故因言內降指揮見求乳母公怒曰汝
 何敢尔妄言且 今上猶未納后安得有
 此媪云內東門司開封府錄實預其事公
 與府錄有契因折簡問之荅如所聞即上
 疏面言迺者民間喧傳見求乳母巨謂
 陛下富於春秋尚未納后未嘗輒信近日
 傳者益衆頗有實狀臣忝備言職當諫其
 漸昔者帝堯惟以天下為憂不敢以位為
 樂成湯不邇聲色萬世傳誦 皇帝陛下
 不可以不勉 太皇太后不可以不勸也
 願為宗廟社稷之大計清問之燕頰御經
 惟仍引近臣與之議論前古治亂之要當
 今政事之宜悉俾開陳以助理學無溺於
 所愛而忘其可戒則天下幸甚哲宗但悅
 首不言 宣仁后曰此事無之恐卿誤聽
 反覆良久公云臣請繼此復言明日兩府

奏事 宣仁后留呂丞相告之且云可諭
安世無再言呂曰臣忝備宰相無由與言
官相見若召至都堂恐駭人聽今給事中
范祖禹雅與安世厚善而臣與祖禹共事
於國史臣請退語祖禹以聖語諭安世
宣仁后曰善范過公所趣小吏白諫議朝
服聽宣諭公初唯唯而已徐曰醇甫居侍
從論思之地且職在勸講義當盡規奈何
反止同列耶於是醇甫退而亦論之公復
上疏言伏聞德音諭臣以所論後宮事實
未嘗有者稽首承命感并交集臣歷觀前
世之主鮮有不以聲色爲累至於近之太
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真源增益壽
考聖賢所戒可爲寒心且世俗之間粗有
百金之產猶知愛其子孫以爲嗣續之託
而况 國朝百三十年之太平 六聖憂
勤積累之基業 陛下繼而有之可不自
愛自重以爲 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若
陛下實未嘗爲則臣之所言猶不失諫官
之職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說已是後時惟

莫 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清心御欲
增厚福基臣不勝慙懔愛君之至 宣仁
后初不知因公言始窮詰其事乃知產乳
母者爲劉氏也 后怒而撻之由是劉深
以望公其後專寵 孟后幽廢正位中闈
是爲昭懷皇后詳行
自崇慶垂簾復 祖宗舊政温公既薨之後
荆公之徒多爲飛語以動搖在位誘之以
利滑之以禍無所不至大臣多首鼠兩端
爲自全計呂范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
平舊怨謂之調亭差除之際公與梁燾朱
光庭每極力爭論呂公病之因薦熙豐舊
人鄧溫伯爲翰林承旨意言官必爭因以
逐之公言温伯熙寧中王安石呂惠卿更
相傾陷温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又附蔡
確爲之草制稱其有定策之功乞行罷黜
疏累上不報又於延和面對極言論難甚
久 宣仁后曰卿等須體朝廷之意天下
事豈可盡由臺諫亦當出自宸衷公以義
理開陳退復論之凡六上章不報即引疾

在告陳乞官觀尋除中書舍人公力辭門下侍郎劉莘老亦奏溫伯實王安石黨人梁燾朱光庭劉安世皆忠純諒直之臣中外之情以其去住卜朝廷意向憂國之臣無不疑懼 兩官接遣中使宣諭錫以珍膳公請益堅乃除集賢殿脩撰撰舉西京崇福官

言行錄

公編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面折庭爭至雷震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庭觀者皆汗縮聽公退則咨嗟嘆服至以俚語目之曰殿上虎

言行錄

公曰安世作都承旨待制欲至梁門見一相識呂微仲作左相與執政出尚書省相從歸府第遇之於塗余去箬帽涼衫欲馬於浚溝朝下既至遣人傳語相揖而過當時若無所據則爲犯義微仲歸不下驪呼門下省法吏問從官道逢宰相如何吏檢條

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兩省官各避其官長而無兩制避宰相之法微仲遂止然終不樂范相之出由安世章疏已而復拜呂相遂擬安世真定 宣仁難之呂云劉安世曾言范純仁純仁今既復相宜少避之宣仁曰今既不作言事官自不相妨其後樞密院奏事 宣仁申前語韓師朴如呂之對 宣仁曰如此正人宜且留 朝廷

遂輟

韓師

元祐中詔議北郊典禮蘇子瞻主合祭之議從之者五人余謂湏當分祭從者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於十月以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復有一人欲 上不親祠而通權火 天子於禁中望拜既而朝廷復送下三狀再令詳定子瞻狀引昊天有成命詩以難分祭之議衆官憚子瞻之勢莫敢櫻觸乃蒙見推因作前議以答之既送同議官簽書遂致漏泚其徒馳告子瞻曰若劉承旨議上決恐難答莫若白子由亟令罷之子由時爲門下侍郎即日降

皆罷議竟不得上比觀蘭臺文選印行子
 瞻議狀盡非元奏之語深可駭異其禮部
 所議初甚平易後為門人開說遂為後狀
 以進亦但慮減損裡賜動軍中之情又謂
 合祭已久神祇所饗政之必有殃咎可為
 寒心而已余隨其所論以理折之固無遺
 者今覽印本追記舊文十不存一懼後人
 不知本末因錄奏草於右使覽者得以推
 見事實云劉公此節 後序 劉公奏表略云 奏 等道按周禮天子親祀上帝凡九 四時三歲一郊 且已林園實可同類深誤不如考正 古者求神以類 天降物也地產物也 故法則素而不行 振用王莽 其類今願者於聖人 故法則素而不行 振用王莽 怨之說至引夫時同半私禮之謂聖天地又引吳 合祭之文字乃後儒之附亦謂云周之出固上考 各賦此詩以為樂管耳如禮之存曰手冬旅魚春漢 斯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 禮之序曰報夏祈 敬于上帝也如此之類不知為一祭耶抑二祭也若 禮屬于乃三代始創之辦法 聖朝憲法不致遠祖若 分而為二何所不可依者乃欲因此處為證據以動 上聽又引魏相封爵之典故謂朝廷欲效然已甚無 也大抵巨費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樂官之議皆後世 上以禮推之與王法不可合况望而樂官之議皆後世 宣仁右晏篤呂丞相使陵下范丞相奏乞除
 執政即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溫伯為
 尚書右丞時大臣卒用調亭之說遂有李

三朝名臣言行錄 卷十二

鄧之除二人皆熙豐之黨屢見攻於元祐
 乃以先朝事激怒 上意會庭策進士李
 鄧撰策題歷詆元祐之政有復新法之意
 從而中傷元祐諸人公乃出鎮常山未幾
 元豐舊人悉皆收召遂相章博言者以公
 頃言恭確落職知南安軍而呂丞相亦不
 免遠竄乃深媿於公其後范丞相門人狀
 范公之行曰使其言行於熙豐時後不必
 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復
 讎之禍或以此問公公曰微仲堯夫不知
 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水炭故開伴門延
 入李鄧排去正人易若反掌調亭之說果
 何益乎昔溫公為相日蓋知其後必有反
 覆之禍然救生民之患如救焚拯溺猶恐
 不及何暇更顧異日一身之患哉世以公
 為知言錄行
 公度嶺北望中原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授爰
 荒且無兼侍恐一旦溘然為慈親憂因憶
 溫公語云北人在瘴地唯絕嗜欲可以
 死自是遂絕言行錄 又按 謝文公言其平日康 寧之疾 安世 畢當未嘗服藥方 康

二九九

諫時年口丁有七先般少壯與百餘應罷不許安
 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安寧之地也已是非幸非義
 因不敬為文母推其成之愛上何得無成哉有趙表
 一事遂奉慈母之自是建中自當有一日之疾非
 趙任是與他深心不歸狀公曰然公曰安自自
 有窮之虞環曰公平至學州以故入無往而罪歸
 夫三十年事血意足且如昔明無日指士女自
 夜不寐望朝猶神如故乎生女權已未嘗與
 仲容有至六七益知無所苦當字如願先人之訓先
 工正當從後學行已能革令人未敢正當而便
 如未能生立而便走也安有是故終身未嘗筆
 與人書又至老未嘗使人代為代書窮窮答謝
 七十有二未嘗與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自
 屬子孫一皆卒之以此後心實如神理人豈昏
 有後與長辰子不得就至誠如神理人豈昏

公言安世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教余言南方
 地熱而酒性亦大熱本草所謂大海雖凍
 而酒不冰今嶺南煙瘴之地而更加以酒
 必大發疾故疾之狀使人遍身通黃此熱
 之極也故余過嶺即斷酒雖遍歷水土惡
 弱它人必死之地而余獨無恙今北歸已
 十年矣未嘗一日患瘴者此其効也錄

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為章惇蔡卞所忌遠
 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
 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昇懸樹
 下有犬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
 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

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
 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温公門下士多
 矣如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鑿蓋
 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
錄凡

惇卞用事所以殺公者百計皆不克然必欲
 致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
 則徙徙廣東九二廣間甲令所載稱遠惡
 州軍者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
 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所人皆謂公
 為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
 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也
 或問何以至於此曰誠而已錄行

先是文及甫持喪在河陽邢恕在懷州及甫
 以劉丞相摯任中司日嘗彈罷其左司郎
 銜怨不已以書抵恕曰及政月遂除單禪
 祭當外補入朝之計未可及當塗猜怨於
 薦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
 所知也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
 躬躬為甘心快意之地紹聖末蔡確子渭

受旨於翰林學士蔡京且迎合大臣乃上書引及甫書爲證訟劉丞相及公等誣陷其父謀危社稷朝廷駭之委京究問置獄於同文館遂逮及甫就吏及甫稱鷹揚揚謂其父潞公也當塗者謂劉摯也其徒實繁者謂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孫升韓川之類也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者綠孽竄斥頤命宰相蔡確是時國勢甚危疑執有頃搖之心意在不測如司馬昭廢辱之事也粉昆朋類者粉謂王巖叟面如傅粉昆謂梁燾燾字貺之以貺爲凡以凡爲昆也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者眇躬謂主上摯旣懷無君之心有動搖不逞之意前已甘心快意於蔡確蓋今欲快意於主上是欲以主上爲甘心快意之地有憂國之心者爲可寒心也問有何照據則曰先父舜人說來即無的確照據時劉丞相王彥霖已物故然而其謀本出於蔡京故京猶乞上殿親寫劄子爭論不已三省言蔡京奏摯等逆心及甫言之於元

祐其事可信不誣在法九族當坐則其一時黨附顯著之人同惡相濟豈得無之如劉安世嘗論禁中產乳母謂陛下已親女寵又論不御經建謂陛下已感酒色誣罔聖躬形於章疏者果何心也今摯旣死廢及子孫而安世不問罪罰殊科如此臣不知其說也詔范祖禹移化州安置劉安世移梅州安置王巖叟朱光庭諸子並勒停永不收叙公時執喪不候服闋赴賈

所言行

公在賈所忽有所辱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致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傳下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迂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流入使其自盡也

自是廣人寢知悼卞意時公貶所有土豪
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
見悼舉珠玉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
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悼乃見之不數日
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
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
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
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
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
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
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慙歎以
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
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
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
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鼾寢鼻息
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
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
絕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
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
亂如此結行

悼卞謀害公既不克是時昭懷寵冠六宮
隆祐幽廢悼乃以公頃論禁中產乳母事
媒孽之始鄒至完亦嘗諫立劉氏坐窺嶺
外至是詔應天少尹孫橐以輿車抵二公
貶所欲收以致京師至泗濱聞 哲宗登
選 徽宗即位置郵走赦孫即聞於朝乃
不收結行
曾子宣爲右相李邦直爲門下侍郎一時正
人皆爲所忌公帥真定呂子進帥高陽過
關合入見緣公駢帥謝章有曰志存許國
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愠
曾李覽之曰如此怎生屈捐遂不許入朝
韓丞相忠彥薦張芸叟爲大諫邦直出之
帥中山蔡京作相用范致虛諫疏曰河北
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公與張呂同日
報罷結行
公知潞州部使者希蔡京旨治郡中事無巨
細皆詳考然終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
亦無違法予者部使者亦歎服之公在南
京奉祠府尹因徧取官觀寄居官白直唇

閱之或差禁卒或過其數至公獨無其持
身廉持如此

公曰安世初除諫官未敢拜命入與嬖子謀
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誤除諫官這箇官
職不比閑慢差遣須與它朝廷理會事有
所觸犯禍出不測朝廷方以孝治天下如
以老母懇辭必無不可嬖子曰不然諫官
是天子爭臣我見你爺要做不能得你是
何人蒙它朝廷有此除授你若果能補報
朝廷假使得罪我不選甚處隨你去但做
安世遂備禮辭免尋便供職三日朝廷有
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九二十四章又論
章惇十九章及得罪惇必欲見殺人言春
循梅新與死為鄰高竇當化說着也怕八
州惡地安世歷遍七州於其中間又遭先
妣喪禍與兒子輩扶護靈柩盛夏跣足日
行數十里脚底都穿破一日下程大底兒
子問絕于地後來究竟不起今只有老夫
與兒子兩人在耳誠說

公曰今人咸言事已如此不可復理安世以

為甚易耳孟子云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非
敢輕蔑天下之士自以實見天下有可為
之理爾請言一事安世少時在開寶寺習
省課潞公為樞相一日以先人監牧司申
一事頗違當時朝廷之意召安世問之安
世以實對已而問近有所聞否安世言昨
有人相訪云王介甫求去甚堅恐相公代
其任潞公曰安得有此譬如立大厦其匠
擅其工斤斧紛然其大木截之令小小者
復碎之曾未就緒輒要主人辭去舊屋既
毀新材又壞後之人如何其可為也余時
甚少氣頗銳應之曰安世雖晚進以理觀
之似未然潞公愕然曰何故安世曰今日
新政不知果順人之所欲為人之利乎若
不然相公當之去所害與所利反掌之間
耳潞公默然它日見先人云嘗請令郎相
見其論甚堅正也持

先是建中年間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道
出金陵時有吏人吳黯者以詩贊二公子

瞻喬之跋數語於詩後公亦題其末以勉其學是後內侍梁師成得幸自謂予瞻遺腹子與一二故家稍稍親厚默知其說因贊二公所跋詩謁之梁甚悅奏之以官至宣和間梁益大用以太傅直齊恩殿參可三省樞密院事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是時黜政名可爲正使師成令可自京師來欲鈞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嘗有黜墨與當朝權貴音欲爲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錄行

公曰士夫知舊多勸扁舟東下窮山水之勝且以遠屏自全者余謝之曰舊一擾擾如一鼎之沸安有清冷麴乎安世世食君祿又嘗備法從緩急自知死所何避之有以此泰然未嘗經意昔溫公自陝論新法不可以治郡得請歸洛時劾寇王充聚黨數

千橫行大行中先人出兩驛延勞之云今日且喜公歸其前甚憂之若此寇知公有人望萬一劫公東來以之動民奈何公笑而不荅再問之則云此何足問吾輩平日學道以忠孝爲質有死而已夫復何懼固知君子涉世自處固有素矣詳錄

先生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僕曰未聞先生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開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老先生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已攬之庶幾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爲也僕曰此言爲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先生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若著論明辨之曰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

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先生又曰巴攬兩字賢可

記取極有意思

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

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略同其質朴儉素

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

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

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

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

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

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為雲素好勇數犯

法亡命受笏頗有師道是其一也凡人有

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

以為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

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

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為財利結人主如

桑洪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蓋邪如

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

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衷

考之無長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器之嘗謂子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

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

間嘗謂見馮當卅宣徽當卅言熙寧初與

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

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秤停

事每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

也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

之因極言秤停二字最吾輩當全所宜致

力二字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寶臣即惠穆

公也

器之云安卅初登第與二同年謂李若谷泰

政三人同起身請教李曰若谷自守官以

來常持四字曰勤謹和緩其間一後生應

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

聞李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來

且道卅問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胡程問曰筮仕之初遽領推勘不知治獄要

道何如公曰在常注意而一事不如意致

安世有一同年宋若谷在洛州同官留意獄訟當時遂以治獄有聲監司交薦其後官至中散大夫嘗曰獄貴初情每有繫獄者一行若干人即時分牢異處親往過問私置一簿子隨所通說筆記之因以手指畫膝上教理曰題云某日送到某人某事若干人到各人姓名其後行間相去可三寸許以初訊問所得語列疏姓名左方其後結正無能出初語者蓋人乍入獄行既倉卒又異處不能相謀此時可以得其情耳獄貴初情此要道也

錄道

與黃錢用和小東云俞玘筆尚未姓損但揣心不正主鋒多偏傳毫太薄抑按無力此其所短也又東云向者論俞玘筆病出於偶然乃蒙閣下推之以及脩身之道何嗜學之篤也抑公權謂心正則筆正亦有此理苟如其要亦不必專守斯言也

續錄

公自宣和乙巳歲元日以後謝絕賓客四方書問皆不啓封家事無巨細悉不問曰異時吾死歛以時服柩中無置一物於是

家人始為公憂夏六月丙午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葬開封府祥符縣樂安鄉邊村之原楊中立以文弔之曰劫火洞然不燼唯玉指紳往往傳誦以為切當公在宋杜門屏迹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公沒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誦佛經而哭公者日數千人至塋擁不得其門而入家人因設數大鑪於廳下爭以香炷之香價踴貴後二年虜人驅填戶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問誰填戶對以某官一無所動蓋棺而去

錄行

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才者至公則曰器之真鐵漢不可及也

續行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三

內翰范公

公名祖禹字溥甫成都華陽人中進士第知資州龍川縣司馬溫公辟同編脩

資治通鑑書成除秘書省正字哲宗

即位擢右正言以親嫌改著作佐郎

神宗實錄檢討官遷著作郎兼侍講

右諫議大夫兼實錄修撰改禮部侍郎

進翰林侍讀學士兼國史院事又為翰

林學士兼侍講哲宗親政以龍圖閣

學士知陝州紹聖初提舉亳州明道宮

繼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再

貶昭州別駕賀州安置移賓州再移化

州卒年五十八

公未生河南郡太君夢一偉丈夫被金甲至

寢室曰吾故漢將軍鄧禹也既寤猶見之

是日公生遂以為名初字夢得溫公以傳

稱鄧仲華內文明篤行淳備改字溥曰或

配甫子而稱之故字溥甫

公弱不好弄博學強記年十三通議河南君

皆蚤世叔祖忠文公撫育如己子公自

既孤每歲時親賓慶會慘怛若無所容閉

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遊

皆一時聞人忠文每語之曰天下士也謂

諸子曰三郎汝師也當取法焉公第三視

忠文諸子為諸父行云

熙寧三年司馬文正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

公同編修供職祕省時王荆公當國人皆

奔競公未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友善論

荆公意以公獨不親附故未進用公竟不

往見

初溫公文辟劉公放劉公恣同修書及溫公

歸洛詔聽以其屬自隨而二公各在官所

獨公在洛溫公專以書局事屬之故公於

此書致力為多是時富韓公致事居洛韓

公素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公獨厚疾篤

召公以齋疏授之大抵論王安石誤國及

新法之害言極憤切韓公薨或疑以為不

可奏公卒上之

元豐三年三月五日 神宗晏駕六月七日

公上疏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
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
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已來不唯人臣無
服而人君遂亦不爲三年之喪唯 國朝
自 祖宗已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官
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
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也今君上之服
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大
行在殯而百官有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
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
之制禮也今群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
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
大祥再朞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
也既以日而爲之又以月而爲之此禮之
無據者也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祔廟
而後即吉纔八月耳而遽純吉無所不佩
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
已行之禮既不可追且衰裳不可以服勤
則斷以日月而易朝服以治事亦是也臣
愚以爲宜令群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

衰至朞而服之漸除其重者朞期而又服
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
不必爲之服唯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
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又論厚葬
之禍乞於儉制之中更加損約未報又奏
曰天子者天下之共主故其喪使天下共
服之今朔望之禮群臣朝服以造殯官是
以吉服臨喪也 人主獨以衰服在上是
以 先帝之服爲 人主之私喪也凡此
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今欲風天下以忠
孝莫如先正此禮然古者君臣居喪而行
吉禮則服冕既畢禮則復衰今 人主素
服以聽朝而人臣朝服以治事亦古之遺
法也唯群臣燕服當爲之制朞年之內純
用縞素小祥可以有色而漸加以緣使脫
去朝服而猶知有喪則人情不可得而忘
矣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古者禮不下
庶人唯遏密三年所以爲君服也今祔廟
之後群臣不樂而百姓無禁是殺禮以姑
息習爲俗樂之浮民而使人不知君臣之

義也彼不爲樂必有他業以養其生豈遽至於困窮哉臣以爲禁之合於禮而無傷於俗請禁之便執政皆以爲難唯溫公然之而議竟寢

公除正言客有言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

濟國事溫公正色曰子謂溥夫見光有過

不言乎殆不然也

公在書局分職唐史考其成敗治亂得失之

迹撮其機要論次成書名曰唐鑑欲獻之

神宗蜀神宗已不豫未及上元祐元年

上表進其書

家傳云又遺事云公諱諱多自毀去

文開封以誠冲力陳不可乃已也又云元祐

中書折見伊川先生者凡按在元書惟伊川行

許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類

宗室中許見餘誠先生於穎昌皆誠曰老宋不欲

且看書也

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說書時公爲著作佐

郎實錄院檢討伊川嘗謂溫公曰經筵若

得范溥夫來充好溫公曰他已修史朝廷

自擢用矣伊川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要

他溫公問何故伊川曰願自度之溫潤之

氣溥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

人主之意其後除侍講

除兼侍講上疏 太皇太后其略曰祥禛將

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內外一新奢儉之

端皆由此始又况 皇帝富於春秋聖性

未定親儉則儉親奢則奢所以輔養不可

不

陛下若崇儉朴以輔聖德使目不

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滯哇之音非禮不言

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

無疆之福也臣聞奉宸庫已取珠子六十

斤戶部已用金至三十六百兩不爲不多

矣恐增加無已滋長侈心故願預爲之防

止於未然

忠文公在許公謁告省親上遣使宣問賜銀

百兩仍頒手詔龍茶命公賁賜蜀公初朝

廷既相溫公申詔起蜀公欲以門下侍

郎處之蜀公以書問出處於公公以謂不

當起蜀公得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

欲爲者君實已爲之矣何用復出又與親

舊書云此亦欲出矣而三郎勸止遂已

神宗服除故事開樂置宴公言君子之於喪

服以爲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請更不作宴唯因事則聽樂庶合禮意 上從之

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贖貧民公言朝廷自嘉祐已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西福院以收養老幼廢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城南北福院共爲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止以三百人爲額則京師之衆孤窮者不止千二百人每遇太冬盛寒然後降旨救恤則民已凍餒死損者衆矣目以爲宜於四福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畧救濟不必專散以錢計其存活死損以爲殿最其天下廣惠倉乞更舉行令官吏用心振恤須要實惠及貧民 上納用焉

講諭語畢賜宴于東宮 上遣中使賜御書唐人詩各一首宰執講讀官九十有三人拜賜公表謝曰巨額 陛下篤忘學問亦

如好書益進道德皆若游藝又賦詩以獻退而節畧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之

是夏權住進講公上疏其畧曰 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 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 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 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爲義小人專於爲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 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之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陛下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爲 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爲急則天下幸甚

除諫議大夫充實錄修撰時呂申公已薨公遂就職

蔡確既貶公上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
之事不可極意過中極意後必有悔用刑
寧失之於寬不可失之於急寧可失之於
畧不可失之於詳自丁謂以來不竄遂天
臣六十餘年今已用大刑四方聞之無不
震聳其黨有素懷惡心爲衆所知者固不
逃於聖鑒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爲黨
確而逐之巨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
也又因登對勸上以辨邪正曰比年以
來大臣以兼容小人爲寬好惡不明邪正
不分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而邪正不
分豈不負國望戒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
引誠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位爲
他日患韓

韓嘉彦已選尚公主公上言 國朝舊制婚
姻之家無預政事者今嘉彦尚主而忠彦
執政此非 祖宗故事不可爲子孫法
陛下念韓琦之功富貴其家可也至於執
政必選天下之望不可專以勳舊自用忠
彦已來外議籍籍至今未已今國家旣與

原闕

爲執政以前人望不及范純仁自居大位
純仁頓失人望是以大防比之差少過失
然其爲人麤疎果敢好立崖岸簡於接物
士大夫多不親附自六曹尚書侍郎兩省
侍從未聞宰相召一人問以職事 陛下
添居帷幄 皇帝未親庶政尤不可使宰
相權重昔 眞宗用王欽若丁謂必以馬
知節奏之今 陛下專任大防而劉摯與
大防協同此非相參之人也近用左右丞
二人又皆人望素輕以巨料之自此朝堂
論議必無異同朝廷一決於大防與摯無
有敢違之者如此則公道何以得立惟
陛下稍自攬權網無使威福之柄漸移於
下家
范忠宣公之罷公嘗論列客有謂忠宣曰范
滂亦有言何也忠宣曰使純仁在言路
見宰相政事如此亦豈可默也謹
除給事中公復陳河事利害乞罷韓忠肅政
事力辭然後就職即上言目所領工房伏
見朝廷應副修河司所須日有行下文字

臣稽之於古考之於今質之於中外人言
竊謂此功必不可成恐雖應副枉費國財
民力有害無利大臣猶執前說遂降指揮
且開減水河權罷修河然其後幸如公議
傳家
禁中下開封府覓乳母十人公偶以腰疾在
告聞之即上疏 皇帝曰 陛下未建中
宮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於太早有
損聖德無益聖體此臣之所甚憂也 陛
下今年十四歲而生於十二月其實稽十
三歲此豈近女色之時乎 陛下承天地
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爲
億兆之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又上疏
太皇太后曰千金之家有十三歲之子猶
不肯使近女色而况於萬乘之王乎 陛
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之道
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
蔽日凌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臣嘗見
司馬光言 章獻明肅太后保護 仁宗
皇帝最爲有法自即位已後未納皇后已

前居處不離 章獻卧內所以聖體字實
在位最爲長久 章獻於 仁宗此功最
大臣考之國史 仁宗在乳襦 章獻使
章惠太后護視 章獻臨朝 仁宗起居
飲食章惠必與之俱所以保佑扶持恩意
勤備今 陛下臨朝日有萬事至於左右
護視 皇帝臣不知有如章惠者乎願
陛下與 皇太后皇太妃詳論此事戒飭
保傳令以章惠爲法如其不然女色爭進
數年之後敗德亂政無所不有 陛下雖
欲悔之豈可及乎既而 太皇太后喻宰
臣呂大防以兩諫議及公所奏皆無是事
且令公轉喻諫官公既病愈叅告乃知之
遂以喻諫官劉安世責公不言公言
亦曾入一文字遂與劉公再入一疏見劉

公事中條

有詔選后并令侍從禮官講求禮制公上疏
言四事一曰疾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
曰博議又與諸公討論講議約先王之禮
叅酌其宜爲之禮上之及中宮初建又解

家人卦以獻家得口按文集初獻以卦序序爲皇
子親迎並特以爲天子此宗廟禮親主故用祭服通天
冠當古成并乃齊

浙西水灾朝廷遣使賑之者謂浙西灾不
至大而州郡奏報以少爲多乞考其虛實
而懲責其尤甚者又乞令賑濟官凡措畫
稍大事並申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待
報者雖許一面施行亦須便具奏知有百
施行公封還之極論其不可條

公嘗采集帝王學問及記 祖宗講讀故事
爲帝學八卷上之條

秘書監王欽若臣奏差真靖大師陳景元校
黃本道書公封還之以謂諸子百家神仙
道釋蓋以備篇籍異聞以示藏書之富本
非有益於治道不必使方外之士辭校以
崇長異學也今館閣之書無所不有若用
此爲例各委本色則豈 祖宗設館之意
哉昔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王韶誘說
木征時人謂之安撫大師今乃有校書道
士人必謂之編校大師矣事雖至微實損

國體遂罷其命據

元祐七年三月通英閭對公奏臣掌國史伏觀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諫仁宗行五者於天下所以爲仁也然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揚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仁宗曰蘧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子之所言則史魚不若蘧伯玉之爲君子仁宗之言人君之言也人君唯欲臣下切直故言蘧伯玉不若史魚以開臣下切直之路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之大德也願陛下以爲法昭示所好以慰群生之望上然之傳

公進言無隱考古驗今反覆曲折至於再四而其言愈切大意勸上畏天愛民脩身納諫稽法祖宗而專引仁皇行事以爲故實又采集仁宗聖政數百事爲仁

宗訓典六卷以獻公平居口不言人過遇事別白邪正是非畧無假借以謂不若是則履霜堅冰危國亡家之本也必極論而力正之在經筵據經守正獻納尤多講尚書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講畢再誦此六句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哲宗首肯者再三然後退就位講孟子今之樂猶古之樂公曰孟子切於救民故深勸齊王與民同樂而謂今之樂猶古之樂然世俗之樂鄭衛滛哇之聲非先王之法豈可以薦上帝配祖考降天神出地祇也今樂古樂如君子小人之不可同邪正之不可並如必欲以禮樂治天下國家則當如孔子答顏淵之言孔子所言者爲邦之正道孟子所言者救世之急務此所以不同講公劉好貨大王好色公曰孟子以王好貨勸以當如公劉與民同利以王好色勸以當如太王與民同欲然臣竊以謂公劉非好貨乃是厚民太王非好色乃是正家人君不可以好

貨亦不可以好色好貨則貪而害民好色則荒而害政孟子事齊宣王中才以下之君故其言如此據

東坡先生嘗謂薦曰范滂夫講說為今經筵

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斐然乃得講師三昧也李處師文談記

太史公詰朝嘗講即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案講其說先生

平時溫溫其語若不出諸口及嘗講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為戒勸其音琅琅然聞者興起記

太史公講王制巡狩崇望之禮曰古之人多因燔柴望秩之說乃附會為封禪之事或

以求神仙或以祈福或以告太平成功皆秦漢之侈心非古者巡狩省方之義為人

臣凡有勸人主封禪者皆佞臣也記

太史公講太史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諱之說注謂子卯與先代忌辰之類為諱惡公曰

以臣所見所謂諱惡者危亡之言也為人君必使危亡之言不絕于耳為人臣必使

危亡之言不絕于口然後君臣相與戒懼畏懼保其社稷若夫子卯雖為桀紂之亡日與先代忌辰此有司常事耳不足道也

元祐初公以著作郎兼侍講每造通英過押

班御藥閣子都知已下列行致恭即退願子敦嘗與都知梁惟簡一言公大以為失

體陳衍初管當御藥院來謝宅門數步外下馬留榜子與闈者云只煩陳履欲知會

到門下其後公為諫議大夫憊居城西白家巷東鄰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

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記

公為禮部侍郎車駕將幸太學公以唐開元中內出王者蒙冕之服以衣先理今乃未

用王者之制請幸學酌獻之日特命改正

公薦王存蘇軾趙彥若鄭雅可備讀官程頤孔武仲呂希哲呂大臨管師仁可備講官

又別奏辯頤被誣事甚悉據

執政以公懇請進擬龍圖閣待制知梓州

太后宣諭曰只爲孫兒不肯教他去且爲

孫兒留之公遂不敢有請

太皇太后登遐公言 太皇太后新棄天下

陛下初攬庶政乃 宋室隆替之本社稷

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

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

離合之特不可不察也 太皇太后內定

大策擁立 陛下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

姓呼舞至公無私焦勞刻苦專心一意保

祐 陛下斥逐姦邪裁抑僥倖九年之間

始終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

人怨者亦不爲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

太皇太后不當改 先帝之政逐 先帝

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 陛

下即位之初中外臣民上書言政令不便

者以萬數 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之欲

改與 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

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人者有

罪當逐 陛下與 太皇太后亦以衆言

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 先帝下負萬

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 太皇

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頌不如則天

下不安耳惟 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

有以此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

刑痛懲一人以警群愚則帖然無事矣如

其不然則臣恐姦言繼進致 陛下於有

過之地失天下之心不可不預防也此等

既上悞 先帝欲復悞 陛下天下之事

豈堪小人再破壞耶初公與蘇公約皆上

章論列蘇公已具草見公之章遂附名同

奏竟不肯出其藁因謂公曰公之文經世

之文也軾於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

言之皆可行也公又上疏陳 祖宗創業

之艱難勸 上憂勤抑畏以守大業且曰

元豐之末時運艱危 先帝早棄天下

陛下嗣位幸賴 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

爲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

祖宗舊政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

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宰相議曰南朝專行

仁宗政事可飭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東無生事夫以夷狄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矣 太皇太后為 陛下立太平之基已有成効臣願 陛下守之以靜無所改爲恭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詔左右大臣動必循守 祖宗法度 陛下躬攬於上諮詠善道察納讜言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於陛下矣

有旨召內臣十餘人而卒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公上疏言 陛下初政未嘗聞行一美政訪一賢臣而先進用內臣如此衆多之口必謂 陛下私於近習臣竊惜之不報又請對極言小人官官不可用歷引古今及陳呂惠卿蔡確章惇李憲王中正等罪狀時惇惠卿皆復官 上已有相惇意人情益搖大臣不敢爭臺諫不敢議惟公論奏不已親嘗力勸止公以謂今事已不可回必得重禍公曰不然吾以經術侍人主職在輔導事至於此其能熟乎 哲宗臨朝威嚴群臣不敢仰視而待遇公極

於溫渥是日所論亦皆和顏開納公曰陛下既以爲然臣乞獎此章示執政且詰責之時范忠宣猶當軸也 上曰且留此朕欲再看復焚喻再三公謝而退

元祐九年三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鈞公因對極言宜恐懼備省以答天戒務在安靜以寧天心時繼述之論已與方欲更變法度公每因事進諫言極忠憤 哲宗終無忤色公乞補外 上云不要入文字執政官有闕公亦不知 上意明日蘇公自門下侍郎出知汝州公再上章請郡又不許上且欲大用有成命矣內外梗之者甚衆已而中輟

閏四月除知陝州朝辭勸 上以寬到任謝表云非亮舜不陳竊慕責難之義惟 祖宗是憲仰禱求助之明蓋平日之志也 章惇拜相蔡卞脩國史公罷郡官觀今與同進書官趙尚書若黃校理庭堅同於京畿居住報應史院取會文字初下以前史官直書王安石罪欲中傷以詆誣 神考

之罪實錄中出千餘條以謂皆無證據欲
逮諸史官繫詔獄覈實既而檢尋悉有據
故所問止三十二事公以實報遂與趙公
黃公皆坐貶公得永州公平生澹然無欲
家人不見其喜怒之容情書于洛有終焉
之志及登侍從無時不求退每被除權必
力辭不得已然後就職及被貶責處之怡
然嘗曰吾西蜀一布衣耳今復不仕何為
不可傳

紹聖三年徙賀州謫詞云朕於庶言無不嘉
納至於以訐為直以無為有則在所不赦
公云吾論多事矣皆可以為罪也亦不知
所坐何事後乃知坐向言覓乳媪事悖下
以謂上疏 大母所以離間 哲宗也然
公先上 皇帝疏後數日乃上 太母疏
止是勸 上以愛身情德 太母以保護
上躬而已明年徙賓州元符元年移化州
所被受止是白劄子竟不知所坐也傳家
公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
常趣几按無長物研墨刀筆終歲不易其

所平生所觀書如手未觸衣稍華者不服
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汗履雖穿如新官
出於自然未嘗有意如此也傳

公每誦董仲舒之語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謂沖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
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傳

公言舊年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
不許曰仕官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
立朝矣傳

呂吉甫之用事也 神宗極知其姦邪嘗謂

惠卿可斬紹理初起廢謝表力詆元祐政
事及諸公又自陳遭遇 先朝被眷深厚
鋪叙甚詳公笑曰宜乎世以嚴子陵為高
人也傳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公必戒之東坡每
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公舊行第
十三也傳

公篤於兄弟之愛蜀中歲入不復聞多寡奏
薦先諸弟及捐館温猶未官也傳
公平生不問家有無俸入所得與族人賓客

共之以故常不足逮南遷家徒四壁遂以蜀田質於人出倍稱之息始能辦行

哲宗即位

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群賢畢集

于朝專以忠厚不擾爲治和戎偃武愛民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洛黨者以程正叔侍講爲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爲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內翰爲領袖呂陶等爲羽翼朔黨者以劉摯祭齋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羽翼尤衆諸黨相攻擊不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疾之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誣誣子瞻執政兩平之是時既退元豐大臣于散地皆銜怨刺骨陰伺間隙而諸賢皆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爲相同以爲元祐黨蓋竄領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愬直無黨范醇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克寬遂以死尤可哀也

詳見

公曰范純夫其間學脩身固好若造理與立

事則未_之在蓋氣質弱於劉道原_之也

十三之二

吏部侍郎鄭公

公名浩字志宇常州晉陵人。中進士第。歷揚州穎昌府教授。元祐七年除太學博士。出爲襄州教授。元符元年召對。除右正言。明年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徽宗即位。復宣德郎。添監袁州酒稅。除右正言。遷右司諫。起居舍人。明年除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尋改知杭州。未赴。責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明年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崇寧四年移漢陽軍居住。五年復承奉郎。送歸常州。大觀四年復直龍圖閣。政和元年卒。年五十二。

道鄉鄭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爲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曄然見於頰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安。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厲精求治。用

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醜。爲僭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爲公議不允。忤上旨。茲諛之徒。惡其害已。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僞爲之。加以誣誣不實之語。其年之顯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真若有罪者。其爲誅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爲公辨明者。公既沒。迨今二十餘年。昔之蓋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真僞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余爲叙。余於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知公爲尤詳。其事之卒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爲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幸未及施。搢即馳往省之。見其藹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爲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爲己任。至垂絕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

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

廬山集卷八
張氏集序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

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

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程氏

志完脩室有志行記覽該總援筆數千言立

就斯可畏者然自視如未足士有一善無

貴賤必與之交無遠邇必欲收而取之

言集

志完云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六經千門萬戶

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

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

起即點檢不放過便見工夫

胡氏傳

田畫者字承君陽翟人故樞密宣簡公姪也

人物雄偉議論慷慨俱有前輩之風鄒浩

志完教授穎昌與承君遊相樂也志完性

懦固得承君故遇事輒自激勵元符間承

君監京城門志完除言官遣客見承君以

測其意客問承君近讀何書承君曰吾作

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

紫絲之句爲志完發也客言於志完志完

折簡謝曰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承君取

告見之問志完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

今君爲何官志完愧謝曰上過群臣未嘗

假以聲色獨於浩若相喜者今天下事故

不勝言意欲使上益相信而後言貴可

有益也承君許之既而朋黨之禍大起時

事日變更承君謝病歸陽翟田舍一日報

立劉氏爲皇后承君謂子曰志完不言可

以絕交矣又一日志完以書約承君會穎

昌中塗承君喜甚亟往志完具言諫立皇

后時浩之言韙矣上初不怒也浩因奏

曰臣即死不復望清光矣下殿拜辭以去

至殿門望上猶未興疑然若有所思也

明日浩乃得罪留三日臨別志完出涕承

君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

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

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

也志完茫然自失歎息曰君之贈我厚矣

乃別去建中靖國初承君入爲太宗正丞

宰相曾布欲收置門下不能屈除提舉常

平亦辭請知淮陽軍以去吏民畏愛之歲
大疫承君日自挾醫戶問病者藥之良勤
得疾而卒詳見

十三之三

諫議陳忠肅公

公名璣字璽中南劍州沙縣人中元豐
二年進士甲科為湖州書記簽書殿東
軍判官事除太學博士辭不就紹聖初
復除博士秘書省校書郎通判滄州除
著作佐郎樞密院編脩官皆辭不赴差
知衛州徽宗即位召除右正言遷右
司諫責監揚州糧料院改知無為軍復
召為著作郎實錄院檢討官辭吏局除
右司員外郎以上宰相書責監建州武
夷觀坐黨籍除名勒停送袁州編管崇
寧元年移送廬州量移郴州得自便以
子正蒙事遠繫詔欲送通州安置坐進
尊堯集送台州編管復宣教郎主管江
州太平觀今居南康軍徙楚州宣和六
年卒靖康中贈諫議大夫紹興中特賜
諡

公為越州簽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每以公
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

欲疎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
關恭僂公權攝以時當得職回意公方貧必
喜於少紓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
圭租遜前官明州以法當公得公以義不
當受卒不取而歸之官廩初下嘗爲公語
張懷素道衍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
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太早漢
楚成阜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
殆非世間人也公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
而懷素且來會稽下留公少俟公不爲止
日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
矣州牧旣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誦合下民
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顧此不
然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
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公竟以尋求無迹
而止非公素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矣通
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公適相
遇隨衆謁之章素聞公名獨請登舟共載
而行訪以當世之務公曰請以所乘舟爲
論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

此則可行矣章默然未荅公復曰 上方
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 上意者敢問
將欲施行之叙以何事爲先何事爲後何
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爲君子誰爲小人諒
有素定之論願聞其略章復矜思良久曰
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公曰相
公悞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
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章厲色視公曰先
輔母后獨宰政柄不務慕紹先烈肆意大
改或緒悞國如此非姦邪而何公曰不察
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遂以爲姦
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爲
之極論庶豐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政多
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
先志而用母政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
紛至於今日爲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
情融 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
可以放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
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辭辯淵源議論勁
正章雖逆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

語留公共飯而別章到闕召公為太學博

士公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

以婚嫁為辭久乃赴官於是三年不往

各處山語始太學中言卞事最切始元祐時亦不知

此語非卞所載者固行物得重今當去去物則通

事之人必謂有規規羅一詞非得是不合結了

若只在得批版便休亦不濟事孟子言天下可運於

亦可運於掌也

公為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為正錄皆蔡

卞之黨也競推尊荆公而擠排元祐禁戒

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下方議毀賈治通

鑑板公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

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公曰此豈

神考親製耶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

神考少年之文爾公曰聖人之學得於天

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乎自辭屈滉

歎遂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

復敢議毀矣極

紹聖大臣嫉元祐更改王荆公已行之法乃

用繼述之說以為形跡先朝追貶司馬

溫公等加以不孝之名上謗宣仁事傷

國體公時為太學博士被旨賜對其奏

劄曰道常然而不渝事有弊則必變故堯

舜禹皆以若稽古為訓若者順而行之稽

則考其當否或若或稽必使合於民情所

以成帝王之治也造膝之言遂明繼述之

義且論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不同 泰廢

喜所未聞反復詰問語遂移時迫於進籓

公乃引退 上意感悟約公再見有變更

時事之意執政聞而恨之遂黜公于外

泰陵聖顏美睿臣下奏對往往懾於天威

少或契合公始召見遂以人所難言逆意

開陳辭達義明使人主豁然感寤由是摺

紳士夫罔不欽服蘇黃閉關之撫几歎曰

吾兄東坡最善論事然亦不知出此遂以

書抵公數譽甚至遺事 又聞見解云陳堯中

士走是得之妻嘗勸得並欲得作知身得執事

是明盒之稱得妻死得得念不據堯中見得容甚哀

預得曰公與其無益也得以為得命夫人平生

之言蓋論得之德也

公嘗為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卞曰聞陳堯

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

是而動搖荆公之學也卞既積怒謀將因

此害公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唯候公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公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下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公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韜

公自館職請外補得倅滄州秩滿移守衛州中間數有薦章兩被內除皆辭不行至紹聖末徽宗即位召爲言事官於是即日就道論章惇蔡明繼述平日之志略行焉

公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減劉摯等家族及妄言勢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跡不可泯也韜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衆議皆以瑤華復位司馬溫公等叙官爲所當先公時在諫省獨以爲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詎問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爲詔今以禮行之庶幾可無後患不且欲速致悔也朝廷以公論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遂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也韜

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常言人主託言者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見聞感其聰明况以許爲忠無補於時反傷治體乎韜

公譽望早達自登科不汲汲於仕進元祐紹聖間諸公交薦於朝公爲所主多所退避及後被眷知居言路排姦扶正所指議者往往嘗相舉薦故公疏文有曰在彼則舉爾所知在此則爲仁由已未嘗以預薦而

使宣諭以非本旨方且開解 主上召還矣賜公度牒十道俾勿遽行繼遂有無爲之命公以京猶在朝廷而復言者差違是非不辨不敢祇受及京得外補公乃拜命

事

公自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時何相執中爲禮部侍郎一日以間與公曰今早見貴人公即真矣公即呼正彙示之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所聞乃爾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而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將授之以決去就汝其爲我書之又曰郊祀不遠彼不相亮則失汝恩澤能不介意乎正彙再拜願得書公乃大喜明日持以入局未及問丞相約公相見連介催促公留使者少候已而同舍朱世英來公拉之同往朱不知所以丞相見公有同行者有不豫之色公不候坐定遽出書爲獻丞相大怒辯論移時公指事叙言辭色不撓堂吏比肩攀轡朱亦皇恐失措丞相怒甚粗足肆坐語漫騷

慢公雍容起白曰雍之所論者國事是非當付之公議相公未可失待士之禮也丞相整儀無語公遂起竟不聞所以相招者何言信宿遂有海陵之命

事

公自嶺外歸居明州嘗令正彙幹盡錢塘偶聞蔡密詔說蔡京之福厚其事有動搖東宮之迹不敢隱嘿乃自陳于帥司蔡疑時爲抗帥方與京叙宗盟結死黨遂執正彙送京師而飛書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制欲欲辭果不右正彙而公亦連遠開封尹李孝偁脅誘公使證正彙之妄公曰正彙聞蔡京將不利於社稷傳於道路遽自陳告雍豈與知若雍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况不欺不貳乎昔所以事君教子豈於利害之際有所貪畏自違其言乎蔡京姦邪必爲國禍雍固嘗論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聞也時內侍黃經臣監勘聞公所對失聲歎息謂公曰主上正欲得實右司但依此供狀其後獄具

正彙猶坐所言過實流竄海島公亦有安

置通州之命遺書○又岡見錄云盛中為諸官時

之快則天下若深恨之皇極言盛中與用故歸

通州一日盛中之子走家歸言盛中始歸

歸盛中甚急士民哭送之盛中不為歸入獄見其子

泣聲笑曰不負于頻番一行禁刑用盛中獄見其子

哭聲者亦坐數罪屬中刑五木于庭引盛中附之坐

中投容曰盛中之罪實實知之不負于不知也安休

無自責者考覆以盛中是不知情

即日故歸再歸通州其子既海上

公在通州張無盡入相欲引公以自助時置

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

蓋將施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

不能成事辭以修寫而未發繼日承政典

局牒坐聖旨併州郡催促公乃用奏狀進

表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之於御前開

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曰

恨不得直達乙覽豈復可與書耶彼為宰

相有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

若自私者人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

而彼已動搖也遠其迹猶恐不免况以書

耶繼而悉如公言張既罷黜公亦有台州

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

於是眾人服公之遠慮而惟何歎輩敢欺

問上下也何執中為宰相野詢

公謫台州朝旨不下司行移峻急所過州郡

皆令兵甲防送不得稽留至台久之人莫

敢以居屋借賃者暫館僧舍而郡守以十

日之法每遣廂巡起遣故十日必為之遷

一寺公處之澹然不以介意遺書

公到台數月朝廷起遷人石城知州事且令

赴闕之官士論訥訥咸為將有處分于公

也械至果揚言怖公視事次日即遣兵官

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取責鄰人防守狀

又置邏卒數鋪前後巡察抄錄實客書問

之往還者雖親戚家書殆至闕絕未幾復

令兵官突來所居搜檢行李攝公至郡郡

庭垂簾如制獄大陳獄具蓋朝旨取索尊

堯副本而械為此以相迫脅耳公知其意

遂發問曰今日之事豈被官耶械非所料

失措而應曰有尚書省劄子卷簾出示公

劄子所行蓋取尊堯集副本以為條詆証

之書合繳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廷指揮

取尊堯集耳追權至此後欲何為因問之

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 神考爲堯而以 主上爲舜也助舜尊堯何爲詆誣時相學術淺短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爲人所法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圍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具申瓊此語瓊將顯赫謀戮不必以刑獄相恐械不待公言畢屢揖公退尋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繼又幽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臥窳奪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不以爲撓械亦終不能爲害械

行矣 雖綠蔡氏得罪而首論私史力排王氏王蔡之黨如薛昂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洵武蔡蕤之徒皆當時協力排陷欲殺公者亦不獨蔡京兄弟而已蔡蕤與公初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請守海陵蕤爲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天下事皆合天下之公議遣人致於海陵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至次年蕤以對策爲大魁所陳時務與前書頓異於是愧悔而欲殺公以滅口密贊京黨出力尤甚正彙三山之窺石械台州紛紛皆其所爲也公遷責以來杜門不治人事絕迹州郡宴會幾三十年所至人情向慕雖田夫野老咸知名願見及自天台歸通川道由會稽時王豐甫仲藝爲越帥以公早爲岐公所器重具舟楫爲禮候公於郊因共載歸府舍越人聞公赴府會競來觀瞻比肩輿歸館道路遮擁幾不可行爲人欽重如此 謹

公在台五年屢該赦當自便而刑部不敢檢舉既而上旨令叙官放還乃因郊禱霽恩然初以宣德郎被請而叙官乃得承事郎實鑄降也被命之後忽得州牒備坐省劄去奉御批叙復數內陳瓚叙復未當合於見存官外叙一官仍取旨與差遣梓州告示本官知委公既供知委而來通州將數月又有省劄下通州令公具家狀陳乞差遣人皆賀公以爲起發有漸也公曰此廟堂欺君玩世之術爾若與差遣豈應見問上聞吾叙官不當而見於御批諸公不敢但已爲此遷延之說以塞上旨家狀雖可供而差遣其可乞耶彼謂吾不堪流落而因茲乞憐爾乃報女家狀昨固削籍毀棄無憑供具事果不行疏

公既還寓通州時開封尹盛章與石械以私隙詬爭章奪取旨送械獄以罪編置通州因揚言爲公報忿公聞而嘆曰此豈盛世所宜有耶因謀徙居以避之時縣宰與公姻家而於械亦沾親械屬宰求館舍宰以

爲疑公謂宰曰親戚患難宜相周旋置此邸彼乃爲義事無足嫌也宰於是與之盡力械聞而愧感遣其子來致謝公曰吾爲宰盡親戚忠告之益備非欲以德報怨也却之不見月餘遂挈家爲江上之遊續

公泛江至江州愛其江山之勝因卜居于城外杜門不出謁而來者不拒士大夫經由江上者往往不之公府而必到公家公延接無間每爲燕豆之款踰年歡適忽有朝旨不許出城月申存在又更易守臣日降不下司文稜以俟新守之到外間叵測無不震懼交遊中有來索與公往復書翰者有碎公所書碑刻牌額者公亦自期以死揚息俟命而已閱數日乃移南康居佳蓋錄王案得罪疾公者乘此時以怖公也劉待制器之聞之以書抵公曰此乃鶴相恐脅灌上之策伎止此耳疏

公晚年益負天下重名蔡氏之黨必欲殺公以快意時王案得罪而公適居江州讒者以爲公來居案之鄉郡因危言陷公類

徽宗聖察止令移居南康及後方寇嘯聚
又造飛語言公之壻為寇所劫取欲以相
中傷復有楚州之命蓋公所論京下皆披
摘其用心而發露其潛隱蔡氏最所忌嫉
故得禍比同時諸公為最酷猶以 徽宗
保全不至死也續

公徙居山陽也經由江都時淮帥毛友達可
或疑其慕氏腹心勸公晦跡而過公曰吾
無私憾於蔡氏蔡氏之人豈無是非之公
乎乃先遣書遺之毛報書加禮有公立朝
行己之道願望見而不可得之語即出郊
候公語頗輸誠公亦待之無間後聞其奏
報方寇事不為欺隱以書譽之於舊曰蔽
遮江淮沮遏賊勢斯人有助也蓋公與人
為善不分彼此大率如是晚進後輩固公
激發默化而為善者不可一二舉也續
公性至孝事親承順顏色使親庭無不適之
意居喪毀瘠如禮廬墳茹蔬連年有甘露
芝草之瑞於兄弟友愛尤至伯氏早世公
撫卹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所成立初妻

補思澤捨己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後貶責
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滿之意

事遺

公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
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
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
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公平生
手不執錢不視權衡貨殖之事未嘗講論
唯於農田不廢詢訪以米之貴賤而察歲
之豐凶也然常語人則曰有國家豈能忘
利或孳孳而營之或臨事必以為言此前
賢以為戒也事遺

公雖閉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
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
人戲問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
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御下尤有禮法
未嘗以非類罵人續

公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
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
日有定課自難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

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令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以勞人也事

公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又通易數如靖康變故隆祐垂簾國家中興之事往往嘗預言之士大夫間有親聞者事

李丞相伯紀爲柱史坐論水被謫有書與公求華嚴奧旨若將忘世者公以狄梁公得後猶捨之語報之且謂李文靖王文正二公皆好佛者未嘗淫其教文而專以衛物爲心文靖爲相以不擾之說報罷內外所陳利害文正當軸終日端默包兵革以待夷狄勉其繼踵二公於筮筏之外書辭數千言及後伯紀果大用識者歎公澤鑑且服公之至論也事

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於人常言吾於管直爲舅氏然不免有所竊議至於了

翁心誠服之每見公或經旬月必設拜禮忠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爲今日用者荅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蓋言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之末人憂大厦之將顛或問游定夫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劉器之亦嘗因公病使人勉公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顛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也其爲賢士大夫所欽屬如此事

公自遷責所居必葺小齋終日寫闕內典觀經史二十餘年如一日未嘗少懈以所抄錄名曰知恩殆千餘軸又雜觀百家之文暨卜筮書開卷得益者亦片紙記錄粘于壁間環座旣遍即合爲一策名曰壁記如此者又數十冊事

張丞相天覺晚年亦好佛書重道建華嚴閣作齋錄會黃冠釋子紛紛奔趨之公雖嘗被其薦引然素未相識及通書也至是代

書簡之曰辟穀非真道談空失自然何如
黝葉地無愧是神仙及在山陽方與賓舊
會食見邸報有天覺所上遺表遽止酒而
起歎傷異常客有以爲疑者公曰張固非
粹德且復才踈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
絕人望矣近觀天時人事必有變革正恐
雖有盛德者未必乎上下之聽殆難濟也

未幾公亦感疾浸至大故

陳瑩中與開止叔沼與榮陽公書問其言前

輩與公之交遊必平開書云某公某官如

稱器之則曰待制劉公之類其與已同等

則必斥姓名示不敢尊也如曰游酢謝良

佐云此皆可以爲後生法

陳瑩中嘗言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

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學也

陳左司權送其姪淵責流文曰子元豐乙丑

夏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

淳夫同舍

貳過惟伯淳能之子問公曰伯淳誰也公

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子謝曰生
長東南實未知也子常以寡陋自愧了翁
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
文必冠帶然後讀之之說未定後曰了翁以先生之才遠在之業包括乎宜其自初無庸矣乃選然不以實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名爲愧非有尊崇崇義之誠心而以自辱氣矜何以及此其文大
著著之簡樸使世之自責而後人皆有游酢式文曰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

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

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

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爲翰林學士

承旨以辭命爲職潛茲隱隱未形於事雖

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

力言京不可用之必爲腹心患宗社安

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爲京

之惡不至是已而結髮倖竊國柄矯誣先

烈恬寵妄作爲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

始服公爲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

負時望 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

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

獨以爲不然抗章論之維文正溫公猶以爲太速欲獻可姑緩未幾多變更 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爲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

龜山謂公
祠堂記

十四之一

康節邵先生

先生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徙衡漳又徙共城先生年三十來遊于洛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公拱辰以先生應詔授試將作監主簿熙寧初復求逸士御史中丞呂公誨等又以先生爲言補潁州團練推官皆三辭不獲而後受命終稱疾不之官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特賜謚

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晉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

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
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人
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
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
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
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疇正而不諒通
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
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其異
於人願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嘗以春
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
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懼喜尊敬其與人
言必依於仁義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
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
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
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
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
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為學雖同尊聖人
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
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適獨先生之學
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

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
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
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
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
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
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銘曰嗚呼先生
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
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間有觀
以飲以豐天不慙遺哲人之凶鳴皋在商
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明道先生
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汝
陽穆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見
也先生既受其學又游河汾之曲以至淮
海之濱涉河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
諮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百
源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
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瑰偉
博達之士也精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
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
服卒捨其學而學焉衛人乃知先生之為

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于洛以爲洛邑天下之中土遠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買宅丞相富公爲買園以居之先生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曰病且老矣不復能從事矣隆慶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得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著星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門人張鳴

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去未嘗橫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瓊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不餽餽寓賓乃爲薄粥以代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六韻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繫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典則爲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權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語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

也呂氏家

元祐中韓康公尹洛為先生請謚于朝太常博士歐陽棐議曰君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為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万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考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蓋其自得深矣故其隱居幾三十年室廬纔足以蔽風雨澆園耕稼僅足以給朝夕及出而接物恂恂樂易無貴賤少長一切以誠平居怡然有所甚樂而世莫能窺也常自名其居曰安樂而又以為號蓋古有黔婁者死無以斂而謚曰康以為不苟世之爵祿者其富貴有餘與君之學未必同而其迹似之矣方朝廷命君以潁州推官嘗辭而不聽君以為辭益堅則名益高而未必從也既受命而以疾辭於吏部則有司之

事耳故迹不近名而終自全其志則其守

可謂固矣謹按謚法温良好樂曰康能固

所守曰節伏請謚曰康節按是以道學家別

母王宣大故臨行告戒曰汝中有所入洛時

法為吾見之舉如至洛未幾先生特為舉道其立

身本末甚詳出門指道曰足下其無志野人之

事耶歸曰夫人則喜曰幸矣耶虎夫有以與吾兒也

其從二十年禁錮入太常為博士次當作先生自序

乃從然同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

上其序也

康節先生少日遊學先祖母李夫人思之惋

惚至倒誦佛書康節亟歸不復出夫人捐

館康節特毀其躬自爨以養祖父置家蘇

門山下康節獨築室于百源之上時李之

才挺之東方大儒也權共城縣令一日見

康節心相契授以大學康節益自克勵三

年不設榻晝夜危坐以思寫周易一部貼

屋壁間日誦數十遍聞汾州任先生者有

易學又往質之以下並

康節與富文忠公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門

下士田棐大卿曰為我問邵堯夫可出當

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遠隱

居之志田大卿爲康節言康節不答以詩謝之曰相招多謝不相遠將爲胃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開安用更名爲願同巢許稱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列病夫無以繫安危公終不相忘乃因明堂袷享敕詔天下舉遺逸公意謂河南府必以康節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康節康節不屈遂以福建黃景應詔文忠不樂至者二十八人各試論一首命官爲試街知縣且奏天下尚有遺材乞今再舉詔從之王拱辰尚書尹洛乃以康節應詔穎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知制誥王介甫繳還辭頭曰使邵雍常民一試街亦不可與異賢者不當止與試街宜召試然後官之上不納下知制誥祖無擇除去不理選限行辭然康節與常秩皆不起是時富公已丁憂去位矣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御史中丞呂誨三司副使吳充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皆薦康節時歐陽公作叅知政事素重常

秩故穎州亦再以秩應詔康節除秘書省校書郎穎州圍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且以詩答鄉人曰平生不作鉞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常秩以職官起時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紛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常秩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 帝浸薄之介甫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爲人矣

康節嘉祐中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南尹遣官就第送告勸朝章康節服以謝即褐衣如初至熙寧初再命官三辭又不從再服以謝且曰吾不復仕矣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綸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紳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康節曰先生可衣此乎康節曰雍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

熙寧三年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爲矣康節闢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康節過士支家畫卧見其枕屏畫小兒迷藏以詩題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敬枕看兒戲

蓋熙寧間也陳恬云擊壤集不載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

明邵先生知

富韓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邇公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雍冬夏不出春秋時開過親舊聞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子曰

先生來不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公作詩去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嘗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跡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公常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康節會後園中因康節論天下事公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康節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公曰忘却拄杖矣公常苦氣痞康節曰好事到手畏_公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公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爲嘉祐建儲耳公雖剛身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康節因戲之公一日有憂色康節問之公曰先生度踰之憂安在康節曰豈以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叅知政事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公曰然康節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公謂康節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一日薄暮司馬溫公見康節曰明日僧悟顯開堂說法富公晦叔欲借往聽之晦

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康節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公果往後康節因見公謂公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曰先生以謂彌褻病能起否康節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公驚曰彌未之思也公以康節年高勸學修養康節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

熙寧癸丑春大名王荀龍字仲賢入洛見康節其議論勁正有過人者康節喜之仲賢魏公客也因出魏公送行詩頽體大書極奇偉康節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云憶昔初書大字十五年成一非仲賢又誦魏公詩云春去花叢胡蝶亂雨餘蔬圃桔槔閒康節愛之曰怨而不傷婉而成章之言也

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盛康節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

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悵然謂門生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日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明道和之今各見集中

康節居洛凡交游年長者拜之年等者與之為朋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嘗少異於人故得人之歡心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會有四不赴公會葬會每出人皆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爭具酒饌問其所欲不復呼姓氏但曰吾家先生至也雖閭門骨肉間事有未决者亦求教康節以至誠為之開論莫不悅服十餘家如康節所居安樂窩起屋以待其來謂之行窩故康節沒鄉人挽詩有去春風秋月嬉游處冷落行窩十二家洛陽風俗之美如此

康節平居於人事機祥未嘗輒言治平間與

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恹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康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鷓鴣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瘵之類此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伯溫後聞熙州有唐碑一日有家雀數千集其上人惡之曰豈此地將爲漢有耶因焚之蓋夷中無此禽也已而果然因并記之以信先君之說

康節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

康節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韓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康節初不改也

三朝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熙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溫公曰雅欲觀化一死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笑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不當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戴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它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康節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康節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節已知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辨處云伊川又問我此永訣更有見吾平生事兩手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面黃路遠須令寬歸時則自無着身處或能使人行也○程氏遺書云伯溫言邵堯夫病革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亡人便難得自家又却何觀得化者堯夫詩意觀化得誠道理却於傷時未見所得口又云亦快哉歸時只是箇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足爲有甚也此之常人生德絕矣他使甚厚願往視之因嘗之曰堯夫平生功學今日却得吾家從不歸答次日見之却有符如絲髮未大嘗云你道生薑甜

三四一

上主我亦只得依伴註是時諸公都在華上講復事
在房開便得諸公逐處出外往話論皆開
得一人云有制節云去去夫固有志事曰有志制則
夫曰我將為收節用也以此人說之便以為志
也曰此只是病後添添得病曰夫夫未病時不如此何
同病亦先病後添得病曰只是不能不動心稱或不
生只學這箇事并這箇做一件事學者不必學也
但理明自如此亦足矣

邵康節居洛陽有商州太守趙鄆中者康節
與之有舊嘗往從之時章惇子厚作令商
州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康節與章同會章
豪俊議論縱橫不知敬康節也語次因及
洛中牡丹之盛趙守因謂章曰先生洛人
也知花為甚詳康節因言洛人以見根撥
而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根撥而
知高下者知花之次也見蕃蓄而知高下
者知花之下也如公所說乃是知花之下
也章默然慙服趙因謂章先生學問淵源
世之師表公不惜從之學則日有進益矣
章因從先生游欲傳數學先生謂章須十
年不仕官乃可學蓋不之許也
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畧為開其端倪
和叔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

天學未有許多言語且當虛心滌慮然後
可學此和叔留別詩云地下每慙呼孺子
牀前時得拜龐公之句先君和之觀君自
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斷章云出人
才業尤須惜名師勿輕為西晉風研破口又上
七要學見夫不
肯曰徒長空確

十四之二

審學陳公

公名夔字述古福州候官人中慶曆二年進士第歷建州浦城縣主簿台州仙居令知孟州河陽彭州濠陽縣召試充祕閣校理判尚書祠部出知常州神宗即位召脩起居注知諫院管勾國子監未幾罷諫院兼御史知雜事判吏部流內銓知制誥兼直學士院出知陳州徙杭州召還知通進銀臺司除樞密直學士判太常寺兼侍讀卒年六十四

公既孤且多病常以先君侍郎之言為念居間益自策勵上事繼母以孝下教弟妹以義方求士之賢者親而友之得其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為之友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礪錫切相期以天下之重為己任時學者方溺於彫篆之文以相高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為迂闊而莫之講公與三人者獨以斯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而驚四人者不為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

家由家遠千州間人卒信而化之父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士人宗之謂之四先生雖有誕突盜微不可率者不敢失禮於其門已而四先生之名傳之四方從之學者日益眾

詳行狀

公主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闕令公獨當縣事邑之封疆遠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蔽蒙請託習以為常公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而積久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有請託者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必使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姦宿賊縮手喪氣民畏且愛爭鬪公之像以神事之至今先有詔郡邑與學公遂諭邑之富人出所餘以繕學舍學成使邑之子弟造焉公為入學謙說不數士之自遠方來者至數百人部使者安刑部積始至其縣公即以十事便於民者千之安皆行之人受其賜

公為主簿集其士子弟及庶民之好學者教于縣庠使孝于其親順於其昆信於其鄉

仁於其民由是爲其父兄者更相糾戒不可以非禮干吾薄焉時有禁近大臣扶護親喪還闕衢州以南所過邑皆調民丁七百送其行李至浦城公曰慶時方作雖王命尚不可奪之劫以爲私耶乃令僦賃以

役劉執中撰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

得莫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一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閭祠之引群囚立鍾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擠鍾甚肅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爲盜蓋恐鍾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於小說詳

仙居爲縣僻陋民不知教公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使門人管師復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歎嗟從之翕然每

過社殺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縣有西園燕廡弗葺縱民耕種其中然每有興建必爲民利故凡木之資不責於民而樂輸之下至織席之微亦願出所得以助焉及公去也老幼蹇車

遶道曼不得出境狀

知孟州河陽縣會司徒富公亦自鄆移鎮河

陽一見公即厚遇之燕遊登臨必與之偕吟詠樽俎更和迭倡富嘗曰陳著作奇才人也縣之西有齋舍俾治新之率邑子弟入學至弛身役以誘之又命其徒張公諤吳道分教之民莫不登勸俄有誘者謂公誘邑子以資過客富公聞之不能無感志以問公公對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惑誘何以爲知已富不能折其親舊聞之有自京師來責公者曰可駮校以塞誘公笑謂曰以一誘者使諸生遂不得聞道其於自任何如卒不毀講說不爲少懈然後富公益奇之知其自信之篤狀公在河陽邑居隘陋盛暑公出家人間或

簾納涼於廳事既而其積失官緡錢二萬
守者以爲弊公不辨出已俸償之物議喧
騰富公亦以爲信未幾盜獲於它邑乃守
積者爲之河陽里胥運置酒材破蕩產業
者世以爲病公命浙東從之學者張公諤
以百金餽田兩夫募農師引沃水灌爲稻
畦種以糯穀比其耕插耘耨收割也必躬
蒞之而其往來皆用盛樂招集其民俾觀
稼穡之法酒材既足民胥効之瘠鹵之地
遂爲膏腴溫造故迹復生稅餘矣初堂
判尚書祠部遇權貴人奏乞寺觀名額且度
僧人道士公堅執著令不爲行因奏言近
年以來自官闈宦官以及要近一例陳乞
蓋秉政大臣不爲 陛下愛惜典刑首爲
瀆亂所有詔令未敢奉行後行
出知常州郡庠下窄不足以容生師公勤於
經始成以不日其規摹氣象遂爲諸郡庠
序之冠公屢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
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二浙治平初召
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

萬因召積年有官通未償情可矜而力不
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
以周物後行
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以
爲常蘇數邑民田之害者累世矣公以渠
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
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
乃克北流民害以除而田旱有甞豐稔歲
饗矣初堂
管勾國子監時有詔令兩制臺閣臣僚議學
校貢舉之制公因奏曰事得其本則爲之
甚易 陛下先求賢德使爲師長則百度
可不勞而成伏見常秩陳烈管師常程願
經行脩明宜召爲太學官使學者有所師
法後行
熙寧二年陳述古學士襄自右史遷臺雜近
例左右次補知制誥臺雜乃敘遷三司副
使於是特降旨候知制誥闕與召試襄辭
曰 陛下以義使臣則臣敢不惟命是聽
豈可計較資地以爲輕重况義之所在知

無不言夫豈知缺鎖之在前而寵祿之居後哉一有顧利避害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身且不正焉能正人乃許追寢前命明年以言青苗事復為右史又歲餘始掌誥命呂氏

方是時朝廷一新天下法度公數上疏論列言多留中學言人君先於知道其次在得賢然後務立法度多見嘉納新

召試知制誥公不就奏曰朝廷比以制置條例司改更常平新法中外之議皆以為擾

臣負憂責不得不言未能開悟聖心蚤令寢罷不職之罪不知誰所其有召試臣不敢當旋罷知雜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

復脩起居注皆辭以為言事不職不敢承命仍乞外補御批其疏近除知制誥卿以

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行已深惜遠去故特還舊職庶幾左

右經席漸磨道義以適所願聞全覽來奏尚欲固辭豈未悉朕意歟今還卿來章當

亟就職遂復脩注判銓焉初

初

杭為都會賓旅之衝又屬朝廷相繼遣使公

外應接使客內撫循士民州不知其擾抗

雖號水鄉而其地斥鹵可食之水常不繼

唐相國李長源舊為六井引西湖以飲民

井既久廢不脩水遂不應民用公命工討

其源流潔而甃之井遂可食雖遇旱歲民

用沛然新

陳地勢卑每遇霖雨遂無通溝州民苦之公

命脩八字溝以澆水城中無泥行之阻州

之學舍隘甚自范文正公有意闢之數十

年矣公一朝以官舍廣之親入學與諸生

講中庸州人始不務學至是踴躍自奮公

嘗釋奠學中州人各遣童稚觀禮公一以

善言循循誘之莫不感勵新

熙寧中陳州一日晨起屋瓦盡有冰文作花

果鳥獸狀如雲母印著粉紙時陳襄侍讀

守淮陽有屬請奏祥瑞者云云此事當奏

但非瑞奏耳但作奏云有此祥瑞不敢不

奏以竹菴盛瓦數十枚奏呈冰文雖消痕

跡猶在識者皆以陳公為得體新

公生平講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錄千篇會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及四方者又不知其數焉九干朝廷治體州縣養民之事必求其術之可以爲法者鑿寡孤獨遺棄幼子災傷水旱凶札疾疫凶窮安富養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邊積穀生材差役漕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營積密曲盡之術而又以詢於賢者明者能者不憚謙遜屢求廣訪博訪既得一善則又稱其得之所自而推以授人此其平生存心九四十年弗懈也既亡彛檢其手書議及民政講求治道或以相授或以相詰凡餘百本或累至十幅盈紙細書講論得失則其以天下爲已憂也又如此使之大用豈可量哉神童

公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絕歎

公爲人寬厚長者而臨事有不可犯之色勇於爲義其氣渾然人欲以喜怒探之終莫之得遇利害得喪恬如也其接物誠其與

人恭而溫與之遊者不覺鄙吝之失於心也欽

富丞相當國日引陳襄述古爲上卷述古所以告富公者盡仁義也有不悅富公者造爲五鬼之號而襄在其一夫流言待無知者而傳至智者則止矣以富公之賢其門豈無善士以述古之賢而肯爲人作鬼乎呂氏家塾

公之平生以道德教育天下英才爲已任故以學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而齒于任版輔大政親近侍列臺閣帥邊防者有矣守方州使諸路佐郡邑宰人民者所至多焉莫不知所以仁民爲固國之本也治已爲臨下之範也學古爲脩身之資也事親爲行道之始也官于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公之所教也不止如是焉自始達及終身九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吏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者其才可以進之于朝以爲民莊及具表則者不必識其人也必書其實以遺其所部使牧守或執政柄者未

登其賢而用不已也因之拔擢致身於亨

顯而不知其自於公者衆矣是以其亡四

方髦士及公卿大夫識與不識若喪其朋

咨嗟靡息焉公之於學志在攷古以治其

性為本事君以建其忠為業故雖燕居必

持厥志謂暴其氣者不可以入君子之德

是以雖家人窺獲平生未始見其不足之

色銳於經論天下大務尤能受盡言樂聞

已過喜於為善度量淵廣長於包荒樂於

教民其職精於治體其政先於變俗其仁

勤於濟衆其交貴於謙光故其出入中外

裕裕然弗以進退榮辱動其心焉每曰惟

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吾徒之事也其知

諫知雜言出至誠詳審有錯不為激訐故

雖譏病大臣補救時政 上每嘉納而多

留中

初奎

十四之三

祕書丞劉公

公名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渙少有高志

年五十為顯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棄

官家廬山之陽歐陽公所為賦廬山高

也公年十八試經義說書皆第一釋褐

邢州鉅鹿主簿遷晉州和川令司馬公

受詔備資治通鑑奏請同編脩以親老

乞監南康酒詔即其官脩書累官至祕

書丞卒年四十七

道原少穎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

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

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十二三謁丞相

晏公問以事道原反覆詰難公不能對

公在鉅鹿陳鄴公帥高陽召至府重禮之使

講春秋丞相親帥官屬往聽

皇祐初光為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

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為

待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

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
 末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
 主司驚異擢爲第一及發朔名乃進士劉
 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司馬公作十
 道原爲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
 吏皆連坐下獄道原獨保證之恤其妻子
 如已骨肉又面數轉運使以深文峻詆碑
 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
 策極博而於科舉非所急故近歲學者多
 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爲人
 強記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
 不覽坐聽其談袞袞無窮上下數千載間
 細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據可考驗令人
 不覺心服年序

錯難治者則以諉之先蒙成而已十國紀年
爲云道原於魏晉以後事尤能精詳考
魏晉史雖同馬公總委而序次焉
 道原爲人剛毅一毫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
 有與之故舊者欲引修三司條例道原不
 肯附之且非其所爲執政者寢不悅當是
 時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
 與之校面語侵之至變色悻怒而道原不
 少屈糊人廣坐抗言其失聞者縮頸而道
 原意氣自若久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
 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碑
 王介甫與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寧中介甫
 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
 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
 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
 財用爲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
 每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鄧
 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
 有所未思因爲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
 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
 之絕未幾光出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

道忤執政今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親老不可久留京師即奏乞監南康軍酒

得之半年

道原嗜學方其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

而不顧夜則卧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在知

川嘗以公事適野見劉聰太宰劉雄碑知

嘉平二十五年始改建元正舊史之失在

洛陽與光借如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

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

行事始終歸驗於舊史信然宋次道知毫

州家多書道原狂道就借觀之次道日具

酒饌爲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爲來也

殊廢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閣晝夜讀且抄

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醫年十四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

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

背呈之口是而非之者比有是也道原

獨奮厲年十四指其事曰是是非非或

面刺介年十四當昔色如鐵年十四人年十四之

人滿小忍一公年十四手年十四送年十四從年十四步年十四載年十四母年十四西年十四

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

原曾不以爲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年十四

誦者疾之如讎用是因窮而終不悔此誠

人之所難也昔申張以多欲不得爲剛微

生高以乞醢不得爲直知道原者可以爲

剛直之士矣年十四

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

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

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襜褕之固辭強與之

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它

人可知矣充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

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

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

勇矣年十四

先公言荆公笑劉道原晚史而不窮經相見

必鐵之曰道原讀到漢八年未而道原力

詆荆公之學士子有談新經義者道原怒

死於此曰此人口出妖言面帶妖氣先公

每年十四其年十四號年十四哭年十四垂年十四涕年十四曰想見鬼神年十四云年十四怒

於此

為公泣

惟想身

福堯巨為臨修唐書官皆

未及委書而卒

與恕一子推恩又乞以刑成通鑑賜其家

朝廷皆從之道原子義仲有史學能世其

家先公待之如子姪

范本史

名積字仲車

楚州山陽人中進士

第神宗朝數召對以耳疾不能至元

祐年就除揚州司戶參軍楚州教授

徽宗即位特改宣德郎累乞致仕不報

崇寧二年特除西京嵩山中嶽廟逾月

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諡節孝處士

先生自兒童不為嬉戲寡言笑莊毅如成人

父羅城君卒先生始三歲晨昏匍匐床下

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一日使讀孝經輒流

涕不能止是時太夫人携先生育於陝右

外家事母篤孝朝夕冠帶問起居一日幞

頭晨省外氏諸婦大笑之翌日復如是笑

不已被笑旬日彌恪自是至老不廢居家

必冠帶當暑絺綌必重

王汝澤撰行狀云重

冠徒步從安定先生學安定門下踰千人

以別室處之遣婢視飲食滌濯盛寒惟一

衲裘以米投漿甕中日食數塊而已安定

使其徒餽之食不受將還受一飯而行曰
先生之命不可終違嘗曰吾於安定之門

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違也行狀云又

仲華先生始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

其學以至誠為李思六經而書文詞老而不衰

先生自謂初見安定先生進退未定安知其不

有稱心○又安定行錄云了翁嘗問先生佛氏有

門者有之否先生曰有之問先生之格門云何曰

積善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高二傳相傳弟子莫

一日曰足食中堂一女子持飯食已積請於安定曰

門人或問見侍于否好以告之安定曰

曰莫安辨獲由是有得此種之格門也

二叔父議折居先生涕泣止之不可於是請

二叔父先取所欲餘書十篋弊屋數間而

已先生怡然受之二叔父歿家事皆先生

事叔母如母送死無不備先生事母謹嚴

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大夫人所嗜

京師一日借人書冊經夕還之人知其必

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遜謝賣衣

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先生終不受

平居日未嘗事聲律及試有司亦以賦中

第同榜第一人許安世率同年數十人拜

太夫人於堂上仍以百千為太夫人壽數

往返先生終拒之先生年過壯未娶或勉

之吾曰娶非其人必為母病予非敢忘詞

固有待也先生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用

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

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與他日山行

奈何先生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

哉吾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

足其上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行

太夫人既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

哭不輟聲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卧

苦枕塊練經不去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

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困委僵仆手足皆

裂不頭也翰林呂澹嘗造廬下見其飲食

聞其號哭垂涕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

禮部不忍一公議子紹遂徒步載母西入

禮部不忍一公議子紹遂徒步載母西入

禮部不忍一公議子紹遂徒步載母西入

禮部不忍一公議子紹遂徒步載母西入

禮部不忍一公議子紹遂徒步載母西入

禮部不忍一公議子紹遂徒步載母西入

禮部不忍一公議子紹遂徒步載母西入

禮部不忍一公議子紹遂徒步載母西入

禮部不忍一公議子紹遂徒步載母西入

禮部不忍一公議子紹遂徒步載母西入

亦須爲公泣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農夫
樵父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
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復造有司每歲甘
露降於墳域必逾月郡縣吏民無長少日
至東郭焚香致恭城中爲虛競獻粟烏藥
劑悉無所受隣邑之人環廬擁道移市就
之踰月乃止太守迎先生入學歲四月降
甘露於所舍太夫人墳左有杏一本兩枝
數年矣一日兩枝之端忽漸相向踰時遂
合今尚存也先生居州學教授會尚設考
妣几筵晨昏起居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
以火溫衾席夏揮扇去蚊蚋思母平時所
甘日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疾行

先生嘗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率郡守舉行

其儀闕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其

子弟室家長曰士民在泮者蓋千人疾行

先生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爲先
曰脩身務學爲文之要莫大於此其功甚
明其術甚易晚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
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

士大夫上謁請見者無虛日先生酬荅不
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
輔手君或問脩身之要則必曰以正脩其
身自遠方寄匣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
與之諸生有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遺之
使歸疾行

先生天文之學尤造其妙門人問之則曰昔
有學天文於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
甚多何獨天文疾行

先生居山陽鄉校幾三十年事先聖如一日遵
豆器皿必自盥濯春秋釋菜必數日齋戒
諸生無家者每歲時置酒與之飲其歿於
學者皆葬徐氏地中無人奉烝嘗者數百
人設廣坐祭之疾行

先生自少戒殺見聚螻蟻惕然惟恐踐之未嘗
誦佛書而每論佛必得其要平日默處一
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袞袞
不倦有客自廣東奉使歸見先生語邊事
先生因論二廣山川險易倭寇密番番馬
搶手利害口誦手畫若數一二使者歎曰

不出戶而知天下者徐公是也新

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養之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不獨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其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不

敗事狀

先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為文率用腹藁口

占其子書之作大河詩二百餘韻一夕乘

輿自書不改一字嘗曰文字在胸中出之

未暇者不可勝記晚年益好觀書目力視

小字不裹自得耳疾不發遠書其欲答老

率以小詩報之然詩亦不至京師狀

先生居官得祿奉祭祀外悉付家人未嘗問

有無至親舊急難則罄所有赴其急或脫

衣衣之率以為常故居州序三十年未嘗

一日絕祿而家徒四壁立新

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

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

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為君

子鄉人賤之父母患之如此而不為猶之

可也父母欲之鄉人祭之何不為君子又
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
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
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
也新

先生以病廢人事惟里閭故舊親戚之喪遣

吊祭親洽辭如平日滌器缸貯酒拜而後

遣之行安錄

先生病革門人問之先生遽以衣覆首曰不

中不敢延坐又謂其子曰君子命在須臾

恍惚之間然而不敢少忘禮義并舉曾子

易箦之事因誦檀弓一篇誦畢而化狀

傳尚書墨卿初尉江都往來山陽深為節孝

先生所知或問先生所為知墨卿者先生

曰方 欽聖升遷楚之郡縣官若寓若客

皆集服臨郡廷下惟傳尉容稱其服吾是

以賢之行安錄

十四之五

陳無已一字龜壽華其文無所不周今居左方

彭城后山居士陳師道無已苦節厲志自其少時蚤以文謁南豐曾舍人曾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元祐中侍從合薦于朝起為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言者謂當官嘗私至宋謁眉山蘇公改教授穎州紹聖初以進非科第而罷退居彭城者累年復教授棣州入秘書省為正字以卒寶建中靖國元年也未仕貧無以養寄其孳婦氏當權者或召見之顧非其好不往此豈易衣食者哉在穎賦六一堂詩有向來一瓣香敬為魯南豐之句而太守則蘇公也其罷而歸彭城家益窮空至累日不炊妻子慍見而不恤諸經皆有訓傳於詩禮尤遠為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存者財十一也世徒喜誦其詩文乃若臭學至行或莫之聞也文獻堂宋

項在廣陵素觀少游為僕言彭城陳師道獲常者高士也其文妙絕當世而行義稱為

嘗銘黃樓曾公子固謂如秦刻石傳公欽之初為吏部侍郎聞其游京師欲與相見先以問觀觀曰師道非特刺字傾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公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公知其貧甚因懷金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以出口二公所以待履常者如此題

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傳欽之侍郎

履常者故得一官蘇內翰嘗手書云○後山筆

履常者故得一官蘇內翰嘗手書云○後山筆

履常者故得一官蘇內翰嘗手書云○後山筆

履常者故得一官蘇內翰嘗手書云○後山筆

履常者故得一官蘇內翰嘗手書云○後山筆

履常者故得一官蘇內翰嘗手書云○後山筆

履常者故得一官蘇內翰嘗手書云○後山筆

履常者故得一官蘇內翰嘗手書云○後山筆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四

